

畏無與懼恐

譯卿愚·著克別

行印店書北東

恐 懼 與 無 畏

著 者 蘇 聯 · 別 克

出 版 者 東 北 書 店

總店 哈爾濱道裏地段街
分店 佳木斯 齊齊哈爾 牡丹江

白城子 延吉 北安 通化 赤峰

經 售 者

各地東北書店支店
及東北書店分銷處

印 刷 者 東 北 書 店 印 廠

每 冊 定 價 一 四 〇 〇 元

國民 七 年 四 月 再 版 . 7000. 佳

目次

編者底話

第一部

無姓的人	二
恐懼	八
審判我吧	一八
不是要死，而是要活！	三〇
潘菲洛夫將軍	四三
在三個月以前	五六
『雷桑克』馬與『馬底歷史』	六六
第一次行軍	七五

再訪巴武爾章	一一〇
戰鬪前夜	一一三
與潘菲洛夫談了一點鐘	一二〇
公路上的戰鬪	一三九
你葬送了莫斯科！	一七五
公路上的第二次戰鬪	一六九
十月二十三日	一八四
十月二十三日下晚	二一〇
我們在這裏	二二九
在看林人的房裏	二五三
八十七個人	二六五
早晨	二七六
在交叉路口	二八四
步槍，步槍，你能救我們嗎？	三〇〇
在瓦洛科拉木斯克會見潘菲洛夫	三一〇

編者底話

一九四一年秋天，法西斯寇軍攻到了莫斯科城下。首都受到了嚴重的威脅。在此危急關頭，有剛從遼遠的中亞細亞草原上來的潘菲洛夫將軍底師團，到達了前綫上。該師團竟成了敵人前進途中的壁壘。其中二十八個戰士擋住了五十輛德寇坦克，並在此次博圖中戰勝了敵人。在這些戰士中有俄羅斯人和卡查赫人，烏茲別克人和吉爾基茲人。他們挺身奮起保衛住了莫斯科，不管敵人如何兇猛頑強，始終不放棄自己的陣地。因此敵人就沒有突破過去。他們犧牲後，都榮受了蘇聯英雄的稱號。

本書第一部是敘述蘇聯英雄潘菲洛夫將軍之可歌可泣師團建立的情形。

第一
部

無姓的人

(一)

「不，」巴武爾章·莫梅什·烏雷果斷地說道，「我什麼也不告訴你說。我見不得人們根據別人的敘說來寫戰爭。」

「爲什麼？」

他沒有回答，反而問道：

「你知道什麼是愛情？」

「我知道。」

「在戰前，我也認爲，我知道。我愛過一個女子，我也發生過情慾，可是這種愛情是不能與戰鬪中所發生的愛情比較的。在戰爭中，在戰鬪中會發生最強烈的愛情和最強烈的仇恨，這是沒有親身經過的人所想像不到的。你懂得什麼是心內的矛盾，什麼是兵士底責任心，即是我們所說的兵士底良心嗎？」

「我懂得，」我不很自信地答道。

「不，你是不懂得的。你不知道，恐懼心和責任心這兩種情感互相激烈殘酷鬪爭的情形。就是囉

兇猛的野獸也不會像這兩種情感鬪爭得如此激烈。你深知勤苦耐勞者底良心，丈夫底良心，可是你不知道兵士底良心。你向敵人掩蔽部裏拋過手榴彈沒有？」

「沒有……」

「那你又怎樣能够寫呢？」

「一個戰士隨同自己連的隊伍去進攻，敵人底機關槍向他射擊，他左右的同志先後中彈倒地，可是他仍然繼續向前爬進。過了一點鐘，一點鐘是六十分。一分鐘是六十秒，在每秒鐘內，就有一百次犧牲的機會。可是他仍然向前爬進。這就是兵士底良心，他的責任心。還有快樂！你知道什麼是快樂？」

「這個我大概也不知道，」我說道。

「對的！你知道愛情的快樂，也許還知道創作的快樂。大概，你的夫人告訴你說過慈母的快樂。可是，誰若沒有親身經過戰勝敵人的快樂，設立戰功的快樂，他就不會知道。什麼是最強烈的快樂。那你又怎樣來寫這種情感呢，莫非要臆造不成麼？在戰爭中，我讀過一本書，這本書不是用墨水寫成的，也不是用鉛筆寫成的，而是用鮮血寫成的。你又能寫什麼呢？」

我開始同他爭辯，可是巴武爾章·莫梅什·烏雷是不可屈服的。

「不然，」他果斷地說道，「你是不會寫出真情的……」

(11)

我費了很多功夫要找到一個人，能以敘說莫斯科近郊戰役的情形，能說出此次作戰的計謀和內情

並同時使我們認識什麼是戰役——考驗一切決定一切的戰役。

我不來敘述這種尋找的詳情，只說及最必須的情形。

我根據所研究過的材料知道，敵人於一九四一年十月和十一月間來進攻莫斯科時，一面企圖包抄我國首都，一面又以其主攻力量，沿瓦洛科拉木斯克公路，然後又沿列寧格拉公路從正面進攻。

當德寇已突破維亞茲瑪近郊的防線，駕着坦克，乘坐摩托車和卡車向莫斯科進發的十月緊急關頭，第三百一十六步兵師防守住了瓦洛科拉木斯克公路的要衝，該師就是現在命名爲潘菲洛夫少將的第八近衛步兵師。敵人在十一月間向莫斯科舉行第二次進攻時，仍是在潘菲洛夫底戰士所搏鬥的那一方面楔入了陣線。他們在離莫斯科城三十公里的克留科沃附近撕殺了七天七夜，協同紅軍其他部隊擋住了德寇的逼攻，並且陡然轉圍了歷史而擊退了敵人。

我到潘菲洛夫師那裏去時，我還不知道將給我敘說兩個月大戰歷史的那個人底姓名和官銜，可是我却相信，我一定會找到這個人的。^{*}

果然就找到了。

這就是巴武爾章·莫梅什·烏雷，他在莫斯科近郊大戰時，是上尉，而現在，即經過一年之後，他已昇爲中校了。

我一看見他就不勝驚愕。

在同我認識時，他說出了自己的名字。我沒有聽清，又追問了一次。

「巴武爾章·莫梅什·烏雷，」他一個字一個字的又重說了一遍。

我聽到他的口氣中帶出一種奇怪聲調，當時覺得這是不耐煩的聲調。看來，他是歡喜別人能馬上聽懂他的話的。——我這樣想到。

我按照新聞記者底習慣，拿出了一個日記本來。

「對不起，你的姓氏怎樣寫法？」

他答道：

「我沒有姓。」

我聽了不勝驚愕。他說道，「莫梅什·烏雷的意思就是「莫梅什底兒子」。」

「這是我的父名，」他繼續說道。「我沒有姓。明白不？」

「不，一點也不明白。」

他看我一眼，不言語了。

只是以後，我們熟識了，我才知道，爲什麼他稱自己是無姓的人了。

「我原來是卡查赫人，現在還是卡查赫人。」他說道。

「在我們的民族中，有些人認爲他們是卡查赫人，這是不體面的事。當我在小學裏同俄國小孩們一塊讀書時，有很多卡查赫小孩都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俄國人的名字；把庫郎別克改爲考俠，把紹爾班改爲科拉。他們都稱我爲波良；我聲明說：「我不叫波良，我原來叫巴武爾章，現在還叫巴武爾章。」可是小孩們見我還是在叫：「波良！」我聽見誰叫我「波良」，就一拳打去而罵道：「波良？」我看你再叫我「波良！」不？因爲不願意改名字，不僅是打得哭泣，而竟打得流血。後來，

校長，明智良善的老漢，把我們班上的學生召集一起，說道：「再不要稱他爲波良了，他的名字巴武爾章是很好聽的。」

莫梅什·烏雷想微笑而沒有笑出來。輪廓顯明的嘴唇微微一動，又合上了。

他的面容不帶那種人們所認爲東方人固有的斯文神情。有許多人底面貌，好像是塑成的，有的精緻可愛，有的馬馬虎虎不成樣子。巴武爾章底面貌像是雕刻的，而不是塑成的。就好像用利刀在紫銅上彫成的。沒有一條線紋是柔輦彎曲的。

我看見他的面貌就引起了兒童時代的回憶。記得不是在麥因·里得，就是在菲尼莫爾。庫彼爾全集的藍色硬皮上押印着一個印度人底削瘦面貌側面像。我覺得巴武爾章底側面像很像那個凸面的押印像。

如蒙古人的微黑面色，顴骨微高，常帶着堅毅的穩重神氣，尤其是在憤怒時，顯出一對稀有的黑明大眼睛。

我看一看他，又是一陣驚愕。他這個激烈地表現民族自尊心的人，爲保護自己的卡查赫名字而竟打得流血，他又通曉語詞豐富的俄國話，能用俄國語敘說這些事情。他甚至是在奮激時，也沒有說錯字句。僅僅，有時好像是故意說得慢些；我聽出了，他說卡查赫話時，說得快些。他拿出一枝香煙，乓的一聲將煙盒蓋上，毅然結束了他的話：「如果，以後你一定要寫我的事情，就請你稱我的卡查赫名字：巴武爾章·莫梅什·烏雷·讓大家都知道：這是個吊眼角的卡查赫人，這是在草原上牧羊的牧童，這是個沒有姓的人。」

在初認識的那一天晚上，我就有幸，聽見巴武爾章·莫梅什·烏雷同才來到團中的初次參加戰爭的指揮官們談話。

他談到兵士的心情。他慢慢地發揮自己的意思，附帶談到了在瓦洛科拉木斯克公路附近一次戰鬥的情形。

我聽了心中一動。趕快把日記本拿了出來，坐在一盞沒有玻璃罩的煤油燈前，貪慾的把他的話記下來。我還不確信，這就是碰巧，却希望着：這就是我很久所期待的能够說明此次作戰的計謀和內情並同時使我們認識什麼是戰役——考驗一切，解決一切的戰役的篇幅。

在這次談話以後，我就乘機會，請巴武爾章·莫梅什·烏雷叙說瓦洛科拉木斯克公路附近戰役的全部歷史。

「不，」巴武爾章·莫梅什·烏雷答道，「我什麼也不告訴你。」
讀者已經知道我們所談過的話了。

我毫不懷疑，巴武爾章·莫梅什·烏雷這種態度，是不正確的。我所想的也就是他所想的：真理。我被他堅決拒絕之後，就再不去硬問他了，可是以後有不少的日子，我總是左右不離巴武爾章。他愛說話，並且很會說。一有機會，我就極力避免煩擾他，耐着性去記錄他的敘述。以後他就同我熟了。

我聽了巴武爾章朋友底敘述。才知道他生平的歷史。在學校中，人家給他起了兩個外號：一個是「大眼睛」，另一個是「商得米斯」。第二個外號的意思，就是不黏土。這原是一個神話中駿馬的稱號，因為駿馬奔馳得飛快，甚至它踢起來的塵土，竟黏不到它的身上。

有一次我向巴武爾章說道：

「終久我還是要寫你的事情，並且在某一段中定要提到你在學校時候叫作「商得米斯。」」
他微微一笑。這一笑就改變了他的面容。他那副如同用利刀刻成的嚴肅面貌，忽然現出了兒童的天真神情。

「那你就是一匹砲兵馬，」他和藹地說道。「你不要多心，我說這話是誇獎你的。砲兵馬拉着大砲走得很慢，難得叫它轉彎，可是如果它一轉彎，就會連大砲也拉轉過來。你算把我轉過來了……我現在要說出你所要聽的一切來……」

「請你把日記本打開，拿起鉛筆來。請寫吧：『第一章。恐懼。』」

恐 懼

(一)

「請你寫吧，」巴武爾章·莫梅什·烏雷說道，「第一章。恐懼。」

他想了三鐘，說道：「潘菲洛夫底戰士不知道恐懼，奔赴第一次戰役……你看，這樣開始好不好？」

「我不知道，」我不肯定的說道。

「老學究就是這樣寫法，」他冷淡地說道。「你在這裏逗留的這些天內，我故意叫他們把你領到那些有時會有兩三個地雷爆發，或是有子彈橫飛的地方。我想叫你嘗嘗恐懼的味道。也不用證明，不用你承認，我就知道，你也不得不去戰勝恐懼。」

「既然如此，那末你和你的朋友——著作家爲什麼憑空想到，打仗的都是些什麼超自然的人，而不是像你們這樣的人呢？爲什麼你想着，兵士是失掉了你們所固有的人類的情感呢？」

「也許在你看來，英勇精神是天生的吧？或軍需收發員在發軍大衣時一同發給了無畏精神，並在清單上寫道：「收到了，收到了」。

「我在戰爭中的經驗就等於在幾個軍事大學畢業，現在當了團長，我想，我有充分的根據，可以證明：不是這樣的！」

「當德寇侵入我們廣大國土時，他們指望的是什麼呢？他們會確信，有一位「恐懼」將軍領導着坦克縱隊，隨同他們出發東征，一切生靈，一看見這位「恐懼」將軍，不是屈服，就是逃跑。德寇的這種打算，在我國是否實現了呢？沒有，是沒有實現的。」

「而我們，我所帶領的一營人，在莫斯科近郊所遇到的情形又是怎樣呢？」

「我們於一九四一年十月十五日夜間所進行的第一次戰鬥，同時也就是同恐懼作戰。我營的戰士

們就確信了自己的力量。過了七個星期以後，我們把德寇從莫斯科近郊驅逐走時，那位「恐懼」將軍也隨着他們竄逃了。我們終於知道，——也許是在此次戰爭中的第一次，——恐懼在背後追逐的味道了。」

(二)

在十月中旬以前，即在莫斯科近郊的陳線上的戰鬥尚未開始以前，我們沒有參加過戰鬥。

十月六日早晨，我奉到命令：緊急集合本營隊伍，開往最近的一個小火車站去。

那裏有一列貨車箱和敞車在等候我們。我們上了火車，當夜就開走了。往那裏開？在相當時期之前，連我當營長的也不知道。

看來，我們不是開赴前線，而是往回開拔。列車在途中各站上都未稍停，一直馳往波洛克總站去了。

在途中有人通知說，在波洛克給我們預備好了午飯。可是，因為有人催着我們的列車快開，所以沒有來得及開飯。換車頭只費了兩三分鐘的工夫。汽笛一鳴，列車又開起走了。

當列車未開動之前，大家都很好奇地想知道，我們從波洛克究竟轉往那裏去。不久就知道了，是開往莫斯科。

我們的幾列火車經過各小站時，也不減低速率，各列車前後相隔約一兩點鐘功夫繼續向前疾駛。爲什麼調動我們，有什麼目的？不得而知。

爲什麼列車開得這樣快？從莫斯科又將沿那條鐵路，開往何處去？我們到何處停下來！不得而知，不得而知。

列車開駛的非常迅速，使大家又驚又喜。心中想着：可到真幹的時候了，可要幹事情了，要打仗了。

大家又是唱歌，又是說笑。在這些日期內，我們還不知道什麼是恐懼。在我們的列車上沒有恐懼的空氣飛翔，在奔馳的車箱裏也沒有藏着恐懼。

(三)

十月七日，我們下了車，開到瓦洛科拉木斯克城附近的森林裏，此地距莫斯科以西一百二十公里。

我奉命到車站去見團長。

我還記得，在鐵路附近有一些不高的尖頂大鐵桶，上面粉飾着作掩蔽的灰綠相間的紋采花樣。這是裝煤油的鐵桶。

誰知道，不久我竟會看見，在十月的陰鬱天際，沈寂無聲，沒有火焰，也沒有烏煙，那些尖頂鐵桶一齊慢慢躍起，懸於空中，瞬息間就崩潰了，只聽轟隆一聲，但見火焰騰空，烏煙滿天呢！

我走進站房時，看見遠方有一列很長的敵車，滿載着大砲，以後這座站房只剩下了四道殘垣，空空的窗洞上遺下一些烏黑的煙子。

只聽見有人叫我一聲。我看見了我師的砲兵團長馬林寧上校站在列車跟前。

「變節者，請你看著，」他說道，「好不好？」當他知道我原是砲兵連長，後來自願請求轉爲步兵時起，就開始叫我「變節者」。

大砲都是新的，上面塗着一厚層黑黃的擦砲油。

這是我師砲兵領到的補充，才運到這裏來的。

「唉喲，」我說道，「還有重砲哩。」

「我們將把這些河馬佈置得如堡壘一般……」

「難道我們會長久駐紮在這裏麼？」

「也許，會在這裏過冬。要接防瓦洛科拉木斯克的工事區域。」

我覺得有些失望。看來，我們又是蹬在後方，又是當預備隊。

當時我還不知道，在前方的遠處，在維亞茲瑪以西，德寇突破了掩護莫斯科的防線，希特勒在四天前向全世界廣播聲明：「紅軍已被消滅，往莫斯科去的道路已打開了。」此時，莫斯科在離城邊一百二十至一百五十公里的地方，緊張地造成了一道新防線，這道防線是以「遠郊要塞」載入史冊的。共產黨員所組成的各營隊伍都穿着便衣，從莫斯科各車站出發了，在出發的時候也沒有對他們訓話和奏樂歡送。他們的武器和服裝都是到路上才領到的。在我們尚未來到這裏一兩天之前，有步兵隊伍乘卡車，經過瓦洛科拉木斯克城開往莫斯科海方面去了。隨後砲兵也開到那裏去了。莫斯科，——我所說的莫斯科有象徵的意思，是指着大本營、克列姆里宮、斯大林而言的：派了新的力量和武器，

——上邊所說的那些大砲也在其內，——去迎擊敵人。所有這些，在當時我都不知道。

在團部中證實了：我師奉到命令接收並修築瓦洛科拉姆斯克工事區的防禦工作。劃給了我本營的防地。

(四)

晚上我們趁夜行軍開往蘆沙河去，這裏離瓦洛科拉姆斯克以西三十公里。

我是南卡查赫斯坦人，在我們家鄉，我習慣了長期的秋天，而此地，在莫斯科附近，在十月初旬的早晨就已上凍了。黎明時分，我們沿着連車轍間的泥塊都凍硬了的道路往諾維梁斯克開拔，這是我營防地中的一個最大的居民點。

馬上就看見在灰色的天空中聳立着一個不高的鐘樓影像。

我把隊伍留在村旁的森林裏，就帶着連長們去視察地形。

我營的防地沿着碗蜒的小蘆沙河岸共有七公里長。按照我們的戰鬥條例，這段陣地甚至對於一團人作戰還大。可是這並不令人驚慌。我確信，若是敵人當真來到這裏時，在我營所防守的七公里陣地上，迎擊敵人的不僅是一營人，而會有五營人或十營人。我想着，要按這樣的計算來建築防禦工事。我不會描寫風景。我不知道，在我們面前這一片風景是否美麗。

說一句地形學上的慣語，在小蘆沙河慢慢流動的昏暗鏡面上漂着一些好似剪成的寬大綠葉，大概，夏天在這些綠葉間是開過白色或黃色的睡蓮花的。也許，這是很美麗的，但是我却記下了：可惡

的小河，河水太淺，敵人渡河是方便的。

但是，我們這一邊的河岸斜坡都成了坦克爬不上來的陡壁。岸壁上的粘土閃閃發光，鐵鏟的遺跡依然在目。

河那邊現出一片遠景，廣闊的田野，一片一片的樹林。在諾維梁斯克村的斜對面，在對岸有一片樹林，一直延伸到水邊。也許，在畫俄國秋林黃葉風景的畫家看來，這片樹林含有一切美麗，但是我覺得這塊樹林突出部是很討厭的：在這裏，敵人最易隱蔽，躲開我們的子彈，並容易集中力量前來衝鋒。

這些松林和杉樹真討厭！砍掉這些東西才好！要把這一片樹林從河邊推開才好！

雖然我們誰也沒有想到在這裏很快會有戰鬥，可是在我們面前擺着一個任務，就是建築防禦陣地，應盡紅軍軍官和兵士的責任來儘心完成這個任務。

(五)

第二天看出了我軍部隊退却的第一次情形。有些地方的居民竟拋下一切東西茫然逃走了，在他們中間也有成小組從包圍中逃出來的紅軍戰士。

天氣很冷，北風吹着。草地上落了一層雪粒，在田壟間的土塊上積着一片一片的白雪。到了吃午飯的時候，戰士們都在挖起的土堆後邊，或在沒有挖成，沒有掩蓋好的戰壕中靜悄悄的吃飯。我沿着插着一些鐵鏟的戰壕走過，聽見有人說道：

「朋友們，他不會從你們等待的地方來進攻……他是不喜歡往有人等着他的地方鑽的……」
只聽勺子聲響。他們是在不高的土堆後的土坑裏吃飯。

「那他喜歡什麼呢？」

我聽着這口音，知道這是一個卡查赫人在發問。

「繞過去就完了……那你就會知道他喜歡什麼了……」

卡查赫人又問道：

「那怎麼辦呢？」

「那你可不要落到他手裏，」一個新的聲音說道。「落到他手裏就完了……」

「藏到樹林裏去……他是不往樹林裏去的。」

「這是誰的戰壕？是那一個卡查赫人在這裏？」我想起了這是巴郎巴也夫，他的機關槍班在這裏。或是卡里伍林……他倆個在一個機關槍班中。

又是一陣輕輕的勺子聲響。又有一個不熟識的聲音，打破了寂靜。

「我的背囊也丟在那裏了，我的小飯鍋也丟在那裏了……我們正在坐着吃飯，就像現在這裏的情形一樣，猛然……」

我猜到了：有逃出包圍的人同我的戰士在這裏吃飯。我想去干涉他們，可是，我想起了一個主意……我看見附近有一架機關槍的黑色槍筒在發亮。機關槍在噪得很整齊的帶草根的土塊後邊掩藏着。

那裏有一個機關槍手在值班。子彈帶上了槍膛。

「都準備好了嗎？」我問道。

「營長同志，一按就行。」

我蹲下來把機關槍口照着河水，把機槍一按。機關槍嘩嘩的響起來了。我們到這裏挖戰壕，還沒有舉行過一次射擊，在我們的防線上這是第一次聽到槍聲。

有一個人從土坑裏跳出來。

「警號！」我叫道。「就槍！」

立刻就發出了一個改變了的回聲。

「德國人！」

這個聲音低得很奇怪，這不是叫出來的，而幾乎是呷嘎出來的，就好像是德國人已經來到跟前了，就好像怕德國人聽見他的聲音似的。

隨後他們就跑起來了。我竟沒有看清楚，這是怎樣發生的。轉眼間都跑了，——在戰爭中逃跑總是這樣發生的。附近有個樹林，距離約一二百步遠，他們都跑到那裏去了。在土坑吃飯的人都跑了，來到這裏的人也好，我的人也好，都跑光了。

我想把機關槍口轉過來照着他們的脊背掃射。我走到一個土堆上，站在那裏，一言不發，看着他們跑。看見機關槍手布洛哈首先回頭望望，他是一個仁厚而莊嚴的烏克蘭人，很會弄吃喝，弄來吃喝總是分給大家吃。

大概，是他這個善心的人把外人引來吃飯的。

布洛哈回頭看見了我，馬上就站下了。他幾次張開嘴，沒有喊出聲來，隨後忽然叫了一聲。我沒聽清他叫的是什麼，也許是「營長」，也許是「回轉」，也許是兩句一齊都有。他首先轉回來，跑到我跟前。我不由的起了一種極熱烈的愛感。我此刻愛這個跑到我跟前來的布洛哈比愛任何一個女子都要利害，雖然一分鐘前我是見不得他的。

第二個站下來的是卡里伍林，一個彪形大漢的卡查赫人，他是個打包的工人，面色黑明，肩膀寬大，把重機關槍帶着三角架背在背上，並不算一回難事。他低下頭來，用手按着胸膛，連不作聲請求寬恕他，同時已經邁開了兩條腿，跟在布洛哈後邊往我跟前跑來。

然後又看見戴眼鏡的木林轉回頭來，他在戰前是音樂學院的研究生，寫過關於音樂史的文章。此刻有一個人推了木林一把，向附近的樹林內一指。木林就像兔子一般又跑起來了，跑了幾步又回頭望望，停下了。他的脖子很細，滿臉流汗，回頭望望我，又望望樹林。然後用手指擦擦眼鏡，向我跑回來了。木林是回轉來的第三個人。

他們都是同班的戰士，在一個機關槍班中……此時，只有班長巴郎巴也夫中士一個人還沒有回來。

當我平時看見這個卡查赫人巴郎巴也夫巧妙的卸機關槍，上機關槍，他就像一個機械師，很輕巧，準確地猜到那裏並且爲什麼發生毛病的時候，我常常很歡喜。有時我看見巴郎巴也夫就想到，錢門卡查赫人，也如同俄國人一樣，正在成爲懂機械的人民。

可是現在他跑過去了。大概是不敢看我，從某個地方跑過去的……

我一言不發，看着回轉來的人……我知道，我的戰士都是忠厚的人。現在使他們遭受了齟齬……怎樣來使他們下次免受這種痛苦呢，怎樣使他們再不恥辱自己呢？怎樣辦呢？

勸說他們嗎？同他們談話嗎？罵他們一頓嗎？把他們押起來嗎？

請你說說，怎樣辦呢？

審判我吧！

(一)

我坐在掩蔽部裏，兩手捧着臉看着地板，就是這樣，——巴武爾章·莫梅什·烏雷學着他坐的樣子說道，——想了又想。

『營長同志，我可以進來嗎……』

我點一點頭。

機關槍連的政治指導員哲爾木哈默德·波仔沙諾夫進來了。哲爾木哈默德，——你寫上了嗎。在卡查赫斯坦有很多姓波仔沙諾夫的，哲爾木哈默德在戰前有六個弟兄。

『阿克薩哥爾，』波仔沙諾夫用卡查赫話低聲說道。

『阿克薩哥爾』就是『白鬍子』的意思，在我們氏族中稱呼『阿克薩哥爾』就像稱呼父親一樣。

在一件事情以後，波仔沙諾夫有時就這樣稱呼我，這件事情我下次再說。

我看了波仔沙諾夫一眼。只見他那圓圓的良善臉上帶着愁悶的神情。

「阿克薩哥爾……連中發生了非常的事情。巴郎巴也夫中士把自己的手射壞了。」

「巴郎巴也夫？」

「是……」

我覺得好像有人抓住了我的心。巴郎巴也夫，如同我一樣，是卡查赫人，他有一雙巧妙的手，是機關槍班長，就是那一個跑了，沒有轉回來的。

「你怎樣辦他了？把他打死了嗎？」

「不是……我替他綁上綑帶，就……」

「就怎樣？」

「就把他逮捕，帶來見你……」

「他在那裏？把他帶進來！」

這樣……在我營中就有了第一個叛徒，第一個自己打傷自己的人。而這是一什麼人呢？巴郎巴也夫……

巴郎巴也夫慢慢地走進來了……我當時看見他竟不認得這是巴郎巴也夫了。面色灰白頹喪，如像硬紙糊成的一樣死板板的。瘋人底面色常是這樣的。他的左手繫着綑帶，懸在頸下，綑帶上透出了血。右手一動，他看見我在看他，竟不敢舉手行禮。右手顫抖的垂下了。

「你說吧，」我命令道。

「營長同志，我自己也不知道這是怎樣一回事？我不是故意的。我自己也不知道這是怎樣一回事。」

他再三重複了這句話。

「你說。」

他沒有聽見我罵他，雖然想着我是定要罵他的。遇到這種情形，也用不着罵人了。巴郎巴也夫，當他向樹林裏跑時，拌着了脚，跌倒了，槍發了。

「胡說！」我喝道。「你貪生怕死！叛徒，祖國是要殺這種人的！」

我看看錶。約三點鐘時分。

「拉希莫夫中尉！」

拉希莫夫是本營的參謀長。他站起來了。

「拉希莫夫中尉！去把紅軍兵士布洛哈叫到這裏來。叫他馬上就來。」

「營長同志，是。」

「經過一點十五分，即四點鐘正，在這個林邊的草坪上把全營的隊伍排好……完了。去吧！」

「你想怎樣處置我呢？你想怎樣處置我呢？」巴郎巴也夫像是害怕來不及說似的，慌忙說道。

「在全體隊伍面前把你槍斃！」

巴郎巴也夫驕地跪下了。

他那不帶傷的和帶傷而染着污血的雙手向我面前伸着。

「營長同志……我說實話……營長同志……這是我自己」

「站起來！」我說道。「你臨到死，再不要賞怯夫了吧。」

「請寬恕吧……」

「站起來！」

他站起來了。

「噯，巴郎巴也夫，巴郎巴也夫，」波仔沙諾夫溫和地說道。「你說說，你想什麼了？」

忽然間，我覺得這話似乎是我自己說的，就好像是說出了我想說而沒有說出來的話一樣。

「我沒有想，」巴郎巴也夫嚙嚙地說道「我沒有想。我自己也不知道這是怎樣一回事。」

他仍然如同溺人抓着稻草一般，抓着這句話。

「巴郎巴也夫，你不要撒謊！」波仔沙諾夫說道。「你快向營長說實話吧。」

「這是實話，這是實話……後來我看看流出來的血，醒悟了，我爲什麼這樣做呢？真是碰見了鬼……營長同志，不要槍斃我，饒命吧！」

也許，此刻他真正說的是實話。也許，實在就是這樣一回事：頭一發暈、瞬息間嚇得魂不附體了。

可是，臨陣脫逃，背叛祖國的行爲，豈不就是這樣發生的麼？往往後來自己也不知道這是怎樣一回事了。

我向波仔沙諾夫說道：

「派布洛哈代替他當班長……他同這一班人共同生活而背叛了他們，那就派他這一班人，在全體隊伍前面把他槍斃……」

波仔沙諾夫挨到我身邊，低聲說道：

「阿克薩哥爾，我們有這種權利麼？」

「有！」我答道。「辦了以後，我向誰都可以負責，過一點鐘就要執行我的命令。你去準備報告。」

紅軍兵士布洛哈慌忙發喘來到了掩蔽部裏，他那兩道稀疏淡黃的眼眉微微一動，不很爽快地報告，來了。

「你知道，我叫你來是爲什麼？」我問道。

「營長同志，我不知道。」

「你看看這個人……你認得他麼？」我指着巴郎巴也夫說道。

「噯，你……」布洛哈說道。他的話中帶着又卑視又憐惜的口吻。「你的面孔也變得難看了。」

布洛哈的面色發白了。他長吁了一口氣，說道：

「營長同志，照辦。」

「我派你擔任班長。你同波仔沙諾夫政治指導員去把人安排好。」

『營長同志，是。』

我走到巴郎巴也夫跟前，把他的領章和紅軍兵士的五角星撕下來。他站着，臉色慘白，雙手垂下了。

(二)

到規定的時間，正四點鐘時，我向着排成口字形的本營隊伍走去。巴郎巴也夫穿着軍大衣沒有繫皮帶，站在口字形隊伍開口的中間，面向隊伍站着。

『全營立正！』拉希莫夫喊了一聲口令。

在寂靜中，發出一種特別的聲音——這種聲音是指揮官每在隊伍立正時，所常聽到的，只見許多步槍一齊向後一擺，靜止不動了。

我那愁悶的心中，驀的起了一陣歡喜。不，這不是一羣穿着軍大衣的人，這是兵士，這是力量，這是一營戰士。

『遵照營長的命令，全營隊伍排好了！』拉希莫夫清清楚楚地報告道。

在這個時候，在俄國這塊土地上，在全營隊伍面前，站着一個人，一隻手上可恥的綁着綳帶，沒有繫皮帶，也沒有帶五角星，此刻此地，每一句話，連最平常的報告詞句都令人心神震動。

『布洛哈班長！帶全班隊伍向我開步走！』我命令道。

他們在肅靜中沿着空場向前走，身材不高的布洛哈和五尺五高的卡里伍林走在前邊。木林和昨天

偵班看守機關槍的道布梁科夫走在後邊，他們很莊嚴地走着，前後看齊，脚步井然，烈風從側面吹來，他們也不轉臉。在七百人的目光下，不由地要盡力表現整齊嚴肅。可是他們都是帶着奮激的神情。布洛哈喊了一聲口令：『全班，立定！』幾枝步槍一齊從肩上放下了，他瞪起兩隻眼睛看着我，竟忘記報告了。

我自己走到他跟前，行了個舉手禮。於是他慌忙的還了禮。按操典上的規定報告道，遵照營長的命令帶着全班隊伍來到了，他報告的口氣不很爽快。

你會問我——特別是在這樣的時刻，作這種儀式有什麼用處呢？

不錯，正是在這樣的時分，我才竭力以每個細節來指明，我們是軍隊，是戰鬥隊伍。這一班人站成一排，遵照口令轉過來，面向全營隊伍站着。

我說道：

『戰士同志們和指導員同志們，站在你們面前的人們，昨天，聽見有人叫了一聲『德國人』就都跑了，而我却是下了戰鬥警號的口令：『就槍！』過了一分鐘，他們醒悟過來後，就轉回來了……可是有一個人沒有轉回來，這個人就是他們的班長……他把自己的手打傷了，好從戰線上逃走。這是貪生怕死，背叛祖國的人，現在我要下令將他槍斃。看，這就是他。』

我轉過臉看着巴郎巴也夫，用指頭指着他。他看一看我，抱着最後的希望，看着我一個人。

我繼續說道：

『他愛生活，他想在空氣中、地上，活着，享樂。於是他打定主意：讓你們去死好了，而我却

生活着。靠剝削別人的寄生蟲才是這樣過活的。我們每個人，也許在戰鬥中不免死掉，而我們要去撕殺，但是先要消滅你這個寄生蟲！」

大家聽着我的話，一聲也不響。

七百人站在我面前，他們知道：不是每個都會留下性命的，有些人是會犧牲的，可是在這幾分鐘內，他們的精神上起了特別轉變，而我所說出的話，正是他們心情中所感動的。

「不錯，在戰鬥中有人是不免犧牲的。可是戰鬥而死的戰士，是祖國所不能忘記的。他的兒女將自豪的說道：我們的父親是保衛祖國戰爭的英雄。他的孫子和重孫也都會這樣說。但是難道我們一定都會犧牲的嗎？不是的。戰士去打仗不是要去死而是要殺敵人。參加過戰鬥，盡了軍人天職，回到家以後，大家也將稱他為保衛祖國戰爭的英雄。英雄！這個字聽着是何等的光榮。我們是忠實的戰士，將享受光榮的幸福，而你……（我又轉臉看着巴郎巴也夫）你將死在這裏，如死牲口一般無聲無臭。你的兒女將不承認你為父親。在葬埋你的坟坑上生出的荒草也以你為恥辱而悶悶不樂。」

「請你憐憫我的兒女，饑命吧！」巴郎巴也夫低聲說了一句卡查赫話。

「你還說你的兒女幹什麼？他們成了叛徒的兒女。他們將以你為恥辱，將瞞藏誰是他們的父親。你的妻室會成為當隊伍面前槍斃的貪生怕死的叛徒底寡婦。她若回憶起打定主意嫁給你的那個不幸兒子，就會悲痛傷心。我們要給你家鄉寫信，告訴他們說，我們自己把你消滅了……」

「饑命吧……請你把我派去打仗……」

他又低聲說句卡查赫話。我高聲喝道：

「我們不是在卡查赫的村裏！你要說俄國話。」

他馬上就用俄國話重複說道：

「饒命吧……請你把我派去打仗……」

巴郎巴也夫說這句話的聲音不很清楚，可是覺得：大家都聽見了。

「不行！」我說道。「我們大家都要去打仗！全營的人都要去打仗！你看見我從隊伍中叫出來的這幾個戰士麼？你認得他們麼？這就是你指揮的那一班人……他們是同你一齊逃跑了的，可是他們轉回來了，他們沒有失去打仗的光榮！你從前曾以忠實兵士的資格同他們在一塊住過，用一個飯鍋吃過飯，用一件軍大衣蓋着挨肩睡過覺。他們將去打仗。布洛哈也好，卡里伍林也好，道布梁科夫也好，木林也好，他們都要去打仗，將冒着砲火槍彈去打仗。可是他們先要把你槍斃，先槍斃你這臨陣脫逃的怕死鬼！」

我發出了口令：

「全班向後轉！」

戰士們馬上面色發白，轉過去了。我覺得我的臉也發冷了。

「布洛哈班長！把叛徒的軍大衣脫下來！」

布洛哈愁眉不展，走到巴郎巴也夫跟前。我看見，巴郎巴也夫抬起了那隻沒有綁綑帶的右手，自己去解開扣子。這令我很驚愕。原來他是最貪生怕死的，現在看來，他並沒有求生的意志。他糊糊塗塗接受死刑。我想過：不可遏止的求生願望，求生熱情，難道是怕死鬼所有的麼？不是的，這是我們

這些下決心作鬪爭的人所有的。我們死，就另有一種死法，我們要爲生存而鬪爭，要用子彈、手榴彈和刺刀去殺死那些想殺我們的人！

軍大衣脫掉了。布洛哈把軍大衣拋在一旁，又回到隊伍裏了。

『叛徒，向後轉！』

巴郎巴也夫最後又帶着懇求的神情看我一眼，才轉過去了。我發出了口令：

『全班，瞄準怕死鬼，祖國的叛徒，違背宣誓的人……』

全班都把步槍一齊托起來，預備開火，槍梢一動也不動。但是有一枝槍振動了……木林托槍站着，嘴唇慘白，渾身發抖。

忽然間，我又太可憐巴郎巴也夫起來了。

(三)

我看見木林手中的步槍振動，就好像是對我說道：『可憐他吧，寬恕他吧！』

這七百人還沒有經過鬪，還不慣於嚴厲地對付怕死鬼，他們都緊張的立等着，我馬上就要發出口令『開火！』他們也似乎是請求道：『不要這樣辦，寬恕他吧！』

瞬息間，風也忽然靜止了，空氣死沉沉的，就像是好叫我更清楚地聽見這種默然的請求似的。

我又看見了卡里伍林底寬大脊背，他高出一頭，等候執行口令，他是卡查赫人，站着用槍瞄着一個卡查赫人，在幾點鐘前這個卡查赫人還是他最親的朋友。看着卡里伍林，看着他的脊背，也好

像是對我說：『不要發口令，寬恕他吧！』

我回想起了巴郎巴也夫底一切長處：想起他活像一個槍匠，何等仔細靈巧地裝卸機關槍的情形。想起我會暗中引以自豪的想道：我們卡查赫人。也正在成爲通曉機械的人。

……我不是猛獸，我是人。我於是叫了一聲：

『停止！』

瞄準預備放的步槍好像不是放下，而是像重鐵一般落下了。於是心中就輕鬆了。

『巴郎巴也夫！』我叫了一聲。

他轉過頭來望着，兩隻眼睛帶着將信將疑而已經有了生機的神情。

『穿上大衣！』

『我嗎？』

『你穿上……站在班中去吧！』

他驚慌地微微一笑，然後就歡喜了，雙手抓起大衣來，一面走，一面穿，手還沒有伸到袖中，就跑到班裏去了。

木林，戴着眼鏡的良善木林，就是他手中的槍振動了，他把那隻垂下了的手腕一轉動，暗暗地作個手勢叫巴郎巴也夫：『來站到一塊兒！』——然後又親熱地用肩膀碰他一下。巴郎巴也夫又成了戰士，又成了同志。

我走到他跟前，拍了拍他的肩膀。

「現在你還瞞藏麼？」

他搖一搖頭，又笑了一笑。他跟前的人都微笑了。大家都覺得輕快了。

大概，你也曾覺得輕快吧？讀這本小說的人，讀到發出「停止！」口令時，大概，也會輕快地吁一口氣吧。

可是，這並不是實在的情形。這只是我的想像：這乃是幻想的一閃。實際情形並不是這樣的。

……當我看見木林手中的步槍振動時，我叫道：

『木林，你在發抖麼？』

他身子一動，站直了，緊緊地抓着槍托，手拿穩了。

我又重複了口令：

『全班瞄準怕死鬼，祖國的叛徒，違背宣誓的人……開火！』

怕死鬼被槍斃了。

審判我吧！

先前，我的父親是過游牧生活的，有一次在沙漠上，有毒的野蜘蛛咬了他一口。在沙漠上只有他一個人，他跟前沒有別人，只有一個駱駝。這個蜘蛛底毒是定要致命的。父親掏出一把刀來，把他身上被蜘蛛咬的那一塊肉割掉了。

我現在就是這樣作的，用刀子從自己身上割下一塊肉來。

我不是猛獸，我是人。一切人情都向我喊道：『不用這樣，可憐他，寬恕他吧！』可是，我竟沒有寬恕。

我是指揮官，我是父親。我把一個兒子打死了，可是在我面前站着七百個兒子。我必當用鮮血令他們記着：對叛徒始終是不會寬恕的。

當時，我還沒有加入黨，可是我已是那些認爲自己是非黨的布爾塞維克的人中之一。

我告訴你說：若是我們不克服憐憫心，若是我們沒有勇氣用刀子把身上中毒的那一塊肉割掉，那我們就要遭受可恥的失敗，就要受子孫的咒罵。

我要使每個戰士知道：你若怕死，你若叛變，那就不會寬恕你，就是真想寬恕也是不行的。

請你把這一點記下來，——讓穿軍大衣的人或是準備穿軍大衣的人都讀一下吧。讓他們知道：也許你以前爲人很好，也許以前大家都喜愛你，誇獎你，可是不管你爲人怎樣好，你若犯軍事罪，若是貪生怕死，若是叛變祖國，那你就受到死刑懲罰。

不是要死，而是要活！

(一)

翌日早晨，我又去巡視陣地。

戰士們如同昨天一樣，仍在掘戰壕。

可是他們都不快樂。什麼地方也聽不見笑聲，也看不見笑容。

我到那裏，看見一個戰士用細木料掩蓋自己的戰壕。上邊蓋上沙土。

「你幹什麼？」

「營長同志，我蓋戰壕。」

「上邊蓋的是什麼？」

「營長同志，木料。」

「你上來，我馬上給你看看，這是什麼木料。」

這個紅軍戰士跳了出來，我把手槍拿出來，照着戰壕上蓋的細木料射了幾顆子彈。

「你跳下去！看看打穿了沒有？」

過了半分鐘，他很恭順地說道：

「營長同志，打穿了。」

「究竟你蓋的是什麼？這是看菜園的茅棚麼？你到那裏是爲的避陽光麼？你爲什麼不作聲呢？」
這個紅軍戰士不痛快地說道：

「什麼地方都可遇到它……」

「它是誰？」

他沒有回答，可是我明白，他所想的是死亡。這種思想壓在人們的心上。它如沉沉的濃雲一般懸

在全營人的頭上。

我問道：

『你怎樣哪，你不想活了嗎？』

『營長同志……我想……』

『那你就把這些棍子去掉，拋到一邊好了。把電線桿那樣粗的木料放上，放上五層，若是砲彈打來，也打不穿……』

這個紅軍兵士猶疑地看看戰壕，又看看樹林。在樹林深處，要把樹伐倒，從那裏把粗木料拿來。

『也許，砲彈打不到這裏來，』他說道。

『也許』這句話在這裏也常說，——不僅俄國人會說，而且卡查赫人也會說這個難以除掉的『也許』。

『快把土弄掉！』我喝道。『如果你不放上五層粗木料，我還要叫你弄掉。這個戰士嘆了一口氣，拿起鐵鉞來除掉上邊蓋的土。』

有幾排人按照課程表，在那一天舉行實彈射擊。在河對岸敵人能以出現的地方，安置下了靶子，雖離遠近不等，靶，上邊畫着法西斯蒂，有半身的，也有全身的。

我想叫每個戰士都學會從自己的戰壕裏，從自己的地窖裏向外射擊；我想叫把前邊的全部地方都試射一番。

打靶的有機關槍，也有步槍。我走到戰壕裏，指導戰士們射擊。

『沒有打中！要想想爲什麼？是表尺定得不對，或是拿槍拿得不好？要看看表尺……再來射一次……』

最後，這個戰士又打了三槍，兩個子彈打中了畫成的法西斯蒂底狗臉。這個成績並不壞，兵士得到這樣的成績是難以不現出自豪神情的。

可是這天內，我只聽見過一次笑聲。

波仔沙諾夫政治指導員同戰士們談話時笑了。我馬上就看出來了：這是良善的波仔沙諾夫勉強表示的快樂。

『你在講什麼？』我走到他跟前問道。

波仔沙諾夫覺得有些不好意思。

『營長同志，我在講我怎樣不害怕了……』

『你說，怎樣？』

『營長同志，我們卡查赫有句老成語：「嚐過敵人血，再見敵人不膽怯。」你還記得不？你聽我說……』

我知道，波仔沙諾夫參加過蘇芬戰爭，親自經過肉搏。他少停一下，又繼續說道：

『營長同志，這段故事，我還沒有給你講過，但是……我第一次用刺刀刺着敵人時，我害怕得竟閉上了眼睛……然後，把刺刀拔出來，我也不管它惡污，用舌頭把刺刀舐舐……』

『然後怎樣？』

『然後就不害怕了……』

他想使人發笑，所以又笑一笑。

(二)

我又在想了。

我沿七公里長的陣線巡視時，天晚回到掩蔽部裏時，吃中飯時，在營部裏辦公時，夜裏躺下時，我想了又想。

本營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昨天，在隊伍面前，槍斃那個貪生怕死、臨陣脫逃的叛徒時，我是否由於這些槍聲打死了求生的偉大力量呢，是否擊碎了生存自衛的偉大本能呢？

我想起了，我讀過一篇文章，在上邊說道：『人在戰鬥中，他心中有兩種力量在互相鬭爭：責任心與生存自衛的本能的鬭爭。第三種力量，紀律參加到這個鬭爭中，責任心就會戰勝。』

這對不對呢？我們的將軍依萬·瓦西里也維赤·潘菲洛夫關於這一點有另外的說法。還是在阿爾瑪·阿達駐紮時。有一晚上談話時（現在請你不要打岔，然後我把全部的話都告訴你聽），潘菲洛夫說道：『兵士赴戰場，不是要死，而是要活！』

我很喜歡這句話，有時我重複着它。現在準備着第一次戰鬥，想着本營隊伍負着在莫斯科近郊鬭爭的一部份任務，我想起了潘菲洛夫的話。昨天，在我臨下令：『瞄準叛徒開火！』之前，我也想起

了這句話。

難道，求生的意志，保護生命的本能（生物所固有的偉大原始推動力）只是表現在逃跑嗎？

當動物鬪爭，撕打、爪抓、口咬時，在拚命搏鬥，自衛和進攻時，難道這種求生本能不大大發作嗎，不激烈地發動嗎？

不是的，在這次為我國和我們大家每人的前途而進行的空前戰爭中，不可消滅的生存自衛本能不應該成為我們的敵人而應該成為我們的朋友。

(三)

在規定的時間，在各連中都進行談話或是讀報。

我決定在這個時候到各分隊中去聽一聽，政治指領員們給戰士們講些什麼話。

在第一連中進行政治課的是道爾吉亞政治指領員。戰士們拿着自己的步槍，成羣坐在戰壕附近的露天地上，下了一點小雪。在蒼翠的松針上掛了一層初降的雪花。寂靜無聲，但是每個人都現出特別小心的神情，望着遠方。每個人都等着：從那邊將發出那種他們還只是聽說過的轟鳴、哼叫聲，雷彈和砲彈將飛過來，坦克將沿着田野射擊着前來；穿綠軍大衣的人們，——就是要來殺我們的那些人，將從森林中出現，一起一伏地跑向前來。

我不知道，你是否這樣看過自然界？

道爾吉亞正在講話，有時看看手中拿的演詞綱領。他說的話是公正的，這是神聖的真理。我聽見

他說道，德國法西斯主義背信棄義，侵犯我們祖國，敵人威脅着莫斯科；如果有必要的時候，祖國就會要求我們去犧牲，但是不要放過敵人；我們是紅軍戰士，應當負責擄殺，不要吝惜自己最寶貴的生命。

我看看戰士們。他們彼此挨肩坐着，有的垂頭，有的望着曠野，都是無精打采，沒有精神。

噯，道爾吉亞政治指導員，他們怎樣不留心聽你講呢；我覺得：這個在戰前本是教員的幻想家道爾吉亞自己也覺得有些苦惱。他不是本營的客人。他也如同那些聽他講話的人一樣，將要生平第一次去打仗。

也許，就在一兩天內，他就要心中跳動着，冒着砲火，從一個戰壕跑到另一戰壕裏，會看見身邊的士連同砲彈，轟隆一聲飛騰起來。他要在這種情況下，而不是在寂靜的露天中，去與戰士們談話。

後來，我常在這種時光看見他，他也有自己的笑容，他會說自己的而不是寫在報紙上的話。

但是，在那一天，他如同大家一樣，感覺到有一種極重要的事件，他不能或者不會把這種感覺傳到戰士們的心中。他重複道：『祖國要求』，『祖國命令』……當他講到：『死守到底』，『寧死不退』的時候，能聽出，他是吐出了自己的心情和決心，但是……

道爾吉亞政治指導員，你爲什麼要講這些現成的句子呢？要知道，不僅鋼鐵可以消磨，而詞句，甚至是最神聖的詞句也是會消磨的，就如同消磨掉牙齒的齒輪一樣，如果不把它重新銼利，它就只會轉動而不起作用。

你爲什麼總是重複道：『死呀，死呀』呢？現在是需要說這個的麼？大概你是想着：戰爭底無情眞理就在這裏，需要看見這個眞理，不要把它躲過不看，要接受它並使人領會它。

不然，道爾吉亞，不在這裏，戰爭底無情眞理並不在這裏。

(四)

我等着道爾吉亞講完。然後，我叫起了一個紅軍戰士。

『你知道，什麼是祖國麼？』

『營長同志，我知道。』

『好，你說說吧，……』

『祖國就是我們蘇聯，我們的領土。』

『坐下吧。』

我又問另一個：

『你又怎樣回答呢？』

『祖國就是……就是我生長的地方。比方說……是……地方……』

『坐下吧。而你呢？』我又問第三個。

『祖國嗎？這就是我們的蘇維埃政府……這是……比方，拿莫斯科來說吧！……我們現在就是保衛它的。我沒有到過那裏……我沒有見過它，可是，這是祖國……』

『你說，你沒有看見過祖國？』

他沒有作聲。

『那麼，究竟什麼是祖國呢？』

他們說道：『請你解釋解釋吧！』

『好吧，我來解釋，……你想活着麼？』

『我想。』

『你呢？』

『我想。』

『你呢？』

『誰不想活着，誰舉起手來。』

沒有一個人舉手。可是已經沒有人垂頭了，戰士們有了興趣。他們在這幾天內屢次聽見：『死亡』，而我却說起了活的問題。

『大家都想活着麼？好吧。你去捉一個蚊子來，問問牠：『你想活着麼？』牠嗡嗡地叫道：『我想。』』「蚊子，你想活着，你怎樣辦呢？」——「我吸血。」你這個戰士，你想活着，你又怎麼辦呢？」

這個紅軍兵士不作聲。我向他問道：

『你結婚了麼？』

『是的。』

『你愛老婆麼？』

他有些不好意思。

『你說，你愛不愛？』

『若是不愛，就不會結婚……』

『不錯。有小孩麼？』

『有，一個兒子和一個女兒……』

『有房屋麼？』

『有。』

『好不好？』

『我看不壞……』

『你想回家去，看看老婆，抱抱小孩麼？』

『現在談不到回家，要打仗。』

『打完仗，你想不想回家呢？』

『誰不想呢……』

『不，你不想！』

『我怎樣不想呢？』

「能回家或是不能回家，完全靠你自己。這都在你的手心裏。你想活着麼？那你就去打殺那個要來殺你的人。爲要在戰鬥中保存生命，打完仗，回家去，你幹了什麼呢？你打槍的準頭好麼？」

「不好……」

「你看……這就是說，你打不死德寇。他會把你打死。你就不能活着回家了。你跳躍前進，好不好？」

「馬馬虎虎……」

「你爬得好不好？」

「不好……」

「你看……德寇會射中你的。你怎樣說，你想活着呢？你拋手榴彈拋的好麼？掩蔽得好麼？挖戰壕挖得好麼？」

「我挖得好。」

「撒謊！你挖戰壕時有些偷懶。我幾次叫你拆掉了木料呢？」

「一次……」

「既然這樣，你還說，你想活着麼？我們問了蚊子：「你想活着，你怎樣辦呢？」蚊子答道：「我吸血。」你這個戰士，你想活着，你怎麼辦呢？你說呀！你不說麼？不，你是不想活的！同志們，我說的對不？他不想活着？」

我已經看見他們在微笑，有些人心中已輕快了些。但是，這個紅軍戰士說道：

『營長同志，我想。』

『只是想，還不够……要用實際來保證願望。而你只是嘴說，你想活着，實際上你是往墳墓裏鑽。我却用鉤子把你從那裏往外拉。』

一陣笑聲，這是在這兩天內，我第一次聽到的從心中發出的笑聲。我繼續說道：

『我把你的戰壕上蓋的細木料弄掉，這是爲你的。要知道，我是不坐在那裏的。我罵你擦槍擦得不乾淨，這也是爲你的。要知道，我是不用你的槍去射擊的。對你的一切要求，給你的一切命令，都是爲你的。現在，明白了什麼是祖國麼？』

『營長同志，不明白。』

『祖國，這就是你！打死要來殺你的人！這是爲誰呢？這是爲你，爲你的老婆，爲你的父母，爲你的兒女！祖國，這就是你自己，你的家庭，你的老婆和兒女。但是，你又會問我，爲什麼我要爲你擔心呢，爲什麼我用心叫你活着呢？因爲我也想活着。』

戰士們都在聽。道爾吉亞政治指導員在旁邊坐着，他仰起頭來看我一眼，間或雪花落到他的眼睫毛上，他眨眨眼睛。有時他也不覺微微一笑。

我講話時，也是叫他聽的。我想叫這位也如同大家一樣準備好去迎接第一次戰鬥的道爾吉亞政治指導員相信：戰爭的無情真理不在於『去死』這句話中，而是在於『殺敵』這句話中。

我沒有說出『本能』這個名詞來，可是我向他呼籲，向保衛生命底強大本能呼籲。我要竭力喚醒它，叫它緊張起來，好打勝仗。

『敵人前來殺你，也要殺我，』我繼續說道。『我叫你去殺他，設法殺掉他，因為我也想活着。我們每個人都要叫你去殺敵，每個人都命令你：殺掉他，我們想活着！你也要叫你的同志去殺敵，如果你真想活着的話，你就必定要叫他去殺敵！你必定要求別人：不讓敵人殺掉，要設法殺掉敵人！祖國，這就是你；祖國，這就是我；祖國，這就是我們，就是我們的家庭，我們的母親，我們的妻子和兒女。他們叫我們：活着，殺敵！也許，子彈終於會打中你，但是，你先要去殺敵！要盡量去殲滅敵人！這樣就可以保全他，他，和他的生命（我指着一個一個的戰士）——保全戰友的性命！我是你們的指揮官，我要執行我們的妻子和母親底訓告，我們人民的訓告，我想把你們帶去打仗，不是去尋死，而是求生！明白了麼？完了！連長！把隊伍分佈到火力點上去！』

(五)

發出了口令：『第一排站隊！』，『第二排站隊！……』

戰士們站了起來，開跑步找到了位置，規規矩矩地整頓整頓肩膀。前後不齊的刺刀馬上就看齊了。顯然覺得，這是戰鬥的隊形，這是有紀律而聽指揮的力量。各排間的間隔都相離一樣遠，絲毫不變。

也許，我的話有些幼稚，但是此刻，我覺得：我達到了自己的目的。大家既沒有違背天責，也沒有違背榮譽，而都忘掉了那個束縛人心、壓制人腦的『死』字。

潘菲洛夫將軍

(一)

翌日，十月十三日，潘菲洛夫將軍到我們這裏來了。

我們事先不知道他會來，我召集來的各連長都在營部裏坐着。

還要描寫我們營部的房舍麼？請你看看周圍：以前在莫斯科附近的森林那裏，我們的住處，也如同這裏的掩蔽部一樣，在地下用木料築成的潮濕匣子，在裏邊不敢往牆上依靠，一靠在上邊，就黏一身松膠。白天和夜晚都點着燈。有一大把電線分向外邊各方去。

各連長在地圖上畫下設置地雷場的圖樣，地雷場應於夜間設置好。只留下諾維梁斯克村附近的一條有橋的大路，好讓車輛通行。別的通陣線去道路都要埋上地雷。

在桌上燈前鋪着一大張不光亮的圖畫紙：紙上有各色鉛筆畫成的我們防禦圖。這張圖是拉希莫夫參謀長畫的。他善會畫畫和繪圖。

我把這張圖保存起來了。你想看不？看看漂亮不？不僅漂亮，而且也確切。

這道淡綠色的曲線是蘆沙河。沿岸的一條曲線是削壁。深綠色的弧線是樹林。在河那邊的一些黑點是地雷場。一些紅色的弓形，弓背向西，上邊有鬚針，這是我們的防禦陣地。還有各種的符號，你

看，也都是紅色的，這是步兵壕，機關槍巢，附屬於本營的反坦克砲和野砲。

你已知道，劃歸我們防守的陣線是很長的。我們延伸成『一條線』，如同後來潘菲洛夫所說那樣。甚至在那一天（十月十三日）我還想不到，當德寇要進攻莫斯科，來到『遠郊要塞』，來到我們的陣線上時，在瓦洛科拉木斯克公路一帶，僅僅有這一條線會擋着德寇的進路。

但是……：

各連長坐在燈前，各自在地圖上記上地雷場。說着笑話，說起了不幸的十三日來。

『在我看來，這是個幸運的日子，』機關槍連長克拉也夫中尉說道，『我是十三日生的，又在十三日結了婚。凡是在十三日開始的事情，總是成功，在這一天無論想什麼，總是會如願的。』

他講話的態度很特別。講得半吞半吐的，往往聽不清楚，他是開玩笑的，或是當真的。

『比方說，你今天想要什麼？』有一個人問道。

大家都看着克拉也夫那瘦得露出粗骨頭的，上窄下寬的臉。都知道他有『說笑話的才能』。

『一瓶白蘭地酒，』他半吞半吐地說出來，就笑了起來。

拉希莫夫參謀長進來了。他向來走得很快，一聲不響，好像不是穿着皮靴，而是穿着軟底靴子一樣。

『營長同志，你的命令，執行了，』他帶着素來鎮靜的口氣說道。

我派他帶一排騎兵，到遠處去偵察，要查明進行戰鬥的地方離我們這裏有多遠。

團部對於這一點沒有確切消息。拉希莫夫很快就轉回來了，這是料想不到的。

「查明了麼？」我問道。

「營長同志，查明白了。」

「報告吧。」

「請你看看書面報告好麼？」他拿出一張摺着的紙條來，說道。

在這張紙上寫着八個字：「德寇就在我們前邊」。我不禁一陣發冷。難道我們的時刻就到來了麼？

拉希莫夫很聰明。崗兵對他說了，在掩蔽部裏不僅只有我一個人，於是在未進來之前，首先在

一張紙條上寫了這八個字，以免在說出這個意外消息時所露出的聲色令人驚慌。

我看一看用顏色畫的作戰圖，看見了地雷場，河流，反坦克的削壁，上邊掩蓋着四五層木料的戰壕，機關槍和大砲以及穿軍大衣的人。

我用卡查赫話問道：

「你親眼看見了麼？」

「是的，」他答道。

「在那裏？」

「離這裏有二十到二十五公里。在謝列達村和別的村中。」

「好了，」我用俄國話說道，「克拉也夫，你的願望大概要實現了。給我們送來了很多瓶白蘭地酒。」

大家都驚疑地望望。

『還有美酒，』我繼續說道。『德寇到我們面前了。拉希莫夫，你報告一下情況吧。』大家默然聽着拉希莫夫報告，單是克拉也夫半吞半吐地說道：

『這就好了……』

『有什麼好處呢？』有人這樣問道。

『那你說蹬着好麼？已經蹬厭了……』

我的護兵新琴科沒有打招呼就跑到掩蔽部裏來了。

『營長同志，將軍……』他高聲說道。『來了。』

我急忙戴上軍帽，整理整理軍衣，就跑出去迎接。

此刻門已敞開了。師長潘菲洛夫少將進來了。

(二)

我立正報告道：

『少將同志！職營在建築防禦陣線。各連長在抄寫地雷障礙的圖樣。營長巴武爾章·莫梅什·烏雷上尉報告完結。』

潘菲洛夫問道：

『發生非常事情了麼？』

「知道了，」——我這樣想道。我答道

「將軍同志，是的。一個貪生怕死的人，打傷了自己的手，當隊伍面前把他槍斃了。」

「爲什麼不交法庭呢？」

我心中一慌，開始解釋。我說道，若是在別種情形下，我就把他交法庭了。可是在這一次，必須馬上辦理，所以我就負起了這個責任。潘菲洛夫沒有打斷我的話。

我第一次看見他穿着半身皮襖。皮襖是白鞣皮子作成的，有一點樺樹皮油氣味，他穿着不合身，有些寬大，可是已經穿得發皺了，斜掛着武裝帶，現出胸膛凹着，有些駝背。他，低着頭望着地聽着。我覺到，他是不会批准我的報告的。

「你親手把他槍斃了麼？」他問道。

「將軍同志，不是的……是他領導過的那一班人把他槍斃的。是我下的命令……」

潘菲洛夫抬起頭來了。

他那一對丹鳳眼睛上邊的濃黑的臥蠶眉一皺。

「辦理的正確，」他說道。他稍微思索一下，然後重複說道：「莫梅什·烏雷同志 你辦理的正確。你寫一個報告好了。」

大概，此刻，他才看見了，大家都在周圍站着。

「同志們，請坐，」他一面說，一面解下皮帶，脫下了半身皮襖。

他穿着帶有淺綠色的五角星領章的呢子制服，更現出駝背來了。

在上邊已經說過，在桌子上放着一張畫得很漂亮的我們防禦陣地的圖樣。

潘菲洛夫把報告推到一邊，對着這個圖樣望了半天。

『看來，關閉得不錯，』他說道。

『莫梅什·烏雷同志，停一會，我同你去走一趟。到當地上去看看這種情形』
他又向各連長說道：

『同志們，你們知道情況麼？』

潘菲洛夫從軍用皮包裏拿出了一張地圖，這張地圖已經舊了，打折的地方已經磨壞了，把它伸開，放在那張圖樣上邊。

『同志們，請靠近前邊來，』他說道：『敵人突破了這個地方和這個地方。』

他指出了維亞茲瑪附近的幾個地方，他看看大家的臉色，是否都看見了，是否都明白了，又繼續說道：

『我軍在蓋午梯斯克和斯契維克一帶撕殺……這就是主要的抵抗點。』

他拿一枝鉛筆，用沒有削的那一頭在地圖上的各處，輕輕地畫了幾個不規矩的圓圈。然後，又看看那些聽他講話的人。

『你們，也許，想到，』他把鉛筆放下說道，『在這幾天內，經過我們這裏，走過去的「軍人」』

們就是我們的軍隊麼？」

他微微一笑，兩眼角上起了一些雞腳一般的皺紋。誰也沒有點頭承認，只有克拉也夫點點頭。

『說實話，想過沒有？』

誰也沒有回答。潘菲洛夫說出了壓在人們心上的重擔。

『不是的，同志們。軍隊正在打仗。如果，我們的戰鬥部隊沒有同德寇撕殺，他們能會讓我們在這裏蹬這樣久麼？現在敵人來到我們的陣線前邊了，可是他們的力量不大……我們的軍隊正在箝制他們，在他們的後方撕殺。本師的防線延伸得太長了，但是……』

潘菲洛夫停了一下。

『有幾個反坦克的砲兵團撥給本師了。我不告訴你們數目。這是總司令部底大砲。』潘菲洛夫又拿起鉛筆，又拿起那個地圖來了。他頭上的短髮，黑白相間，他低下頭去，眯縫着眼睛細看着圖上的符號，好像是用心看什麼不清楚的東西似的。

『現在的任務是什麼呢？』他好像是問自己似的，低聲說道，『任務就是要在德寇企圖舉行主攻的地方，用這些大砲去迎擊他們。如果在這裏遇到主攻，總司令部底大砲就開到這裏來，各位連長同志，你們可以把這話轉告戰士們……可是……莫梅什·烏雷同志，你要多少功夫，能把全營隊伍集合起來呢？』

『將軍同志，是採用緊急集合辦法麼！』

『不，爲什麼要採用緊急集合辦法？有一點鐘够不够？』

『够了，將軍同志……』

潘菲洛夫先前到我們這裏來的時候，照例，在檢閱隊伍之後，要同本營隊伍作談話。可是，現在他把鑲拿出來，用大拇指擦擦玻璃，想一想，說道：

『莫梅什·烏雷同志，不必集合營底隊伍了。我不能檢閱了，』他指着鑲說道，『這個小主人不許可。各位連長同志，我們就要開始作戰……德寇要鑽過來，我們就把他們消滅。再要鑽過來，再把他們消滅……我們要消磨他們。』

潘菲洛夫站了起來，大家馬上也站起來了。

『消磨……』

潘菲洛夫又把斯大林說出來的這句話重複了一遍，好像是聽聽，這話是否好聽，他說了，微微一笑。

『你們明白了麼？』

潘菲洛夫幾乎常常在講完話以後，總是看着那些聽他講話的人，發出這樣的問題。

『可是現在……現在喝杯茶，倒還不錯。營長同志，好像，我已經暗暗指示過了。』
我叫道：

『新琴科！拿火壺來！跑步！』

『哦，你們連火壺都有了嗎？營長同志，看來你懂得一些軍事了……』
大家都笑了。潘菲洛夫表現出一種自然的相信神情。

綠美麗的防禦圖樣。

他叫各連長走了之後，就把自己的地圖折疊起來放在軍用皮包裹。在桌上又展開了我們的紅紅綠綠。潘菲洛夫又把這張圖樣看了兩三分鐘而沒有作聲。

(四)

新琴科拿着冒蒸氣的火壺跑進來了。

『慢些，慢些，』潘菲洛夫說道，『爲什麼拿着火壺跑呢？』

『將軍同志，因爲是打仗的時候，』新琴科膽怯的答道。

『爲的是跑嗎？』

新琴科靈巧地把火壺放了下來。

『將軍同志，我不是瞎跑的，是有計算的。』

潘菲洛夫聽了很喜歡。

『很好，很好』。他說道。『但是，同志們，現在打仗，我們不能祇有一種計算。』

『將軍同志，要怎樣計算呢？』

『要有三種計算，』潘菲洛夫答道。『你們沒有綠磚茶嗎？』

潘菲洛夫，在中亞細亞住了很久，在那裏喝這種茶葉，喝慣了。

『將軍同志，沒有。』

「可惜……」

「莫梅什·烏雷同志，不要把這張圖樣收拾起來，」潘菲洛夫說道，「我們來一同看看……莫梅什·烏雷同志，你爲什麼有些不高興呢？」

潘菲洛夫是很溫和地發問，而我聽了却幾乎要跌倒了，他發出了這個問題，就好像是給了我一個極大的打擊。要知道，昨天我才向戰士們發了這個問題。難道，他眼中的我，竟成昨天我眼中的戰士了嗎？

「莫梅什·烏雷同志，你爲什麼恍惚不安呢？不用站起來……坐下，請坐下……」

「將軍同志，你看……」我自己聽出了我不自信的聲調，真覺得不好意思，因爲我自己正在打消別人這種不自信的情緒。「將軍同志，請你告訴我，我們這一營人要經常防守這七公里陣線嗎？」

「不是的……」

潘菲洛夫沈默了一會，兩隻眼睛一眯縫，微微一笑。

「不是的……今天我要把你們團裏的一連人撤去……然後也許，再撤別的連……莫梅什·烏雷同志，那末，你們還要多防守一個公里……」

「還有一公里嗎？」

「莫梅什·烏雷同志，那你說怎樣辦呢？你出個主意吧……」

潘菲洛夫說這話，一點也不是開玩笑的，他如素來那樣很生動的。搬着凳子，靠近我跟前來，好像是我這個上尉真正能夠給將軍出什麼主意似的。

「你說怎樣辦呢？」他又問了一遍。「你知道我們只有一條線。突破這條線是不難的……有些地方是不免突破的……一定是要突破的……然後又怎樣辦呢？」

他帶着好奇的神情看着我，等待我回答。我沒有作聲。

「就是因為這個「然後」，我正要撤退幾個人……你以為我不小心嗎？」

他這樣發問，就好像是我們說了他不小心的。我聽了，沒有作聲。

「莫梅什·烏雷同志，現在只是小心不夠。現在需要……」他又俏皮的瞇縫着眼睛說，「三倍加小心……這樣，我想着，我們才能於一月之內從這裏直到瓦洛科拉木斯克一帶阻擋住敵人……」

「直到瓦洛科拉木斯克？將軍同志，是要退却嗎？」

「我想着，蹬在一個地方是不成的。要隨機應變，敵人在什麼地方突破，就派我們的軍隊到那裏去迎擊他們。你明白了嗎？」

「將軍同志，明白了。」

將軍站起來，走到火壺跟前，向小茶壺中倒上一些開水，又把小茶壺放在水壺的煙筒罩上，轉過來了。

他沒有坐下，探身看着桌上的那張圖樣，又如同第一次那樣看了說道。

「關閉得倒很緊密……」

可是，這並不是讚許的口氣。

「太緊密了吧，你們在這裏留下的出路不少嗎？」他拿起鉛筆來指着地雷場。「莫梅什·烏雷同

志，你們沒有把自己關閉住嗎？」

「將軍同志，你要知道，這是在我們前邊，」我驚愕地說道。

「正是因爲在前邊……我們轉動不開，太緊密了……」

我想到：「緊密」嗎？我們有七公里長的防線，還緊密嗎？他說的是那裏的話？潘菲洛夫用鉛筆在地雷場中輕輕地畫了幾個出口。我還是不明白這是幹什麼？

潘菲洛夫用黑鉛筆（其他顏色的鉛筆，他是不喜歡的）在我們這張畫得很漂亮的防線圖樣上輕輕一掃，畫了一個箭頭，向前伸進到德寇的陣地中去。

我莫明其妙，他究竟要幹什麼？是要叫我們七百人防守七公里長的陣線，還要前去進攻嗎，要叫我們去進攻集中的德國軍隊嗎？而且這又是在他說了還要撤退一連人，本營還要伸長一個多公里之後。這又是在他說了現在須要再三計算，要加三倍小心之後。這又是在他說了：「直到瓦洛科拉木斯克」之後。這真是令人莫明其妙。這難道是命令麼？

「我若是處在你的地位，」他在那個箭頭上輕輕畫些細線說道，「我是會這樣想的……」他用鉛筆從箭頭的尖上畫出了一個圈，表示又轉回陣線上來，然後又看一看我。

「要想一想才好……可是在你們這張小畫兒上，我連這種意思也沒有看出來……」

潘菲洛夫把錶拿出來看一看，又轉過火壺那邊了。

「這位先生也須要注意的……我們來喝一杯茶，然後走出來看看吧……」

「將軍同志，你今天夜裏睡在我們這裏嗎？」新琴科問道。

「不，同志……現在那有睡覺的功夫呢，現在黑夜也要當成白天過……」他微微一笑，把小茶壺拿下來，掀開壺蓋開了聞說道：

「真是好茶……」

他遞給我一杯茶，俏皮地看我一眼。

「你要知道，今天我們的小小節日……今天，我們的師團成立已三個月了……本來應該好好的慶祝一下才是，但是……這以後還有功夫……莫梅什·烏雷同志，今天是我們整整三個月前第一次相會的日子……你還記得那時候你雄壯地開正步走的情形嗎？」

他又微微一笑。

在三個月以前

(一)

是的，我記起了這種情形。這是在整整三個月以前的事情，就是一九四一年七月十三日的事情。那時，我在卡查赫斯坦軍事委員會當指導員。有一次我從軍事委員會的寬大院中走過。我看見，在院中有一個人，身材不高，有些駝背，穿着將軍的服裝。他跟前站着兩個少校。

這位將軍面朝那一邊，兩手放在背後，兩腿稍微分開站着。我只看見他半邊臉，他的面色黑黃。

他低着頭，聽一個少校講話。在高高的將軍衣領外邊露着黝黑的而皺紋很深的脖子。

我帶的原是砲兵銜，我的靴子根上帶的有刺馬針，刺馬針不是平常的，而頂端是銀子鑲的，走起來如銀鈴一般的響着——應當承認，這是我的一種嗜好。

我開正步，從這位將軍身邊走過去。走一步，叮噠響一聲。

這位將軍轉過身來，看一看我，行一個舉手禮。看見他的面貌要比他的脖子年輕一些，他口上留的是英國式的鬍子（是兩個方塊）看不見有白鬍子。顴骨很高。一對丹鳳眼睛斜斜的像蒙古人的眼睛一樣。我想道，這是一個韃靼人。

我看見了他以後，覺得有什麼非常的事情。我走進房裏去同幾位同事，做起了當時覺得是乏味的工作。

我向同志們問道：「這位將軍是什麼人？他來到我們這裏幹什麼？」

他們向我說道：「這是潘菲洛夫將軍，是基爾吉茲底軍事委員。」

我們卡查赫的軍事委員會與基爾吉茲的軍事委員會訂立的有社會主義比賽條約。每年要重訂一次或兩次。大家都想到，大概，這位將軍是因為這件事情來的吧。

我有些不高興，坐在桌旁，把公事夾子拉過來，打開了。記得，那一天，我擬定了少共賽跑的計劃。自然，這是需要的，重要的（你隨意找些形容詞來形容這件事都可以）但是……但是，我一面做這事，一面覺得怪不舒服。戰爭開始將近一月，各報都登載着一些新戰線的名稱，登載着敵人新佔去的城市名字，而我這個紅軍上尉，蹬在阿爾瑪·阿塔，離戰線三千公里之遠，擬定少共賽跑的計劃。

巴武爾章！這不是事，不是事！

(二)

屋門敞開了，那位將軍走了進來，兩個少校跟在他後邊。我們都站了起來。

『坐下，坐下，』將軍說道。『你們好麼……』

我們給他道了好之後，就坐下了。

『那一位是莫梅什·烏雷上尉？』將軍問道。

這是怎樣一回事？他爲什麼問起我來呢？我覺得有些不好意思，站了起來。將軍微微一笑。他的嘴唇很厚，一個像俄國人那樣的圓鼻子長在兩個像蒙古人那樣的高顴骨中間。

『坐下，莫梅什·烏雷同志，坐下……』

他說話的聲音不高，稍有些啞。他走到我跟前，把椅子一拉，坐下了，取了下帶紅箍的將軍帽子，放在桌上。頭上的短髮大半都蒼白了。

他的姿勢、面色，言談舉動都絲毫不帶命令的神氣。只有他那一對臥蠶眉，却與其他部份不同。眉毛也如同鬍子一樣，還沒有發白。

『我們認識認識吧，』他說道，『我叫潘菲洛夫·依萬·瓦西里也維赤。你是否知道，在你們這裏，在阿爾瑪·阿塔，要新編一個師團？』

『我不知道。』

『就是 我被委爲師長。按中亞西亞軍區底命令 派你到本師當營長。』
他把命令拿出來，交給我。

『莫梅什·烏雷同志，我們暫時住在紅軍會館裏。請你把事情交代好，就到我們那裏去。他站了起來，向大家點點頭，就向外走。他的脚步很輕快，看不出是上歲數的人。』

他走到門口時又站下了，轉過身來，把錶拿出來，看看，用大母指頭擦擦錶蒙子。

『莫梅什·烏雷同志，你辦交代，需要多少時間？』

『要不了多少功夫。過兩點鐘，就可以去報到。』

他想了一想。

『不必着急。你有老婆沒有？』

『是的。』

『那末……今天你回家去看看家眷，明天十二點鐘再來見我好了。』
他把錶裝起來，走出去了。

(三)

第二天十一點五十五分，我就走到紅軍會館門前的廣大的台階上了。

門口沒有崗兵。我走進門裏，也沒有看見軍人。看來，新編的師團還沒有司令部。一個掃地的女子指給我，將軍住的屋子。

我敲一敲門，聽見了一個熟識的稍有點啞的聲音，我推門走進去了。

一位短小，有些駝背，聳着肩胛的將軍坐在一張大辦公室桌旁，在看什麼文件。以後我屢次會見潘菲洛夫，可是，僅是這一次，我看見他在看文件。以後，他在莫斯科近郊，處處常攜帶的惟一文件，就是一張軍用地圖。

當時也有一張地圖在他面前擺着。我一看見就知道，這是阿爾瑪·阿塔城郊一覽圖。在這張圖上邊放着一隻從一條小皮帶上解下來的懷錶。

潘菲洛夫將軍，看看錶，馬上站起來，把大圈椅一推，離開了桌子。他那種與歲數不相當的生動精神又使我不勝驚愕。看來他是高興，他找到擺脫文件的緣由了。

我們站着談話。潘菲洛夫時而踱着方步，時而站在我跟前。把雙手放在背後，兩腳微微分開站着。我以後才知道了，這是他的老習慣。

『莫梅什·烏雷同志，』他開始說道，『師團還沒有編成。既沒有司令部，也沒有團和營。既然這樣，你就沒有什麼可以指揮的。可是這一切都是會有的，我們正要將這一切都編制起來。暫時，請你幫助我辦事好了。我想同你商議商議……——你以為怎樣，我們可以從那裏快快的得到鍋灶呢？』大概，我顯出了驚愕的神色，於是潘菲洛夫就解釋道：

『要知道，我們的師團是如同自願師一樣的：是不在計劃中編制的。不能指望領到新的東西。我們也不去請求這些。』

我說道，『阿爾瑪 阿塔合作社在本城裏有很多小作坊。』

「誰在這裏領導這些作坊呢？」他生動地問道。「你認得他麼？他是什麼人？」

他在發問題和聽回答的時候都帶着好奇的神情。我答了很多別的大半都是這樣奇怪的問題，而且我深深發生一種印象，覺得潘菲洛夫所注意的事情，似乎都是將軍所不應該注意的。

但是，他大概是另有一種想法。最後，他交給我一張紙，命令我說：

「這張紙上寫着房子的地址，」他說道，「這些房子是撥給我們作編制處用的。要去檢查一下這些房子是否都適用。看看在院子裏，可不可以操演。有沒有廚房、爐子和燒開水的傢具。」

潘菲洛夫把這張單子交給我，看着我的面色問道：

「你明白了嗎？」

「將軍同志，明白了。」

他拿錶看看。

「你要多少時間，才能把這些事情辦完呢？」

「將軍同志，到晚上就可以辦妥。」

他那一對臥蠶眉一皺，就豎起來了。

「到晚上，這是怎樣講呢？」

「將軍同志，到晚上六點鐘。」

他想了一想。

「到六點鐘，不，你到七點鐘來向我報告辦理完結的情形吧。」

(四)

一天一天度過了，我執行了將軍給我的零碎任務。在這些日子，新師團就編制起來了，各指揮官都相繼來到了。

當日晚上，我在司令部值日，潘菲洛夫辦公直辦到後半夜。他不僅在莫斯科附近，在戰線上，每天總是睡覺很少，只睡四五個鐘頭，就是在阿爾瑪·阿塔也是這樣。他經常不是叫這個軍官，就是叫那個軍官。

新師團編制起來了。放了暑假的學校校舍成了我們的編制處。在這幾天內，應徵來入伍的人們，從城裏和近郊的集體農莊中，背着行囊或拿着箱子相繼來到這裏。他們大半都不是青年人，在三十歲到三十五歲左右，大半都是沒有在軍隊中服過務的。卡查赫斯坦就把這些在軍事委員會的名冊上是「非戰鬥部份」的人們派到這個在計劃以外新編制的，如同自願軍的師團裏來了。

此刻，他們（將來的潘菲洛夫戰士）已經睡覺了。最後，在我們這裏，在大磚房中也沉靜了。

門吱嘎的一響，只聽到在走廊裏有腳步聲。我聽出來這是將軍走路腳步聲，站了起來，整理整理衣服。他向着敞開的門裏看一看。

「莫梅什·烏雷同志，是你在這裏嗎？值日嗎？」

潘菲洛夫拿着一條手巾走着，沒有穿將軍的上衣，從白襯衣下露着黑黃色的胸膛。面色有些疲乏。

他看一看我，走了進來，把手巾放下來。屋裏有很多煙氣。潘菲洛夫打開窗戶，坐在窗戶台上。

「莫梅什·烏雷同志，我在替你打算，」他說道。「莫梅什·烏雷同志，指揮一營人是不容易的事情……」潘菲洛夫就好像繼續着早已開始的談話似的說道，你研究過普通戰術嗎？讀過關於這個問題的某些書籍嗎？」

我向他說了，我讀過的一些書。

「是的，指揮一營人，對於你是不容易的，」潘菲洛夫重複說道。

「這是可能的！」我驕然說道。「可是，將軍同志，我要是犧牲，是會光榮犧牲的。」

「同全營人一塊嗎？」

「同全營人一塊。」

潘菲洛夫忽然笑了。

「謝謝這樣的指揮官……不對，莫梅什·烏雷同志，你能够統率一營人打十次，二十次，三十次仗，並能保存這一營人。這樣，兵士們才會感謝你的。」

他從窗戶台上起來，同我坐在一張漆布製成的沙發椅上。

「莫梅什·烏雷同志，我自己也是一個兵士……兵士是不願意死的……他去打仗，不是要死，而是要活着。他也想要這樣的指揮官……你說的倒是容易：「同全營人一塊犧牲」……莫梅什·烏雷同志，在一營中有七百人……我怎樣能够把他們信託給你呢？」

我沒有作聲。潘菲洛夫看着我，也不作聲了。最後，他又說道：

『莫梅什·烏雷同志，你怎樣說呢？你能帶他們去打仗，不叫他們死，而叫他們活着嗎？』

『將軍同志，我能。』

『噢，這才是兵士底回答哩。你知道爲此要怎樣辦呢？』

『將軍同志，對不起，請你說說吧……』

『你很聰明……你很聰明……莫梅什·烏雷同志，第一，就須要這個……』他拍一拍自己的額頭。『還須要一個最厲害的東西……最厲害的。這就是紀律！』

我又在司令部裏待了幾天，執行將軍給我的任務。我留心他的舉動，知道了這一位似乎是柔和的人，怎樣管理師團的情形。

他爲人並不柔和。有一次我看見了，一個司令部的軍官，大概，他是聽慣了這位將軍每接見人時總是說『請坐，請坐』，所以這次他來見潘菲洛夫，沒有得到許可，他就坐下了。

『站起來！』潘菲洛夫厲聲說道『出去！到門外邊去想，再進來。』

不久我就看出來了，他無論辦什麼事情，都離不了一個固定的幫手，這就是那個小小的準確機械，——懷錶。

潘菲洛夫總是問道：

『你辦這件事項要多少時間？』

他聽了回答之後，照例要思索一下。然後才規定時間，有時候把要求的時間縮短，可是大半都是延長，並且他向來總是不忘記檢查是否遵照了這個規定的時間。

我會親眼看見過，他責備一個沒有按時間執行任務的指揮官的情形。

『你不是不誠實的，不守紀律的工作人員。我認識你才有幾天，可是，很可惜，你已經表現出你是個懶漢。』

他那奇怪的眉頭一皺，顯得更森嚴了。他並不是大聲高喊，而只是比平常的聲音略高一點，更清楚一點，說得更沉重些。

有一件小的事情給我一個深刻的印象。

我遵照將軍的命令，帶着紅軍兵士去接收給我們師團運來的第一門迫擊砲，並轉運到軍械庫去。潘菲洛夫想看一看這門迫擊砲。

我向窗戶外邊一個幫助我的紅軍兵士叫道：

『到軍械庫裏去把迫擊砲拿來！快些！限你五分鐘，就要拿來！』

我轉過身來，看見潘菲洛夫眯縫着眼睛看我。這乃是一種譏笑，先前曾有一次，這種譏笑使我的臉紅過。

『莫梅什·烏雷同志，』將軍說道，『五分鐘，他是來不及的。』

潘菲洛夫再也沒有多說什麼。可是這種簡單的責備，令我很感動。

有過多少次，我不加思索就這樣叫道：『限五分鐘！』可是潘菲洛夫是加思索的。終於，到了一天，我同將軍分別，去就營長的職務去了。

可是，在就職之前，發生了一段歷史，這段歷史是值得敘述的。

『雷桑克』馬與『馬底歷史』

(一)

我常常騎着司令部的一匹馬，出外到城市各處去。這就是『雷桑克』——一匹漂亮高大的馬，很聽使喚。我到司令部一個半星期以來，教會了它一些步伐。

本營已經移到城外塔爾卡爾村去了，此地離阿爾瑪·阿塔有二十五公里遠。我要坐順便的汽車到營裏去。當天起的很早，約五點鐘左右，當時在司令部裏，大家都還沒有起來，我就走到院裏了。

我想，最後一次去看看『雷桑克』。我走到馬廄裏，撫摸了它一陣。我常常爲它聽使喚，不是賞它一小塊麵包，就是賞它一小塊糖，它吃慣了，這次又伸着柔嫩的嘴唇到我手裏要吃的。這次沒有理由，所以就沒有給它……於是它就用前蹄踏起西班牙式的步伐來，這是我教給它的。我微微一笑，馬上備好鞍子，就把它牽出來了。

我騎在馬上，在院中快走了幾圈，然後就跑了起來，以後就走起來了西班牙式的步伐。我已經說過了，時候很早。在院中沒有一個人。

忽然聽見——

『唉，莫梅什·烏雷同志，你若是會這樣指揮那一營人就好了。』

將軍在台階上站着。我看見他，我覺得很不好意思，馬上跳下馬來了。

『騎上吧，騎上再跑一跑，』潘菲洛夫說道，『我很歡喜看。』他走到我跟前。

『原來你會這樣幹呀……可是在那裏，』他指着遠方說道，『你也會這樣幹嗎？』我答到：

『將軍同志，我告訴你……有一次，就有人這樣向我說過。』

『你說，你說……很有趣味，很有趣味……你說下去……』

可是我又後悔了。我真愛多嘴！爲什麼我要說出自己有興趣的私人歷史來就誤將軍的時間呢？我乃設法簡單說道，『先前我當少尉時，不會提高排內的軍紀。上司處罰了我，然後把我叫了去，給我說了一段很長的管馬的方法。這段話發生了效力。』

『不對，你要詳細說說……他給你說了什麼？』潘菲洛夫問道。

『他說了騎士的本領。他說，騎士可以騎在馬上叫馬前蹄抬起來，還可以走西班牙式的步伐，又可以跳舞……然後又講了管馬的方法。第一就是用韁繩，韁繩有帶嚼子的和不帶嚼子的。』

『說下去，說下去……很有趣味……』

『他說，騎士向來是不動手的，甚至連手腕也不動……只有牧豬的人才扯馬的。還有其他等等這類的話。』

『不對，不對……再說下去。還說了什麼？』

大概，潘菲洛夫對於這件事太有興趣了。他微笑着，眼角上的皺紋亂動。

『還講了一些別的管馬方法……在馬背上前後移動坐的地方，令人看不出來。講了騎士的脚。單是用刺馬針的方法就有二十種，直刺，斜刺及其他等等……但是好騎士是很少用刺馬針的。他只用腿肚子碰馬一下，馬就懂得了。但是怎樣才能達到這種地步呢？』

『你說，你說……怎樣才能達到這種地步呢？』

潘菲洛夫很高興，所以我也喜歡起來了。於是我就說得津津有味：

『那末，怎樣才能使馬完全聽騎士使用呢？最主要的就是要堅持到底。它若不聽使喚，那就要罰它，總不要放鬆！它聽你使喚，就獎勵它！他安安靜靜地說了這些以後，才說：「去吧」……』

『你又怎樣呢？』

『我開始沒有明白，他爲什麼叫我。以後過了很久，我才明白了。』

潘菲洛夫哈哈大笑了。我還沒有看見過他這樣喜歡的情形。他拿出手巾來，擦了一擦他那濕漉漉的眼睛，說道：

『真不錯，這段故事真不錯。那末，可是只有牧豬的人才扯馬的。』

他笑着把『雷桑克』撫摸了一下，問道：

『莫梅什·烏雷同志，你喜歡這匹馬嗎？』

『將軍同志，我很喜歡。』

『你把它牽去吧。送給你了……你把它帶到營裏去使喚吧……將來你每次騎在這匹馬上時，

就請你想想這段馬的故事……你明白了嗎？」

『是，將軍同志，我定要回想！感謝將軍！』

我沒有等着坐汽車，就騎上這匹馬，到自己營裏去了。

(二)

我們已經說好了，不描寫自然風景。別人會比我們描寫的更好些。

戰爭完結以後，請你夏天到我家裏來作客，就可以看見卡杏赫斯坦的風景多麼好。你就好描寫阿爾嗎·阿塔近郊，塔爾卡爾村和塔爾卡爾山澗的急流河水。

我來到村莊裏找到了本營住紮的地方，這是農業犬學的房子。會見了拉希莫夫參謀長，他是卡杏赫人，面容削瘦，很靈活。他昨天還是農業技師，那天還穿着便衣。在他的衣服上閃爍着一枚登山家的徽章。但是我們這位登山家既不會立正也不會報告。

我同他一塊在房裏走了一遍。到處滿滿都是人，可是只有我一個人穿着軍衣。有些人在走廊裏走來走去，有些人躺着，有的在唱歌。我命令全營站隊。

大家都不會站隊，站了半天才站好了。

那一位登山家馬馬虎虎使隊伍看齊後，發出了『立正』的口令，却不向我報告，只是凝視着我。我走到隊伍面前，問了一聲好。

『在寫了自己的姓名和官銜，就通知說，我奉令擔任了本營營長。當時我怎能知道，這些人既不

大概不會站隊，而後來在莫斯科近郊的戰役中，竟會同潘菲洛夫師的全體將士博得了光榮呢？我怎能知道，我會親愛這些人，比任何時候親愛任何人都更熱烈呢？

當時我向他們說道：

『祖國把你們派到軍隊中來。你們現在還穿着便衣。你們昨天還各有各的職業。你們中間也有集體農民，也有經理，從今天起，你們都成了工農紅軍底戰士和下級長官。我就是你們的指揮官。我下命令，你們就要服從。我說出我的意見，你們就要執行。』

我故意很嚴厲地說道：

『昨天你們同你們的上司還可以爭辯；昨天你們還有權去議論上司所說的話是否正確，他辦的事是否合法。從今天起，祖國就把你們這種權利奪去了。從今天起，對於你們，只有一個法律。這就是我的命令。祖國信託我下命令，叫你們執行我的命令。軍規是森嚴的，這樣才能維持軍隊。想要殺死那企圖奴役我們國家的敵人嗎？那就要知道，這種辦法乃是爲的勝利。』

我又簡單地說到了忠實、天職和榮譽。對祖國、對自己的政府盡忠，對自己的長官忠實，就是軍人的高尚人格。

『那怕你有多大知識和本領，』我說到，『那怕你的手腕如何高明，可是如果你沒有軍人天職的覺悟，那就不要想叫我寬恕你！』

最後，我又說到榮譽。我是按自己的意思來解釋的。有兩個卡查赫的成語。一個成語說：『兔子聽見草響，怕個死；英雄爲了榮譽，而犧牲。』另一個成語只有六個字：『光榮重於生命。』我用卡

查赫話說了這兩個成語：然後又翻譯成俄國話。在本營中卡查赫人只佔三分之一，別的是俄國人和烏克蘭人。

我說完了話，隊伍中有一個人大膽說道：

『營長同志，我說一句話可以不可以……』

有一個強壯的小伙子穿一件黑汗衫，現出兩隻大膀臂，他從隊伍中向前走了半步。

『不許可，』我說道，『這裏不是羣衆大會。各位連長！把自己的隊伍帶開去！』這就是我第一次的演說。第一次同本營隊伍會面的情形。

(三)

我經過走廊，到給我預備的房間裏去時，聽見有人說道：

『營長同志！我說句話可以不可以……』

在我面前站着一個戰士，——這就是第一個稱我爲營長的人。他的頭髮還沒有完全剪去；只是後邊剪光了，而在帽緣下還露出一縷頭髮。

『你姓什麼？』我問道。

『戰士庫爾巴托夫。』

他『立正』站着，維持着軍人的姿勢。

『在軍隊中服過務嗎？』

『沒有，營長同志……在鐵路護路隊裏服過務。』

『庫爾巴托夫同志，先要得到連長的許可，才能來見營長……你先見連長去好了……』

『營長同志，他不管……我要說的是守衛的事情。營長同志，後門沒有人守衛。角門也沒有人守衛……營長同志，若忽然有……』

『好漢！』我想到。我歡喜他熱心，他的堅持精神，爽直性和雄壯姿勢。可是我沒有這樣說出口，却喊了一聲口令：

『向後轉！』

庫爾巴托夫臉色一紅，他瞬息間一猶疑，轉個對過，沿着走廊走去了。

我向旁邊站的拉希莫夫說道：

『參謀長同志，委派庫爾巴托夫戰士擔任班長！』

有個人從背後把我拉一下……我轉過身來，看見一隻手膽怯的縮回去了。

『我已經見過連長了……他叫我來見你，營長同志……』

我看見一個人戴着眼鏡。這是我同木林第一次會面。他穿着短上衣，領帶稍有些偏，他說話時帶着微笑，不知道把手放到那裏才好。雖是七月天氣，纖細的手腕，還幾乎沒有曬黑，微白而少長粉刺，也沒有曬黑。

『營長同志，我不是戰鬥兵，我是自願到營裏來入伍的，』他帶着自豪神情說道，『我已證明了，我戴着眼鏡，看得很清楚……營長同志，你看在天花板上……那不是一個蠅子嗎？我看得清

清楚楚

『同志，那好。我相信。還有什麼？』

『營長同志，可是，我來到營裏，又把我編爲軍佐了。發給了我一匹馬和一輛車。我就真不懂得管馬的事情。我也不是爲這個來的……營長同志，我請求把我編爲戰鬪兵……營長同志，我很願意當一個機關槍手！』

我問了他的姓名，然後說道：

『木林同志，可以。我給你辦……去吧……』

但是，他大概還不相信，這就算說好了。他忍不住，於是又說了一些補充的理由。

『營長同志，我聽了你的演說……認爲這是完全正確的……營長同志，我要把你的每個命令都當成法律去執行。』

『去吧，』我又說了一次。

他驚愕地望望，就好像沒有聽見似的，又繼續說道：

『營長同志，我是音樂家。音樂學院的研究生。營長同志，可是，現在，大家都要打槍的！』他要表現他說得確切，他就作了個手勢。我問道：

『你怎樣站着呢？手幹什麼！』。

木林急忙站規矩了。

『我已經說了兩次：去吧！而你呢？你以爲，你所請求的是最困難的。打槍！不對，木林同志！』

在軍隊裏，最困難的，最不容易的就是服從！」

木林張開口，正想要反駁，可是，我又繼續說道：

「你好幾次覺得，長官不公道，你想辯駁，可是却向你叫道：『不准說話！』我早些告訴你。去吧……」

木林走了。

(四)

當天，我會見了各連長和各排長，擬定了操練的課程表，辦理了守衛、交通和經濟的事宜，只是到夜晚，才剩下了我一個人。

我從軍用皮包裏拿出一本步兵操典來，這是在司令部裏領到的，我開始來讀它。然後又把它放下，又思索起來了。

怎樣能够在大大縮短的時間內，將七百個忠實於祖國而沒有受過軍紀訓練的人變爲戰鬥的力量，能够反對敵人，並且使敵人害怕呢？

當夜，我想到偉大的戰爭，我不久將管着這一營人去參加這個戰爭，想到了生活與死亡，想到了那不常思索的最重大的、最主要的事情。

回憶到，我以前是一個自由的卡查赫人，草原上沒有籠頭的馬，怎樣把我變成了兵士的情形。開頭的幾個月，我在軍隊裏，困難極了。我覺得開跑步，走到長官跟前，在他面前立正站着，聽着命令

式的短促的口令：『不准說話！向後轉！』這是失身份的。心中沸騰起來了！『爲什麼不准說話呢？』

我的面色一陣發白，一陣發紅，我反抗，不肯服從。

但是，終久把我變成了兵士。把我派到軍官講習所裏，就把我培養成了紅軍底中級軍官了。

我漸漸才明白了，必須完全無條件的服從指揮官底意志。軍隊就是以此爲基礎的。不然，就是熱心愛國的人也不會打勝仗的。不然，各團和各營都會成爲烏合之衆。我只知道一件事：如果我不服從，如果我不實行嚴厲的軍紀，那就會葬送這一營人，就會葬送潘菲洛夫託給我的這七百人。

我過去當兵的全部痛苦的小小經驗，總是這樣向我說的。潘菲洛夫給我的臨別贈言也是這樣說的。

但是，怎樣才能快快地達到這種地步呢？要知道，我們只剩下了有限的時日，只有幾個星期的功夫……在這樣短促的時期內，怎樣能够練成一營有紀律的、受過訓練的、足使人害怕的力量呢？

第一次行軍

(一)

我不來詳細敘述，我教練戰士，教他們克服困難的情況。說起這些來，恐怕說一天也說不完。

只來說一次行軍的情形吧。

我就戰七八天以後。我們已經穿上了軍裝，武裝了起來；已經操過步槍，挖過戰壕，學過躍進、爬進和行軍。

那天晚上，我們奉到命令：第二天拂曉出發舉行五十公里的行軍，走到一條河流附近的一個地點。晚上在那裏宿營，翌日再舉行五十公里的行軍，到晚上回到塔爾卡爾村來。其他各營也領到了這樣困難的行軍路程。潘菲洛夫將軍使師團練習行軍了。

大家整晚上都在準備行軍的事情，夜裏休息了，天剛拂曉，太陽還沒有升起時，本營就排好了隊。你是沒有當過兵的人，大概會覺得，在眼前現出一支雄偉的軍隊的。隊伍排得很整齊。在槍梢上閃爍着新刺刀。戰士們都帶着全副行軍裝備：摺着大衣捲，掛着防毒面具和帶新穎淺綠色套子的工兵鍬，鋼盔縛在行囊上。腰帶上掛着手榴彈和子彈匣，沉壓壓的，每個戰士都帶一百二十顆子彈。

每個人都覺得沉壓壓的……有許多人覺得很沉重。我馬上就看出來了。我看見有些人的大衣捲，捲得稀鬆不緊，行囊的繫帶結得不緊；手榴彈囊掛在肚子上邊。只有很少的人裝備得像真正的兵士。庫爾巴托夫就是這樣人中的一個。

我叫庫爾巴托夫從隊伍裏走出來，我說道：

『同志們！請看這位下級指揮官的行軍裝備弄得真不錯，像個兵士的樣子，行軍時也會比別人輕快。你們看看，他身上的東西都弄得很合適，皮帶繫得很緊。我屢次向你們說過，也指明過這點。可是，大概，我的話不很動人。我不再多說了，我把話交給你們的大衣捲，鐵鍬和行囊。讓它們同你們

去說吧……你們想着它們不會說話嗎？它們會說！它們的話比我的更動人，卡爾庫沙戰士，快來！」

翹鼻子，笑面虎卡爾庫沙跑了過來。他腰間的手榴彈囊滑到前面搖擺不定。

「你準備好了行軍嗎？」

「營長同志，準備好了。」

「站在庫爾巴托夫一旁去吧。高魯布操夫戰士，你過來！」

高魯布操夫身上的大衣捲，捲得那樣粗大，竟磨着他的脖子。行囊在背上向下墜着。

「你準備好了行軍嗎？」

「營長同志，準備好了。」

「站在卡爾庫沙一旁去吧。」

我選了十個這樣的人，他們身上掛的東西都向下墜得特別厲害，我叫他們都站在隊伍前頭。

「全營，立正！向右轉！跟我來，開步走！」

我們走了起來。

我同叫出來的那些人並排走，一面走一面斜望着他們。開頭十分鐘到十五分鐘，他們走得還輕快。卡爾庫沙的手榴彈囊總是輕輕地碰着他的大腿。最後，他用手去摸住手榴彈囊，想把它移動一下。

「不准移動，」我說道。

高魯布操夫想要把大衣捲推一下……大衣上的粗毛磨住了他的脖子。

『不准移動，』我說道。

第三個戰士的工兵銼打着他的臀部，我也不准他移動。

又過了十分鐘，卡爾庫沙向後伸伸腰，把肚子挺向前邊去，好叫手榴彈囊不再搖擺。他看見我正看他，勉強的微笑了。高魯布操夫扭扭脖子，想用臉去把大衣捲推開一點。他的行囊也麻煩起來了。高魯布操夫把手伸到繫帶下邊，想偷偷地把行囊向上邊拉緊些。我不准他移動。卡爾庫沙此刻已經不挺肚子了，他歪着身子走着，把步放慢了。

我命令道：

『卡爾庫沙，把步放開走！不要落在庫爾巴托夫後邊！』

我們就這樣走了六公里。我又指着庫爾巴托夫，叫戰士們都看看他，然後叫道：『卡爾庫沙，你過來！不准移動手榴彈囊。』

他彎着腰跑了過來。大家都笑了。

『卡爾庫沙，你報告吧。你準備好了行軍嗎？』

他悶悶地不作聲。

『你同手榴彈囊說過話嗎？』

『說過了……』

『你向戰士們說，它給你說了什麼。』

他仍不作聲。

『你說吧，不要拘束……』

『有什麼話給他們說呢？俄國人不相信嘴說，讓他們摸摸好了……』

『你摸過了嗎？』

『我倒沒有摸他，可是它這個……』

卡爾庫沙臭罵了一頓，這是無法寫出來的。戰士們都笑了。他心中鬆快了一些，也笑了。

我把高魯布操夫叫過來，他滿臉都是汗，脖子磨得通紅。

『同志們，你們再看看這一位……大衣捲同你談話了沒有？行囊同你談話了沒有？你說說，它們怎麼樣教訓你了……』

我也硬叫高魯布操夫在戰士面前講了話。我先後把各個吃過東西虧的人叫出來，讓大家看看。然後，我說道：

『若是大衣捲太粗，手榴彈囊掛的不是地方，行囊擠得不合適，走起路來，誰吃苦呢？戰士吃苦呢？還是營長吃苦呢？當然是戰士吃苦！我給你們不只解釋過一次，可是，你們大概是想到了：「得啦，替他收拾一下好了，免得他來找麻煩。」於是馬馬虎虎收拾一下。其實，這並不是「爲他」，而是爲自己。有些人已被東西說服了。現在休息，讓每個人都再收拾收拾裝備吧。如果，現在，我再看見有人不明白我的話，那就要把他從隊伍裏叫出來，讓他當着我的面去同東西談話，他就會信服，它們的話比我的話更動人了。』

在休息之後，我再沒有從隊伍裏叫出過一個人來。誰也不想同東西談話了。

究竟是誰的話動人呢？

(二)

全營隊伍又向前走起來。我騎在「雷桑克」馬上。

在七月的陽光下走五十公里，這不是輕快的路程，對於不慣於走長路的人更爲困難。各連長和政治指導員走在各分隊的前邊。我一個人騎在馬上。我讓隊伍從我跟前走過去，然後又催馬趕到前邊，再讓隊伍走過去。

我看見，各連的隊伍漸漸伸長起來，有些人開始落後了。我向連長們指出了這個毛病。過了一刻，我再察看一遍。我的指示沒有發生效力，隊伍越伸越長了。我又更厲害地告訴各連長說一次，這次仍沒有發生效力。此刻，我的話沒有起作用。有些連長自己也疲乏了。

我催馬走到前邊去叫道：

「轉告後邊，叫機關槍連長到隊伍前邊來。」

過了一刻鐘，長腿克拉也夫連呼帶喘地跑來了。

「營長同志，我遵命來了！」

「爲什麼你連的隊伍伸長了呢？什麼時候才保持好間隔呢？我不能告訴你一百次！若不把隊伍整頓好，總要叫你跑到隊伍前邊來！完了，去吧！」

要知道，從後邊跑着趕到一營隊伍前邊來，乃是不容易的事情。這幾乎要跑一公里。

然後，又按同樣的方法，叫了第二連連長謝維流科夫。他已不是年青人了，戰前他在阿爾瑪·阿塔煙草公司當過總會計。他趕到我跟前，半天才喘過氣來。

謝維流科夫聽了我的話，說道：

『營長同志，大家都疲乏了。把一部份東西放到馬車上不行嗎？』

我嚴厲地拒絕了。

『營長同志，對那些落後的人又怎樣辦呢？他若是幹不了，怎樣硬叫他幹呢？』

『什麼幹不了？執行命令嗎？』

謝維流科夫不作聲了。

各連長先後都被叫到我跟前來。

但是謝維流科夫那一連底排尾仍然有人落在後邊。

我看他這位四十多歲的人，在一連隊伍前邊疲乏的走着。汗珠從鬢角上剪得整整齊齊的蒼白頭髮下，沿着佈滿塵土的面孔向下直流。難道，還要叫他跑一趟嗎？這就够他難受了！可是，又怎樣辦呢？他憐惜大家，我憐惜他，可是到後來：：到戰場上去，我們又怎樣辦呢？

我騎着『雷桑克』馬跑到前邊去，叫道：

『第二連連長，到隊伍前邊來！』

這次竟發生了效力。

我又讓隊伍走過去，我看見謝維流科夫已不是走在連的前邊，而是走在連的後邊。他的態度更

堅強了，連聲音都改變了，我聽見了他那種用長官口氣喊出的嚴厲叫聲。

全縱隊都整齊了，間隔也固瘳了。誰也不再落後了。

我們就這樣走到了指定的地方，走了五十公里竟沒一個人落在後邊。

但是，大家都疲乏了。在發出了『解散！』的命令之後，大家都躺在草地上。大家都想到：快開飯了，吃完飯，好睡覺。

但是，並不是這樣的！

(三)

按規矩，跟我們行軍來的有幾輛行軍爐灶；可是，當我們來到宿營的地方時，我下了命令：不要加爐灶預備燒柴，不要把食品放到鍋裏去，把生食品發給戰士們，按給紅軍兵士規定的數目分發，肉若干格蘭姆，雜糧若干，油若干及其他等等。

各連排長，各戰士都瞪眼了。食品都是生的，怎樣辦呢？有很多人一生以來也沒有做過飯，根本就不知道煮湯是怎樣一回事。只聽一片叫聲：

『我們不是有爐灶嗎？』

我喝道：

『不準開腔！叫你們怎樣幹，你們就怎樣幹！叫每個戰士自己做晚飯吃吧！』

於是，在卡查赫斯坦廣大的草原上，沿着河岸燒起了幾百個火堆。有些人已精疲力竭，也沒有煮

飯，就餓着肚子倒下睡覺了。有些人把米飯也煮焦了，湯也煮沸出來了，他們糟踏的食品比吃到肚裏的還要多。這是他們做飯的初次經驗。

當我說到我看見過、做過、經歷過、思考過的時候，我往往說出這個小小的『我』字來。可是，單是這個『我』會能做什麼呢？我的努力是與許多像我這樣人的努力匯合起來的。我奉到過司令部底指示，潘菲洛夫將軍歷次來到本營裏教訓過我並鍛鍊了我。受到戰爭殘酷考驗的如浪潮般的巨大力量——黨、國家和人民底力量領導我，帶領着我。

我想到本營，就記起了斯大林底演講和文章，在我面前常現出了他那沉靜威嚴的面容——嚴厲父親底面容，我自認我就是他的兒子（恕我這樣來說！）

（四）

翌日早晨，我又下令不叫用爐灶做飯，把口糧分發給戰士們。然後，全營排好了隊伍，我就向戰士們講話。這話大致如下：

『同志們，第一，你們不滿意，這樣又遠又困難的行軍。這乃是故意幹的。我們將要去打仗，不只要走五十公里，也不只要走一百公里，而要走好幾百公里。在戰爭中，為欺騙敵人，為乘其不備向敵人襲擊，就要進行比這次更遠更困難的行軍。這次只是小意思，大苦處還在後邊哩。光榮的俄國戰略家蘇沃羅夫就是這樣鍛鍊了自己的號稱神勇的兵士。他給我們留下了遺訓：『學時吃過苦，戰時就不難』。你們願意學蘇沃羅夫那樣打仗嗎？誰不願意，誰向前走兩步！』

沒有一個人從隊裏走出來。我繼續說道：

「第二，你們不滿意，現有爐灶，硬把生肉發給你們，硬叫疲乏的人用小飯鍋做飯。這也是故意幹的。你們想着，在打仗時，爐灶總會在我們跟前嗎？你們想錯了！打仗時，爐灶是會離開我們，落在後邊的。有時候是會挨餓的！大家都聽見了嗎？是會挨餓的，是會沒有煙抽的！我早些告訴你們。

「戰爭就是這樣，保衛祖國的兵士底生活就是這樣。有時吃得飽，有時會空着肚子。要有忍耐力，不要失掉軍人的榮譽！要抬起頭來！每個人都要會做飯！如果你不會給自己做飯，那你還算什麼兵士，還算什麼軍人呢？我知道，你們有些人，向來也沒有做過飯。我知道，有許多人，在晚上還到過飯館裏，叫道：「唉，堂倌，過來，來一碗啤酒帶一盤漢堡燒肉！」可是忽然不是燒肉，而是五十公里的行軍，還背了兩普特的兵士裝備，並且自己還要用小飯鍋煮飯。當你們煮飯的時候，你們一定是恨我的！對不對？」

只聽一片叫聲：「對的，營長同志！對的！」我與戰士中間有火星往來飛過，通了電流。我瞭解了他們，他們也瞭解了營長。請你寫寫，這種火星是怎樣可愛呀！只怕，你寫不出來，因為你沒有親生經過這種情形。

我們又往回走了。

(五)

有一條石子修成的公路，通到我們營盤所在地塔爾卡爾村中。沿着這條公路走是很輕快的

輕快嗎？走公路可要不得，要離開公路走。難道，打仗時，我們會走公路嗎？

我下令，叫隊伍不沿公路走，而離開公路一二百米遠走。遇着石頭，就在石頭上走；過着溝，就過溝，遇着沙，就在沙上走！

當天沒有一點風，太陽拚命地曬着。空氣好似流動一般，——這是常有的；太陽如火燒一般蒸曬，曬得由地上升起一種透明的氣流。休息時，故意不在河邊上，不在樹林旁，而在太陽地上。

我知道，這對大家很困難……可是我也知道別的：這是爲戰爭，這是爲勝利。

快走到塔爾卡爾時，潘菲洛夫將軍騎着一匹小小的烏拉爾馬來到我們跟前了。他來迎接回來的各營隊伍。

大家看見了將軍，都提起了精神；各連遵照口令都開正步走；雖然疲乏而步伐整齊的戰士們都自豪地仰起頭來，表示着說：我們多有精神！

潘菲洛夫微笑着。從小小的眼角上沿着曬黑的面皮起了些小皺紋。他欠起身來，站在馬鐙上叫道：

「走得很整齊！同志們，感謝你們盡職務！」

「我們爲蘇聯盡職務！」

全營隊伍齊聲一喊，只震得那匹小馬向上跳。潘菲洛夫不由地把韁繩向懷裏一拉，點點頭，微微一笑。

當時，我也同戰士們同聲喊出了這幾個字來。我不僅是回答將軍。任何一個戰士或軍官以及其他

任何人，連自己的良心也好，若是問我（不論是口問或示意）：『爲什麼你這樣嚴厲呢？』我都可以自豪地這樣向他答道：『我爲蘇聯盡職務！』

我們按照規定的時間回來了。

我看看那在我周圍排成四方形的各連隊伍。只見，紅軍兵士們面色乾瘦，曬得黑紅，戴着汗珠浸透了的軍帽，穿着沾滿塵土的厚皮鞋，持槍站着。他們都疲倦極了；兩腳發燒；此刻，他們唯一的想頭，就是躺下休息，可是他們耐性等着命令：他們不像老頭那樣依靠着步槍，一看見指揮官，就挺起胸膛來。

他們已經不像一星期前戴着便帽，穿着便衣初次在這裏站隊的那樣情形了。並且也不是那些帶着新的不合身的行軍裝備，在黎明時作長途行軍的人們了，——此刻，他們已成光榮經受住第一次軍事考驗的兵士了。

這次行軍就這樣完結了。

前 進

(一)

本來還想詳細講一講，我們準備打仗的情形，潘菲洛夫將軍來到本營裏的情形，他怎樣同戰士們

談話，他怎樣屢次向他們和我說道：『勝利要在戰鬥之前來準備。』

但是……我們現在不來談這些事情好了。

我們所期待的事情終久來到了，我們就爲了這件事情才拿起了武器，我們爲了這件事，才學習了兵士的職業，就是爲了這件事情，軍隊才在指揮官面前立正，永遠不許反抗，絕對服從，打仗的事情終於到我們跟前來了。

我們來到莫斯科近郊，佔領了在瓦洛科拉木斯克附近的陣地；十月十三日敵人在這條戰線上出現了，摩托化的、專門練成的搶掠軍隊，在西方的遠處突破了我們的防線，實行向莫斯科躍進，德寇認爲這是閃擊戰的最後一次躍進。

在十三號那一天，偵察員初次得到了德寇到了我到前邊的消息，在上邊已經說過，潘菲洛夫將軍就在這一天來到了我營裏。

他喝了兩杯熱的醃茶，看了看錶，說道：

『謝謝，莫梅什·烏雷同志……够了……我們到陣線上去看一看吧。』

他穿着柔軟的白色半身皮襖，稍稍帶一點樺樹皮油氣味，怪好聞的，戴上皮帽子，佩上武裝，我們就走出了。

在不遠的樹林邊上，有輛汽車在等着將軍。汽車的後輪上緊緊纏着鎖鍊；在鐵環節中間塞滿了灰暗的雪塊。

周圍都是深雪；這幾天總是下着大雪；稍微上了凍；在佈滿雲彩的天空中，隱隱約約的太陽已消

失了；在天際現出昏沉沉的淺黃色；可是映着白雪，傍晚的時候還是明亮的。

經過五分鐘，我們來到了第二連的陣地上。潘菲洛夫輕快的跳進塹壕裏，鑽到木料底下，他經過瞭望孔向遠處觀看，察看試射過的地方，拿起步槍來，瞄一瞄，『試試是否便於射擊。他向戰士們發了一些平常的問題：『吃喝怎樣？』『煙够抽不？』大家一面回答他，一面帶着等待的神情望着他。偵察員帶回來的消息，在戰壕裏傳佈起來了：德寇到了我們前邊。潘菲洛夫說笑笑，可是大家仍帶着等待的神色，戰士們好像是等待着：將軍會給他們說出什麼特別話來，這話在戰鬥中是要知道的，知道了這句話就會不怕敵人的力量。

潘菲洛夫視察了幾個戰壕之後，又沿着暗淡尙未結冰的蘆沙河岸默然走着。他低頭望着，他每逢思索時總是這樣的神氣。

謝維流科夫連長向着將軍跑來了，他一面跑，一面扶扶帽子，在帽子下邊現出剃得整整齊齊的蒼白鬢髮。在他後邊，兩三步遠，跟隨着幾個紅軍兵士，也不跑向前邊也不落在後邊。

潘菲洛夫聽了他的報告之後，問道：

『你帶的是什麼隨從？』

『將軍同志，這是我傳令兵。』

『他們到處都跟着你跑麼？』

『將軍同志，可不是麼！若是忽然有事……』

『那好：那很好……謝維流科夫同志，你們的戰壕蓋的真不錯……』

以前的總會計那上歲數的面貌高興得發紅了。

「將軍同志，我想着，」他思索着說道。「若是你忽然要把全連的隊伍集合起來，談一談話。那傳令兵就在跟前。將軍同志，這是速差。將軍同志，你一下命令，經過十分鐘全連隊伍就會來到這裏。」

潘菲洛夫把錶拿了出來，看看，想了一下。

「經過十分鐘？就到這裏嗎？」

「將軍同志，是的。」

「那好……那很好……謝維流科夫同志，你說說，經過幾分鐘，你能把你的一連人集中到那裏去？」

潘菲洛夫馬上轉過身去，指着蘆沙河的對岸。

「那裏？」謝維流科夫問道。

「是的……」

謝維流科夫看一看將軍的食指，再看看這個指頭所指向的那個地點。天色還亮，可以顯然看見，他指的是對岸的森林。

但是謝維流科夫還是問了一問：

「到那邊去嗎？」

「是，是……到那邊，謝維流科夫同志。」

謝維流科夫看看暗淡而尚未結冰的河水，轉過臉去又看看在一個半公里之外，河岸突出部那邊的一座橋；又把毛巾拿出來不自然的擦了擦鼻子，仍然又回過頭來看着河水。

潘菲洛夫默然等着。

『我不知道……將軍同志，是涉水過去嗎？在河中間，水深沒腰。將軍同志，恐怕大家的衣服都會濕的。』

『不，爲什麼要使他們濕衣服呢？現在不是夏天：要設法不使大家弄濕衣服去打仗才好。謝維流科夫同志，你說要幾分鐘功夫？』

『我不知道……將軍同志，從這裏過河，恐怕幾分鐘不够吧。』

潘菲洛夫回頭看着我。

『莫梅什·烏雷同志，這可不好，』他鄭重向我說道。

但是潘菲洛夫將軍第一次向我說『不好』。他以前也沒有向我說過這話，以後在莫斯科近郊作戰時也沒有向我說過這話。

『這可不好，』他重複說道。『爲什麼沒有準備下渡河的小橋呢？爲什麼沒有木筏子和小船呢？你們鑽到了土中，鑽得倒很聰明……現在你們等着，德寇來打你們一次。這就太不聰明了。若有進攻的機會，你又怎樣辦呢？若是可以去迎擊敵人，你又怎樣辦呢？你對此有準備嗎？現在敵人太膽大了，他們是很自負的，要利用他們這個弱點才是。莫梅什·烏雷同志，你們是沒有想到這一着的。』

他說得很嚴厲，不帶一點他那素有的柔和神情。我立正站着，面紅耳赤，聽着這個警告。

將軍又轉臉向謝維流科夫說道：

『那末，謝維流科夫同志，你不能迅速把隊伍集中到那裏去嗎？這可不好……你想想好了。改佔側翼陣地，你要多少功夫呢？』

『改佔側翼陣地麼？將軍同志，要佔領那一道線呢？』

潘菲洛夫指着林邊，那裏隱藏着木營指揮點，我們的汽車就是從那裏開來的，在潔白的雪地上還留有汽車的轍跡，在黃昏的時候已經看不清楚了。

『謝維流科夫同志，就是那一道線，從樹林到河岸……任務是掩護營底側翼。』

謝維流科夫想了一想，說道：

『將軍同志，要十五分到二十分鐘功夫。』

潘菲洛夫有了精神。

『你不是隨便說的嗎？試試看……謝維流科夫同志，你下令好了。我來看看錶。』

謝維流科夫舉手行了禮，轉過身去，不慌不忙走到傳令兵跟前。他費半分鐘功夫默然看了看地勢。我給他使了個眼色：『你爲什麼躊躇不定呢？快些，快些！』我忽然聽到一個沙沙的聲音：『真好漢，他在思索的。』潘菲洛夫微笑着向我說了這句話。此刻他的面容已經不是那樣森嚴了。他帶着好奇的神情望着謝維流科夫。

此刻謝維流科夫已經指給傳令兵目標，我們聽到：

『機關槍排作掩護，最後再走……木拉托夫，跑步！』

潘菲洛夫不由地點了點頭。顯然，他喜歡了這位四十歲的中尉，先前在阿爾瑪·阿塔煙草工廠的總會計。

木拉托夫是一個不高大而強壯的韃靼人，他就沿着河岸飛跑起來，兩隻皮靴帶起的雪塊亂飛。還有一個人跟在他後邊跑，第三個人向着另一個方向跑去，高個子別爾維茨基，他在戰前是師範學校的學生，他向着樹林跑去。他跑到將軍所指的那道線上，如燈塔一般站住了。我心中猛然一閃：『不對！在砲火之下是不能這樣站住的！』可是謝維流科夫已經急忙向他招手，叫他蹲下來。別爾維茨基沒有看明白，於是謝維流科夫自己就往下蹲，他才明白了。

最後，在昏暗的夜色中，看見了第一排人一個跟一個向樹林跑去了。我看出來卡里伍林高大的個子，背着機關槍，彎着腰跑，他就是彎着腰也比別人都高些。機關槍排臥到地上了。

射手們經過機關槍排跟前向林邊跑，從這裏剛看見他們所持的步槍底黑影子。他們已經向雪地上臥倒，在潔白的雪地上顯出了一條新防線的黑點點子。

潘菲洛夫拿着錶，不時的看一看，我覺得，錶的秒針好像是在向我說話。秒針每一走動，好像說：『好，好，好！』你明白我的心情嗎？要知道這是我的隊伍，是我的心血訓練出來的，我費盡了所有的本領，按照操典說，這一營人應該叫作『我』的。而忽然又想到：『當子彈橫飛，砲彈爆發時，我們在砲火之下是否能這樣靈活調動呢？若是有人驚慌叫道：『受包圍了！』就跑到樹林中去

呢？若別人受了他的影響，也跟着他跑起來呢？不，這是不會的！這樣的人是會被指揮官當地槍斃的，這樣的人是會被戰士們自行槍斃的！」

戰士們已經由我們旁邊跑過去，在不遠的地方臥下了，馬上就用工兵鍬在自己的前邊挖起了一個雪堆。謝維流科夫的連差們已經回到了他的面前。

在籠罩着暗紫色的田野上，又顯出了卡里伍林的影子，在他那樣武士一般的背上背着機關槍，機關槍排，掩護着這一連隊伍改變了陣地以後，也跑起來去佔領自己的地位。此刻有一個人落在後邊跑着。謝維流科夫留心看着他。謝維流科夫等着這個人也迅速臥到草地上之後，乃走到潘菲洛夫跟前報告道：

『將軍同志！遵照你的命令，職連改佔了側翼陣地！佔領了你指給的防線！』

潘菲洛夫半閉着眼睛仔細看看錶。

『真妙極了！』他驚愕地說道：『用了十八分半的功夫。謝維流科夫同志，好得很！莫梅什·烏雷同志，好得很！現在，我非向戰士們道謝之後，才能走。我們有這樣的戰士，若不能戰勝德寇，那我們還有什麼用處呢？我們還要怎樣的戰士呢！謝維流科夫同志把你的那一連人，調到這裏來……』

傳令兵又跑去了，傾刻之間那一連人，一排一排都跑到將軍跟前集合了。謝維流科夫叫隊伍看齊之後，發出了口令：『立正！』走到將軍面前作了報告。天已經黑了，已經看不清面孔了，但是隊伍的輪廓還看得清楚。

潘菲洛夫素不喜歡作長篇講演，他平常總是寧願同坐在他周圍的戰士們作談話，但是這一次他却向這一連人講了話，固然很簡短，只說了兩三分鐘的功夫。

他很歡喜，所以公開的誇獎了戰士幾句。

『同志們，我是一個老軍人，我向你們說，』他低聲說道，『帶着這樣的戰士，什麼也不是怕了。』

雖然看不見臉，但是按聲音，也能猜到他是微笑了。他稍停一回，又好像是問自己似的問道：

『什麼是戰士呢？戰士服從一切長官，在每個長官面前，都要立正致敬，執行命令。如像先前所說的那樣，他是下級人員。但是，若沒有戰士，命令又會成什麼呢？這就會成爲思想的產物，希望。如果戰士訓練得不好，那最好的最聰明的命令，就會成爲空想。軍隊的戰鬪鍛鍊，同志們，這首先就是兵士的戰鬪鍛鍊。』

『在戰爭中，戰士是決勝負的力量。』

『若是一連人的動作能够像剛才你們動作的那樣，能够這樣執行命令，那……那德國人是不會看見莫斯科的！同志們，謝謝你們卓越的戰鬪鍛鍊，謝謝你們盡職務！』

在田野中，轟隆一聲響：

『我們爲蘇聯盡職務！』

又沉靜了一會。

『謝維流科夫同志，謝謝你，』將軍握着連長的手說道。『有這樣的戰鷹，我也成戰鷹了！』

在寂靜中，大家都聽見了這一段話。聽着聲音，就猜到潘菲洛夫是在微笑了。

戰士們也微笑了。難道不是，有時候在黑暗中，默然無語，竟會感覺到對方是在微笑嗎？可是這正是我的不幸，我的痛苦，在這天晚上受了警告之後，心中十分難過，所以沒有覺得與戰士們同歡的那種美妙的快感，我已經告訴你說過這種快感，他屢次如獎章，如幸福一般傳到我的心中。我沒有看見大家的面容。也許是大家都在微笑，也許大家是在厭煩，也許他們仍然是不歡喜，仍然是等着聽將軍會說出一種什麼特別的話來。這種話會幫助我們打仗，在不知不覺中，這話是已經說出來了。

我沒有聽見這一連人的呼吸，沒有看見他們的面容。這也如同警告一樣，是爲犯了一種大錯誤而給我的責備。這究竟是什麼錯誤呢？

我心想着將軍所說的嚴厲話。「我甚至沒有看見關於這一着的一點意思出來，」——當他指着表示打擊敵人的那個箭頭時，這樣說道。意思麼！是的，我是有過未曾想到的地方，有過沒有辦到的地方。不僅是地雷場的佈置，不僅是渡河的工具，而且還有戰士的精神。可是還有，還有什麼呢？唉，一次勝利，打一次勝仗，這就是我們所需要的！

我把將軍送到汽車跟前。

「要仔細作偵察工作，」他走上汽車踏板時說道。「要不斷派人往前邊去。不要叫他們總蹲在地裏頭，讓他們在打仗以前去看一看德寇才好！」

他在臨別時握着我的手繼續說道：

「莫梅什·烏雷同志，你知道這一營人缺少什麼？需要去殺一次德寇！」

我不禁身上一抖。這正是我所渴望的。

「莫梅什·烏雷同志，這就不是一營人了……不是！這就會成爲寶劍！你知道什麼是寶劍麼？在寶劍上鑄成的花紋是什麼也不能把它消磨掉的。你明白嗎？」

『是的，「阿克薩哥爾」。』

我自己也不知道，我怎樣說出了這一句話。我稱呼潘菲洛夫像波仔沙諾夫稱呼我一樣，就像我們卡查赫人在民族中稱呼長者和父親一樣。

我同他握着手。

『不要等待，要去找機會！一有了機會，就去攻打！打算好了，就去攻打！莫梅什·烏雷同志，你要想想我說的這句話。』

他在昏暗中更清楚的看見我，把身子靠近我跟前來又問了一聲：

『你明白了麼？』

『是，將軍同志，我明白了。』

潘菲洛夫，按照卡查赫的習慣，用雙手把我的手握著，這是表示親愛的意思想。

他坐進汽車裏，汽車門關上了。前邊閃着半明半暗燈光的汽車沿着雪地開走了。我站了很久，望着將軍的汽車看不見了。

當天夜裏，我們規定了計劃表。

在黎明的時候挑出了三班人（從每一個連中挑一班）叫他們沿着不同的道路出發去偵察。然後，按照計劃，每經過兩點鐘，派一班人到河那邊去，向着德寇來的方向前進。給戰士提出了偵察任務，同時，我們主要的目的，是要叫戰士們去看一看活的德寇。

我想使戰士們信服，向我們來進攻的敵人，並不是滿身鱗甲，有尾巴的龐大怪物，不是森林中的鬼怪，不是口中噴火的蛟龍，而是人。他們是具有強盜狠毒心腸，可是他們的肉體却同我們的一樣，帶着人的皮膚，刺刀和子彈不難把它穿破的，它們原是生物，可以打死的。

戰士們小心沿着林邊爬進鄉村，悄悄的把集體農民叫到跟前，探得了德寇在什麼地方，他們有多少人。打聽明白後，偷偷地走到前邊去窺視德寇。第一次這是有點可怕的，但是戰士們竟然去幹了。他們向前走去，他們藏在樹叢後邊，藏在籬牆後邊或是藏在深坑內，或是藏在草垛後邊，或是藏在菜園子裏窺視着……前來殺我們的敵人究竟是什麼東西。

一班一班的人先後都回來了。紅軍兵士們爭先恐後的敘述道，德寇怎樣在鄉村裏走來走去，洗臉吃東西，開槍打雞子，開玩笑，說着德國話。

拉希莫夫向各班長問了敵人的數量和武裝，它的移動。並且仔細把這些都記下來。我一面聽着這些報告，一面看着他們的臉色，摸着木營的氣脈。有許多人回來之後都很有精神，而有些人仍然還很

愁悶，他們還沒有打消恐懼的心理。

庫爾巴托夫所領導的那一班人回來之後特別高興。

庫爾巴托夫喜氣洋洋地給我行了一個舉手禮，兩個腳後跟碰得一聲響，兩隻黑眼睛，笑嘻嘻的望着我說道：

『營長同志，聽我向你報告。你的命令我們沒有完成。』

『怎麼沒有完成呢？』

『你下令不叫開槍，可是我却失手開了槍。我放了兩槍……卡爾庫沙戰士也開了槍。』

『然後又怎樣？』

『營長同志，我打死了兩個德寇。我們忍不住了，他們強奪一個婦女的小豬……那個女子抓住一個德寇躺在地上亂叫。這個德寇用皮鞋踢她的臉。我忍不住了，舉起槍來，一槍一個。卡爾庫沙戰士也是這樣。於是他們就被我們打倒了……』

卡爾庫沙，就是第一次行軍時吃過手榴彈囊虧的那一位，他加了一句：

『營長同志，我還有另一種原因。』

『什麼原因？』

卡爾庫沙看一看大家，眨眨眼：

『俄國人看見了還不相信，非要摸摸不可。』

『噢，怎樣，你摸了沒有？子彈能把他們打穿嗎？』

「營長同志，這還不夠……我所想摸的是另外一樣。」

卡爾庫沙臭罵了一頓，這是無法說出來的。大家都哈哈大笑了。我聽着很高興。在那一天，笑聲（這是很如意而且是怪脾氣的客人）不只來照顧我們一次。但是它並沒有留下來。似乎是，它只來坐一分鐘又走掉了，然後又來了，似乎是思索着，是否要留在這裏。

機關槍手仁厚而莊嚴的布洛哈、卡里伍林和木林三人一齊來見我。

「營長同志，我們可以不可以同你說一句話，」布洛哈說道。

我許可了他們。布洛哈用臂肘碰了卡里伍林一下，木林從後邊推他一下。大個子卡查赫，面色黑明，膽怯地說道：

「營長同志！」

「你有什麼事？」我問道。

「營長同志，你不生氣我們嗎？」

「我不生氣。」

「營長同志，爲什麼大家都去看了德寇，機關槍手們不去看呢？大家都看見過了，我們還沒……卡爾庫沙戰士打死了一個德寇，我們還沒有。」

「你們帶着機關槍，我把你們派往那裏去呢？機關槍需要佈置在這裏。」

「營長同志，我們需要不多的功夫……很少的功夫……馬上就跑回來。」

木林也忍不住了。

「營長同志，我們只需要一夜功夫。我們在夜晚也可以去看看。我們去放一把火，他們就會跑出來的。營長同志，請你答應我們每人只放一排子彈也是好的。」

是的，今天在本營裏發現了新的現象。木林是很有趣味的人，我屢次看出了，當大家都疲倦的時候，他首先疲倦起來，當大家有精神的時候，他首先也有了精神。他總是首先表現出來本營的那種好像寶劍上鑄造的戰鬪花紋，這種鑄造的花紋有時模糊不清。有時又顯然呈現出來。我明白這種鑄造的花紋還不是寶劍上的那種萬古不可消磨的花紋。

你已經知道，寶劍的事情是潘菲洛夫對我說過的。我越是深思着他給我們留下的指示，我越是注意看着戰士們，聽了偵察員的報告，聽了他們的話和口氣，我腦海中的一個念頭就越明顯的現出來了。

於是我向機關槍手們說道：

「卡里伍林，好吧，不會使你們難過的。明天你就有工作了。」

你來同我們殺殺試試看

(一)

這個念頭如下：

在我們前邊約二十公里遠的地方有一個大鎮謝列達，就是十月十三日，拉希莫夫參謀長帶着一排騎兵去到那裏發現了德寇的那個鎮市。這個鎮市是四通八達的交通口，有幾條大路通到瓦洛科拉木斯克、加里寧和莫賽斯克。

我們對照了戰士們和軍官們去作偵察回來後所作的報告，問了逃避德寇的居民，就斷定了，敵人在謝列達鎮上設立了轉運站。那裏設立了食糧、軍火和燃料的各種倉庫。德寇部隊走到那裏就停下宿夜，然後再往北走，向加里寧開拔，或往南走，沿着通莫賽斯克的道路前進，從兩面來包抄我們的防禦陣地。

於是發生了一個念頭：是否不等德寇來攻打我們，我們先去攻打這個地方呢？是否要對謝列達鎮舉行夜襲呢？

可是潘菲洛夫說過了：『要打算好！打算好了就去攻打！』

我派了拉希莫夫帶着軍官偵察隊去偵察。拉希莫夫是卡查赫人，面龐像歐洲人的模樣，三十來歲，他是有天才的運動家兼旅行家。似乎我已經說過了，他在卡查赫斯坦享有登山家的名聲。他走路很快，可是不慌張。他不惟有冷靜的頭腦和仔細執行命令的精神，而且還具有對於作戰中極有價值的性格，判斷方向的才能。似乎是，他在黑暗中也能看見。

我立等着拉希莫夫轉回來。他是十月十四日傍晚時出發的，過了一整夜，直到翌日早晨還沒有轉回來。

最後，他到正午才回來了。一切都證實了。在謝列達鎮上真正設有轉運站；向那裏運送貨物，大

部隊開到那裏宿營，翌日早晨再繼續向前開拔。防衛並不很嚴緊。看來，德寇十分確信，沒有人敢向他們襲擊。

我決定了：就在這天夜裏舉行襲擊。到晚上挑了一百人編成一隊。

任務規定如下：在深夜裏，從三面闖進謝列達鎮裏去，刺殺和槍殺所有的德寇，把倉庫放火燒掉，捕捉俘虜。若有時間，在通謝列達鎮的各道路上都埋上地雷。不要保守該鎮，到早晨就要歸營來。

團長批准了這個計劃，但是不准我同該隊一同去。我派定拉希莫夫爲隊長，派定波仔沙諾夫爲政治指導員。

晚上，天黑的時候，這一百個戰士在營部掩蔽部近傍的北邊，排好了隊。大家的帽子形成了一條高低不平的線，卡里伍林的頭顯得特別高，在他傍邊的那一個，看來是強壯的布洛哈。我實踐了對機關槍手的約許：他們也舉行夜襲了。

我又沒有看見大家的面色，可是在黑暗裏通了電流。我的神經興奮得發抖，我雖沒有親身與戰士們接觸，可是我知道：他們此刻也是同我一樣的興奮發抖。這不是恐懼的發抖；這是臨擄殺前的興奮高潮。我想起一個卡查赫的老成語，這就是不久以前波仔沙諾夫向我提過的那個成語。我向該隊重複了這句成語：

『「嗜嗜敵人血，心中不膽怯。」同志們，去嗜嗜德寇是什麼做成的。看看他中了我們的子彈，是否會流血，用刺刀刺到他身上，聽聽他是否要叫喊，他是否會嗜嗜着土，斷氣死去？叫他嗜嗜我們的土，讓他大吃一頓吧！你們去嗜嗜他的血吧！潘菲洛夫將軍稱你們是戰鷹。戰鷹們去殺敵吧！』

拉希莫夫帶着戰士們走了。我一直看着，這個縱隊在黃昏裏走不見了。克拉也夫走到我跟前。

「營長同志，你爲什麼不要我去呢？」他嘟囔着說道

「克拉也夫，可是也沒有讓我走呀。」

在那天晚上，我們倆個都羨慕着戰士們。

十五日的夜晚，我們第一次打仗的夜晚開始了

(二)

那天夜間，我不能睡覺，也不能坐在掩蔽部裏。

我走到林邊，沿着小路和沒有路的地方走來走去，望着西方，戰士們去的那個方向，傾耳聽着，好像是，從二十公里以外的地方，能夠傳來槍聲和叫聲。

白天，我們聽到了從南方遠遠傳來的大砲轟鳴。我們還不知道，在十月十五日這一天，德寇的坦克縱隊已越過本師左翼，向莫斯科猛攻，還不知道，潘菲洛夫的戰士已在布雷契沃蘇維埃農莊打了仗，請你把這個地名寫下來，這個地名會在我們師底將來俱樂部中的花崗石碑上刻成金字的。

夜間那邊也沉寂無聲了。

在雪地上有一條踏成的暗淡小路通到營部掩蔽部，有一個崗兵在那裏站着。他也向我望的那個方向看着。全營人員都知道了一百個戰鷹出發作戰去了；全營人員都立等着知道：第一次同德寇打仗的情形怎樣？

我不斷拿出錶來看看。發亮的時針指着：三點，三點半，四點。眼睛仍然如先前一樣，只看見一片黑，傾聽的耳朵仍然如先前一樣，什麼也聽不見。

忽然，在空中閃一閃。不是的，乃是一種感覺……又現出了一道剛看見的半明半暗的光帶……這是什麼？天色發亮了嗎？難道太陽會從那方面出來嗎？仍是一種感覺——空中仍然是一片黑……又閃閃一亮……又熄滅了……又現出來了……此刻它閃爍着，時而伸張，而縮小，可是不熄滅了。現出淡紅色來……

我望了又望，望呆了。好像是什麼在大大喘氣一般，空中現出一道動盪的紅光。

崗兵喊了起來：

『我們的人在放火燒他們！我們的人在殺他們！』

我想要回答一句，可是沒有能說出來。快樂得說不出話來了。這種快樂如同這種紅光一樣在我心中動盪。好像是肺中的血，流到全身去，不是含的養氣，而是快樂。

(三)

作戰去的隊伍早晨回來了。戰士們從近處和遠處的戰壕裏跑出來去迎接他們。

戰士們興高采烈的歡迎自己的同志，驚愕希奇地看着該隊帶回來的一個難看的德寇，這個德寇是隨同其他戰利品一塊帶來的。這個俘虜穿着淺綠色的軍衣，戴着淺綠色的軍帽坐在馬車上，皺着眉頭來回望着，帶着一個大喉頭的青筋很多的脖子慢慢地轉動着。

『可以同他說話，』波仔沙諾夫說道。『他懂得幾句俄國語。你姓什麼？』
俘虜嘟囔了一句。

『大聲說！』波仔沙諾夫喝了一聲。

我向來沒看見過，我這位良善的波仔沙諾夫這樣令人可怕。

這個德寇把手伸下去，垂手立正站在這位卡查赫人的面前，清清楚楚的說出了姓氏。大家都細心注意地看了活着會說話的德寇。

『有老婆嗎？』

『沒有……我有個姘頭。』

波仔沙諾夫不禁哈哈大笑，笑得圓肥而柔和的面龐，更顯得寬大了，一對小眼睛也閉上了。大家都同政治指導員一齊哈哈大笑起來了。『姘頭！』好一個姘頭呵！那個德寇聽着來回望望。

有個人叫了一聲：

『不要吵嚷！聽政治指導員說什麼話……』

波仔沙諾夫把手一舉。

『政治指導員說，叫你們笑，』他說道。

他驀然又說了一句話，以後這句話在本營裏就通行開了。

『笑，在戰線上是最嚴重的事情。』

波仔沙諾夫用力慢慢地、清楚地講話，開始問到德寇司令部底計劃。俘虜立刻沒有明白。他最

後，才明白了問題的意思，於是說出了，殘缺不全的俄國地名來：

『到瓦里約科梁木斯克去吃早飯，到莫斯科去吃晚飯。』

他兩手下垂，鄭重地說出這句話來，大概，他即令是在這裏當俘虜，也並不疑惑，這是一定辦得到的：『到瓦里約科梁木斯克去吃早飯，到莫斯科去吃晚飯。』

又是一陣笑聲……

在大家大笑不止的這一時刻，我覺得戰士們都擺脫了恐懼的心裏。俘虜扭扭脖子向傍邊望望。他
不明白，這些俄國人是怎麼一回事。

第一次打勝仗的情形，就是這樣。恐懼將軍在我們的陣地上遭受失敗的情形就是這樣。

拉希莫夫和波仔沙諾夫向我報告了襲擊的詳情。

自然，不用疑惑，預先所打算的，在戰鬥中是沒有完全實現的。

有一組人，偶然碰見了巡邏兵，於是在該鎮尚未被完全包圍以前，就先開始行動了。戰士們衝進住房中，又用刀刺，又用槍擊，大殺一陣，可是德寇還有些出路未被我們截斷。有許多人跑掉了。他們能在我們所預定的時間之先，就醒悟過來而實行防衛了。我們這一隊人殺死了二百來個希特勒黨徒，在各道上埋了地雷，燒毀了很多汽車和幾處倉庫，其中還有汽油庫，可是，德寇竟能在鎮市底一邊保守住了某些地方。

但是主要的目的已經達到了。戰士們看見了在我們面前逃跑的德寇；戰士們聽見了，他們臨死嚎叫聲；戰士們用槍彈和刺刀試過他們的皮，嚐過了敵人的血。

我同拉希莫夫和波仔沙諾夫一塊沿着陣線走了一遍。參加了襲擊的戰士們，已回到自己班裏和排裏去了。按照我的命令，操練和工作停止了兩點鐘。到處都看見在參加襲擊、殺過德寇的英雄們周圍都聚着一堆人。

時而這裏，時而那裏傳出笑聲來。各分隊看見我來了，就喊着：『站起來！立正！』單按這種喊聲，就可以感覺到兵士底精神了。在那一天，這種喊聲是何等快活的呀！

我看見了同機關槍班一塊參加了這次襲擊的木林。他看見了我，離老遠就現出了揚揚得意的神情，還離十多米達遠，他就開起正步走。這裏是陣地前線，在這裏除了在前線上所稱的『中立』地帶以外，我們與德寇之間再沒有隔着別的東西，可是木林竟開起正步，從營長面前走過去。我舉手行個禮。木林看看我，驀然微笑了。我也向他微微一笑。就完了。我們兩個都沒有停下，都沒有說一句話，可是，如同昨夜那樣，心中充滿了快樂。我愛了他，並且覺得，他也愛了我。

這又是幸福的奇妙時刻，特別是指揮官感覺到自己的精神同他向隊伍溶化到一塊時的幸福。我明白了，今天在本營裏生出了無畏精神。

四周圍都好像是仍然如舊。在黑暗而未結冰的小河那邊仍然是一片白。有些地方透過初降的白雪露出犁起的土塊邊緣。一片黑暗的樹林。我仍然知道：傾刻之間，就會發出轟鳴；坦克將沿着雪地爬來，留下黑色的踪跡；穿淺綠色軍衣的人們將從樹林裏跑出來，拿着自動槍一起一伏地跑來殺我們；可是心中說道：『你來同我們殺殺試試看！』

就是在談笑之中，在眼色中，在不離左右的笑聲中，好像都是在說道 『你來同我們殺殺試試

看！」

在這一天，我們這一營人，即我們寶劍的聲色，就是這樣。若說得更俏皮些，大概就是這樣：我們這一營人正成爲寶劍，鍛鍊成的，磨快了的，鑄上花紋的利劍，削鐵如泥，什麼也不能磨滅它上邊的花紋。若說得謙虛些：在這一天，我們完結了小小的中等的兵士訓練。完結了這個學校底最後一個學年——學會了打擊；若用軍事名詞來說，就是學會了用刺刀刺殺，這不是刺草人，而是刺敵人的身體。這種刺刀，能令人擺脫恐懼，我們在猛勇的夜襲中，比較容易地把它學會了。

沈重的戰鬥，對於精神的嚴重考驗，這一切都還在前面。在莫斯科近郊的兩個月大戰只是才開始了。

在這兩個月中，我們，塔爾卡爾團第一營，打了三十五次仗；有時我們擔任了潘菲洛夫將軍的後備營；在極困難的關頭，我們盡了後備營的責任去撕殺過；在瓦拉科拉木斯克，在衣斯特列，在克留科夫都打過仗；打勝了德寇，並驅逐了德寇。

以後，我再來說我們參加三十五次戰鬥的情形。現在……

「現在，」莫梅什 烏雷同志說道，「請你加上一個句點。請你寫 第一段故事完了。」

第
二
部

再訪巴武爾章

(一)

我帶着第一部故事的稿子，到前線掩蔽部來見我這部故事的主角巴武爾章 莫梅什·烏雷。

我頗莊重地把一卷用打字機打好的稿子，從行囊中抽出來，放到桌子上。但過了不少的時候，近衛團團長巴武爾章·莫梅什·烏雷還沒有功夫來看這部稿子。

終於，他把這稿子拿到煤油燈前，低下頭來看第一頁了。

我們半年沒有見面了。在這個期間，莫梅什·烏雷瘦了；臉色混黑，兩腮深陷，一對大眼睛的角上現出深黃色，顯然這是受了戰爭緊張的影響。在燈光下，他那輪廓顯明的側面像，仍同初次會面時一樣，好像我在兒童書上見過的那個印第安人的側面像。

他很快看完了第一章，這章是敘述這部書的歷史，描寫我同巴武爾章認識的情形和對於這個使我一見驚訝的人之外表、態度、性格的印象。

他流覽了緒言，又看了看結尾，隨後抬起頭來看看我，他眼睛裏帶着不甚歡迎的神情。

『爲什麼，你總在說我是個卡查赫人？』他氣忿忿地說。『寫一次就夠了：你好像召請似地叫道，都來看吧，多麼奇怪的東西呵。你侮辱了你想誇獎的人。這像是笨牛獻殷勤。』

大概，我的臉上現出了極懊惱的神情。我寫來寫去，結果却是這樣
 巴武爾章微笑說道：

「但笨牛是很多的，有什麼辦法呢，只好接受這種慫勸罷了。」

(一一)

我坐在黑暗的牆角裏，以免妨礙他，而看着作家少有機會看見的情形：故事的主角讀着他自己的故事，巴武爾章·莫梅什·烏雷讀着巴武爾章·莫梅什·烏雷的故事。

但他是不會同意這種說法的。有一次，我講巴武爾章講他的童年和少年的生活，說說他生活中的個別特點。他簡捷答道：「多餘的」。「爲什麼？這是我定要知道」。「我不是說給你聽」。「不是說給我聽」。「不是說給你聽，我是說給後輩聽。我講莫斯科附近的困苦生活，講本營潘菲洛夫戰士的功績。若插進個人的履歷，那就魯笨而不體面了」。我不能說服他。我這主角是不讓步而難以說服的。

他低着頭看稿子。他看過一頁，就用削瘦的手迅速把它放在一邊。有時，他的手指摸着烏黑的頭髮，慢慢撫摸，手一離開，頭髮就又硬硬的豎立起來。

我從黑暗裏看着他。他伸出手去，從桌上一個打開的銀質煙盒中，拿了一支紙煙，在燈上捻着，烤了一會兒，在思索什麼。他把紙煙吸燃後，又繼續看下去，沒批一個字，也沒有說一句話。

此刻，他又稍微抬起頭來，——這次拾得很猛，——從兩開皮夾裏拿出一隻鉛筆，開始在打字機

打成的淺紫色字行上，歪斜地寫什麼。

我不來列舉他所寫的一切小批。只舉出當他把全部稿子讀完以後，我們所談的一些話罷了。

(三)

『我感覺不出莫斯科的味道，看不出莫斯科附近搏戰的空氣，』巴武爾章說道。『沒有把一九四一年十月的歷史時機表達出來……』

他的判斷照例是激烈的，——有時甚至是不近情理的。

『還有……我不同意你關於恐懼的解釋。』

『不同意我的？爲什麼呢？我原是敘述了你的意見。』

『也許……也許我這樣說過。但是從稿子上看來，顯得很粗笨，像木頭一樣。要知道，有各種各樣的恐懼，恐懼也如同愛情一樣有其不同的程度，有小恐懼和大恐懼，但你在這裏（他指着稿子）把禽獸的恐懼——最高度的恐懼，恐怖，——一下加到人們身上，隨後他們又把這種恐懼擺脫得乾乾淨淨。這是不正確的！此外，你又把兵士看低了。』

我提出了抗議。但巴武爾章仍堅持他的意見。

『是的，你看低了兵士。拿破崙有句格言：「恐懼和私利支配着人」。有些地方，你也有這樣瞭解人的傾向。』

他那一對沈思的大黑眼睛直瞅着我，說道：

「恐懼和私利支配着人……可是，主義呢？德行，良心，榮譽，愛國精神，與同志共患難的決心，犧牲奮鬥的決心呢？難道這都是空話麼？難道沒有這些，我們能戰勝敵人麼？」

巴武爾章不滿意我，不滿意他自己，不滿意他自己的敘述。

「爲什麼，」他問道，「你沒有把失敗的情景表明出來？爲什麼你沒有把我對於失敗的苦惱心情傳達出來？我不是給你說過這種情形麼。」

我沒有作聲。

「假令文學戰線，」巴武爾章厲聲說，「是一種真正的戰線，在那裏會槍斃怕死鬼，那你早就沒有命了。」

他又看出了我懊惱的神情，於是又微微一笑，補充道：

「尤其是，假令我在那裏當指揮官的話。」

於是我就同這位嚴厲批評了第一部故事，而難以說服的人，來着手寫第二部故事了。

戰鬥前夜

(一)

「我們的第二部故事，」巴武爾章·莫梅什·烏雷開始說，「是更重要的。以前我們講了訓練兵

士。現在要講戰鬥了。當兵是不容易的，指揮官教軍隊有紀律也是不容易的，說到領兵作戰，那就更加困難了。

(二)

『一九四一年十月十六日，』巴武爾章·莫梅什·烏雷繼續說道，『我那時當營長，躺在自己掩蔽部裏的行軍床上。這裏離莫斯科有一百三十公里。

從遠方傳來的砲聲，時而緊密起來，時而又靜止下去。砲聲是從左方傳來的，離此地約二十多公里。後來，我們知道了，當天，在本師左翼那方面，德寇企圖用坦克衝鋒，突破我軍的防線。

可是，在本營的陣地上，一切都平靜無事。敵人沒有向本營警戒線，即瓦洛科拉木斯克防禦區中央地段推進。

我躺着思索。

我的隨從兵新琴科真使我厭煩了，全營中只有他一個人敢來囉嗦我。他不是給我預備好了澡盆，就是預備好了午飯。

『等一會……不要妨礙我。』

『你總唧唧噥噥……不要妨礙，不要妨礙。可是你自己却整天一點事也不幹。』

『我在想。你明白麼？我：在 想。』

『難道能够成天的想麼？』

「能够。如果由於我的粗心，把你打死了，我向你的妻子說什麼呢？我營裏又不只你一個人。」也許，你也會想到，「特別是在這樣的時機，在戰鬥的前夜，當營長的要作些必要的事情：打電話，召部下，在警戒線上走來走去，下命令。但是我們的潘菲洛夫將軍會屢次教訓我們說，指揮官的主要責任，主要事情，就是再三思索。」

(三)

你已經知道，十月十六日夜間，我派了一百個戰士，走出二十公里，到敵人陣地裏作了一次襲擊。他們得勝回營來了。

這第一次勝利改變了士氣，改變了本營的精神。

往下怎樣呢？

自然，我們的勇氣絲毫也不能改變作戰的情況。我們塔爾卡爾團第一營這七百人仍然防守着莫斯科附近的八公里長的戰線。而德寇的師團已向這裏集中。

兩三天以來使我難堪的思慮又轉回來了。

你是知道的，當我接收警戒線時，並沒有想到在這段陣地，八公里長的地帶上，只有一營人同敵人對壘；我料想在我們後面，會設第二道防線，也許還有第三道防線，那裏有紅軍其他部隊佈防；我料想我們迎着敵人的打擊，並阻擋他們一陣之後，就要向主力方面退去的。

但是，兩三天前，我們知道了，在我們警戒線前邊發現了從維亞茲瑪衝過來的希特勒軍隊。

樣。

以少數兵力在莫斯科前面抵擋敵人，一直抵擋到援軍開到，——在當時給與紅軍的任務就是這樣。

(四)

恕我在談話中，不用『祖國命令，祖國要求』等等字句。當談到愛國時，我想簡短直說。

請你不用懷疑：大概，對於什麼是社會主義祖國，什麼是我們所保衛的，養育我們的國家，我的認識和情感，並不弱於你。

在這些時日，我的滿腔熱忱，一片赤心和全部心力都集中在一個目的，——怎樣來堅守本營的警戒線，怎樣來完成本營所負擔的任務。

我躺在床上，腦海裏浮現出敵人進攻的情景：他們在幾點鐘內穿過當時敵我均未佔領的十二至十五公里地帶，進到蘆沙河岸，進到我們的掩蔽壕前。他們一遇到抵抗，發現我軍防線，就乘黑夜，在森林中選定一個地點，集中一支突擊隊，把砲隊調到前邊來，準備妥當以後，就按照慣用的方法，將軍隊列成楔形，向半公里或一公里寬的狹窄陣線猛衝。可是在本營防區的每公里上，僅僅有一排步兵和一個機關槍班防守。

並且我也沒有預備隊。計算一下距離，就可看出，德寇若實行突然猛攻，那他就能在別段上的兵力尚未調到以前，先把我們這地段上某一公里的防線突破了。

但能否站在德寇兵團指揮官的地位上，替敵人來想想，而猜到這個地點，猜到德寇認為最便於攻

擊的一公里地段呢。然而要知道，敵人並不是傻瓜。我用心替他想，而他也會替我想的。

自然，他容易猜到我的心思，並會想出方法來欺騙我。他向一個地方攻打，我就把隊伍，迫擊砲和大砲調到那裏去，而同時另一隊敵人就會衝過空起來的戰線。

也許，現在，他在二十公里外，正帶着譏笑的態度，看出了我的心思。

我腦海中現出了集中兵力來攻打我們的德寇兵團指揮官底形像，一個高傲自大，刮了臉的德國人，帶着上校肩章，也許帶着將軍肩章。

他今天就有，或是明後天會有大約一師從深後方調來的軍隊，來攻擊我營的八公里地段，反對本營。我聚精會神注視着這個想像出來的德國軍官面容，——此刻，我躺在床上就定要在這次沈默的鬪智的鬪中來戰勝他，——用心看透他的心思，猜破他的計劃，我屢次想道：巴武爾章，你不要打算在你面前的這人是個傻瓜。

但我彷彿看見的那對敏銳、殘酷並不年輕的眼睛，雖能閃出爭勝負的神情，也能很注意而長久地觀看地圖，現在却沒有表現出鬪智的神情，沒有閃耀出他的心思來，他這個德國上校，或是將軍，蟻視我，蟻視同他對敵的本營，蟻視在莫斯科附近防守八公里戰線的數百紅軍戰士。他很無聊。他想着在東方的戰爭業已勝利；到莫斯科去的道路業已打開；現在只須沿途掃除一些小的隊伍就完事了。他輕視我們；他覺得對付我們是值得勞心費神的。

也許，我想錯了？也許，紅軍邊防部隊之英勇抵抗，在斯摩稜斯克附近的防禦戰，防衛敖德薩，防衛列寧格拉這些戰役的教訓，迫使他加以思考？也許，我們的夜襲，我們的挑戰，向他指出在莫斯

科附近將有激烈的鬪爭？

靠不住……在這個深信幾天後就會乘着汽車觀看莫斯科廣場和街道的侵略者看來，區區幾百個紅軍兵士的夜襲，不過是臨死掙扎般的游擊式的襲擊而已，將來這樣的襲擊也不會少有，暗探隊和戰地憲兵局就足以對付他們了。

感覺在暗示說：你猜中了，你看穿了他的腦袋。於是我的仇恨心沸騰了。敵人，你曠視麼？你無聊麼？你等一等，我們定會叫你思索哩！

但此刻……此刻，這個勝利專家既然覺得不得勞心費神，他就仍會死板動作。這種死板動作是人所共知的。他在幾點鐘內，通過十二至十五公里沒有防禦的地帶，並擊毀我們的戰鬪警戒部隊……而我只有微笑罷了。我雖看穿了敵人的腦袋，而卻沒有大的進展：我繞了一個圈，又回到了開頭那一點上。

(五)

我說過了：死板動作是人所共知的。但究竟是不是這樣呢？

我只是從書上，從課本和操典上，以及與作過戰的人們談話中，知道了戰爭；我參加過操演，教練過兵士；帶領他們來到戰線上；而戰爭對於我，就如同對於任何沒有親歷戰鬪的人一樣，終究是神秘的。

希特勒黨徒在波蘭，法國要過他們作戰的手腕 他們突破幾段防線，駕起坦克，乘着汽車和摩托

車，向前猛進，隨後就來摧毀那些被包圍的零散隊伍的抵抗。他們也想在我國內這樣動作。

我思索的時候，也用了死板的字眼：擊毀，突破，摧毀等等。但這究竟是什麼意思呢？為什麼是摧毀？這究竟是怎樣一回事呢？

我雖沒有看我記熟了的地圖，在眼前就現出了緩流的小蘆沙河的蜿蜒河岸，我們的警戒線，——一道由機關槍巢和一些單人壕組成的鎖鏈。後邊森林裏，掩藏着本營附有的八門大砲；前邊，沿河岸都是反坦克的陡壁。

再往前，向河那邊敵人那方望去。我看見尙未被希特勒黨徒佔領而我們已放棄的中間地帶上的詳細情景；看見了由德寇集中點通到我們掩蔽壕來的那些道路；看見了凹地和樹林，好像這是有意預定爲設埋伏用的。當我腦海中現出德軍縱隊，不遭遇抵抗將通過那些今天我連尙能設埋伏的凹地和樹林時，我只覺一陣心痛。

我想出了尾擊的主意：設埋伏，從那些還沒有展開的縱隊後方攻擊，使他們陷於前後夾攻的火力中。

想出了迎擊的計劃，——當敵人攻近時，出其不意的自動向他猛攻。但是，又用什麼力量呢？把隊伍從戰壕中調出來麼？

潘菲洛夫將軍不久前來視察本營時，曾堅決主張叫我留心乘機迎擊敵人。

但我只有七百人防守着這八公里長的戰線。顯然，我不能把全營都調出去，讓陣地空起來。我簡直無法向你說出當指揮官的這種憂愁：兵力太少，兵力太少

我替敵人設想，想出了很多方法來解決他的任務，——突破本營防線。而自己却不能想出計劃，不能想出預防敵人來突破警戒線的辦法。

我痛恨自己，咒罵自己。我覺得混身好像挨了打一般的痛。

(六)

晚上，我奉到命令：明早五點鐘，到左方鄰營的指揮點去。

與潘菲洛夫談了一點鐘

(一)

我是騎馬到左方鄰營去的。

請你特別注意『左方』二字。我想使你知道大概而顯明的情況。請你再想一想，沿蘆沙河岸展開的本營防線。請你面向敵方站着。必須使你以後能清楚的想像出：在你前邊，在本營戰線前邊有什麼；右邊有什麼；左邊有什麼，那裏也有幾營人，如同我們一樣，佔據了這樣長的地段。

十月間不常有的積雪兩週的早冬氣候過後，天氣又改變了。不很冷，開始了秋天的泥濘。夜無星月，四外混黑。

我恐怕在黑暗中連人帶馬陷到坑穴裏，我沒照直沿河岸走，而繞着小道走去。

路很難走，馬走得很慢。「雷桑克」馬用力拔着泥濘吸住的蹄子，累得擺頭。我沈重地坐在馬上，默默沈思。

在途中遇到一些步行的人，往同一方向走。我一下驚悟了。這是怎樣一回事？是生力軍？是援兵麼？我拿着手電燈不時向黑暗裏照照。

這是怎樣一回事？是落伍的麼？兩個一塊，三個一塊向前走，他們穿着硬硬的雨衣，淒涼的雨點從雨衣上直往下滾。他們肩上掛的步槍直挺挺的。有個人問道：

「指揮官同志，到西普諾沃還有多遠？」

我問道：

「是什麼人？從那裏來的？」

原來這是從瓦洛科拉木斯克城來的後備營在這裏乘夜開過去了；同我講話的這些人是落了伍的。又有人問：到西普諾沃還有幾公里。我回答着，就趕到他們前邊去了。路上暫時沒有人。四外一片寂靜，夜間遠方的砲聲也息止了。

但此刻，前邊又有人踏着泥濘向前面走。又是三三兩兩。援兵是令人喜歡的，但是……但是，見到鬼，他們走的很不好。看不出潘菲洛夫教給我們的行軍經驗。我的隊伍行軍時是不這樣拖長，也沒有落伍的。

過了一分鐘，看見旁邊有吸煙的火光。有幾個戰士在道旁躺着吸煙；疲倦了的身體，也不顧潮濕了。

沿途的人都向我發這個問題：到西普諾沃還有多遠？

我也是往那裏去的。在西普諾沃村附近的森林中就是我們鄰營的指揮點。

(二)

我到了那裏，沿着潮濕的土台階下去，走到地下指揮點裏。

「啊，莫梅什·烏雷同志，請進來！」

這是一個熟悉的啞啞的聲音。

我看見了潘菲洛夫將軍。

他坐在火爐旁，正脫皮靴。一隻皮靴已脫掉了，將一隻不大的微黑的腳伸到燒紅的鐵爐邊。潘菲洛夫的副官坐在旁邊，他是個年輕面嫩的中尉。在另一個角上，坐着一位不相識的大尉。

我立正站着報了到。潘菲洛夫拿出錶來看看。

「脫下大衣，在火旁坐下吧。」

他微微抬起身來，把一塊濕了半邊的包脚布伸開，將腳放到乾的一頭，帶着軍人打包脚的姿勢，迅速巧妙的把脚布裹得整整齊齊，沒有一個摺兒。隨後就穿上了皮靴。

一件被雨淋濕了的，帶着綠色五角星領章的軍大衣，在火旁烤着。大概，潘菲洛夫在接收新開到的部隊時，到警戒線上去過：淋了很久的雨，也許，通夜沒有睡覺。但他那五十來歲，短短鬍子，有皺紋的黑色臉上並沒有疲倦的神色。

「莫梅什·烏雷同志，你聽說了我們今天的情形麼？」他把眼一眯縫，微笑問道。

此刻，我聽到他那寧靜而親熱的聲音。看見他那俏皮的眼色，我的快感是難以言語形容的。我忽然覺得不孤單了，覺得不是單獨同敵人面面相逢，雖然這敵人知道的戰爭秘訣是我這個從沒經過戰鬥的人所不知道的。可是我想：我們的將軍却一定知道。

潘菲洛夫微笑着簡短敘述了當天發生的事變，敘述了我師左翼，在布雷契夫蘇維埃農莊附近的戰鬥。

敵人派出一大隊坦克向那裏攻擊，力圖一鼓作氣，攻到瓦洛科拉木斯克公路上來。約有八十來輛坦克衝過了我們的防線，但隨坦克前進的步兵却被我們的火力截斷了。坦克大隊既失掉自己步兵的協助，又在陣地深處遇到了我方的大砲，它損失了二十來輛坦克，於是放棄已佔領的地點，退回自己陣地去了。

潘菲洛夫說道：

「打退了！」他開玩笑地長噓一口氣。「哪——哪——哪——我害怕了！但你，莫梅什·烏雷同志，千萬不要對一個人說。要知道，坦克是衝過來了：你看，他，」潘菲洛夫指着副官說，「他也跟着我到過那裏，看見了一些情景。你聽說，我們是怎樣迎擊敵人的？」

副官立刻站起來，高興的說道：

「將軍同志，我們是挺胸迎擊的。」

潘菲洛夫那兩道末端突折的奇怪黑眉不高興地豎立起來了。

「挺胸麼？」他追問一句。「先生，不是的，胸膛不僅容易被子彈打穿，而且也容易被任何尖東西刺破的。你竟說是挺胸。你看，若是把一連人交給這個穿軍服的怪人，那他是會領他們去挺胸反對坦克的。不是挺胸，而是用火力！是開砲迎擊了！你沒有看見麼？」

副官窘促地稱：「是」。但潘菲洛夫又帶着刺激的口氣重覆了一句：

「挺胸：你去看看，馬喂好了沒有：叫他們過半點鐘，把馬備好。」
副官行個舉手禮，不好意思地走出去了。

「還年輕哩！」潘菲洛夫帶着軟和的聲音調說。

潘菲洛夫看看我，又看看我不認識的那位大尉，用手指敲着桌子。

「決不能叫步兵挺胸作戰，」他說。「同志們，特別是我們現在不能這樣作。現在，莫斯科附近，我們的軍隊是不多的：要愛護兵士。」

我聚精會神地聽着將軍講話，很想在他的話中找到對於我所深感痛苦的問題的回答，可是，還沒有找到。

他想了—想，補說道：

「不是用空話來愛護，而是用動作，用火力來愛護。」

(三)

隨後，潘菲洛夫又說道：「莫梅什·烏雷同志，你現在有了新的鄰軍：你來同什洛夫大尉認識認

識吧」。

大尉站在桌旁，高個子，身材勻稱，按他的官銜說來，他還顯得年輕，看來不過二十七八歲。他戴的帽子與我們潘菲洛夫師中的戰士和軍官戴的摺耳帽不同，是一頂帶紅箍的綠色軍帽。他默默不語，他這種在上司未詢問之前不先發言的態度，和他的軍裝及姿勢就表現出他是個基幹軍人。我同大尉問了好。

「莫梅什·烏雷同志，你是順着道路來的麼？」潘菲洛夫問道。

「將軍同志，是的。」

「落伍的人很多麼？」

「很多，」我答。

潘菲洛夫悵然叫了一聲：「噯納：」

他回頭看看大尉。什洛夫臉上一紅，立正站着。

但潘菲洛夫沒有責備他，却說道：

「大尉，我知道，我知道你在想什麼。原是別人教育了他們，別人訓練了他們，現在却叫什洛夫大尉來負責了。是這樣麼？」

潘菲洛夫微笑了。什洛夫也微笑了。於是他就不那樣窘迫了。

「少將同志，不是，不是這樣。」

「不是這樣麼？」

道：

將軍迅速將身子向大尉面前一傾。他那對不大的眼睛裏閃出了有興趣的神情。什洛夫堅決地答

『少將同志，我不是爲自己設想。恐怕戰士們吃虧。少將同志，請你允許我去一趟，採取辦法。』
『怎麼，你要處罰落伍的人麼？』

『少將同志，不是的。要處罰各指揮官。我去下命令，叫查明誰應受加倍處罰。』

潘菲洛夫笑了。

『大尉，很好，很好。』

『我可以出去麼？』

『少等一下。』

潘菲洛夫沈思一會。隨後又重覆說道：

『莫梅什·烏雷同志，現在，你有了新的鄰軍。這一營人是薄弱的。訓練的薄弱。大尉，是這樣麼？』

『少將同志，是的。』

潘菲洛夫向我解釋了：本師得到一營預備隊，駐在瓦洛科拉木斯克。什洛夫大尉在幾天前才當了該營營長。

『只得把前任營長撤職，』潘菲洛夫說。『他放鬆了兵士，可憐他們。怪人！要知道，憐惜，就是不憐惜！大尉，你明白我的話麼？』

「少將同志，是的，我明白這話。」

潘菲洛夫默然看着什洛夫夫大尉那年幼而莊重的臉色，看了幾秒鐘，隨後，又轉過來向我說道。

「莫梅什·烏雷同志，我叫你來，是爲的：」

我全副精神都緊張了；但將軍只是說，要我同什洛夫夫大尉共同去察看看我們防地的銜接點。

「如果敵人向兩營中間衝來，你們就協同去攻打他。要準備這一着。關於一切聯絡和互助的問題，你們到當地去商議。若遇着患難，要彼此援助。」

潘菲洛夫又注視大尉一眼，就讓他走了。

但那沒有解決的問題，仍然使我苦惱不堪。「共同去攻打他！」怎樣去攻打？用什麼力量？把兵士從戰壕裏調出來麼？把戰線空起來麼，敵開麼？如果敵人同時來攻另一個地點，那又怎樣辦呢？「共同去攻打他！」但要知道，敵人也要來攻打我們；他要用優越的力量，在各點上，從各方面來攻打我們。

我對於這次戰鬪勝利的秘訣，仍是莫明其妙。

(四)

大尉走出去後，門又關上了。

「大概，他的頭腦很聰明，」潘菲洛夫沈思着說道。

「但是：莫梅什·烏雷同志，你說，落伍的人不少麼？很多麼？」

「將軍同志，不少。」

「噯哈，如果兵士沒有訓練好，你就是有再聰明的頭腦，也會吃大虧的。」

潘菲洛夫的臉上一瞬間現出了很苦悶陰鬱的神色。但他立刻看了我一眼，又微笑了。他那一對周圍有些皺紋的小眼睛裏，炯炯閃光。

「莫梅什·烏雷同志：你說吧！」

我簡單報告了那次夜襲的勝利。但潘菲洛夫總是發問題，想知道詳細情形。像前幾次一樣，又沒成爲一種報告，而成了談話。

潘菲洛夫向我使個眼色，說道：

「莫梅什·烏雷同志，你聽我說。你把這一切情形向什洛夫說說。激動激動他：我打算，叫他明天也照你的辦法去敲打一次。」

將軍既沒誇獎我，又沒同我握手，也沒說句「真不錯！好漢子！」，却用另一種方式誇獎了，這是切實的誇獎，切實的溫存。

「莫梅什·烏雷同志，」他繼續說道，「你學會攻打德寇了。」

我憂愁地答道：

「將軍同志，不，沒有學會。」

他的眉毛豎立起來了。

「這是怎樣說法呢？」

『將軍同志，今天，我想了一整天，連頭都想痛了。當我替敵人設想時，我容易戰勝。當爲自己設想時，就不知道怎樣去攻打他，擊退他。』

潘菲洛夫把眉頭一皺，沈默了一會兒，看了看我。隨後命令道：

『你詳細報告一下！把地圖拿出來看看！』

(五)

我把自己的地圖拿出來，打開放在桌上。我們的防線是用紅鉛筆標記出來的，全線完整，沒有一個地方被戰鬪破壞過。本營防地兩邊是兩營鄰軍的防線。這條由單人壕和機關槍巢組成的稀疏鎖鏈般的防線，要阻住敵人向莫斯科進攻。

我老老實實報告說，我雖然考慮了局勢，而終於看不出能用我營力量來預防敵人突破我營防區的辦法。任何指揮官都能諒解我，這樣的話是不容易說出來的，可是我竟然說出來了。潘菲洛夫默然點一點頭，讓我繼續報告。我敘說了令我難堪的那種心思；說到我沒有一排預備隊；說到若遇到突然打擊時，我沒有力量來支持我們這道障礙，沒有力量抵抗。

『將軍同志，我確信，我營是不會退却的，必要時也能死在警戒線上，但是：』

『不要着急去死，要學習打仗，』潘菲洛夫打斷了我的話。『往下說，莫梅什·烏雷同志，你往下說。』

『將軍同志，還有，我感覺不安的就是：現在我營的防線與敵人相隔約十五公里寬的中間地

帶。」

我在地圖上指出這個地帶。潘菲洛夫又點一點頭

『將軍同志，難道就把這十五公里讓給他麼？』

『你怎樣說，怎麼說讓給他呢？』

我解釋道：

『將軍同志，要知道，他若擊潰我們的戰鬥警戒部隊後，就會很快到來……』

『爲什麼擊潰？』

潘菲洛夫原來很鄭重而留心地聽我的報告。但聽到這裏，他却顯出不滿意的神色，——這是在我報告時的第一次。他厲聲追問道：『爲什麼擊潰？』

我沒有回答。我認爲這是很明顯的：只有一兩班人，約一二十個人的戰鬥警戒部隊，是不能擋住敵人巨大力量的。

『莫梅什·烏雷同志，你叫我奇怪，』將軍說道。『你們不是打過一次德寇麼！』

『將軍同志，那一次是我們自己去襲擊的：並且是在夜間，突然進行的……』

『你叫我奇怪，』他重複道。『莫梅什·烏雷同志，我想，你明白了，兵士不應當坐着等死。要想法去打死敵人，實行進攻。要知道，如果你不去對付敵人，敵人就會來對付你。』

『將軍同志，向什麼地方去進攻呢？再去進攻謝列達鎮麼？那裏的敵人已經小心警戒起來了。』

『這是什麼？』

潘菲洛夫馬上拿起鉛筆，指出地圖上的中間地帶。

「莫梅什·烏雷同志，你所想的有一點是對的：敵人若逼到跟前，我們這一條細線是不能把他擋住的。但是，他還需要攻過來才行。你却說：擊潰：莫梅什·烏雷同志，這却不然，只有在這個地帶，才好打仗：你要在那裏採取先發制人的手段，實行進攻。你們的戰鬥警戒部隊設在什麼地方了？」

我指出了。從德軍陣地到我營警戒線上來有兩條路：一條小路，一條大路。在每條路上離我營防線三四公里的地方，都有警戒部隊防守。而潘菲洛夫帶着不贊許的神情，皺一皺眉頭。

「警戒部隊有多少力量？」

我回答了。

「莫梅什·烏雷同志，這是不夠的。這裏應當派幾排精銳部隊去動作。多給他們幾架手機關槍。不要帶重機關槍。部隊應當輕便靈活。要大膽把他們派到離敵人更近的地方去。當德寇從那裏進攻的時候，就讓他們開火迎擊，讓他們用火力猛攻。」

「將軍同志，但是敵人可以繞過他們：從兩邊繞過來的。」

潘菲洛夫微笑了。

「你所想的是「凡是鹿能走過的地方，兵士也可以過去；凡是兵士能走過的地方，大軍也可以過去」麼？莫梅什·烏雷同志，這不是對於德國人寫的。你知道，他們現在是怎樣作戰麼？凡是卡車能通過的地方，大軍才能通過。如果把路都塞住，試問在這個凹地上能從什麼地方把汽車開過來呢？莫

梅什·烏雷同志，你說從什麼地方？」

『若是這樣，他就會把我們打垮：』

『打垮？一排人帶三四架機關槍，是不容易被打垮的。要展開，要迎戰。莫梅什·烏雷同志，這就要費半天功夫：讓他繞過去，這是沒有危險的。可是不讓他來包圍。必要時，要跳回來，退出來。大概，這樣：』

潘菲洛夫拿着鉛筆，在德寇佔領的一個村莊附近的道路上輕輕的畫了一條線，隨後，又將這個鉛筆線引向一旁去，畫成一個圈，轉向離本營警戒線稍近的另一點的道路上。潘菲洛夫瞟我一眼，看看我是否注意，是否明白？隨後他又畫了一個這樣的螺旋，接着畫了第三個，這樣連接着向警戒線畫過來。

『你看，』他說道，『這個螺旋線，這個彈簧。這樣，你會叫敵人落幾次空呢？你會消耗他幾天時間呢？敵人先生，敵人老爺啊，你們對這一點，能說什麼呢？』

我想了想。我所想的正與這個主意相似，但是我在尚未與潘菲洛夫談話以前，還不能擺脫對於防守工事的催眠狀態；我總覺得，沒有權利把兵士從戰壕中調出來。

(六)

潘菲洛夫的副官進來了。

『將軍同志，馬備好了。』

潘菲洛夫看看錶，說道：「好吧：你打個電話通知司令部：過十分鐘，我們就起身。」

他摸一摸在火爐旁邊烤的軍大衣的領子和袖子，蹲下來，拿幾根木柴放到火上，在敞開的火爐門旁蹲了一分鐘功夫。如同上次見面時的情形那樣，在他這種簡單的動作中，又表現出堅信的神情。覺得他決心要堅強而有計略的持久作戰。

隨後，潘菲洛夫轉身走到地圖前邊，看一看地圖，轉着手中的鉛筆，說道：

「莫梅什·烏雷同志，自然，在戰鬥中一切情形都會變換得與我們現在所說的不同。鉛筆、用鉛筆畫的地圖是不會打仗的。人才會打仗。」

這是他的習慣，他說話的時候，好像全露出自己的心思來。他繼續說道：

「要挑選勇敢聰明的指揮官來領導精銳排。這裏要有東西。」

他指着自己的前額。

「將軍同志，從參加過夜襲的人中挑選麼？」

潘菲洛夫同志把眼睛一眯，說道：

「營長同志，我不打算替你來指揮營的隊伍。我有一師人哩。選擇戰鬥警戒部隊的中間陣地，挑選指揮官，這都是你自己應做的事。」

但他想了一想，終於答道：

「不是，爲什麼要派已經打過仗的人呢？讓別人也去打一打好了。大家都要去打一打。但是，莫梅什·烏雷同志，你要明白，主要的是，不要放過敵人，無論如何也不要讓敵人從路上衝過來，不讓他

們逼近警戒線。今天，敵人離你們十五公里。莫梅什·烏雷同志 若是沒有抵抗時，這是很近的。若是每個小樹林，每個小崗都會抵抗時，這却是很遠的。」

他又看看地圖，沉默了一會，繼續說道：

「莫梅什·烏雷同志，還有一點。要檢查一下，營是否便於開拔。要常常注意車馬是否都準備好了，在戰爭中一切意外的事情都會發生，若一奉到命令，就要立即能收隊開拔。」

我覺得他說的好像寓言似的，不很明白。他對我說這些，有什麼用處呢？我仍然打算把自己的疑惑直接說出來。

「將軍同志，我可以問一問麼？」

「可以，可以，你問吧。我們談話，爲的就是要問。」

「將軍同志，我不明白。敵人不是終於會進到我營警戒線上來麼。你說是我們擋不住它。請你許我問一問：前途怎樣呢？我當營長的究竟要準備怎樣辦呢？準備退却麼？」

潘菲洛夫用手指敲着桌子，這是爲難的手勢。

「莫梅什·烏雷同志，你自己對這一點怎樣想呢？」

「將軍同志，我不知道。」

「莫梅什·烏雷同志，要知道，」他沒有一下說出來，「指揮官總要想到個不利時的方案，我們的任務是保守道路。如果德寇突破過來，我們的軍隊仍要在前邊的道上擋住他們。所以我才從這裏調走了一營人。我本想把這一營人調走，可是你所防守的是重要的道路。」

他指着地圖上從謝列達鎮到瓦洛科拉姆斯克城的那條路，上面橫畫着一條紅道，這是本營的防線。

「莫梅什·烏雷同志，重要的不是防線，而是這條道路。必要時，就須大膽的把兵士從戰壕裏調出來，但要守住道路。你明白我的話麼？」

「將軍同志，是的。」

他拿起軍大衣，一面穿，一面說：「你聽說過一個謎語麼，『什麼東西最久而又最短，最快而又最慢，最易被人忽視而又最令人後悔？』」

我一下沒有猜到。潘菲洛夫看見我爲難，滿意地微微一笑，拿出錶來給我看看，說道：

「你看，就是這個！時間！莫梅什·烏雷同志，現在我們的任務是要爭取時間，要奪取敵人的時間。請你送送我吧。」

我們從掩蔽部裏走出來了。

(七)

天微微發亮了。透過晨霧，隱隱約約的看見樹木。馬牽來了。潘菲洛夫回頭看看。

「什洛夫在什麼地方？我們先走，叫他來趕上我們吧。」

在路上，潘菲洛夫問我，警戒線上作些什麼。我報告說：「我營在挖交通壕，」潘菲洛夫站下來問道：「你們用什麼挖呢？」

『怎樣用什麼？將軍同志，我們用鐵鍬挖。』

『用鐵鍬麼？要用腦筋去挖。』他帶着素有的柔和態度和幽默神情說道。——『大概，你們在那裏把土都堆起來了吧。莫梅什·烏雷同志，現在，你們要去挖假陣地。要用計策，要欺騙敵人。』

我很驚訝，我與將軍談了話以後，我覺得他認為防線並沒有重要的意義。此刻，看來並不是這樣。我答道：

『將軍同志，是的，要挖假陣地。』

什洛夫夫大尉開跑步趕上了我們。

我們順着一條小路走到大道上，看見道旁有個崗兵，約有二十來歲，兩隻淺藍的眼睛現出莊重神情。他舉槍向將軍行個禮，雖然不很敏捷却很用心的。

『兵士，你的生活怎樣？』

小伙子覺得有些難以爲情。當時在我們軍隊裏，認爲『兵士』的稱呼是不好聽的。都稱呼『戰士』或『紅軍兵士』。也許，這是第一次稱他爲兵士。潘菲洛夫看出了他難以爲情的神色，就說道：『兵士是偉大的稱呼。我們都是兵士。你說說，你的生活怎樣？』

『將軍同志，很好。』

潘菲洛夫看看他的脚。看見崗兵沉重皮鞋上濺了很多稀泥，把鞋帶子都蓋起來了。

潮濕的裹腿上和褲子上還有用小棍擦掉了泥的痕跡。拿着步槍的那隻手被黎明時的寒氣凍青了。『很好麼？』潘菲洛夫拖長嗓子問道。『你說說，行軍的情形怎樣？』

『將軍同志，很好。』

潘菲洛夫轉向什洛夫夫問道：

『什洛夫夫同志，你說說，行軍的情形怎樣？』

『將軍同志，不好。』

『噯……原來，你這個兵士撒了謊。』潘菲洛夫微笑道。『你說，你說說你的生活怎樣？』

崗兵固執地重覆道：『將軍同志，很好』。

『不是，』潘菲洛夫說道。難道在戰爭時期，生活會好嗎？深夜淋着雨在這樣的稀泥裏走，這有什麼好處呢？行軍以後，你睡覺了麼？沒有。你吃飯了麼？沒有。混身都是濕的，又要站在冷風裏，或者去挖土；不是明天，就是後天，就要去打仗，流血。這有什麼好處呢？』

崗兵窘促的微笑了。

潘菲洛夫繼續說道：

『同志，不是，在戰爭中，是沒有好生活的……但是，我們的父兄，我們的先輩能夠忍受這一切，能夠戰勝戰鬥生活中的痛苦，殲滅敵人。同志，你還沒有同敵人打過仗……但是，同寒冷，同疲倦，同艱難困苦作鬥爭，這也是戰鬥，需要勇氣的。你不垂頭喪氣，也不叫苦……兵士，這是很好！你姓什麼？』

『將軍同志，我姓坡爾宗諾夫……將軍同志，我本想這樣說……』

『這是很著名的姓氏……坡爾宗諾夫是個有名的技師……你想說……為什麼不說呢？』

「將軍同志，對不起。不過沒有想好。」

「當兵士總要好好的想。兵士要用腦筋打仗，坡爾宗諾夫……我不會忘記你。我願意聽到你的消息。你明白我的話麼？」

「將軍同志，我明白了。」

潘菲洛夫沉思一會，看看脚下，慢慢的沿着道路走去。隨後他又站下來，看看什洛夫，又看看我，說道：

「兵士的生活真苦，這是用不着說的。總要把這一點明白告訴兵士。他若是撒謊，就立刻替他改正。」

他沉默一會，想了想，又說道：

「什洛夫同志，在打仗以前，不要可憐兵士，但在打仗時……在打仗時，要好好愛護兵士。」

他說這話並不帶命令的口氣。但這比命令更重要：這乃是口號。我很感動，感動得身上發抖。但是，潘菲洛夫立刻又用另一種口氣，用長官的口氣，厲聲重複道：

「要愛護……現在在莫斯科附近，我們沒有別的軍隊，沒有別的兵士。若把這些兵士失掉，那就沒有力量擋住德寇。」

他同我們告別後，拿住韁繩，坐上馬鞍，沿着路邊疾馳而去了。

公路上的戰鬥

(一)

我遵照潘菲洛夫的指示，同什洛夫大尉到兩營防線銜接的地帶去了；我們查看了地勢；商定了協同動作和戰鬥中的互助辦法。

我同大尉分手以後，就沿着河岸轉回自己的營部去。昨夜我想得頭痛，整夜沒有睡覺，早晨同潘菲洛夫談話時，我的神經又緊張了一番，此刻，說也奇怪，我竟不覺得疲倦，而反覺得異常輕快。我坐在馬鞍上已不像夜間那樣沉重了；心中也不沉悶了。似乎，『雷桑克』馬也跑得輕快了。

四外一片寂靜。近處和遠處的砲聲都聽不見了。十月十七日這天，我營左面，昨天德軍坦克猛攻我軍防線，發生了戰鬥的地方也平靜了。

到現在我還記得這種寂靜；記得那墨黑的天空；記得泥濘的田野上那些發光的鉛色水窪；記得戰士們從塹壕裏挖出的土——莫斯科附近的淡黃黏土。

就爲這些土，我剛才受了潘菲洛夫的指責；這些土暴露了火力點的佈置，本應當立刻把這些土弄掉，拖到田野上去，但是，在那一秒鐘，在令人興奮的寂靜中，我却看着這些土，看着這黏土地帶，而記在心中永不能忘。

看見河那邊有一條黑黑的潮濕道路，通往不遠的一個森林裏。這條有電線桿的道路伸到河岸的高地上，橫過我營的防線，又經過村中的那些被風雨吹打成黑色的小房子和那一座矮矮的磚教堂，通往敵人所要極力攻去的瓦洛科拉克公路和莫斯科。

到現在，我還記得，我騎着『雷桑克』馬從河邊那個村裏馳過時，瞬息間看見的那個女子帶着驚慌，發問神情的眼色。腦海裏還印着那個俄國農婦，俄國女子的面容，——上了年紀，淡藍眼睛，由於勞動操作，被風吹日晒而發黑的面容。她好像問道：『你往什麼地方去？帶來了什麼消息？我們的命運怎樣呢？』她好像請求道：『說一句話，安慰安慰我吧』。

可是，馬已飛馳過去了，我又看見一個紅軍兵士拿着小飯盒，彎下身子同一個小胖孩說話。紅軍兵士忽然直起身來立正站着，我認得這是又僧皮又寬厚的機關槍手布洛哈，他的機關槍班就在附近佈置着。布洛哈的神氣立刻鄭重起來，很稀的淡黃眉毛一動，急忙給我行個禮。那個小孩隨着他，也很鄭重的給我行個禮。

這種情景原是司空見慣了的；有時候，看過就忘掉了；但是那天早晨，這個傾信兵士的小孩子感動了我的心靈。

從我眼前閃過的這一切，都是我們的祖國，我們的人民，我們的制度。

怎能不熱血沸騰；氣憤填膺，爲這樣的祖國而拚命鬪爭呢，怎能不爲這個給我行禮的無依無靠的而在我國內不受奴役者壓迫的五歲小孩而鬪爭呢，當我們還有武器、力量和政權的時候，誰敢來欺負他呢？

我走過了村莊，來到了布魯得內中尉那排隊伍裏。該排的紅軍兵士也如同其他排的兵士一樣，在挖交通壕。有個人拿一把鐵鎬在挖土，他光着上身，竟不怕潮濕寒冷的天氣。兩個肌肉發達的肩膀上都是汗，如漆了漆一般發光。這是庫爾巴托夫副排長。

『營長同志，我親自來挖了，』他報告道。『這裏有些石頭，一來要幫幫忙，二來要暖和暖和；』他身強力壯，肌肉發達，在十月的冷風裏，毫不注意的光着胸膛。我常常以觀賞我的這個具有特別兵士美的漂亮軍人，自鳴得意。但是，此刻我却說道：

『挖起這樣多的土幹什麼？離三公里遠都看得見。快把這些土拋開，把這個土堆弄平。中尉在什麼地方？』

布魯得內中尉立刻就跑到我跟前了，他小小的身材，脚步輕快，軍大衣穿得很整齊。他很流暢的向我報告了，我向他說道：

『讓兵士們把工作幹完。讓他們把這一切都掩蔽好。中尉同志，你叫他們這樣做吧。然後快跑到司令部去見我。』

他迅速答道：『營長同志，是』。

布魯得內中尉是我爲執行將軍用鉛筆在地圖上畫的任務，所選出的兩個指揮官中的一個。在指揮點所在的掩蔽部裏，我司令部的兩個人員——參謀長拉希莫夫中尉和我的二等副官頓斯基

中尉迎接我。

拉希莫夫報告道：「沒有一點新消息；敵人仍然沒有移動，仍然連偵察小隊也沒派出來。我同拉希莫夫着手辦了幾件緊急的工作。假陣地的圖樣，他在幾天以前已畫好了。我叫趕快挖假陣地，前緣的工作，除了掩蔽外，都要停止。」

「營長同志，知道了，」拉希莫夫說道「可以去辦麼？」

「可以。」

他看頓斯基一眼。

「營長同志，此刻，你要給頓斯基談話麼？」

「是的。」

拉希莫夫行個禮，走出去了。

過了一會，布魯得內跑得連呼帶喘，雙頰緋紅，來到了。他那一對敏捷靈活的眼睛把掩蔽部內打量了一遍，隨後帶着稀奇的，等待的神情望着我。頓斯基在桌上寫什麼。

「頓斯基！到這裏來！把地圖拿來！」

我決定派我的副官，青年團員頓斯基擔任另一個精銳排排長

(三)

他兩個，——布魯得內和頓斯基都是青年團員，他倆都不久才在高級中校畢業，隨後又在軍事學

校學習了一個時期，得了中尉銜。

在編制師團的時候，頓斯基曾被派定擔任連長職務，但隨後，因為他爲人心軟，撤消了職務。他很靦腆，容易臉紅，不會嚴厲對付有過錯的人。他沒有指揮官必須具有的認真性，嚴厲態度。但是，自從他被撤消了連長職務以後，很久悶悶不樂。我明白他的心思：他想着『哎，不相信你這個青年團員頓斯基帶一連人去打仗』。

在兩天以前，十月十五日那天，在連中選派戰士去作夜襲時，頓斯基來見我，他不好意思的說道：『營長同志，請你許我也同隊伍出發』。但是，已派了我的一等副官兼參謀長拉希莫夫去作勇敢的夜襲。我簡短的答道：『不准』。頓斯基沒有馬上走出去。也許，應該說：『頓斯基，你等一等，有必要時，你也會去打仗的』。但是，我沒有作聲。頓斯基也沒有作聲。

我在長時間中仔細觀察我的副官。我很喜歡他那自豪精神，沉默態度和認真執行任務的態度。

此刻，他又站在我面前，拿着地圖給我看。我總喜歡看見接受任務人的面容和眼色。我們雖在一個掩蔽部裏住，但總禁不住還要看頓斯基中尉的面容。——他的面容很潔淨，臉皮好像姑娘的皮膚那樣細膩柔嫩。

我也喜歡布魯得內。可以說，他是本營裏最好的排長。他作事敏捷，靈巧，他往往比別人先弄得各種需用的物件；他排裏的鐵鍬，斧頭和鋸，總是磨得很鋒利的；在工作中，他那一排人總比別的先做完，而布魯得內總想『誰沒有這種毛病呢？』叫我看出一點。若遇到這種情況，這個小小的能

人是表現得很單純的；他那一對黑眼睛看着你，彷彿請求道：「誇獎誇獎我吧。」

有一次使我信服了布魯得內不是怕死鬼。他那一排比別排先挖好單人壕。當檢查的時候，我覺得戰壕頂蓋上的木頭太細。我向布魯得內問道：「你認爲這算是弄好了麼？」「營長同志，是的。」「你要叫戰士們到那裏去麼？」「營長同志，是的。」我把一個戰士的步槍拿過來。「布魯得內，你鑽到那裏去！」他明白了我的意思，於是臉發白了。我說道：「你想派人到那裏去避子彈。你自己鑽進去好了。我要向那裏射擊。」他又猶疑了一刹那，向我行個禮，轉過身去，跳到塹壕進口中了。我叫道：「站下：退到旁邊去！」他向旁邊一退。我打了一槍。子彈沒把木頭打穿，沒射進去。布魯得內是有權自豪的。他那高興的眼色，好像又說道：「你看，怎樣？可誇獎誇獎吧！」從那時起，自從看見他那敏捷軍人轉動的姿勢以後，我就喜歡這個臉色微黑而舉止伶俐的中尉了。

「布魯得內，請坐！頓斯基請坐，」我說。

(四)

頓斯基把地圖放下。我腦中已規定了設埋伏的地點，但要按地圖來檢查一下自己的規定。隨後，我就解釋任務：隱藏在道旁，在那裏堅守，不讓德軍的汽車縱隊，砲隊從路上通過；若遇有小的偵察隊，那就不用開槍，讓他們通過；若遇有大的縱隊，那就要齊射迎擊，開機關槍迎擊。突然開火襲擊敵人，把他打得驚慌失措，就容易把埋伏撤退。

「但是，同志們，你們的目的並不是在這裏，」我說。「恰恰相反，要等到敵人重振旗鼓，再來

交戰的時候。要堅守着！要保持住道路！強迫他展開隊伍來攻擊你們，這是主要的。明白了麼？」

「明白了，」布魯得內沒有把握的答道。

他的臉色，向來是很靈活的，此刻却失去了活潑的神色而現出了凝神思索的表情。頓斯基沒有作聲。

「頓斯基，你明白了麼？」我問道。

「營長同志，我明白了。死守到底……」

「頓斯基，不是的。不要死守，而要動作。要機動。要猛攻。」

「猛攻麼？」布魯得內追問。

「是的。要從埋伏中去猛攻。要儘可能射殺希特勒黨徒。隨後，要等待着。讓敵人展開來交戰，要他派出力量來包圍你們。然後，就要離開埋伏的地方，從別的地方再走到道路上來，趕到敵人前邊，再擋住他的進路。」

我在地圖上畫了潘菲洛夫所畫過的螺旋線的一環。

「我們就用這種辦法來強迫敵人過早展開隊伍，白白地攻擊，叫他們上圈套。隨後，他再前進時，就再去猛攻他。」

「猛攻麼？」布魯得內又問了一次。

他的臉色又現出敏捷靈活的神情，兩眼炯炯發光了。頓斯基默然微笑了。他也明白了。

潘菲洛夫說給我的「猛攻」這兩個字是有奇妙力量的。這兩個字就說明了任務，浸入了他們的心

坎，改變了人的情緒，賦與了勇氣。我想道：這不只是策略，這是更深刻的東西。

我們又談到了一些細節。布魯得內興奮起來了。他既得到了這個推動，他的頭腦就工作起來了。他已想着怎樣隱藏，怎樣掩蔽兵士。

我說道：

『是的，戰士們應當鑽到地下，隱藏起來。頓斯基，我這話，特別是說給你聽的。頓斯基，辦這種事，一點也不用憐惜。』

頓斯基，默然看着我。我把潘菲洛夫的話重說了一遍：

『憐惜，——就是不憐惜。你明白嗎？』

頓斯基肯定地答道：

『營長同志，是的。』

他那一對藍眼睛，已不是半點鐘以前那樣的神情，顏色變深了，嚴肅起來了。

在我們談話中，絲毫也沒有談到祖國，也沒有談到莫斯科，但這是意在言中的，這是我們每個人都感覺到的。

(五)

兩個中尉各自去準備隊伍出發。但我又思索起來了。你覺得奇怪嗎？決定既有了，命令也下了，執行者已經明白了，已經透澈瞭解了這個命令，還有什麼要作的呢？

還有戰鬪。

你若寫戰爭的時候，請你不要忘記一件小小的事情：在戰爭中是有敵人存在的。他所作的事情，不是常常隨你的心意的。

我覺得：鬪智的戰鬪，今天是我們勝利了，潘菲洛夫勝利了。將來又怎樣辦呢？難道德國人會像綿羊一般，一次，一次，又一次，總來挨子彈嗎？當德國軍官，驕傲的大德國老爺看得起我們而加思考以後，他又採取什麼辦法呢？

在戰爭中，不僅有一個計謀，而是有兩個計謀；不僅有一個命令，而是有兩個命令。在戰鬪中總有一個計謀，總有一個命令是不會執行的。這是爲什麼呢？

請你回答我……這是爲什麼呢？

(六)

到傍晚時，兩排人都準備好了出發。

頓斯基中尉的那一排，在蘆沙橋邊站齊了隊。我騎馬來到了戰士們面前。他們的人數不多，共有五十四名，大家都背着沈壓壓的東西。有四個人背着手機關槍，其餘的人把機關槍子彈盒，步槍子彈盒，裝在行軍囊裏；電話員把電線捲背到肩上；有兩個救護員同戰士們一塊出發了。

副排長沃爾科夫中士也同大家一樣背着步槍，站在排頭上。他戰前是個銼鐵匠，態度沈悶，作事心狠。前天夜間，他隨同一百人到謝列達鎮去過。我聽說，他一言不發的打殺敵人，他回來以後也不

多講話。

我故意把年輕的頓斯基和四十來歲的沃爾科夫聯合在一起。

在傍晚時，我認出了大家的面容。許多人都是初次拿槍去打德寇的；明天他們一聽槍響，心神就會戰慄的。

戰士們，在出發前，我有什麼話對你們講呢？一切話都講過了，我能再給你們說什麼呢；一切都教給你們了，我能再教給你們什麼呢。現在就來給你們送行吧……

『立正！半面向左轉！上子彈！向那棵孤獨的杉樹頂瞄準齊放……全排……』

五十個上油的槍機，發出了柔軟而又嚇人的響聲。步槍都端起來了。在河岸的高地上，在黃昏的天空中，現出了一棵高大堅實的杉樹黑影。戰士們都立候執行口令。

我喊了一聲：

『開火！』

祇聽得嗒嗒嗒嗒一片聲響。瞬息間發出了一道紅色火光，照得刺刀和槍梢閃閃發亮。接着傳來一陣樹枝折斷和落在雪地上的聲音。槍機又響了，步槍又端起來了。黑糊糊地杉樹枝葉已不那樣稠密了；打掉了枝葉的地方，微微的透亮了。

『開火！』

又發出了一些紅色火舌；又是一排槍聲；又落下了一些沈重的枝葉。

『開火！』

第三排齊射槍聲響了之後，那棵樹頂好像砍掉了一般彎下來了；隨後它搖擺一會又直起來；以後又開始彎下來，形成一個彎角，慢慢下墜。在空中懸掛了幾秒鐘，墜到下邊的枝上，把樹枝壓斷，落到地上。尖尖的樹頂，現在成了參差不齊的截頭圓椎形，立在空中。

我喊了『槍放下！』的口令，又說道：『射擊得很好！』

戰士們如同射擊的情形一樣，齊聲回答道：

『我們爲蘇聯盡職務！』

『就要這樣去打德寇！按照口令一齊射擊！要死打，不要像抓蒼一般！同志們，要相信自己的步槍！頓斯基中尉，把隊伍帶走吧。』

我又從別的地方把布魯得內那排人送走了。

(七)

我本來預料，到第二天，十月十八日，頓斯基那一排或是布魯得內那一排將會作戰。但是十八日和十九日這兩天，德寇都沒有向我們的防地前進。

兩個設埋伏的隊伍，隱藏在樹林邊緣上，挖好了隱蔽的戰壕，準備持久作戰。

觀察員坐在松樹頂上，向德寇那方瞭望。但兩條路上都是空無人影。頓斯基和布魯得內每天按照規定的時間打幾次電話報告：『沒有發現敵人』。

瓦洛科拉木斯克工事區的整個中央地段，——不僅是我們，而且各鄰營的戰線上，——在這幾天

都沒有受到敵人的任何逼攻；德寇在這裏甚至也沒有派出偵探小隊來。

但是，在側面，從本營左方一帶，從蘆沙河流去的森林後面，傳來了不斷的大砲聲。在那裏，有我們反坦克砲隊作戰。潘菲洛夫把所有的高射機關槍，連以前撥給我營的高射機關槍，都調到我師左翼那邊去了。他從佈置在我們右邊的一營人中，調一連人到那裏去了，同時命令留下的兵力，在空起來的地段上展開防守。我們夜間按火光，白天按聲音，觀察戰線的變動。砲聲並沒有接近。恰恰相反，似乎砲聲有時反離遠了，但是深入到我們戰線後方去了，漸漸伸到我們背後去了。

我知道了一般的情況。德寇攻擊的中心仍然如十六日那樣。德寇收攏了兵力之後，往前推動了。他們發動兩三師人，其中有一個坦克師，衝到莫賽斯克——瓦洛科拉木斯克用石頭鋪成的公路上來，衝到我們背後的這條支路上來了。衝到這條路上來後，就轉向瓦洛科拉木斯克進攻。

本營掩護着在那條支路上作戰的軍隊，防禦敵人從側翼和後方進攻。但德寇並沒有向我們接近。在我們和敵人中間，仍隔着十二到十五公里寬的中間地帶。

(八)

頓斯基於十月二十日在規定以外的時間給我打來了電話。

『營長同志，有一輛汽車開來了。載着德國的步兵。』

『一輛汽車嗎？』

『是的。』

「放過去吧。」

過了幾分鐘，頓斯基又給我打來了電話。

「營長同志，發現了汽車縱隊。也是載的步兵。」

「有多少？」

「看不到盡頭。現在只看見十輛。對不起，——現在得到了報告：又看見了兩輛。」

「頓斯基……」我說道。

「不要着慌嗎？」頓斯基替我說完了這句話，我從聽筒中聽見，他喘了一口氣。「營長同志，是這樣嗎？」

「是這樣。」

「營長同志，是的。營長同志，我們決不放他們過去……」

頓斯基走了。但我仍然把聽筒放在耳朵上。在地下埋着的那根電線的另一頭，有一個交通員。他向我報告，有什麼事情發生。此刻聽覺靈敏起來了。我不僅聽見字句，並且聽出來他說話的腔調。我在離那排人八公里遠的司令部掩蔽部內，彷彿看見了交通員從戰壕裏所看見的東西。

許多不帶棚子的長卡車，沿着公路慢慢前進，幾天來，這條路又上了凍，又下過一點十月間的早雪，路凍硬了。德寇兵士拿着步槍和自動槍坐在卡車箱邊上和中間安設的板凳上。現在雖覺得這幾乎是不可相信的，但是一九四一年十月那個期間，德寇在莫斯科附近就是這樣來進攻的。有時候，竟然不派偵探，不派巡哨，不派側翼警戒部隊，舒舒服服坐在卡車上，確信若一遇到「羅斯人」時，會把

他們趕跑的。

但是『羅斯人』却躺在森林邊緣上，目不轉睛地注視着那些穿淺綠色軍大衣，帶淺綠色軍帽，儼若老爺一般乘着汽車飛馳於我國土地上的人，——『羅斯人』躺着，抓緊上了子彈的步槍，屏住呼吸等待『開火！』的口令。

祇覺得：在共鳴膜中有什麼聲音。我不由的問道：

『那裏在幹什麼？』

又響了一次。

『那裏在幹什麼？』我又追問了一句。

『營長同志，我們在射擊。營長同志，我也在射擊。』

『齊射擊嗎？』

『營長同志，是的，按口令射擊。』

『德國人幹什麼呢？』

一陣令人難耐的長久沈默。

『他們跑了！』電話員叫了一聲。『真的，跑了……』

我興奮極了。德國人跑了！事情原來就是這樣發生呵；在打仗時就是這樣逃跑呵！是的，可見我們有力量會摧破敵人的肉體和勇氣，迫使德國人立刻忘掉紀律，忘掉他們是『高等』人種，是征服世界的，是常勝的軍隊。哎，現在有馬隊就好了！乘他們還驚慌失措，狼狽逃竄的時候，跳上馬，追

趕上去，大殺一陣，大破一陣！

我不僅高興這次勝利，並且高興這正使我豁然悟解的勝利秘訣。我們有了力量！這種力量的名字……不，此刻我還不能叫出它的名字來。

(九)

過了一刻，頓斯基打電話報告道：「開頭幾分鐘，我們設埋伏的人打死了一百來個希特勒黨徒；留下性命的比打死的多兩三倍，德寇退回去之後，整好隊伍，又展開來，伏下開槍還擊。」

「很好。正要這樣幹，」我說。「要玩弄他們一下。讓他們踏步不前吧。把兵士隱藏起來。但要四外觀察着。」

我按照電話報告的消息，留心戰鬥。開頭，德寇用自動槍，步槍和機關槍射擊；隨後，又開迫擊砲射擊我們那一排人。當時希特勒軍隊優勢之一，就是大量的迫擊砲。摩托化步兵用卡車載着很多迫擊砲。

戰士們隱藏起來了。射擊了兩點鐘後，德寇的偵察隊逼近了樹林，遇着火力。我排活着，守住了道路。

我給各連長打電話，通知戰鬥的情形，並命令趕快把這個消息轉告戰士，叫他們知道，他們的同志打德寇的情形。

第二連連長謝維流科夫，這穩重的四十來歲的中尉答道：

『營長同志，戰士們已經知道了。』

『從那裏知道的呢？』

『營長同志，兵士的無線電話正在工作。』

我感覺到：謝維流科夫講話時微笑了。

『這是什麼電話？』

『營長同志，有幾個傷員回來了。他們爭着敘說。營長同志，我很驚奇……』

謝維流科夫未說出自己的意思以前，先想了一想，我聽着他的話也很感興趣的微笑了。

『營長同志，我很驚奇……人受了傷，這不是痛楚，受罪麼，可是他們都很快樂。他們說道，我們叫他們吃虧不小。你知道麼，這樣彷彿會減少痛楚……營長同志，你看，原來傷員也能提起人們精神來。』

『來到了幾個傷員？』

『四個……雖然他們的傷已綁好了，可是要趕快把他們送到醫藥所去才好。但無法送去：他們不斷敘說着打仗的情形。』

他聲音裏的快活情緒感動了我。我放下了聽筒。

我的參謀長，削瘦而敏捷，少言寡語的拉希莫夫站起來了。

『營長同志，請你允許我去看看傷員們，問問那裏的情況。』

『好，你去吧。』

過了一些時候，頓斯基又給我打來了電話。他報告道：兩翼方面的德寇散兵線分成了兩隊，每隊約四十人，顯然是打算迂迴我排，來包圍我們。頓斯基說話的聲音有些驚慌。我明白：他有些害怕了；他想問我，是否到退走的時候了；但他——我的靦腆而自豪的頓斯基終於沒有問。

『頓斯基，不要緊，』我說。『你要派戰士觀察。一有機會，就開火攻打。你不要害怕。他們會害怕你的。』

頓斯基又傳來了以下的報告：

『營長同志，現在敵人從三面射擊。他們叫道：「羅斯人，投降吧」。』

『你幹什麼呢？』

『我們也在射擊。』

『很好。頓斯基要擋住他們。』

他這次說道：

『營長同志！他們會把我們包圍……』

『頓斯基，不要緊，天快黑了。你乘天黑可以退出去的。親愛的，要堅持。』

我不覺的吐出了這句話。我不是按戰鬥條例來同這個藍眼睛的頓斯基講話的，而是給他談心坎上的話。怎樣才能給你這個沒有經過戰爭的人解釋這種情形呢？

也許，你會想到：頓斯基爲什麼這樣着慌呢？也許，你覺得他不敢吧。但你要懂得：他不是坐在辦公桌旁，不是站在和平時的機床前，也不是在操場上。死神包圍了他。他聽見它在號叫；他看見了它，——德寇用發光彈射擊；它帶着紅綠光亮從各方飛來；它越來越近，幾乎飛到了身上，於是違背着理智，違背着意志，心房戰抖起來了。他並不是一架機器，不是無知覺的樹根，也不是鐵鑄成的。他是初次經受戰鬪，經受人生最危險的關頭。

我離他八公里遠，就好像摸住了他的心一樣。我不僅下令給他，而且摸住了他的心房。他的心在指揮官的感動而堅決的手下，跳動得更平穩，更有把握了。精神上的力量，經過他這個接近戰鬪的軍官傳給了戰士，我極力維持着他這種精神上的力量，——這種力量與其說是自覺的，倒不如說是本能的。

忽然，——的確是忽然，完全出乎意料之外，——頓斯基慌忙地報告道：『德寇退却了。』開頭不敢相信。但營部掩蔽部的窗戶已經黑暗了，白天已完了。過一會，頓斯基又證實說：『的確，他們射擊了一陣，喊叫了一陣，乘天黑收拾起死屍，就退走了。』

這是一次小小的戰鬪，但我竟高興得要發抖了；很想發笑；恨不能跳上馬，奔往那裏去，看看頓斯基，看看戰士們，看看我們的英雄。

夜間頓斯基那排人改換了陣地。

你葬送了莫斯科！

(一)

翌日早晨，在我們背後，在後方，又傳來了大砲隱約的響聲。

但在本營戰線前面，仍是一片寂靜。在規定的時間，頓斯基和布魯得內都報告道：『路上空無人影。觀察員們在前邊遠遠的地方，仍如昨天那樣，從高樹上瞭望德寇。』

我等着規定時間以外的電話鈴聲。電話鈴響了。值班的電話員報告道：

『營長同志，從那裏打來了電話：』

電話員和我們是心心相印的；用不着解釋：我就明白是從什麼地方打來的電話。

『你說吧：』

『營長同志，你看發生了什麼事：德寇騎兵：沿路前進。』

我聽出了這是布魯得內急促的聲音。顯然輪到他的頭上了。你已經知道，布魯得內那一排人，是在另一條道路上埋伏着的。

『有多少？』

『有二十來個人。』

『把他們放過去。』

在騎兵後邊，發現了一支摩托車隊。今天敵人動作得小心了。派出了前哨。但是我們的戰士很巧妙地藏在小樹林裏。

布魯得內那一排已在道旁林中窺伺德寇，這個樹林是不大的。但是在不遠的地方，約有半公里，還有一個小樹林，一有機會，就不難跑到那裏，以便躲開敵人，重新走到道上來。

過了一點鐘，騎馬的德寇和乘摩托車的德寇都轉回去了，——在他們看來，到河邊來的道路，是通行無阻的。

過了一會，布魯得內又報告道：發現了載步兵的卡車縱隊。德寇認爲已經查明了道路，所以他們如同昨天一樣，不派側翼警戒部隊，乘着卡車前進。

『準備好了嗎？』——我問道。

『營長同志，是的。——我們準備好了。』

『讓他們走近些：隨後就猛攻！動作要鎮靜。』

我聽見聽筒中有一個堅決而莊重的聲音：

『營長同志，是的。』

交通員又向我報告了當時的情況。在這條路上也發生了昨天那樣的情形。從埋伏中發出了齊射的槍聲。響了一排又一排。德寇又跳下汽車逃跑了，瞬息間忘掉了他們學過的一切。忘掉了命令，忘掉了軍紀，忘掉了自己不可戰勝的精神，變成了驚慌失措的人羣。

我追問從遠處森林中給我報告的那個電話員，戰鬪經過的情形。

「他們是逃跑了，還是臥下了？要確切地回答！」

「營長同志，他們在逃跑：跑得真快呀！營長同志，現在我們又在砍殺他們。」

昨天我就想到：德寇若遇到突然齊射火力時，他們將怎樣動作呢？立刻躺下，緊緊伏在地上，瘋狂開火還擊。似乎，即令沒有任何口令，每個人由於自衛的本能也必然會這樣作的。但是，我再來說一遍，原來在戰爭中有一種力量會麻痺理解力，打消判斷力，使人失魂喪膽，而極易陷於死亡。

(二)

戰鬪一開始，突然就與布魯得內那排人失掉了聯系。

派去檢查電話線的幾個電話員，在路上遇見了德寇，轉回來了。我不明白發生了什麼事情，就嚴格地訊問了電話員。敵人從道旁的村中射擊了他們。電話員們不知道，那裏有多少德寇，是否有汽車開到那裏去。

我們那一排人究竟在什麼地方？他們出了什麼事？難道被包圍了嗎？難道布魯得內這樣靈活而敏捷的指揮官，竟把能夠退出的機會失掉了嗎？

怎樣辦呢？我決不讓自己人送死。但怎樣救援他們呢？有什麼辦法呢？我恨不得親自帶一排人偷偷地去把自己的人救出來。不行，我沒有這種權利，——我這裏有一營人，我這裏有八公里長的戰線，我一定要在這裏。

我抑制着急想去救援的心情，竭力冷靜的來思索判斷。就假定那排人被包圍了。但難道我的五十名戰士，五十個子弟能會組織嗎？能會舉手投降嗎？不會的，他們定會爲生存而撕殺。我相信這一點，我相信戰士，相信指揮官。他們有步槍，有四挺手機關槍，有很多子彈，——敵人，你來試試看！

我派半排步兵偵察員去援救他們。祇有半排！當時我們就用這樣的力量打仗了。我向該指揮官命令道：『要悄悄地走去，不要冒險蠻幹；動作要有智謀，要沈着鎮靜；等到天一黑，就乘黑暗同布魯得內發生聯繫，幫助他』。

隨後我很想看見戰士們，向他們說一句含着愛感，帶點粗魯味道的溫柔話。但是我叫他們轉告布魯得內說：『衝出包圍之後，就讓他遵照領得的命令，再帶着那排人到路上去；讓他明天從另一個埋伏的地方，再去迎擊德寇。』

(三)

我把指揮官放走之後，就走出了掩蔽部，黑黑的大空低低地懸在頭頂上。再有兩點鐘就黃昏了。我不願見人，也不願意同人談話。我除了想着被切斷的那排人，想着在道旁樹林中，正在撕殺的那五十名戰士以外，什麼也不想。

我又想到他們那裏去。我慢慢走到河邊。有些紅軍兵士在田中挖冷土，抬木頭，築偽陣地。我不願到那裏去。老遠看見：他們在鬆懈無力地勉強挖土：要趕快挖啊！我們的人，五十個戰士，在河那

邊堅持，撕殺，爲我們奪取這幾點鐘，這幾分鐘，牽制敵人。我覺得，我若跑到那裏去，就要大發雷霆，不管誰是誰非；大罵一頓才痛快。

我豎耳傾聽，聽聽在河那邊是否有德寇的迫擊砲聲？沒有，那裏一片寂靜。萬一那裏一切都完了呢？我永遠再看不見我的布魯得內了，也看不見我的庫爾巴托夫和別的人了：

經過戰爭鍛鍊之後，這樣悲傷沈痛的心情，我是很少感受過的。

我回到掩蔽部內，等待偵察員，等待消息。

『營長同志，請你說話，』電話員說道。

第二連連長謝維流科夫中尉打來了電話。他報告道：

『營長同志！布魯得內中尉那排人從包圍中衝出來了。』

(四)

我急速問道：『你從那裏知道的？』

『怎樣從那裏？營長同志，他們就在這裏。』

『在什麼地方？』

『我說是，』謝維流科夫帶着他那不慌不忙的習慣說道，這種態度常使我難於忍耐，『營長同志，我說是在這裏。他們已回到我連裏來了。』

『是誰？』

我還沒有明白，或是正確些說，我已經明白了，但是：也許，現在，轉瞬間，也許一切情形會不是這樣的。謝維流科夫答道：

『是布魯得內中尉：還有戰士們。轉回來的那些人。營長同志，有六個犧牲了。』

『德寇呢？道路呢？』

不由的發出了這個問題，雖然這是不着問的。問題已經明白了：隨後謝維流科夫答道：『敵人佔領了道路。』我沒有作聲。謝維流科夫問道：『營長同志，你在聽電話嗎？』

『是的。』

『營長同志，叫布魯得內來同你講話嗎？』

『不用。』

『叫他去見你嗎？』

『不用。』

『那怎樣辦呢？』

『你等着我吧。』

我把聽筒放下，沒有馬上站起來。

(五)

這就是最可怕的事情。

所沈痛的不僅僅是先掉了道路。我早就準備好了這一步。不過，按我們的戰術計謀，這應當在明天或後天發生。

但是今天我的中尉，我的一排人，我的戰士們，沒有得到命令就退却了，放棄了道路。逃跑了！這是使我最難過的事。正是因此，我沒有馬上站起來。

過了幾分鐘，我騎馬來到了第二連的指揮點。三天前，一個不能忘記的晚上，在黃昏中，我從此地附近送走了戰士。現在也是黃昏的時候。但是三天以前，迎接我的是整齊的隊伍。現在回來的紅軍兵士們，都在積着初雪的地上，疲倦的坐着或躺着。

在掩蔽部旁邊，——在高低不平的河岸上，一個不顯眼的小土堆旁邊，有幾個軍官站着。有個小個子，離開他們，向我跟前跑來。他跑着發出了口令：『站起來！立正！』

這是布魯得內。他跑到我跟前，敏捷的行了一個禮，立正站在我面前了。

『營長同志：』他慌忙開始報告。

我打斷了他的話：『謝維流科夫中尉！到我這裏來！』

先前在阿爾瑪·阿塔煙草工廠當會計的四十來歲的謝維流科夫，很費氣力的跑過來了。

『你們這裏，誰是上級長官？』

『營長同志，我是。』

『哪你爲什麼不指揮呢？爲什麼這排人不站隊呢？這成什麼體統？大家都快站隊！指揮官也要站隊！』

機關槍連的政治指導員波仔沙諾夫跑了過來。他用卡查赫話低聲問道：『有什麼事情？』

我用俄文答道：

『政治指導員同志，你不聽命令嗎？快去站隊！』

波仔沙諾夫仰着他那胖胖的臉，對着我站了幾秒鐘。他顯然是想要說話，但沒有敢說出來。他明白了，我現在不得接受，不能聽安慰的話。

在雪地上，整整齊齊排列着黑黑的一隊人。寂靜無聲。祇從遙遠的地方，從東方傳來了隱約的砲聲。我走到隊伍跟前。這次是謝維流科夫向我報告的。布魯得內緊張地立正站在旁邊。我轉過身去看着他。

『你報告吧。』

他慌忙地說道：

『營長同志！今天我領着精銳排消滅了一百來個法西斯蒂。但是他們把我們包圍了。我決定：衝鋒，衝出來了……』

『好吧。哪爲什麼你不再走到路上去呢？』

『營長同志，他們在後邊追擊我們……』

『追擊嗎？』

我帶着憤恨的態度惡狠狠地叫出了這一句。

『追擊嗎？你竟敢說出這樣的話來辯護嗎？敵人揚言說，要把我們趕到烏拉爾山去。按照你的意

見，竟會是這樣嗎？我們將放棄莫斯科，放棄我們的國土，跑回家去，看見老人，看見婦女就說道：敵人在後面追擊我們：你是這樣想嗎？你說。」

布魯得內沒有作聲。

『可惜，』我繼續說道，『婦女們沒有聽見你這種話。她們若是聽見，就會打你的臉，就會唾罵你。你不是紅軍的指揮官。你是個怕死鬼。』

從背後的遠方又傳來了隱約的大砲聲。

『你聽見了麼？在那裏，在我們背後，也有了德寇。敵人在那裏，要衝向莫斯科去。我們的弟兄們正在那裏撕殺。我們這一營人，在這裏掩護着他們不受側翼的打擊。他們相信我們，相信我們會堅守住，不放過敵人。我相信了你。你保守住了道路，你堵住了這條道路。可是以後你又害怕了。逃跑了。你以為你是只放棄了道路嗎？不是的，你葬送了莫斯科。』

『我：我：我想了。』

『我同你說完了。去吧。』

『往那裏去？』

『命令你去的那個地方。』

我指着河那邊。布魯得內把頭一仰，好像要看看後面，我所指的那個地方。但是他沒有這樣作，他仍然立正站在我面前。

『營長同志，但是那裏：』他的嗓子有些啞了。

『是的，那裏有德寇！你到他們那裏去，殺他們，或是，你若願意，你就侍奉他們！我沒有命令你到這裏來。我不要逃兵！走吧！』

他站着，彷彿還沒有懂得這一切也許比死亡更可怕的事情，他站着等待我最後的話。但我默然盯住了他。我此刻好像是一塊石頭，沒有一點憐惜的心情。凡是作過戰的人都會了解我的。在這樣的時刻，仇視心好像烈火一般，會把與它相反的別種情感燒燬的。

布魯得內明白了：一切都說完了。他還有力量行了個舉手禮。

『營長同志，是！』

他說了這句話，就按照軍人的姿勢，來一個向左轉。於是加快步伐，好像着忙似的，向蘆沙河上的橋，向夜間敵人靜息了的黑暗裏走去了。

(六)

有一個人從黑黑的隊伍中走了出來，向布魯得內追去。大家都聽見他說：中尉同志，我同你去。我認出了這個背着半自動槍，寬肩膀高個子的黑影，聽出「這個聲音」。

『庫爾巴托夫，退回去！』

他站住了。

『營長同志，我們也有罪過。』

『誰准許你走出隊伍的？』

「營長同志，一個人不能到那裏去。那裏……」

「誰准許你走出隊伍的？歸隊去！如果要說話，要遵照紅軍中請問長官的規矩，先問我一聲。」

庫爾巴托夫歸隊以後，說道：

「營長同志，准許我說一句。」

「不准！這裏不是開羣衆大會！我知道：你們也同指揮官一塊跑了。但是，指揮官要替你們負責。如果他命令你們跑，你們就必定要跑！大家都聽見了麼？如果指揮官命令你們跑，你們就必定要跑。這，他應負責。但是指揮官若命令「站住！」，那末，無論是他自己，無論是你們每個人，每個忠實的兵士，都必定要打死逃跑的人。你們的指揮官不能把你們抓在手中，不能止住你們，沒有當場槍斃不服從他的人。因爲這一點他就吃了虧。」

忽然布魯得內從他走不見了的黑暗中，好像一個黑怪物又出現了。我除了又發生仇恨心外，現在更感覺到鄙視他。他是來講求寬恕的嗎？此刻他又怕起來了嗎？

「你回來幹什麼？」

「營長同志，文件交給誰呢？」

「你有什麼文件？」

布魯得內遲疑了一會，答道：

「青年團員證書。指揮官的證書，書信。」

我把波仔沙諾夫叫來了。

『政治指導員同志，把文件收下。』

布魯得內從軍大衣懷內掏出一個小紙包來，要遞給波仔沙諾夫。

『阿克薩哥爾』，波仔沙諾夫低聲說道。

他再沒有說別的話，但他就用這句話來哀求我。布魯得內站住不抬頭。我覺得：這是怕死鬼的詭計，大概，他轉回來的時候，就這樣打算好了。營長會把政治指導員叫來，政治指導員就會來求情。

我想道：你在這裏耍鬼，不去同敵人耍鬼嗎？我想使你能够挽救自己的榮譽，但若是你又害怕起來，碰到鬼，你就可恥的死去吧。

『布魯得內，』我說道。『你可以帶着文件。不用到那裏去了。你還有一條道路。』我指着一條通後方的小路。

『你到團部去：就報告我把你從營中趕跑了，把你轉交了法庭：你到那裏去辯護吧。』布魯得內好像哭泣似的，帶着剛剛聽見的尖細聲音，長長噓了一口氣。

『營長同志，我：我做給你看：我打死：』此刻他的聲音發抖了。——此刻他說出了他沒有說完的那句話：『我打死那裏的崗兵：我把他的槍和文件拿回來：我做給你看：』

我聽見了這話，我的仇恨心消失了。我很想低聲說，祇叫他聽見：『好漢子，好漢子，正要這樣辦！』我感動了。但是誰也沒有知道這句話。

波仔沙諾夫打開手電燈。光亮照到布魯得內黑瘦的臉上，他兩眼深陷，顴骨高起來，現得緋紅。隨後，光亮又照到那個紙包上。波仔沙諾夫把它接了過來。手電燈熄滅了。

布魯得內轉過去，很快的走了。我叫道：

『庫爾巴托夫，你把半自動槍交給中尉！』

這是我唯一能替他辦的事情。我對本營的堅忍不拔精神，對保衛莫斯科的防線，——戰士的精神的和蘆沙河岸防線是要負責的。

公路上的第二次戰鬥

(一)

我回到營部掩蔽部裏以後，就把庫爾巴托夫叫來了。

他走進來，愁眉不展。敵人把他這個趾高氣揚，漂亮強壯而似乎勇敢的人和別人一塊趕跑了。爲什麼？爲什麼出了這樣的事呢？我必定要弄明白才行。

『你說說，』我命令道，『你們在那裏出了什麼事？你們爲什麼逃跑呢？』

庫爾巴托夫很簡短的回答了。當他們同伏下的德寇對射時，忽然從背後很近的地方發出了自動槍聲。在樹後邊，戰士們的背後，橫飛着發光的子彈。布魯得內叫道：『跟我來！』，於是一排人都端着步槍從樹林裏飛跑到近旁那個小林裏去了，這是預先規定好的。但忽然，從那裏也有槍聲迎頭射來。倒的倒，叫的叫。大家都向一邊躲閃，就從這時，再不能停下了。發光彈總在他們背後飛追；德

寇一面射擊，一面追趕；按軍事術語這叫做：「跟踪追擊」了。

我問道：

「那些追趕你們的自動槍手究竟有多少人？」

庫爾巴托夫敗興地答道：

「營長同志，我不知道。」

「也許有一打人？也許少些？」

庫爾巴托夫低頭不語了。

「去吧。」我說。

(二)

庫爾巴托夫走了。

我這個兵士，究竟有什麼感覺呢？我看見了：他很害羞。

羞恥心……：你是否想到了什麼是羞恥心呢？如果在戰爭中，把兵士的羞恥心打消，如果把這種內心的裁判聲消掉，那就無論是何種軍事訓練，無論是何等軍紀也團結不了軍隊的。

被子彈追趕着的庫爾巴托夫同別人一塊跑了。恐懼在他的耳旁邊叫道：

「你要死了；你的幼年生活完了；頃刻之間不是把你打死，就是把你打傷，永遠殘廢。趕快逃命，藏起來，逃跑吧！」

但另一個有威權的聲音叫道：

『不要跑，站下！逃跑是下賤，可恥的行動！會被人賤視，當作怕死鬼看待哩！站下，撕殺，要做個祖國的忠實兒子！』

啊，當有這種激烈的內心鬭爭的時機，當忽而傾向這方，忽而又傾向那方時，當兵士的心靈正分離開時，是怎樣需要命令呀！此刻，指揮官所下的鎮靜，響亮有威力的命令，就會成爲祖國給兒子下的命令。這命令就會打消軍人的膽怯心，就不僅會把素有的軍事本領和軍紀動員起來，並且會把一切高尚的熱忱，——良心，榮譽和愛國精神都動員起來。

布魯得內驚慌了，放過了能够並且務必下命令的時機。因此，這排人就打了敗仗。因此，忠實的兵士，現在當着我的面，就羞愧起來了。

(三)

排長受了應得之罪。

而我呢？當然，我對本營中所發生的事情和將會發生的事情，對每次戰鬥的失利，對每次逃跑現象，對每個指揮官和戰士，都要負責的。我這一排人沒有執行戰鬥命令，這就是說，我沒有執行戰鬥的命令。

我給團長打電話報告了發生的事情，說明了需要解釋的情形，我把聽筒放下，就……就在無情的法庭——自己的良心，自己的理智面前受審判了。

我務必找到我的罪過究竟何在。是否在於我所選的排長不中用呢？是否在於我沒有預先明白他是個怕死鬼呢？不是，不是這樣的。在他逃跑之後，在隊伍面前向他宣布死刑之後，他仍會引起我心中對他的愛惜，他仍會表明他還有榮譽心。

而在那裏，在子彈下，他究竟怎樣了呢？爲什麼他在那裏竟忘掉了指揮官的天職呢？

我的錯誤究竟何在呢？

還在幾天以前，當我給中尉任務時，我就想道：難道，德國人會像綿羊一般，一次，一次，又一次，總來挨我們的子彈嗎。但那時，我沒有從轉瞬間現出的這個意思中，作出任何的結論；我竟看錯了敵人，他原來並不這樣蠢。

顯然，在公路上打了第一次仗後，我們已迫使德國軍官思考了；迫使他竟在我預料之先，就加以思考了。顯然，他有了計劃對付這次埋伏，我却沒有及時猜到這個計劃。他用突然手段回答了突然手段。我用這種突然迎頭開火的手段把他的兵士打得驚慌竄逃，他也用這種手段把我的一排兵士打跑了。

今天他勝利了，把我趕跑了，——在我的意念中正是用了這個『我』字，——但這並不是因爲他的軍官和兵士更勇敢或更有訓練。他並不是用數量戰勝了我，——按我們的戰術智謀，可以用小的兵力同多數兵力持久作戰，——而是用智謀，用戰術，用智慧戰勝了我。

是的，我昨天思考少了！所以我在戰鬥前就打了敗仗。這就是我的罪過。

(四)

我看了看地圖，想了想戰鬥的情景，逃跑的情形；竭力猜想，他，我的這個敵人，德國軍官，怎樣準備了這次戰鬥，怎樣實行了這次戰鬥。

我的戰士逃跑了。我想見了這種情形。我看見了在火鞭般的發光子彈打擊下，在死神追逐下，連呼帶喘，驚慌逃跑的情形。在逃跑的道上，有多少小樹林，樹叢和凹地啊！藏到什麼地方，立刻臥下去多好呢，轉過槍口對着敵人，讓這些乘勝狂追的德寇走近些，冷靜地迎頭痛擊他們。

布魯得內沒有保持住冷靜的態度；他沒有保持住自己的精神和士氣；他的罪過就在這裏。但是我當營長的，務必在昨天，在戰鬥之前，替他想想，預見到這些情形。

敵人佔據了道路。但是只佔了一條道路。另一條道路還不歸他所有。頓斯基那排人，在那裏改換了埋伏的地方，在等着德寇。明天，敵人就要打算用一種手段，把這一排人也趕跑。好吧；大德國人老爺，你來試試吧！

(五)

我給頓斯基打通了電話，就命令他，帶着衛兵來見我。過了一點半鐘他來了。

看他的面容似乎仍與從前一樣。面皮和手皮還是那樣嫩白。他一進來，臉上就現出微紅的羞色。

但我看見他第一次的手勢，聽見他第一句話就明白了：頓斯基成另一個人了。他看見我在看他，就微笑了，這是熟識的微笑，有點不好意思，但這是新的微笑，包含着一种內心的力量，他好像覺得自己有權微笑。他的動作也更有把握，更迅速了。他比先前更自然地行了個舉手禮；更自然的報了到。

『坐下』我說。『把地圖拿出來。』

在頓斯基展開的地圖上，設埋伏的那個地方，沒有畫任何的記號。這種事情，不能相信地圖會保存秘密的。但第一次戰鬥的地點，已不是秘密的了，頓斯基，好像是怕忘記了，在那裏畫了一個小紅圈。我看看那個地方。我們兩個都知道，在那裏經過了精神上偉大的考驗；在那裏得到了勝利的極大的快樂，我們兩個都明白這種情形，可是我們兩個誰也沒有說一句話。

『頓斯基，你看，』我說，『上次我同你所談的就是這回事：讓敵人來包抄埋伏。這是許可的。但是不要陷於包圍中。』

頓斯基點一點頭。看來他已是明白了。我繼續說道：

『但是，敵人會偷偷的來包圍你們。譬如這樣……他從這方面來包圍你。』我用鉛筆杆在地圖上指出了這一點。『在這邊給你留下一條出路。你衝出包圍，要開始退走，而預先鑽到那裏去的敵人，已經伏在路上，在窺伺你，已經看見了你。他就開火迎頭痛擊。那你怎樣辦呢？』

『怎樣辦？』——頓斯基追問了一句。『用刺刀衝殺！』

『哎，頓斯基……用刺刀是衝不得的，敵人會把你們都打死哩。你不會驚慌嗎？你不會逃跑嗎？』

他稍微把頭一仰。

「營長同志，我是不會逃跑的。」

「我不是說你一個人。兵士們不會逃跑嗎？」

頓斯基不作聲了，他看着地圖，沉思着，尋找切實的回答。

「頓斯基，自然，遇到絕望的情況，也要鬪爭。但爲什麼要陷於這種情況呢？讓德寇陷進去吧。你用刺刀祇能殺一個人，用智謀就會殺一千人。頓斯基，這是卡查赫的俗話。」

「營長同志，那怎樣辦呢？」

他那年輕的藍眼睛，帶着相信的神情看着我。

「逃跑！」我說。「照德寇想的那樣，慌亂逃跑。用十幾分鐘的工夫，裝出驚慌的樣子。讓他們來追！正需要這一着！戲法是我們玩的。不是他們追趕我們，而是我們迫使他們——用妙計迫使他們，你明白嗎，——來追趕。順着道旁，飛跑到這塊凹地上來（我又用鉛筆杆指着地圖）。或是，選擇另一個適當的地方。迅速藏到那裏，伏在地上。讓第一分隊把德寇放過去。第二分隊就開機關槍和步槍迎頭掃射他們。他們一吃驚，就會往回跑。那就要從這裏，再迎頭掃射。兩方開火夾攻，將那追來的人完全消滅！你明白嗎？」

我想像着這次戰鬪，揚揚得意地微笑，看着頓斯基。而頓斯基看着我却没有微笑。我從他的眼色中，看出了他懂得了這個意思。但在他眼珠深處，瞬息間猶疑一下，我看出了他戰慄的神情。

我沒有立刻明白他的心情究竟怎樣。也許，頓斯基在這一瞬間會感受到在殺場前，在他將要造成

的血海前的那種恐懼嗎？

但他却肯定的回答道：「營長同志，我明白了」。

我們又談了一些細節。隨後我說道：

「你把這個運動戰告訴戰士們。」

他追問道：

「運動戰嗎？」

不知爲什麼這幾個字竟會使他驚訝。大概，直到現在，他還把「運動戰」這幾個字瞭解爲沒有殲滅敵人的意思。但是立刻他就按軍規答道：「營長同志，是。」

「頓斯基，這就完了。」

他站起來了。

這個面皮柔嫩，性情溫和的青年人，明天要用妙計把敵人引誘到陷阱裏，並且猛烈打殺那些頭昏目眩，東逃西竄的人。我看出了他能辦到這一着。

(六)

似乎我達到了這種地步：使我們今天失利的經驗成爲明天成功的先聲。

我心裏輕快了一些。我把頓斯基放走之後，就躺下，蓋着軍大衣，面對着牆，打算睡去。

我閉上眼睛，祇覺面前現出了一幅軍事地圖，現出了頓斯基注意的面容。我用鉛筆杆指着地圖向

他說道：『他們正在逃跑，跑到這裏來，我們在這裏再開槍迎擊他們！』

突然，——我覺得這一剎那極其明顯，——眼前有一隻別人的鉛筆指着地圖，這不是我的鉛筆。我的鉛筆是普通的黑鉛筆，而這隻鉛筆則是帶紅漆的，有楞的，藍色筆頭削得尖尖的。這隻手也不是我的。白色手皮上長有淺黃色的汗毛。

我順着這隻手看到他的臉上。是呀，這原是他，我的敵人，德國軍官，他的眼睛兇殘而敏銳。他看着他身旁的一個人，一字一句的說出了我那句話：『他們正在逃跑，跑到這裏來，我們在這裏再開槍迎擊他們』。並且我看見這隻尖頭鉛筆在地圖上指的地方，不是那塊凹地，不是要使希特勒黨徒明天落入的陷阱，而是我營的防線。我極目注視，想看明白，好記着這隻鉛筆所指的地點，我的身上猛然向前一傾往那裏看去……一下睜開了眼睛……

在掩蔽部裏點着熟識的那盞煤油燈。在牆角裏的電話旁邊，有個電話員坐着。

我轉過身子，面對着牆，又要睡去。我想起了布魯得內利那間被手電燈光照着的臉色；雖難過而卻沒有失去自豪神情的臉色；兩眼深陷，突起的顴骨緋紅。想起了他最後一分鐘的戰慄聲音：『我做……我做給你看看』。隨後又想起了些別的事情；隨後一切都在昏昏沉沉的夢中模糊不清了。

(七)

早晨，我剛剛起來，我的隨從兵新琴科就帶點神秘氣色報告道：

『營長同志，布魯得內中尉在那裏，』他指着門口，『等你起來，有報告。』

「他在這裏幹什麼？」

但我的心跳了起來。回來了麼？！執行了他最後所說的話麼？！

新琴科着急地說：

「營長同志，他到過德寇那裏。帶回來了兩枝自動槍。現在他在那裏坐着，不同一個人講話。要親自見你。」

「讓他進來吧，」我說。

新琴科走出去了。過了一分鐘，門又敞開了。布魯得內緊閉着嘴，一言不發，走到我坐的那張桌旁，把兩枝德國自動槍，兩個德國兵士的證書，信件，練習本，德國的紙幣和零錢放在桌上。他那兩隻深陷的黑眼不轉睛的直瞪着我，有些生疏的樣子。

我想說聲『坐下吧』，而忽然覺得塞住了咽喉，說不出一句話來。我拿了一支紙煙，站起來，走到軍大衣前去找火柴，雖然在褲子口袋裏原來有火柴。我把紙煙吸燃，在橫木下邊挖成的窗前站了一會，看着窗外的光亮，松樹的幹和樹根，樹間地上的積雪。隨後，轉過身來，鎮靜地說道：

「布魯得內，坐下……你吃過早飯麼？」

布魯得內沒有回答；此刻他也說不出話來。

新琴科在門口望一望，跑到我跟前，對着我的耳朵低聲說：

「營長同志，開早飯，要拿燒酒麼？」

他，我的隨從兵，我可愛的新琴科與全營人都知道昨天發生的事情。現在他一切都明白了。

『是的，』我說，『給中尉倒一杯酒！』

我們一塊吃了早飯。布魯得內敘述了他夜間的游歷；說了他打死兩個德寇的情形。他喝了一點燒酒，兩眼現出潤澤的光亮，不時閃出了先前布魯得內的狡猾神色。

『布魯得內，可是你昨天是怎麼一回事呢？』我問。『你怎樣，沒得命令就退却了呢？』他把眉頭一皺，不願意來談這個。

『你不是知道麼……』

『我不知道……』

他說得更勉強了。

『你不是說過麼……』

『害怕了麼？』

他點一點頭。現在，既然又提起了昨天的話，他就容易來說這個了。

『營長同志，我自己也不明白……這是，怎樣說呢……就好像一塊磚打到了頭上……於是，彷彿我已不是我了……腦筋再不起作用了……』

布魯得內着急的抖抖肩膀。

『就好像一塊磚……』他重複了一句。

我忽然想起了我想過很久的話。攻打心理！攻打腦筋！攻打精神！

說也奇怪，當時彷彿沒有發生任何事情，但這一分鐘，却同戰爭的最緊急關頭一併印入腦筋裏。

了。

攻打心理，——當時，我第一次清楚地想出了這個簡單的真理。但是並沒有任何X光可以影響心理。戰爭是用武器來殲滅活人的；這些武器是傷害身體，而不是傷害精神和心理的。不對，也會傷害精神！若把敵人的心理擊傷，把他的精神打破，那就能驅逐，追上，打死並擒獲成羣的敵人。

敵人竭力要給我們來這一手。大德國人老爺，你用這一手，贏了我一次，把我的一排人打敗了。够了，不會讓你再這樣幹了！

我向布魯得內說道：

『現在這樣辦吧……這一排人我暫時還不能交給你。但我想，現在你是不怕德寇了。我要把你派到他們那邊去。我委派你當偵察排的副排長。』

他忽然高興地站了起來：『營長同志，是』。

我讓他走了。

攻打心理！這是古時候就知道的。古時候也是用突然手段達到這點的。戰鬥的藝術，戰術的藝術，豈不就是在於突然擊昏敵人，而預防自己的軍隊不受這種突擊嗎？

這種思想並不是新的；這是在書上找到的；但是在戰爭中，經過了屢次令人痛苦的思想以後，在戰鬥中經過了成功與失敗之後，我對這種思想瞭解得更清楚了，先前，這種思想也在我腦海中微微地閃爍着。但現在戰鬥的秘密是明顯的了！

我覺得就是這樣。

但就在那一天，過了幾點鐘以後，敵人就向我指明了，我並沒有完全明瞭；並指明了，還有另一種戰鬥規律。人人都知道，在戰爭中的論證並不像在邏輯學和數學中論證那樣。在戰爭中是以血來證明的。

(八)

頓斯基那排中的戰士，打罷仗回來說了以下的話。

在十月二十二日那一天，敵人在本營戰線前面，順着他佔領了的那條路，把砲隊和貨車往前推動，並在前天頓斯基設埋伏，而沒有放過德寇的那條路上，也恢復了進兵的動作。

在這一次，德寇動作得更小心了，步行前進，隊伍散開，開自動槍向道旁樹林邊緣和樹叢中射擊。空着的汽車隨着兵士慢慢前進。

頓斯基那排人，這次也齊放迎擊德寇。但此刻敵人對這一手已有了準備。德寇馬上就伏在地上。隨後，就躍進，來包抄我排。

此刻我們開始用計謀了。表示『驚慌失措』的時候業已來到，——要狼狽竄逃了。這一手已經玩過了。

德寇看見了跳跑的人，就叫道：『啊，羅斯人逃跑了！前進哪！』於是德寇就追來了。我們的戰士按照預定的那樣逃跑，不離開道路。德寇的汽車夫開快了汽車；敵兵們攀上前進的汽車上，立着射擊，乘着汽車，很方便地追趕我們的人。

我排跑到凹地上。戰士們迅速伏到路兩旁的樹叢和土堆後面。汽車開過來了。追得興高彩烈的德寇，盲目射擊，發光子彈在空中亂飛。「羅斯人在什麼地方？他們跑到那裏去了？前進哪！」

忽然，側面排射槍聲響了。手機關槍的火劍刺來了。你知道是怎樣打法嗎？在跟前，陡然一擊，立致死命。死者紛紛倒地，叫哭連天。汽車夫們不是吃了子彈，就是跳出了司機棚，竟來不及停住發動機。汽車亂碰起來。那知兩旁又有一排排，一陣陣的火力猛烈射來。

被打得頭昏眼花，失魂喪膽的德寇，跳下了汽車，成羣逃跑。但背後，子彈橫飛，死神追逐！

忽然，從汽車那面，他們躲避着子彈跑去的那方，又迎面打來了致命的排射，又刺來了手機關槍的火劍。

此刻發生我所沒有預先看到的情形。第二次打擊，第二次猛攻，似乎恢復了敵人的智慧。他們採取了唯一能救命的辦法：他們如狂浪一般，冒着迎面射擊的火力，向我們人的埋伏地點衝向前來。

不知道是絕望的情景賦予了德寇力量，或是他們的指揮官在緊急關頭，掌握住了他們，但德寇竟一邊射出一排排的發光子彈，一面向我們稀疏的散兵線衝上來。

於是，忽然全部情形都改變了。戰爭的簡單規律，——數量的規律，數量優越和火力優越的規律起了作用。二百多怒氣衝天，殺氣騰騰的德寇向我們撲來了。而我們這裏祇有少得可憐的半排人，二十五個戰士。

我以後才明白，在這次戰鬥的計謀本身中，就包含着錯誤。用少數兵力來反對多數敵人時，不能去包圍敵人，不能實行包抄。這是一次痛苦的教訓。

頓斯基又能怎樣辦呢？在這樣可怕的關頭，不是完全失掉勇氣，就是勇敢無比。指揮官的勇氣，首先就在於頭腦聰明，態度鎮靜，心境清楚敏銳。

頓斯基命令戰士們順着凹地跑到附近的那個小樹林中去。而他自己，這個勇敢高尚的軍官，青年團員，却留在手機關槍跟前，同幾個戰士掩護着他這排人退却。

德寇一邊射擊，一邊逼近了，但頓斯基用機關槍掃射他們，射得他們紛紛倒地，藉此掩護着凹地，掩護着最短的追擊道路。他身上中了幾顆子彈，但仍繼續射擊，在激烈戰鬥中，竟不覺得鮮血直流。

在頓斯基後邊，我們的另一個機關槍手，在射擊了。此刻愁眉不展的沃爾科夫副排長掩護着中尉退却。頓斯基還能向自己的隊伍跑了不遠，但又中上子彈倒下了。沃爾科夫不斷地拚命短排射擊，不讓德寇進到中尉跟前。戰士們爬着救出了自己的指揮官，把他拖到樹林中去了。在那裏，把頓斯基中尉身上的七處槍傷綁好。而這個少言寡語，作事打仗都心狠，兵士們都稱他是『公正人』的沃爾科夫中士，在機關槍跟前陣亡了。

(九)

德寇是這樣佔領了中間的地帶。

莫斯科附近，或即令祇是在瓦洛科拉木斯克方面作戰的整個情況，自然用不着我這個營長來說。但是，這次我却要違反我們這個規矩，來很簡單地說一說。我以後看了一些預備送到博物館去的

關於潘菲洛夫戰士戰鬥經過的文件，我讀了一些防守瓦洛科拉木斯克區的羅科索夫斯基將軍集團軍司令部的戰報。十月二十三日那天的戰報上說道：『今晚，敵人在我軍左翼，已把主要的兵團集中完結，並把反對我軍中路的補助兵團集中就緒。』

反對我軍中路：在那個時期，這就是指本營和兩營鄰軍，還有屬於我們的砲兵，——其有兩千紅軍戰士，防守着二十公里長的戰線。

十月二十三日

(一)

十月二十三日早晨，天剛拂曉，德寇的一架偵察飛機，就在我們的上空出現了。這架飛機的翅膀，向後傾斜，像蚊子的翅膀一樣；紅軍兵士給它起個外號，叫做『駝背』。

隨後，我們就看慣了『駝背』飛機，學會了擊落它的方法；使它們變客氣了——蚊子，你離遠些好了！——但在這天早晨，是初次看見了『駝背』飛機。

它在雲下自由飛翔，順着秋天的低雲飛來飛去，時而飛到灰色的雲裏，時而閉住發動機，往下滑翔，以便從空中觀察我們。

在本營中沒有防空武器。我已經說過了。遵照潘菲洛夫的命令，把本營附屬的高射機關槍都派到

我師左翼去了，因為敵人在那裏用坦克攻擊，同時又有飛機參戰。當時我們還不知道，用步槍排射也可以擊落飛機，這個不很奇妙的秘訣也如同許多別的方法一樣，是以後才發明的。

大家都注視着這架『駝背』飛機。我還記得那一刹那，飛機向上一飛，瞬息間鑽到雲裏，又往下一衝，忽然，四面八方都轟轟隆隆響起來了。

只見田野上，土柱衝天，火焰迸發。第一批土柱還沒有散落下來，那些冷冰冰的土塊，仍在慢慢往下墜落，而旁邊又是一陣爆炸。

聽着砲彈橫飛的響聲，看着爆炸的情形，我斷定敵人是用各種口徑的砲，集中射擊；同時又用迫擊砲轟擊。我拿出錶來一看，正是九點零二分。

我回到樹林中的營部掩蔽部內，聽了各連的報告以後，就打電話給團長報告：敵人在十點鐘整，向本營整個防線前緣，開始了猛烈的大砲準備射擊。那裏回答我說，右翼那一營人，也遭受着這種轟擊。

(二)

顯然，這是在攻擊前的砲兵準備射擊。

在這樣緊急的時刻，大家的神經都緊張起來了。豎耳傾聽着不斷的轟擊，這種轟擊的響聲，直傳到地下來；祇覺得掩蔽部裏的木頭直在震動；砲彈在附近爆炸的時候，冷冰冰的土塊，從頭頂上的大木頭縫間紛紛下落，打得地板，桌子砰砰拍拍響成一片。但最緊張的時刻是沉靜的時候。大家都靜

默無聲，等着新的轟擊。新的轟擊沒有；可見：但是又是一陣嘩啦，嘩啦響；又是轟鳴吼叫，大木頭又震動起來了，隨後又等着最可怕的時刻——死的寂靜。

，德寇是玩戲法的騙子。這一天，他們在戲弄我們的神經，屢次在兩三分鐘內停止轟擊，隨後又一陣一陣刺激我們。真是難堪極了。趕快來攻擊就好了！

但過了半點鐘，過了一點鐘又一點鐘，大砲的轟擊仍然繼續着。我不久以前還是個砲兵，我竟沒有料到，射擊我們野戰掩蔽部，射擊我們這沒有水泥工事點的陣地所用的集中配合火力，竟會延長這樣久。德寇射出了整列車的砲彈，——當他們停止前進時，從深後方把所有的砲彈都運來了，——把地都打碎了，他們準是指望，打平我們的陣地，粉碎我們，消磨我們，隨後用步兵一衝，就完事了。我不時同各連長打電話。他們報告說：什麼地方都沒有發現集中的德國步兵。

聯絡時常斷絕。砲彈的爆片不時炸斷電線。值班的電話員，冒着砲火迅速把電線接好。

正午時，有個地方的電話線炸斷了，——已有好幾次了！——一個值班電話員由掩蔽部跑出去之後，我也跟着出去看看外面，究竟出了什麼事。

有些砲彈也落到樹林子裏。祇聽得在樹頂上一陣轟鳴；樹木折斷，吱吱喳喳的響，枝葉紛紛墜落。我很想轉回去藏到地下。但理智叫住了我，我就走到樹林邊緣去了。那一架『駝背』飛機仍在我們頭頂上旋轉。有很多彈窩，佈滿塵土的雪地上，某些地方竟炸得烏黑，各處仍有土塊飛騰起來，——當迫擊砲彈發出越響越高的吼鳴，紛紛落下時，就看見紅光迸發，土塊向四外低飛；當重砲彈爆炸時，就看見有黑柱昇起，有時竟達到樹梢。

過了幾分鐘，神經稍微鎮靜了，心不自主的戰慄也消失了，聽着轟擊的聲音，也不那樣震耳了。眼睛也看得清楚了。

忽然，砲聲停止，一片寂靜。神經又緊張起來。隨後，在天空中又是一陣轟隆，接着又是一陣尖刺的嘯聲。又是一陣轟鳴，接着又是一陣刺耳的嘯聲。這是榴霰彈爆炸了。我靠到一棵樹上，又覺到一陣難堪的戰慄。

原來，德寇停止一分鐘，改換了砲彈，爆炸的聲音和情景都改變了。他們現在射出了榴霰彈和開花彈，這種砲彈接近地面就爆炸，發出可怕的響聲和火焰。這種砲彈對於藏在步兵壕中的戰士幾乎沒有危險，雖然對於身體沒有危險，但德寇極力要鎮壓戰士的精神，轟擊戰士的心理。此刻，我靠着一棵樹，猜想敵人的手腕，學會了怎樣去了解敵人的手腕。

隨後，田野上又有爆炸彈爆炸了，烏黑的土柱和炸藥的黑灰飛騰起來。

沉重的炸力竟把一些掩藏在小土堆中的長木頭都掀起來了。此刻，在我們頭頂上嗡嗡飛着的德寇校射飛機師，自然是很高興的。

但我也幸災樂禍地微笑了。我們的軍事巧計成功了。敵人用一連幾點鐘的工夫，炸壞了我們的偽陣地。

初雪掩蓋着的菌形土堆，我們特意在上邊踏了一些小道，這種假掩蔽部，沿小河一帶形成一條很明顯的防線。

而藏在戰士的真正掩蔽部，你知道是在高低不平的河岸旁挖成的，上面蓋有三四層大木頭，與河

岸相平，看不出來。

德寇不僅照準一個地點，而且照着一大片地方開砲轟擊，並且也向河岸射擊，但是爲了使火力有效，就要擊中木頭較薄弱的掩蔽部正面上，而不是射到木頭很厚的掩蔽部正頂上。你已經知道，我們的防線是不佈置很稀的，所以木營所受的損失也就很少。

(三)

下午四點鐘左右，敵人在第二連的防區，諸維梁斯克村附近，猛烈地加強了火力，從謝列達鎮到瓦洛科拉姆斯克城去的公路正經過這個村莊。

我按轟擊聲和震動的情形，立刻知道了這種情況，就趕快打電話叫第二連連長謝維流科夫說話。

『他不在這裏……』

我聽出這是個交通兵，小個子韃靼人木拉托夫的聲音。

『他在什麼地方？』

『他爬到瞭望點去了……』

『你爲什麼沒有同他一塊去？』

『他一個人不顯眼。營長同志，他是知道戰術的。』

木拉托夫說話的聲音很有勁。在這樣的時刻，特別能清楚地聽出兵士的腔調；聽着就好像是看戰報一樣。

另一個電話鈴響了。給我打電話的是謝維流科夫。

「是營長同志嗎？」

「是的。你在什麼地方？從什麼地方打電話？」

「我在砲兵瞭望點：用砲兵望遠鏡瞭望：營長同志，看着真有趣……」

就在此刻，在砲火轟擊下，他仍沒有失掉他那不慌不忙的老習慣。我催着他，問道。

「有什麼興趣？看見什麼了？」

「德國人在樹林邊上集中了：營長同志，他們好像螞蟻一般亂動：有一個軍官出來了，也拿着望遠鏡在瞭望。」

「他們有多少人？」

「確實說，大概有一營人：營長同志，我想，要把他們……」

「想什麼？快叫庫哈塔林科接電話！趕快！」

「營長同志，我就是想的這個……」

謝維流科夫的遲慢態度，往往使我生氣。但我總不肯派任何人來代替這個四十來歲有判斷力的謝維流科夫當連長，他在那一天，屢次在可怕的戰場上爬來爬去，到戰壕中和瞭望點去察看。

砲兵校射手庫哈塔林科中尉接過了聽筒。本營附屬的八尊大砲，在林中地下掩蔽壕中隱藏着，整天沒有作聲，直到決定的關頭總沒有暴露自己。此刻，這個決定的關頭，這一分鐘快到了，德寇集中準備衝鋒的那個林邊以及本營防線前邊的整個地帶，都預先試射過了。我的作戰計劃是這樣的：等

到敵人突擊隊準備衝鋒時，才使隱藏着的砲運動作；如同磚頭一般迎頭打去，把他們打昏，擊散，摧毀敵人的衝擊。

我本想下令：『照敵人的集中部隊，八尊大砲一齊開火！』但開頭應當先射幾個砲彈試試，看看砲彈落在什麼地方，按照風向，風力，氣壓，地面受砲身重量壓下去的深度和其他許多變動，來改正一下瞄準的方向。

爲此就要費一點時間，約莫兩三分鐘。

但你还記得潘菲洛夫所說的什麼是時間的謎語嗎？

你知道，在戰爭中，兩三分鐘內會發生什麼事情嗎？

(四)

我下了命令以後，沒有放下聽筒，聽着砲連在打電話。那裏向火力點發出了命令：

『各佔本位！裝上砲彈，並報告！』

隨後，庫哈塔林科——這隻藏在樹林中的大砲的活眼睛——又指出了坐標。有個人重複了一聲。此刻各砲身慢慢的轉動着。但時間却迅速的過去了：

終於聽見了回答。

『準備好了！』

接着就聽見了庫哈塔林科的口令：

『兩顆砲彈，連放！』

又是一陣沉默，沒有聽見照例執行命令的回答，幾秒鐘又過去了……大概，還沒有完全準備好。要趕快，趕快呀，真是見鬼！忽然，由聽筒中也傳來了這一句話。庫哈塔林科叫道：

『趕快！』

我揷嘴道：

『庫哈塔林科，那裏有什麼事？』

『營長同志，德國人正在準備，背背囊，帶鋼盔……』

他又叫道：

『火力點！』

『是我呵！』

『趕快！』

『聽口令！開火！開火！連放！』

在震得耳聾的不斷轟擊下，竟聽不出我們的砲聲來了，但砲彈業已射出，砲彈已經飛走了，不過暫時這還是試射，祇射出兩顆砲彈。庫哈塔林科此刻就會看見爆炸。離目標遠不遠呢？也許一下子會打中嗎？這種情形也是常有的！

不是這樣！只聽得庫哈塔林科校正道：

『表尺昇高一度。向右移動零……』

忽然，共鳴膜轟轟的一聲。把這句話打斷了。

『庫哈塔林科！』

沒有回答。

『庫哈塔林科！』

沒有作聲：向右移動零：零九度？零三度？或是，也許是零零三度呢？

我們有很多砲彈，我們有八尊大砲，但此刻，到了正需要它們的時候，可惡的戰鬥偶然性把它們弄成盲目的了。

值班的砲隊交通兵，已跑到電線那裏去修理，但時間已過去了。

可是這並非聯絡中斷。原來發生了更嚴重的不幸事件。

另一個電話鈴響了。又是木拉托夫從第二連指揮點打來的電話，這個小個子戰士，在幾分鐘前，還很高興地回答了我的電話，此刻，他的聲音却有些驚慌了。

『營長同志！連長受了傷。』

『什麼地方，很重嗎？』

『我不知道……還沒有拾來……那裏還有別人，我不知道他們是打死了還是受了傷。』

『那裏是什麼地方？』

『在瞭望點……這裏的人都往那裏拾連長和別的人去了……却把我留下……叫我給你打電話。』

『那裏……在瞭望點……發生了什麼事情？』

我很費氣力地說出了這句話，可是已經明白，發生了不幸。

『打壞了……』

我沒有作聲。木拉托夫停了一會，又可憐地問道：

『營長同志，現在我到那裏去呢？我們現在歸誰管呢？』

我感覺到失了連長的戰士如孤兒般的情緒……

眼看着轟鳴就會變成可怕的寂靜；眼看那集中準備攻擊的德國步兵就要渡河了，但瞭望點已被打毀，大砲成了盲目的，一連人沒有連長了。

我說道：

『木拉托夫，你把交通兵召集起來。叫他們到各排裏去傳達：謝維流科夫中尉受了傷，營長到了指揮點裏代替他指揮。現在我就到你們那裏去。』

我把聽筒放下以後，向參謀長拉希莫夫命令道：

『立刻通知克拉也夫，叫他到這裏來，替我指揮第二連。』隨後我又叫道：

『新琴科，帶馬來！』

(五)

我們騎着馬沿田野飛馳，我騎在『雷桑克』馬上走在前邊，我的隨從兵新琴科跟在後邊。『雷桑克』馬豎起了兩個薄得透亮的耳朵；我打着它往前直跑，抓緊韉繩，不讓它遇到爆炸時閃躲。

心中焦急萬分：『再射擊！再射擊！可不要沉寂下來！要趕到才好！』

祇看見前邊有一輛軍用馬車從諾維梁斯克村飛馳而來。車夫拚命打着馬。一匹馬的大腿上流出了殷殷的血來。

『站住！』

車夫沒有一下把馬勒住。

『站住！』

我看見庫哈塔林科坐在馬車後墊上。他那慘白的臉上，粘着許多泥點子。前額上有一道腫起來的小傷痕，邊上帶着血跡。在粘滿泥土的軍大衣外邊，掛着一付砲兵望遠鏡，擺來擺去。

『庫哈塔林科，你往那裏去？』

『往……往……』他好像是結巴嘴，不能馬上說出來。『往火力點去，營長同志……』

『去幹什麼？』

『瞭望點……』

『我知道！我問你去幹什麼？逃跑嗎？轉回去！』

『營長同志，我……』

『轉回去！』

庫哈塔林科瞪起他那含着恐懼神情的死板眼睛，看看我。

庫哈塔林科看見指揮官命令的眼色，忽然好像有人把他的瞳人改變了一般。他往上一跳，比我的

聲音更高的大叫一聲：

『轉回去！』

於是他大罵了一陣。

我們向村中飛馳去了。一對砲兵的馬拉着馬車，也不看路，跟在我後邊哧哧發喘，向前飛馳。

一座有鐘樓的教堂內，設有我們的綁傷處。在教堂後邊，子彈射不到的地方，設有木營的廚房。

勤務排排長寶里索夫中尉看見了我，就立正站着。

『寶里索夫，聯絡通嗎？』

『營長同志，聯絡通。』

『電話在那裏？』

『營長同志，電話就在這裏，在門崗上。』

看來，從教堂鐘樓到門崗上約有一百五十米遠。

『有電話線嗎？』

我看見他點一點頭，就命令道：

『立刻把電話拿到鐘樓上去！跑步！寶里索夫，一秒鐘都是寶貴的。』

我從石台階上跑進教堂裏去。一陣血腥氣味撲面而來。看見傷員們躺在雨衣上，雨衣下邊鋪有麥

草。

『營長同志……』

謝維流科夫低聲叫我。我快快走到他跟前，握着他那十分沉重，全無血色的手腕。

『謝維流科夫，對不起，現在我不能……』

但他沒有放開我，他斑白的鬚髮剪得很整齊，滿臉鬍鬚，上年紀的臉色現得萎縮憔悴了。

『營長同志，誰代替我呢？』

『謝維流科夫，我……對不起，我不能再……』

我緊緊的將他那沉重的手握一下，就放開了。謝維流科夫望着我，微微一笑。

電話員帶着電話機往上跑。他後邊拖着根細長的電話線。

我正走着，我們的軍醫克拉斯寧科攔住了我。

『營長同志，情況怎樣？』

『幹你的事吧。把傷員的傷綁好，就趕快把他們送走。』

他驚慌地追問道：

『趕快嗎？』

我生氣了。

『如果我再看見你一聽見『趕快』這兩個字，就嚇得面目改色，那我就把你當成怕死鬼來懲辦！』

你明白嗎？去吧……』

我沿着螺旋梯子，走到鐘樓上去。庫哈塔林科已經在那裏，他蹲在低低的石欄杆後面，拿着望遠鏡瞭望。電話員把電話線接到了電話機上。

『往右移動幾度？』我問。

庫哈塔林科驚愕地看我一眼，隨後就明白了。

『零五度，』他說道。

我轉向電話員問道。

『你快接好了嗎？』

『營長同志，就接好了。』

庫哈塔林科把望遠鏡遞給我。我拿着望遠鏡在眼睛上對好光，看見那猛然接近的參差不齊的森林邊緣，馬上清楚了，遂把鏡頭往下一移，忽然看清了德寇，好像祇離有五十步遠。他們站着，——稍息站着——而已經排好了隊。能以分辨出來他們的戰鬥隊形：各小隊間，——大概是一排人的小隊，——有不大的間隔，排列如下：前邊一班人，後邊兩班人，好像兩個翅膀。軍官們，也帶上了鋼盔，帶在左邊肚子上的手槍匣子，已經打開了。這種帶槍的情形是我第一次看見的。這就是來到莫斯科附近的勝利專家！此刻，他們就要涉水過河了。

(六)

『接好了！』電話員說。『營長同志，電話通了。』

『叫火力點……』

此刻，終於聽見了口令，被打斷的那句話又恢復了。

「表尺昇高一度！向右移動零五度！兩個砲彈，連放！」

我把望遠鏡遞給庫哈塔林科。

不用望遠鏡，我就看不清楚德寇了，而仍舊望着林邊，心神緊張，立待着砲彈爆發。只見樹間一亮，接着旁邊就昇起了兩股黑煙。我還不敢相信，但覺得已擊中了目標。

「擊中了！」庫哈塔林科把望遠鏡放下，說道。他那粘有泥點，前額有道腫傷痕的面容上現出了喜色。「現在我們……」

我不等他說完，就把聽筒拿過來，命令道：

「各砲都裝爆炸彈，八個砲彈連放！」

庫哈塔林科很得意，很痛快地把望遠鏡遞給我。

我拿望遠鏡一看。大概，試射的砲彈傷了某些敵人。一個地方有幾個德寇背向我們，彎下身子在看什麼人，但隊伍仍在站着。

禱告你們上帝去吧！在聽慣的轟隆聲中，我們聽見我們的大砲響了。我身子探到欄杆外邊，用望遠鏡一看，看見有德寇集中的林邊上火焰迸發，土塊飛騰，樹木紛紛倒地，自動槍和鋼盔亂飛。

庫哈塔林科用力把我一拉。「快臥下！」他猛叫一聲。

敵人發現了我們。「駝背」飛機發出尖刺難聽的響聲，從鐘樓近旁飛過去了。他開機瞄槍掃射。有幾顆子彈打到一根四楞柱上，留下了幾個痕跡。飛機離我們很近，我覺得彷彿看出了那領空手向我們看着的兇惡面孔。我知道非臥下不可，但我不能臥下，不願在德寇面前伏下。我把手槍拿出來，注

視着飛機，按緊扳機，直把一排子彈射完爲止。

飛機直向對方飛去了。大砲開始向鐘樓射擊。一顆砲彈射到我們下邊堅實的磚牆上。碎磚塊亂飛，塵土竟飛入口中。但覺得敵人的砲彈不是真的，彷彿是影片中的砲彈在銀幕上爆炸的情形，雖然很近，而覺得是在另一個境界裏，不像我們的砲彈，我們的砲彈是會擊破和粉碎敵人的。

『駝背』飛機又飛來了。子彈又卜卜的響起來。我躲在一根石柱後邊。電話員呻吟起來了。

『你什麼地方受了傷，你能走到下邊去麼？』

『營長同志，能走到。』

我拿着聽筒，給寶里索夫打電話。』

『電話員受傷了。再派一個電話員到鐘樓上來。』

我還沒有說完話，就聽見了自己的聲音高得奇怪。

一切都寂靜了。刺人耳鼓，令人可怕的寂靜到來了。僅僅聽見從遙遠的後方傳來的砲聲。我軍在那裏撕殺；德寇準備用新的尖劈穿過我們這個阻塞，衝到那裏去。

我命令庫哈塔林科：

『你指揮射擊！如果他們來攻時，就一直轟擊。』

『營長同志，是！』

此刻，我一步邁過兩級，向下跑：此刻，要趕快到連裏去。

(七)

我又騎在「雷桑克」馬上，飛馳起來，穿過村莊，向河岸馳去。呵，多麼寂靜……

河岸一帶鋪滿了白雪，有些地方都炸得發黑了，看見有個人提着步槍，彎下身子飛跑。我趕到跟前。原是小個子木拉托夫，他站住，馬上蹲下來，睜着黑黑的小眼睛看看我。

「營長同志，快下馬，快下馬，」——他急忙說。

「你往那裏跑？」

「往那裏跑……去傳報：政治指導員波仔沙諾夫接任了連的指揮。」

他彷彿道歉似地補說道：

「營長同志，你半天不在，但他……」

「很好。快去吧。」

我們分別了。

我到連指揮點所在的掩蔽部跟前勒住馬，跳下來了，掩蔽部是在地下深深掩藏着的，離戰壕後邊有五十步遠，從這裏按稀疏的交通壕，可以隱約看出這些戰壕來。此刻「雷桑克」馬的皮膚不打戰了，耳朵也不豎立了。謝謝你！今天我們一塊遭受了第一次射擊。很想親熱親熱牠，但是沒有工夫，好朋友，我沒有工夫！可是牠請我這樣做，牠懂得我的意思。我把韁繩遞給趕到的新琴科，用手撫摸着牠的籠頭。「雷桑克」馬用嘴唇輕輕地把我的手指含了一下。我看見了牠那鼓鼓的濕潤眼睛，轉過

身來很快向通到掩蔽部去的冰冷的台階走去，一面走一面叫道：

『新琴科，把馬牽到凹地上去！』

在地下半明半暗，我一下沒有看見波仔沙諾夫。有些戰士靠着牆坐在地上。他們忽然都站了起來，遮住了從掩蔽部正面大木頭間透過來的弱光。我還沒有看清楚他們的面容，就想道：什麼事情，爲什麼這裏有這麼多的人？

●波仔沙諾夫報告道，他接任了指揮，代替了受傷的謝維流科夫。波仔沙諾夫是機關槍連的政治指導員。按照我們防禦的性質，把這一連人分成幾個單獨火力點，分散到整個戰線上。波仔沙諾夫從一個機關槍巢跑到另一個機關槍巢，挨排去看機關槍手們，有時爬，有時跑，忙了一整天。在半點鐘以前，當敵人一下把火力都變移到諾維梁斯克村第二連地段上時，他就跑到那裏去了。

我的第一個問題就是：

『連的防線前面，發現了什麼？敵人的動作怎樣？』

『營長同志，沒有一點動作。』

此刻，我的眼睛在半明半暗中已看得清楚了。高個子卡里伍林站在牆角裏，他雖低着頭，還頂着頂棚上的木頭。

『這是些什麼人？』我問。『到這裏來幹什麼呢？』

波仔沙諾夫解釋道，因爲等着德寇來衝鋒，他就決定把一架機關槍調到了連指揮點來，準備隨時調動，以防意外。

『對的！』我說。

波仔沙諾夫身體重重的，臉圓圓的，却很活潑，像人們所說的，如『摩托』一樣。此刻他規規矩矩立正站着，按照軍規作簡單報告。在他的眼色中，在緊閉的嘴唇上，在簡捷的手勢上，都表現出他內部的緊張神情。他曾參加過蘇芬戰爭，他以政治指導員的資格屢次到過戰場上，獲得了『英勇』獎章，他常常表示他願意當作戰部隊的指揮官。他這個志願，竟在戰鬪危急時刻實現了。

在裝好了彈帶，伸入槍眼裏的黑黑的機關槍旁邊，小個子布洛哈直挺挺地站着。雖然許可他坐下，但仍然站着，也不靠木牆，現出森嚴神情，兩道稀疏的淡黃眉毛微微一動，顯出緊張神情。

靈活的木林，他在戰前是音樂院的研究員，現在他挨着瞭望手，靠到正面的大木頭上，經過空隙向外看。

我也走到那裏向外看。看見高低不平的河岸和反坦克的峭壁，有些地方遮住了河身，但河那岸都看得清清楚楚。沒有砲兵望遠鏡，我看不清楚剛才我們砲彈落下的那個地方，打得粉碎的樹木。只能看見幾顆倒在雪地上的杉樹。此刻這幾棵杉樹就成了瞭望的目標。眼看德寇就要從那裏出現了。讓他們出來吧！庫哈塔林科在鐘樓上伏着，大砲已瞄準了這個地方，機關槍和步槍都對準了那裏。

一片寂靜……空無人影……

忽聽得德寇大砲一聲聲地吼鳴。我不禁極目一望，想看見跑出來的綠色人影。但就在這一瞬間，又聽得好像有幾百個鐵錘打鐵板的聲音。德寇又在轟擊我們的前緣了；又轟擊他們發現我們校射手所在的教堂；又轟擊暴露出來的大砲。

『可見他們馬上不會出來的，』布洛哈說道。

這是大家都明白的。我們的大砲，把尚未開始的第一次攻擊打破了。此刻德寇不敢從我們大砲射得到的攻擊出發陣地向前衝了。但是天還沒有黑。我一看錶，才三點零五分——大砲轟擊已繼續六點多鐘了。

我打電話給營部。命令道：大砲和校射手留在原地，再派一個砲兵校射手，帶着備用的聯絡器具到教堂那裏去，準備敵人砲彈擊中時，好在鐘樓上恢復瞭望點；勤務排的官兵，協同救護員迅速將傷員從教堂中移出來，沿着凹地遷移到樹林裏去。

『克拉也夫遵照你的命令來了，』拉希莫夫報告道。『派他去見你嗎？』
『不用。叫他等一下，我很快就回到營部去。』

(八)

在轉回營部去以前，我決定到步兵戰壕裏去看看戰士們。我走出掩蔽部，蹲在塹壕中，向外一望……天色清朗了。在河那邊，無雲的天際，顯出了夕陽的邊緣來。陽光斜射到佈滿塵土的雪地上，雪也不閃光了。再過一二點鐘，天就要黑了。

按照轟擊的響聲，按照德寇火力的密度，我明白了：敵人定會攻擊的。今天就會來衝鋒。就在附近。戰鬥日最後一點鐘不會僅限於一種轟擊就會結束的。

德寇彷彿是發狠似的，用各種口徑的大砲和迫擊砲猛烈轟擊我們的前緣。有些砲彈颯颯飛到我們

大砲所在的掩蔽陣地和掩蔽部那方去。有些落到了附近的地方。田野中冒出黑煙的爆炸比白天稀少。這種爆炸離河邊近了，在那裏的斜坡上挖的有不現形跡的深坑。按照砲火移動的情形看來，看得出敵人是知道了我們的掩蔽防線。大概，是由於交通兵和指揮官的走動，把掩蔽防線暴露了。

我在塹壕裏窄狹路口的台階上，縮下身子，望着爆炸。不覺身上冷起來了。我沒穿軍大衣，只穿一件小棉襖，腰間繫着皮帶。

也許，用不着到戰壕中去吧？我一想到這個問題，就明白我是膽怯了。好像有數千隻利爪抓住了我的棉襖；好像有數千普特重量把我壓在塹壕中。我掙脫這些利爪，扔掉數千普特的重量，拔起腿來，向河岸那邊飛跑。

當我先前騎馬跑過田野，隨後到達鐘樓上時，雖然正在砲火熾烈的時機，我却沒有看見砲彈，而此刻……你試一試，冒着集中的砲火，跑過四五十步，炙熱的空氣從一邊撲來，你跑着向旁邊一閃，忽然在另一邊有火焰迸發，你又打個倒退。你先試試這種情況，以後或許能把它描寫出來。現在我只來簡單說一說：我跑過十步，我滿背都是汗了。

但是我却拿出指揮官的樣子走進戰壕裏去了。

『戰士，你好！』

『營長同志，你好！』

從外邊忽然進到戰壕裏，覺得有多麼舒服呀，——在半黑半明的地窖中，上邊蓋着大木頭。這是一個戰士的戰壕，即所謂單人壕。

直到現在，我還記得這個戰士的面貌，記得他的姓氏。請你寫下來：蘇達魯什金，俄國兵士，農民，阿爾瑪·阿塔附近的集體農民。他的面色有些發白，可是很森嚴；頭上戴一頂有紅軍五角星徽的帽子，稍微有點歪斜。他差不多在八個鐘頭內，都聽着那震得牆土墜落的轟擊聲。在整天內，他一個人孤零零地站在這裏，從槍眼中望着河裏和河那邊。

我從槍眼裏向外一望，能看得很廣；清清楚楚看見河那邊一片蓋着潔白積雪的開闊地帶。向這個戰士說什麼呢？這裏一切都很清楚：他們一出現，就要瞄準射殺。我們若不打死他們，他們就要打死我們。有一枝步槍，放在槍眼裏，刺刀露在外面，準備好了射擊。在砲彈爆炸震動的時候，槍上落了一些冷冰冰的塵土，有些塵土落到槍油裏了。

我厲聲問道：

『蘇達魯什金，爲什麼步槍這樣髒呢？』

『對不起……營長同志，我立刻就把它擦掉……立刻就擦乾淨。』

他很痛快地伸手到口袋裏，掏出那簡單的兵士用品。他覺得很高興，就在這個時候，我仍如素日一樣來管教他；他在指揮官堅毅的手下，增加了力量，精神更鎮靜了。他用一束麻線，把槍機上的塵土擦掉，看一看我，彷彿請求道：『你再瞪一會，你再挑一挑眼，再找個錯處！』

哎，蘇達魯什金，你要知道，我是如何願意留在這裏，如何不願意從裏出去，走到那鬼知道從天上會掉下什麼來的地方去。那些利爪又抓住了我，腳上又綁上了很多普特的重量。我自己本想找錯，爲的挑眼，再在這裏留一會。但是蘇達魯什金，你這裏一切都整齊，就是子彈也沒有放在土地上，

而是放在打開的口袋裏。我看看周圍，又看看頂上。覺得頭頂上這些粗笨而帶着枝杈的杉樹幹，是多麼愉快啊。蘇達魯什金也看着那裏，於是我們兩個都微笑了，我倆都想起了，我那次把細木頭掀掉，強使他們把沈重的木料搬來，罵着那些唧唧噥噥的人們的情形。

蘇達魯什金問道：

『營長同志，他們今天會來攻嗎？』

蘇達魯什金啊，對於這個問題，我自己還想問問別人哩。但我却堅決地答道：

『是的，今天我們就要拿他們試試我們的步槍。』

同戰士講話，用不着偷偷摸摸。同他們講話，不要咳嗽嘆氣地說：『也許，好歹會過得去吧』等等支吾的話。他是來打仗的；他應當知道，他來到了殺敵人的地方，是要殺死敵人的。

『你把帽子弄正，』我說，『把眼睛放明亮些……今天我們就要在這條河邊葬埋他們。』

我心內又經過一陣鬪爭，就從這些利爪中掙脫出來，走到戰壕外邊了。

但請你注意：這一次我就輕快了一些。壓在我身上的重擔並不是一千普特，而只是五百普特了。又過了十分鐘，我跑向最後一個戰壕中去時，壓在我身上的重擔，就完全消失了。

請你再注意一點：當營長的完全用不着冒着砲火，挨排沿着戰壕跑。這對他完全是不必要的，枉然拿着性命開玩笑是用不着的。但我想着，在第一次戰壕中，當營長的是可以這樣作的。以後戰士們會講：『我們的營長，不怕死，在砲火下，我們連出去小便，都怕得要死，他竟敢跑到我們這裏來。』

我想着，有一次就够了。這就會使大家都記着，兵士們就會相信你了。在戰爭中這是偉大的事情。你當指揮官的，是否能憑着良心說：我相信自己的戰士呢？是的，若是戰士們想信你，那你就可能以這樣說！

但我究竟是枉然跑了這一趟……後來，因為有必要，我到有性命危險的地方跑了多少次，有多少次，像在鐘樓上那樣怒氣衝天，挑戰似的看着這種死神的黑眼睛。

(九)

現在我要來說一段故事。當我挨排沿着單人壕跑時，這件事會令我驚愕。我正在跑着，忽然看見：有一個人從地裏跳了出來，彎着腰，迎面拚命跑來。這是怎麼一會事？這是那個傻瓜（這自然不是指我自己的），這是那個傻瓜冒着這樣稠密的砲火，在前緣上奔跑？啊，原來是托爾斯杜諾夫……大概我還沒有提過他。

在戰鬥以前不久，他來見我。自己介紹道：『我是團部的宣傳指導員，到你營裏來工作』。我承認，當時我看見他，有點不順眼。

可是，他的外表或他的臉色上，並沒有使人不愉快的樣子。他為人謹持，有品格，帶着軍人的氣概。在第一次短短的談話中，我知道了托爾斯杜諾夫已從軍十年了，開始是當兵。

可是我看着他終究不順眼。

托爾斯杜諾夫到我營裏工作的期間沒有一定。如果說老實話，那我就應當承認：我認為這件事情

有些限制我的職權。按操典說，托爾斯杜諾夫沒有任何權利到我營裏來，他並不是我的政治委員（當時在各營裏都沒有政治委員），但……在見面時，他說：『團政治委員派我到你營裏來』。我想到『好吧，去辦你應辦的事吧。在戰鬥中看看你怎麼樣吧』。

不料有了這次會見。

『營長！』托爾斯杜諾夫向來都這樣稱呼我。『營長！你爲什麼在這裏？快爬下……』

『你自己爬下！』

『我就爬下。』

我們兩個都爬到地上了。

『營長，你爲什麼在這裏？』

『你爲什麼？』

『因爲職務關係……』

他那褐色眼睛顯出了微笑。見鬼，難道他猜到了我是在心裏品評他的爲人嗎？

『因爲職務關係嗎？』

『是的。你一到戰士那裏去，他就會高興。他想着，既然指揮官在這裏，那就不可怕了……』

附近有個砲彈爆炸了。營長和宣傳指導員都伏下了，想鑽到什麼地方去。沖來了一陣氣浪。托爾斯杜諾夫抬起頭來，臉色有些發白。他鄭重地說：

『你看，這不可怕麼……營長，你用不着在這裏跑。這點事情，暫時，沒有你，我們也辦得到……』

……好吧……我們算是認識了……」

他爬起來，向我揮一揮手。轉瞬之間，我倆就竭盡全力，背道而去了。「我們算是認識了……他原來是這樣的人呀」……老實說，的確只是這次會面，才算是我們初次的認識。我甚至沒有覺得，我們怎樣竟彼此用『你，我』來稱呼了。

我又查看了兩三個戰壕，托爾斯杜諾夫剛才在這裏看過了。的確。這裏的戰士們是更鎮靜些，更高興些。

我們當指揮官和政治指導員的，就這樣抵抗了德寇『攻心』的轟擊。這次戰鬥就這樣進行了，我們的戰士們誰也沒有放一槍。

確實說，我也算跑夠了吧？

我從河邊，從前緣轉身向森林裏跑去。一到林邊上，頭頂上飛來一顆榴霰彈，爆炸了。我正跑着，一下就倒下了。這種砲彈在空中爆炸，爆片飛往前面。震得松樹亂戰，樹上的雪紛紛落下，樹皮上留下一些新鮮的白印。心跳得難受。

忠實的新琴科牽着馬，總沿着林邊，跟着我走，此刻，他把『雷桑克』馬一下子就拉過來了。早就該回到營部去了！

十月二十三日下晚

(一)

機關槍連連長克拉也夫在司令部裏等我。鮮血從他鬢角上流出，沿着面頰直流到下顎。他懊喪地擦一擦，方方的臉上塗抹得都是血了。但已乾的血痕上又浮着一道鮮血。

「克拉也夫，你怎樣了？」

「鬼知道……碰上了……」

「快到醫藥所去吧。拉希莫夫，他們把傷員們從教堂裏運走了麼？」

「營長同志，正在運哩。醫藥所移到森林中看林人房裏去了。」

「好吧。克拉也夫，你到那裏去吧……」

「我不去……」

他說這話的口氣很頑強而悲鬱。我高聲說道：

「難道，我把你這樣的人派去嚇人麼？要拿出軍人的樣子來。去洗一洗，把傷綁好。然後，再來講話。新琴科，你給克拉也夫中尉拿兩小桶水來。」

克拉也夫愁悶的微微一笑，走出去了。但他竟未能去綁傷。

團長葉林少校給我打電話。

「莫梅什·烏雷，是你麼？敵人在紅山村一帶向第六連攻擊。此刻，已攻進了掩蔽部線上。你要去援助一下。你手邊有什麼，營部近旁有多少人？」

葉林少校參加過兩次戰爭，是個頭腦冷靜，神經堅強的人。就在此刻，當他說到「你要去援助一下！」時，呼吸也沒有改變。

紅山村在諾維梁斯克村右邊兩公里半以外。我手邊有什麼？有營部的衛兵，幾個換下來的電話員和一個勤務排。我把這些力量都報告了。

「派他們開跑步去援助第六連。要注意到：依斯拉木庫洛夫中尉已帶一排人從北面開往那裏去了。先告訴戰士一聲，不叫他們彼此互射起來。執行的情形，再報告我！」

我叫拉希莫夫去令勤務排和司令部近旁的人員趕快緊急集合，說了就走出了掩蔽部。在森林裏已黃昏了。克拉也夫在旁邊洗臉。他那下顎寬大，兩眉彎彎，不勻稱的面容已洗乾淨了，但臉上流下的水還有些微紅。

「克拉也夫！」

他跑過來了。他那濕潤的臉上又流出了血液。他懊喪地擦一擦。我原來要派克拉也夫擔任第二連連長。但……此刻，要派他領人去援助紅山村。

電話員從掩蔽部裏跑了出來。

「營長同志，請你接電話。」

「誰？」

「團長。請你趕快。」

這次，葉林少校說話就慌忙着急了。

「莫梅什·烏雷，是你麼？不要派人了！遲了！敵人突破了防線，正在展開，擴大破口。一隊人向這裏，向團部攻來。我要退了。另一隊人，不知多少，已轉向你那方，向你的側翼攻去。快改佔側翼陣地！要堅持住！然後……」

聲音中斷了，電話不通了。在死沈沈的共鳴膜中，既沒有響聲，又沒有電力震動。寂靜……

我把無用的聽筒放下，沈寂又刺激我的神經。不僅在共鳴膜中寂靜無聲。周圍也沈寂起來了。敵人停止了向我營防區轟擊。這是怎麼一回事？轉瞬就要攻擊了麼？步兵衝來要突破第二連的防線麼？不是，防線已突破了。

(二)

防線已突破了。德寇已過了河，正向我方深入。他們也向這裏，向我營攻來，但不是從有戰壕隔斷道路的那方攻來；不是向着戰士們準備由槍眼中射擊的正面攻來，不是經過我們大砲和機關槍預先試射過的地方攻來。

他們是既從側翼，又從後方沿着沒有設防的空曠田野攻來。

瞬息之間，我想到那些在河岸斜坡上黑暗戰壕裏戰士們的情形，而戰壕後邊是沒有砲眼的。我趕

快看看錶。

四點一刻。

往往不待明說就理會到的敏捷的拉希莫夫已把地圖放到我面前了。我看見他那尋問的眼色，就默然點一點頭。

『在紅山村附近麼？』他問。

『是的。』

我看着地圖，聽見錶在走動，一秒一秒過去，覺得已不能再看，而要動作了。但我仍勉強彎下身，子看着地圖。這一分鐘，讓我當指揮官的採取決定的這一分鐘真真難以形容！

放棄諾維梁斯克村麼？這個村莊正在這條大道上，這條道路正是德寇所急需的，他們要乘着卡車經過此路，一直向那在支路上撕殺的友團側翼猛進，放棄這個村莊麼？很難來回答自己：是的，要放棄它！不然，我就不會保存這一營人。而若能保存……那時，再看這條路會歸誰所有。

在地圖上，暫時僅是在地圖上現出了一條新防線，通過田野橫對着逼近的德寇。

我將我的決定告訴拉希莫夫，命令把大砲移到林邊新防線去，又下了幾道命令後，就從地下的司令部跑出去了。

『新琴科！』

『有。』

『拉馬來！把拉希莫夫的馬也拉來，交給克拉也夫！克拉也夫，跟我來。』

我們又經過那片田野，向第二連飛馳，此刻，田野中寂靜了。半個天空也清朗了。紅紅的夕陽照得眼花。

(三)

我將身子往下一彎，打起『雷桑克』馬飛馳。忽然有些如螢火般的紅光，在頭頂上閃耀。我瞬息間站在馬鏝上，往旁邊一看，看見了德寇。他們沿着我們所經過的這塊田野前進，離我們跟前約有一公里遠，他們直着身子，列成散兵線，在遠處看來，彼此離兩三步遠。我知道，他們是穿着綠色軍大衣，戴着綠色鋼盔的，但是此刻在雪地上顯出來一些黑色影子。他們這些騙子們，走着開射自動槍，放出成千駭人的發光子彈。

但我這匹良馬，一直飛跑。

在連指揮點旁邊，卡里伍林已背上了機關槍。有個交通員，向河岸，向本營側翼那方斜着跑去。拉希莫夫已打電話到這裏來，通知了任務。

波仔沙諾夫站在外面，正在送機關槍手們。在他旁邊站着兩個交通員：小麻子木拉托夫和高個子別洛維茨基，在戰前他是師範專校的學生。木拉托夫彷彿是冷得打戰，蹣跚着脚。

我騎馬來到跟前，命令道：

『波仔沙諾夫！你帶着機關槍手們一塊去！你把任務重說一遍！』

『寧死，』他濁聲說道，『但……』

『要活着！火力點要活着！在側翼陣地尙未調動好的時候，要堅持！……』

『營長同志，是。火力點要活着……』

『從凹地上跑過去。動作要冷靜。要等待，要放他們走近些……』

我看看機關槍手們，看見木林，多布梁科夫和布洛哈都背着沈重機關槍子彈帶。

『跑步！同志們，要把這班混蛋壓到地上，克拉也夫，跟我來！新琴科跟我來！』

木拉托夫走到我眼前，問道：

『營長同志，我們怎麼辦？』

『同政治指導員一塊，瞭望手，電話員，都同政治指導員一塊！』

我們經過這小河與村莊間的空地，馳到諾維梁斯克後邊，到本營側翼去。從這裏看不見在高地那邊前進的德寇，但有些戰士已從盡頭的戰壕中出來了；有幾個坐在交通壕裏，僅露出頭來，其餘的人三個五個一堆，大家都向後看，看着傳來自動槍聲，有紅色流彈虛線飛來的地方。

如火團般的夕陽斜射着。

第二連的一個排長年輕的布爾納射夫中尉，迎着射擊向前跑了幾步，驚慌失措地站住了。交通員還沒有跑到這裏來。布爾納射夫被意外的事情嚇慌了，他還沒有得到命令，不知道怎樣辦，怎樣指揮了。他也許是瞬息間驚慌了，但就是在這一瞬間，在這緊急萬分的關頭，戰士們就失掉了指揮官。我沒有看見各班長，自然他們是在這裏，但是一點也顯不出來。

我向來一眼都看出的軍隊序列，軍隊骨幹，此刻被意外的事情弄亂了。我明白了：軍隊就是這樣

滅亡的，成營隊伍就是這樣滅亡的。

此刻還沒有一個人逃跑，但……有一個紅軍兵士，目不轉睛的看着橫飛的發光彈道，慢慢地邁開脚步，慢慢的往河岸那邊移動。

此刻還是慢慢的……還祇有一個人……但是，他若跑起來，大家是否會跟着他逃跑呢？

忽然有一個人用命令的姿勢，指着那裏，指着這個向旁邊退去的紅軍兵士。很奇怪……誰在這裏指揮呢？誰這樣堅決用手指揮呢？我老遠看出了托爾斯杜諾夫的勻稱身材。馬上就鬆了一口氣。腦海中閃了一閃：他在這裏，很好。

就在此刻，聽見了一聲尖銳的叫喊：

『往那裏跑？沒有命令不准走一步！』

這是連的黨組長，紅軍兵士布傑也夫喊了這一聲，他是個尖鼻子，小個子，卡杏赫人。

祇有在這個時候，我才看出了在那幾堆人中間，還有幾個人沒有同大家混在一起，好像從站在中間的這個托爾斯杜諾夫身上，傳給了他們默然緊張的決心。這是我所沒有見慣的我這排人的骨幹，但是我看見了：他們這些人，此刻正在維持並鞏固這一排人。

此刻另一種力量起了作用，這就是黨的力量。

我騎馬跑到那裏去，大喊一聲：

『布爾納射夫！你爲什麼垂頭喪氣呢？班長們在什麼地方？』

布爾納射夫吃了一驚，臉紅了。他覺得很羞愧，他這樣驚慌失措。

他急忙叫了一聲：

『各班長快到我這裏來！』

我跳下馬來大聲簡單的宣佈了自己的決定：改佔側翼陣地，把村莊讓給敵人。隨後又命令道：

『第一班班長！把戰士們帶走！每個人都要知道排列的位置！我帶第一班！托爾斯杜諾夫帶第二班。布爾納射夫帶第三班！克拉也夫接收連的指揮。把第二排人帶走。跟我們來。把橋炸毀。』

『營長同志，是。』

『托爾斯杜諾夫，去領你那一班人：』

『營長，我想：』

『用不着想：要保持離我五十米遠的距離。不要落後！不要混成一堆。第一班聽我的命令，跟我來！跑步！』

我提起手來，拚命跑着，跑上一個不高的坡，經過村中的黑暗住房，窗戶被夕陽照得通紅，再經過炸得坑坑凹凹的田野，往樹林子裏跑去。在後面聽得一片脚步声響，一班戰士趕上我了。

(四)

在半道上我又看見了德寇。噫，他們已經逼近了，這些在雪地上走着的黑影，已長高了。他們走得很慢：一分鐘走一百米遠。而我們還要拚命地跑：離林邊還很遠，彷彿離天邊那樣遠。離第一批樹木，也差不多有半公里遠。

我猛然加快了速度，竭力不用嘴呼吸，以免氣喘，但有時總不免經過閉緊的牙齒吸進一些空氣。德寇散兵線中的人看見了我們。紅色的彈道，交錯着在空中前後亂飛，不是從頭頂飛過，就是颯的一聲在腿旁熄滅了。

德寇走着胡亂射擊，但射出很多子彈。後邊有個人倒下了，發出了一個刺心的叫聲：

『同志們……』

我回頭一看，叫道：

『跟我來！有人會把他抬走的！』

德寇看見了我們，——哎，羅斯人跑了！——就本能地加速脚步追上來，但離樹林已近了，祇還離一百步遠。忽然我着急萬分地覺得喘不出氣了。這是因為在路上猛烈飛跑的結果。喘氣聲，脚步声越來越近了，戰士們快趕上了我。我已下過命令：不要擠成堆。但他們還是擠在一塊。在敵人前面，冒着自動槍的火力，聽着傷員的尖細叫聲，這種奔跑是與改佔側翼陣地的演習絕不相同的。

『全班，立定！』

你明白嗎？在這一瞬間，在這個口令『立定』這兩個字中，集中了我們的整個歷史，——潘菲洛夫師一營人的歷史。對祖國盡天職的覺悟，對『兩手下垂』口令的覺悟和向來不顧情面，而已變為習慣，成了兵士第二天性的那個『執行命令』的口令，還有那當隊伍面前槍斃怕死鬼的事件以及那夜襲謝列達鎮的事件，在那裏已經打殺了一次德寇，擊破了恐懼，這一切都包含在這兩個字中了。

但若是戰士們忽然不停下來，忽然都跑到樹林中去，那就：那當營長的巴武爾章·莫梅什·烏雷

就不要活了。我們軍隊的法律就是這樣，戰士們可恥的逃跑行動，是由可恥的指揮官來負責的。

戰士們，連呼帶喘地站下了，站在我的旁邊。

「班長！」

「有！」

「在這裏臥下！射擊！排頭！」

「有！」

「來這裏！臥下！射擊！第二名？」

「有！」

「來這裏，臥下！射擊！散開！間隔五米達！你爬在什麼地方？再跑遠一點。臥在這裏！射擊！」

(五)

我犯了一個錯誤。應該先伏在地上，不要立刻射擊，要準備一下，瞄準，稍微憩憩氣，隨後再按照口令齊射。

戰士們亂放一陣，放的很快，可是沒有準頭。德寇一邊射出如雨點般的發光子彈，一邊向我們的散兵線走來，却沒有一個人倒下去。

比昨天更亮的太陽，斜射着光亮，照着德寇。此刻他們已不是模糊不清的黑影子。太陽照出顏色

來了。在綠色的鋼盔下，顯出沒有鬍子的面容：有幾個帶着閃閃發亮的眼鏡。但是爲什麼他們不倒下呢？

祇有此刻我才明白了，老實說，德寇離得還遠哩，還有三四百米達遠。而我們沒有把表尺昇起來，按着一百米達遠的度數，急忙地大射特射起來。

『表尺兩度半！』我超過嘩嘩的響聲，高叫道。

托爾斯杜諾夫帶的那一班人，照着我們的足跡也從田野中跑過來了。在諾維梁斯克村住房後邊，第三班也出現了。

拉東西的馬車，從村莊中飛馳出來。車夫們打起馬狂奔：

德寇逼近了。在他們的散兵線中，倒了一個又一個：但我們的人也有哼叫的：敵人隊伍的盡頭已隱藏在住房後面了。哎，敵人已進了諾維梁斯克村。我們放棄了村莊。

而其餘的德寇，仍往前走：眼看就要給他們下命令：『跑步！』我看一看距離，眼看就會踏平的！哎，若是你遭受過眼看就會踏平的這種難堪的預感，那你就知道是什麼味道了！機關槍！波仔沙諾夫，木林，布洛哈，你們在什麼地方？機關槍，機關槍在什麼地方？！

旁邊有一個人，又哼又叫：

『噯啲，噯啲，疼死了！噯啲，噯啲：』

痛苦的喊叫刺激神經，奪去了勇氣。

每個人都感覺到：眼看我也會這樣，眼看子彈也會打到我身上來，身上會濺出鮮血，我也會叫出

要命的喊聲。我說是每個人：不錯，連我也在內：不錯，我聽到這些可怕的嗥叫，我也戰慄起來了：一陣寒冷從腳上直衝頭頂，奪去了力量和意志。

我向傳出喊聲的地方看了一眼。看見了一個受傷的人，坐在雪地上，沒有帶帽子；一臉鮮血；血從下顎流到軍大衣上。他那一對白眼睛是多麼可怕啊；兩眼瞪起來，白眼珠現得特別大。

在旁邊有個人躺着，臉鑽在雪裏，兩手抱着頭，好像是不願意看見什麼，也不願意聽見什麼。這是怎麼一回事，打死了嗎？不是的，他的手在微微戰慄着：一枝黑黑的半自動槍放在他身旁的雪地上：這個帶半自動槍的卡查赫人，究竟是誰呢？他沒有帶傷，他害怕了，下賤東西！因爲你一個人，會恥辱我們的民族；因爲你，將使人議論我們卡查赫人說『這些怕死鬼，他們不是真心愛國，祇是說空話罷了』。

我跑到那裏。

『芝爾巴也夫！』

他吃了一驚，他那慘白的臉從雪地上抬起來了。

『下賤東西！射擊！』

他把半自動槍拿起來，槍托靠緊肩膀，慌忙打了一排子彈。我說：要鎮靜地瞄準。要打死敵人。他看我一眼。他的眼雖然還顯着恐怖的神情，但已有些清醒了。他低聲答道：『阿克薩哥爾』，我要射擊。

但是，德寇仍然前進：直着身子，確有把握的迅速前進，走着開射自動槍，不斷射出發光子彈，

好像是火刀一般，刺到了我們身上。我明白了，德寇要打得我們頭昏眼花，不讓一個人抬起頭來，不讓一個人能鎮靜地瞄準。哎，我們支持不住了，我們支持不住了。波仔沙諾夫在什麼地方？機關槍在什麼地方？爲什麼機關槍一聲也不響？

那個傷員總在叫喊。我跑到他跟前。在近處看見他滿臉鮮血，兩手都染紅了。

『躺下！不要做聲！』

『哎啞……』

『不要做聲！若是你疼的很，你就咬着手巾，咬着軍大衣，可是不要做聲！』

於是這個恭順忠實的兵士，就不作聲了。

但此刻，終於：終於聽見了機關槍聲：一長排子彈嘩嘩響了。啊，波仔沙諾夫把他們放得這樣近了。他能够一點不暴露自己，堅持到最緊急的時機。此刻機關槍就能在很近距離中，用利劍般的火力猛烈掃射，致敵人死命。

第一排子彈就打斷了德寇散兵線的中段。噢，那邊是如何混亂啊。我第一次聽見敵人喊叫聲。後來我們屢次看見這就是德軍特點之一：在戰鬥中，遇到不順手，或是失利時，受傷的德寇，就大叫求救；我向來也沒有看見我們的兵士這樣叫過。

但同時在我們面前，還有一種有鍛鍊，有管制的力量。發出了一個外國的口令，於是那沒有被我方機關槍擊潰的散兵線，忽然倒下了。

此刻，可以喘喘氣了。

過了一分鐘，托爾斯杜諾夫爬到我跟前來，說道：

『營長，你想怎麼樣？喊「烏拉」嗎？』

我搖一搖頭。敵人保持住了陣容。在這種情況下，喊「烏拉」並不是簡單的事。

但在這一天晚上，終久傳出了「烏拉」聲。在天地間，不祇是我這一營人，也不僅是我一個人指揮戰鬥。傳出「烏拉」聲的那個地方，無論是我們，無論是德寇都沒有料到。

(六)

從德寇後邊不遠的樹林裏，有一隊人散開跑出來了。

我們乘着夕陽的餘光，看見了紅軍兵士，他們戴着我軍的軍帽，穿着我軍的軍大衣，端着我軍的步槍。他們人數不很多，約有四五十人。我猜到：這是依斯拉木庫洛夫中尉的一排人，從別的地方派到被突破的區域中來的。

現在不是我們，而是德寇要營一營側翼和後方受打擊的味道了。但是不用懷疑，他們也知道改佔側翼陣地的動作。散兵線的一端從地上起來了；德寇一面還擊，一面跑成一個弧形。

『營長！』托爾斯杜諾夫奮激地說道。

我向他點一點頭：是的！隨後又叫道：

『互傳口令：準備衝鋒！』

這一聲又濁又啞，我竟聽不出是自己的聲音了。『準備衝鋒』這句話由一個戰士傳給另一個戰

士，自然，每個人的心都怦怦的跳起來了。

來幫助我們的那一隊戰士，從森林那邊跑來；那裏傳出了隱約的「烏拉」聲；而德寇急忙改佔陣地。我們前邊的德寇散兵線已稀疏了，但他們已把兩架輕機關槍調到這裏來，大概，先前這兩架機關槍是跟在進攻部隊後面的。右邊那一架機關槍，離我的散兵線邊緣較近，此刻已射擊起來，難聽的子彈聲，在頭頂上越響越密了。

而我們散兵線上的射擊却停止了；戰士們伏在雪地上，握緊步槍，等待着那間就要發出的衝鋒口令，這一剎那每個人在應召入伍那天都想到過，每人都覺得這是戰爭中最可怕的時機。

這種不隨意的停止射擊，却使我吃驚不小：不應這樣，不是這樣！但已沒有功夫來改正了。要趕快動作，乘敵人正在混亂，尙未把別的機關槍佈置好來射擊時，要趕快才好。

我高叫一聲：

『布爾納射夫！』

布爾納射夫中尉，——就是不久前在河岸上因為瞬息間的驚慌而羞得滿臉通紅的那個排長，——在散兵線左邊伏着，離我有一百米來遠。他急忙抬起手來，又放下去，作為聽見的信號。

『布爾納射夫，帶隊衝鋒！』

一瞬過了。大概，你屢次讀過，也聽說過紅軍中的羣衆英勇精神。這是真理，這都是神聖的話。但你要知道，若沒有領頭的，若沒有開始的人，那就不會有羣衆的英勇精神。起來去衝鋒，這是不容易的。若沒有領頭的，若沒有人先起來，前進，帶起大家，那就不會有一個人起來。

布爾納射夫站起來了，在夕陽反照的背景中，現出了他那緊張向前挺進的軀影。他面前顯出尖尖刺刀的黑影，——他拿了一個戰士的步槍。只見他的嘴張開，要喊什麼。布爾納射夫執行命令，——不僅是我的命令，而且也是祖國的命令，——從地上站起來，高喊一聲，震動了全野：『爲祖國！爲斯大林！』

先前，我屢次讀過報上所描寫的衝鋒。人們起來去衝鋒時，幾乎總時這樣呼喊。有時在紙上看來，這是很容易的，而我想道：當輪到我們頭上時，到要用刺刀去衝鋒時，大概，一切情形都不會這樣的。但正是在這個偉大而可怕的時機，布爾納射夫掙脫那在火力下把人縫在地上的千條線索前進時，所呼喊的正是這樣：『爲祖國！爲斯大林！烏拉！』

布爾納射夫一個人向前跑了幾步。隨着，又起來第二個，第三個：於是只見我們散兵線的各點上，都有戰士們的影子立起來，向前衝去，——自然，不是一齊都站起來的；此刻有許多人，才緊張力量，要從地上爬起身來；但是，那些跟着頭一個先起來的人，已跟着中尉向前跑去了。

在這一瞬間，聽見另一架機關槍噠噠響了。此刻，是左邊的一架德國機關槍射擊起來，向起來衝鋒的人掃射。布爾納射夫的喊聲打斷了。他的脚好像碰到了地上的鐵絲，他忽然倒下了。我覺得，他立刻就會起來，再喊叫起來，往前衝去，而那些還沒有起來的人，都會端着步槍，同他一塊向敵人衝去。

但布爾納射夫臉朝雪地爬着一動也不動，他旁邊的人也倒下了，也同他一樣兩手伸着爬在雪地上。

德寇的兩架機關槍繼續射擊。又有一個人倒下了，有一個人向後一看：又一剎那，他們都倒下了，不知是死是活，都爬在雪地上。一連戰士都向那裏看着，看着倒下的人，看着跑了幾步就被打倒，爬在雪地上的中尉；戰士們等待着。

又有一個戰士跳了起來，又聽得在機關槍的聲響中，傳出了震動全野的號召：

『爲祖國！爲斯大林！』

這個呼聲非常的高，但聽出不是俄國人的口音，看見他那瘦小的身材，大家都知道這是紅軍兵士布傑也夫。

但他剛剛向前一跑，也倒下了。

我的身體縮緊了；兩手緊緊抓住雪地。

有兩架機關槍掃射我們；在薄暮中，清清楚楚看見從槍口中射出的長長的火舌；火光隱約照見機關槍手，他們跪倒，半個身子掩蔽在鐵板後面，掩護着德國人改佔陣地，用準確的火力掃射我們，不讓我們撲向前去，用刺刀衝鋒。

我們的同志，四五十個紅軍兵士，乘機向敵人背後攻打，已逼近了德寇，敵人在那一面已組成了戰線，已向那裏齊射，而我們竟爬着如釘在地上一般，看着那人數極少的勇敢兄弟們陷於死亡。

怎樣辦呢？難道我們就這樣爬着，當怕死鬼，當出賣兄弟的叛徒不成嗎？

我忽然覺得，大家的眼光都注視着我；覺得大家都注意我，注意上級指揮官，注意營長，注意戰鬥的中心；覺得，大家都看着營長將說什麼，將怎樣動作。我雖然明知道，我作的不合理，但爲要以

身作則，我就往前一衝。

但托爾斯杜諾夫立刻就用力抓住了我的肩膀，把我按到雪地上了。他就用俄國人的謾罵，罵了我一頓。

『營長，不要裝傻，不要發瘋！我……』

他那帶點粗魯神情而可愛的面容，瞬息間就改變了；臉上的筋肉都縮緊而僵硬了。他向後一退，就要猛跳起來，可是此刻我却抓住了他的手。

不，我不願意再失掉托爾斯杜諾夫。我已經醒悟過來，我又成了營長。而剛才的那種感覺，此刻又加劇了。祇覺得大家都斜眼盯着我。自然，戰士們都看見了：營長想站起來，而沒有起來；一等政洽指導員想站起來，也沒有起來。指揮官在戰鬥中素有的感覺，暗中告訴說：我沒有衝起來的這種動作，使兵士的心神猶疑起來了。如果營長猛然衝去，而終於沒有起來，可見是不能起來的。

指揮官應當知道，在戰鬥中他的每一句話，每一動作，臉上的表情，都是大家所極注意，並能影響大家的；應當知道，指揮戰鬥，不僅要指揮火力或是指揮戰士動作，而且也要指揮戰士的心理和精神。

我已經醒悟過來了。自然，帶領一連人去實行肉搏，這並不是營長的事情。我想起了我們學過的一切，想起了潘菲洛夫的教言：『不能使步兵挺胸作戰……要愛護兵士。要用動作，用火力愛護……』。

我現在向你敘說這種情形，說的很詳細，費了半天功夫，但在那裏，在戰場上，這祇是轉瞬的工

夫。在這一瞬間，我也同大家一樣，都學着打仗。

我大喊了一聲：

用密集火力射擊機關槍手！手機關槍，用長排子彈射擊機關槍手！把他們壓到地上！」

戰士們明白了。此刻我們的子彈，在那些正向我們射擊的德寇頭上飛鳴起來。我們的一挺手機關槍離我不遠。我向布爾納射夫下了『帶隊衝鋒！』的命令以後，這挺機關槍也停止了射擊。此刻機關槍旁邊的一個戰士，趕快裝上一盤新子彈。托爾斯杜諾夫迅速爬到那邊去。戰士們就兇猛的射擊起來。這架機關槍也射擊起來了。

啊，德寇的機關槍手們爬下，掩藏在鐵板後面了。啊，我們打傷他一個人。一挺機關槍停止射擊了，不再射出又尖又長的火焰了。也許他們是在換子彈帶。不是，在火力之下，這並不是簡單的……我乘機就要下命令。但是沒有來得及。托爾斯杜諾夫的兇猛喊聲，傳遍了散兵線：『共產黨員們！』這不僅是號召共產黨員，——這是號召大家。我們看見了：托爾斯杜諾夫拿着手機關槍跳起來，向前跑去，機關槍托靠緊胸前，一邊射擊，一邊跑着叫喊。在田野上又傳出了那幾句話，第三次傳出了奮激熱烈的號召：『爲祖國！爲斯大林！烏拉！』

托爾斯杜諾夫的聲音與別人的喊聲混成一片了。戰士們都跳起來了。他們奮激得臉色都改變了，拚命喊叫着，向敵人衝去，要實行肉搏；他們趕上了托爾斯杜諾夫。

此刻我忽然看見手機關槍的巨大槍托，向上一揚就跌下去了，——托爾斯杜諾夫把子彈射完以後，就抓住手機關槍筒，把沉重的槍托舉到自己頭上，好像一根大棍。他受了傷，拿着機關槍倒在雪

地上了。德寇沒有敢來同我們進行肉搏；沒有敢來進行白刃戰；他們的戰鬥隊形混亂了；他們逃跑了。

我們，——我們的第二連和從敵人後方開始這次光榮反攻的依斯拉木庫洛夫中尉那一排人，——追擊着敵人，刺殺被趕上的人，從四面衝入了諾維梁斯克村中。

我們在這裏

(一)

我隨着戰士們進了村莊。在村裏一片槍聲，敵人到處亂跑。紅軍兵士們正在肅清村中沒有來得及退走的德寇。

瘦子卡查赫人阿比爾·芝爾巴也夫拿着半自動槍，沒有看見我，從旁邊跑過去了。軍大衣的兩個大襟角繫在皮帶上，帽帶開着，兩個帽耳一閃一閃，好像受驚的小牛在田野上跑起來那兩個耳朵在閃幌一樣。

芝爾巴也夫邊叫帶喘，跑到一個卡查赫人跟前，用手指着一個地方，說道：

『那裏有個德國人……他在射擊，鬼東西……我們到那裏去……』

他們說了以後，就一塊向回跑去。阿比爾奮激萬分，端着半自動槍，逕直跑去了，他的那個同

志，同他分開了，大概，是要從旁邊進去。

阿比爾正跑着，忽然站下了，回頭向他的同志叫道：

「喂，莫納爾別克，這句德國話怎樣說呢？「胡爾達」（站住——譯者註。），是不是？」

我不覺失笑了。幾天以前，營中下了一道命令：每個人都要學會十來句德國話，——站住，繳槍，跟我走走等。但是沒有工夫檢查這個命令的執行。

那個同志也站下了。他們互相說着卡查赫話：

「你說什麼？」

「「胡爾達」，是不是，？」

「對的！」

於是兩個朋友又跑起來了。我向他背後叫了一聲：

「芝爾巴也夫，不是的。是「哈爾特」。」

阿比爾回頭一望，看見了營長，兩個帽耳一閃一閃的又向前跑去了。我又笑了。

我一邊走，一邊笑，自己也驚奇這種止不住的歡笑。戰鬥中的緊張神情，就是這樣消失下去了。

「巴武爾章！你笑什麼？」

這是什麼人？好久沒有人叫我的名字了。伊斯拉木庫洛夫中尉微笑着向我跟前走來。我向他跑過去。他給我行個舉手禮。

「上尉同志！按照情況，我這一排人應聽你指揮，排長伊斯拉木庫洛夫中尉。」

我雙手握着他的手，默然握了一會。我們先前在阿爾瑪·阿塔就認識。伊斯拉木庫洛夫在那裏是新聞記者，社會主義卡查赫斯坦報社的人員。此刻我帶着戰前從未有過的親熱溫柔的心情，看着他那銅色的漂亮臉龐；觀賞他那高高的勻稱身材和笑微微的面容。

此刻，在經受最嚴厲考驗的時機，他表現是個真正的軍人，又勇敢又靈巧。在後邊窺視着敵人，乘機默默從後面襲擊，這並不是簡單的事情。

我向他說道：

「把你那一排人整理一下。隨後到我司令部裏來。到那裏我們談一談。」

戰鬪靜下去了。留下性命的德寇，渡過深及腰際的冷水，逃到河那邊去了。離河岸遠的那些德寇，跑到紅山村去了。戰士們向那方去追趕逃跑的德寇；在黃昏中發出了射擊的火花；有些被追趕上的敵人，在那裏反抗。

(二)

忽然，從河那邊，有一大隊德寇跑過去的地方，發出了信號火箭。火箭的光亮沒有照明河岸；祇是在黑暗的水面上，糝糊不清的反映着閃閃帶色的火光。

兩個綠色的，一個橙色的，一個白色的，接着又是兩個綠色的。隨後黑暗下去了，停了一會，又是這樣配合着發出了六個火箭。

無疑的，德寇是通知了什麼，而究竟是什麼呢？這是否是報告所發生的事件呢？或是請派援

兵，或是攻擊的信號呢？

在各處發出了回答的信號。

我向四外發出火箭的地方一望。哎，真見鬼，敵人鑽到什麼地方來了。我們已落到虎口中了。

在我們戰場對面，河那邊的茨維特基村，日達哈村和其他鄉村都發出了信號，有兩公里長的一段戰壕，在改換陣地時，戰士們把它放棄了，那裏的戰線空起來了。而在河這岸，蘆沙河上游，紅山村也發出了火箭。稍微斜向後方的諾沃蜀林諾村上空，也發出了一簇火花，白天那裏是團部的駐所；隨後，離我們愈來愈近了，在葉米爾揚諾沃村和拉查列沃村上空，都發出了火箭……隨後，是一段黑暗，夜間寂靜的天空，上面沒有火光……但這段黑暗，非常的窄狹。我轉過身來，背對紅山村站着，我看着莫明其妙；似乎，在這個西普諾沃村的上空，也有火箭飛起來。這是怎樣一回事呢？那裏不是什洛夫大尉那一營人嗎？那裏不是他的後方嗎？

只見火星紛紛下落，火光漸漸暗淡消失……立刻就黑暗了。

不是的，這不是西普諾沃村。按時間計算，按衝向後方去的突破情形看來，敵人還不能攻到那裏去。大概，這也是德寇玩手腕。他預先派到後方去的火箭手，此刻在威嚇我們。但是，我立刻要到營部去，要與什洛夫大尉發生聯繫，查明在他後方是什麼奇怪的火箭，要進行搜查。拉希莫夫趕快動作，趕快動作，不要等我，你自己下命令吧！要趕快查明，在西普諾沃附近究竟是什麼把戲呢？

我們本來就感到很困難……交錯於諾維梁斯克村的一切道路，差不多都被敵人切斷了。如果他從各方面派步兵乘汽車，或是跑步向這裏攻來，那整個情況，就會突然改變的。向我們背後打來，那就

無法來救我那些熱心衝鋒，跑散在田野上的戰士。

我把克拉也夫找來，命令他把這一連人從村莊裏開出去，帶到田野裏我們剛才起來衝鋒的那條線上，挖壕伏下。隨後我就到營部裏去了。

在樹林邊緣上，在樹木後面藏着我營的八尊大砲，離這裏不遠，稍往裏邊走一點，就是我營部所在地。

大砲是按照命令移到這裏來的。砲口照準從諾沃蜀林諾村來的道路。我把指揮官叫來，問道：

「控制住道路嗎？」

「營長同志，是的。」

「如果德寇發現的時候，就放他們到諾維梁斯克村去。」

「放過去嗎？」

「是的，你看見那個村莊嗎？」

在我們前邊七百米達遠的地方，顯出村中的一條寬大街道，兩邊佇立着住房的黑影。聽見那裏的戰士們互相叫喚着，尋找自己的班，排，走出了村莊。

「我看見了。」

「瞄準那條街道。讓敵人進街裏去。就開火直射。」

「營長同志，是。」

在四周又發現了火箭。第一批火箭，由諾沃蜀林諾村的上空發出來，四面八方都發出了回答的火

箭。在樹林後面的遠方，在西普諾沃村那方面的天空中，又有一些帶色的火繩穿過了。

這是怎麼一會事？要趕快到司令部去！

(三)

我走進營部的掩蔽部裏。大家都站起來。我看見依斯拉木庫洛夫也在衆人中站着。

有一個人離燈很遠，在牆角裏坐着，沒有站起來，呆呆地看着地板，彷彿看不見周圍的任何事物。他戴的帽子與我們所戴的犒耳帽不同，是一頂帶紅箍的步兵草綠軍帽。

『什洛夫大尉，你在這裏嗎？』

他扶着棹邊站了起來。慢慢行個舉手禮。

我還記得看見他時的第一個印象：他痛苦的情形，他忍受痛苦的情形。他出了什麼事？他爲什麼在這裏？

『大尉，你出了什麼事？』

他沒有回答。我又追問一句

『你出了什麼事？你的營出了什麼事？』

『我營……』他的嘴撇了幾撇。什洛夫嚥了幾口唾沫。然後才說道：『我的營打垮了。』

他看着我，等我發問。我看見了他的眼色。他用力靠着棹子，目不轉睛的看着我。

有什麼問頭呢？『一營人打垮了……』而你呢？你當營長的呢？不是，此刻沒有工夫來問這些。

「一營人打垮了……」什洛夫在我的掩蔽部裏，在我司令部中……可見？可見左方的戰線也被衝破了。

覺得難以喘氣了。胸前彷彿壓着一堆土。

什洛夫坐下了，他又呆呆的望着地板。

「我可以報告嗎，」拉希莫夫說道。

我說：

「報告吧。」

(四)

拉希莫夫把地圖打開。他報告着，指出地圖上的各點。我不自覺的注視着他那照例削得很好的鉛筆。他不慌不忙地說出不幸事件發生的時刻。

我腦子不很清晰，聽不清楚。聽着他的聲音，好像離得很遠：「沒有砲兵的準備射擊，敵人突然向什洛夫大尉那一營人衝鋒。此後，就在西普諾沃村附近突破了戰線……」

我想見了此後的情形。想起了不久以前所經受過的情形。戰士們從戰壕中出來……有些站在交通壕內，有些兩三個擠成一堆……大家都向後看，看着傳來自動槍聲，有紅色的流彈虛線飛來的地方。魂魄失散了。往那裏去呢？前後都是德寇……再過一分鐘就……一營人就完了。

拉希莫夫繼續報告道，德寇的縱隊，在傍晚時從我營防區兩邊，已突破過去，大概，他們還沒有

在縱深處聯接起來。我們派到後方去的騎兵偵探隊，幾次遭到射擊。但在幾個鄉村中，我們的騎兵沒有遇見任何動靜；德寇從旁邊過去了。經過這些地方，沿着小路可以偷偷的退走。拉希莫夫在地圖上指出這種情形。

地圖上先前的防線，鎖鏈般的防線，擦掉了。用橡皮把鉛筆道擦掉了，把光澤都擦掉了，在地圖上留下了剛能看出的痕跡。

重新在地圖上畫出的我營防線，是彎的。好像馬掌形。兩頭都切斷了，兩邊都靠着空地。不是，不是靠着空地。有人爲鄰。右邊鄰着德寇；左邊也鄰着德寇；後邊也是德寇，拉希莫夫向我們這沒有掩護的後方，派去兩架機關槍，並派了崗哨。

拉希莫夫料想德寇在天黑的時候就結束了戰鬥。我們知道他們的習慣：夜間睡覺，白天打仗。在天亮以前，他們未必會有新的移動。我們通到自己部隊去的那條窄道，在天亮以前，大概不會被他們切斷。

拉希莫夫平心靜氣，鄭重其事的簡單報告。我很看重他這種態度；語句確切，他關於不知道的事情，也說得很確切，關於他不知道的事情，他就說：我不知道。他不知道在兩個地方突破戰線的敵人有多少；不知道，團司令部在什麼地方，是否被敵人俘虜，是否犧牲了；他不知道我們的部隊退到什麼地方去了；但是確定了有一條窄道，可以通到我們部隊那裏去。

當我沒在司令部時，他預先已下了命令。軍火，食糧，工程器具，醫藥所的設備，都裝到車上了；馬已經套好了。

在緊急的時刻，他動作得又快又聰明；他報告的時候，不帶一點慌忙的樣子，不帶一點急促的聲調。

而我沒有作聲。

(五)

只要說一聲『是』，準備好開拔的這營人就會退走，逃出口。但是我沒有作聲。

你要明白我的心事。在四點鐘以前，團長葉林少校同我打過電話。每一個字我都記得很清楚，記得所有的斷斷續續的張惶句字：『莫梅什·烏雷，是你嗎？不要派人了。遲了。敵人突破了防線。一隊人向團部攻來。我要退了。另一隊人，不知多少，向你那方，向你的側翼攻去。快改佔側翼陣地，要堅持住！然後……』說到這裏，好似有一把鉗子把聲音摻住了，電話不通了。

『然後……』然後怎樣呢？退却嗎？

實在不好意思承認，但是在轉瞬間，我竟墮落到卑鄙的自欺地步。我彷彿自己勸自己，暗示自己：『你不是聽見了下一句話嗎：不是一整句，而是半句：然後，退……』

撒謊！你不要撒謊。不要違背良心！你是不是聽見了呢？上級長官是命令你退却，還是你沒有得到這種命令呢？

拉希莫夫等待着。只要說一聲『是』，準備好開拔的這營人，就會退走，逃出口。但是我沒有作聲。我沒有奉到命令。

葉林少校是否能夠說：『退却』呢？是的。他已通知我說：『我退却』。但他也能够不說。兩點鐘以前的情況，完全是兩樣的。我們戰線的左方，還沒有衝破，那裏還沒有缺口。

而現在呢？團長現在究竟在什麼地方呢？『我退却』。往那裏退呢？幾乎孤獨無援的團部究竟往那裏退，往那方面退，從那條道路退，或是根本不按路退走呢，他還未來得及把這些話說出，聯絡就打斷了。團長沒有留下預備隊；在團司令部那裏，只有一架機關槍；把司令部的軍官都算在內，共有三四十人。他們在什麼地方呢？他們是否還活着呢？

團長是否知道我營套在死扣了呢？

如果他能夠的話，那他定會命令道：

『要乘黑暗退却，到明天早晨在新的警戒線上，突然鑽出來，站在敵人面前。』

但是電話不通了，我們被切斷了。

拉着莫夫等待着。一營人，——六百五十名戰士，六百五十個兒子，在掩蔽部外邊排列成馬掌形，伏在地上等待着。

而我沒有作聲。我沒有得到命令。

(六)

電話員說：

『營長同志，請你……』

「誰？」

「克拉也夫中尉。」

我拿起聽筒。我不願意同任何人說話：我無聊極了。

克拉也夫報告道，我們清洗過的諾維梁斯克村，現在敵人又進去了。瞭望員報告說，有十四輛載步兵的卡車開進去了。

「從那裏來的？從那條道路上開來的？」

「從諾沃蜀林諾村開來的。」

「大概，在諾沃蜀林諾村有敵人的集中點。敵人從那裏把摩托化步兵，調來進攻我們。」

有個人進來了。若是在平常時候，我就會馬上回頭看看……而此刻我不願抬頭，不願看見任何人，不願聽人說話，也不願回答……我拿着聽筒，向背後嘟囔一聲：

「去見拉希莫夫去吧……」

克拉也夫報告着詳細的情形。

「營長同志，他們在村裏散開了。住房裏燃起了燈。沒有掩蓋窗戶。把幾個卡車開到河邊去了。大概拉的是浮橋。」

哎，難道我們才把那座橋檫毀壞，德國人就會今天再造一座新的麼？原來，德寇的軍事機器，在夜間也不停止行動，它在動作。

「他們沒有看見我們嗎？」我問道。

『沒有……但是，在我們的對方，派了警戒部隊。大概，在什麼地方架好了機關槍。營長同志
我想到明天早晨，他們不會來進攻的。』

克拉也夫講話照例好像發喘一般。他說完了，但在聽筒中還聽見他的喘氣聲。克拉也夫等着我回
答，等着我的話。

但是我不能給他說什麼呢？

(七)

我說道：『好吧。』

於是我放下了聽筒。

什洛夫坐在牆角裏一動也不動，也不改變姿勢。依斯拉木庫洛夫站在燈旁，臉色嚴重，在沉思什
麼。

『拉希莫夫到什麼地方去了？』我問道。

『去見偵察員去了。帶回來了消息……』

『那裏還有什麼事？』

『我不知道：看樣子，沒有什麼了不起的。』

我帶着不高興的眼色把依斯拉木庫洛夫看了半天。很想問問：『朋友，你明白我的心事嗎？』他
那小心而敏捷的黑眼睛答道：『我明白』。

有一句卡杏赫人的老俗話：『榮譽貴於生命』。三個月以前，七月的暑天，在阿爾瑪·阿塔附近，塔爾卡爾村，在這一營人面前，在此刻拿着步槍躺在莫斯科附近冰冷的雪地上，而當時還穿着便衣的幾百人面前，我作了初次演說。我當時給他們說了這句俗話，這句軍人的格言。

有一天夜裏，也是在阿爾瑪·阿塔，潘菲洛夫和我談了話。在一座大磚房裏，在師司令部中，除了值班的以外，大家都睡覺了。但是潘菲洛夫也沒有睡覺。在深夜裏，疲倦了的將軍，沒有穿將軍的上衣，還穿一件白襯衣，拿着一條手巾，他走到值班室裏看一看。當時值班的就是我。『莫梅什·烏雷同志，請坐，請坐』：於是他也坐下了。開始了令我不能忘記的談話。潘菲洛夫問了幾個問題以後，就帶着沉思的神情說道：『是的，莫梅什·烏雷同志，你指揮一營人是不容易的事情』。他說得真令人難過。我順口說道：『但是將軍同志，我若犧牲！是會光榮犧牲的』。——『同全營人一塊嗎？』——『同全營人一塊』。他笑了。——『謝謝這樣的指揮官。噢，你說的這樣容易：同全營人犧牲。莫梅什·烏雷同志，一營中有七百個人。你能够統率一營人，打十次、二十次、三十次仗，並能保全着這一營人。這樣，兵士們才會感謝你的！』

幾天以前，我們分別時，他最後同我說的那句教言，也是這樣的意思：『要愛護兵士。在莫斯科附近，此刻我們沒有別的部隊，沒有別的兵士。若失掉這些兵士，我們就沒有力量擋住德寇。』

有什麼作難呢？拉希莫夫把一切都準備好了；東西都裝在車上了；只要說一聲：『照辦！』那這

營人就會開動，它就保全。

我沒有得到命令，我沒有無線電聯絡。但在這樣的關頭，戰綫已被擊破，德寇的兩個縱隊，衝向後方，往瓦洛科拉木斯克城攻去，佔領道路，切斷電綫，擊破管理，此刻我是否有權，是否能夠等待來一個聯絡軍官，給我送命令呢？

如果這軍官沒有找到路，如果他到處碰上德寇呢？如果他被打死了呢？如果他不按路，走迷失了方向呢？

我總覺得：在這夜深的時候，潘菲洛夫的號召，傳入我的腦海。我總覺得，我聽見——不如說是我揣摩着，我感覺到，——他在遠遠地呼喚我，向我重複說道：『快把一營人帶出來！需要你們來掩護莫斯科！』

我彷彿看見，他如何高興地迎接我們，握着我的手問道：『你的一營人完整嗎？』——『將軍同志，是的！』——『大砲，機關槍呢？』——『將軍同志！我們都帶來了！』

不是，這是見神見鬼！胡思亂想。指揮官不應當陷入神秘的幻覺中。他有理智。

『要用智慧作戰』，——潘菲洛夫這樣說過。

(九)

我想起來了與潘菲洛夫最後一次會面時，他說的每一句話。

『……我們用我們的這條細線是擋不住敵人的。』

『：要準備好迅速開拔，迅速移動。』

『：要這樣動作，無論敵人從什麼地方突破過來，我們的軍隊總要在前邊的道路上擋住他們』。

我想起了潘菲洛夫的『彈簧』。

在什洛夫大尉那裏我同潘菲洛夫會面時，他使我領會他的心思。他想叫我當營長的，來闡明他當師長的作戰計劃；想叫我在戰鬪情況改變時，在戰鬪緊急關頭，要明瞭並猜到——這裏可以用這個字——指揮戰鬪的人對於我的希望，要用智慧動作。

這並不是見神見鬼，並不是胡思亂想。

我爲什麼這樣遲慢呢？不要再作難了。要打消這種可恨的猶疑不決心理。大家都在等着我的話。要趕快決定。要下命令。

(十)

拉希莫夫轉回來了。

『那裏有什麼事情。』

『有點不幸的事情。道爾高蘆科夫卡村被敵人佔領了。』

『道爾高蘆科夫卡村嗎？』

『是的：就是在那條沒有被佔領的那個村。得到了報告，有一小隊約四十個人，大概是』

排人進到這個村莊裏去了。』

拉希莫夫在地圖上指出了道爾高蘆科夫村。他拿着藍鉛筆在那用紅鉛筆輕輕點的虛線所標記出來的窄狹咽喉上畫了一道。咽喉塞住了。

這樣看來：敵人不遺誤時間的。德寇在繼續動作。德寇的軍事機器在夜間也不停止，總在運動。

『我同偵察員談過了話，』拉希莫夫繼續說。『請你許可我說一說自己的意見。』

『你說吧。』

拉希莫夫說道，照他的意見，按當地的情況，有兩種辦法。可以從離道爾高蘆科夫村一個半公里的地方，轉到田野和兩個樹林中空地上去，那裏沒有窪地，也沒有樹根，步兵帶着大砲和輜重容易通過，山那裏可以繞過村莊去。隨後，繞一個陡彎，再走到那條路上去。自然也可以把該村那一小隊人消滅，但這是難免不引起喧嚷的。敵人會傳起警報的：

『誰在那裏偵察過地形呢？』我說道。『叫他快來見我。』

拉希莫夫把門一開，向一個人叫了一聲。布魯得內中慙急忙走進掩蔽部裏來了。

(十一)

布魯得內中尉！就是幾天以前我罵他是『怕死鬼！你葬送了莫斯科』的那個人。他被趕出營了，到敵人那方面去過一趟，早晨轉來，把打死的兩個德寇的槍枝和文件帶回來放在我的面前，就好像他失掉而又找到了的榮譽一般。也許你還記得，我派他擔任了偵察排的副排長。

『營長同志，我奉命來了。』

他站在我面前，他兩眼敏銳，面色紅潤，神情機敏。

我一看他，我不勝震駭。就是他，我不久才罵他是『怕死鬼！你葬送了莫斯科！』。你看，這種事情，沒有命令而退却的事情，就是這樣發生的。這裏，又是幻覺，又是催眠術的花樣，又是關心兵士，又是邏輯的論據。所有一切都趨於一點：退却！

這種事情就是這樣發生的。原來，我的論斷也引誘我到那裏去，這些論斷，此刻都是助長恐懼的。

既然沒有退却的命令，管它什麼鬼論斷！不對，我想的不對。潘菲洛夫不是常常告訴我們說，當指揮官的，在一切情況下，總要好好思索，好好考慮嗎？

我又來想，德寇突破以後，我師的情況，想着潘菲洛夫的動作，他的防禦計劃。『防線並不重要，而重要的乃是道路』，——他不久以前這樣教導過我。經過諾維梁斯克的那條道路，是歸我們這一營人防守的。潘菲洛夫知道我們，知道我。也許，他正在這一瞬間想着：莫梅什·烏雷的那一營人，決不會放棄道路。不會自行退却。當他用少的兵力機動着，佈置阻塞，調動部隊，好在處縱深把戰線接連起來時，也許，這是在他計算中的。

如果不是這樣呢？如果潘菲洛夫爲堵住破口，他的兵力不够呢？如果他急切需要，火速需要我們這一營人呢？如果退却的命令已經下了，而聯絡的軍官不能穿到我們這裏來呢？我不知道。既然沒有命令，那什麼話也不用說了。

我絲毫也沒有露出一瞬前那使我痛苦的動搖心情。只有當營長的一個人知道他內心的矛盾。他在營中是獨掌全權的指揮官。他要解決問題，下命令。我決定了。

(十二)

『布魯得內，』我問道，『你準備好上路麼？道路都察聽好了麼？』

他滿有精神地答道：

『營長同志，這是很容易的：我一領，就領出去了：我們把道爾高盧科夫卡村一下就會繞過去的。』

此刻什洛夫夫大尉猛然站起來了。他已坐着抬起頭來，聽一會了。

『上尉同志：這裏有我帶來的幾個戰士。他們請求你把他們編入先頭部隊中，當營隊伍走出包圍時，好在前邊走。』

他又得簡短地說，說了以後，就緊緊閉上嘴唇，彷彿不願意將他要說的話，吐出來。但什洛夫夫沒有企圖用一句話爲自己辯護，不企圖叙述他失掉了一營人而坐在這裏的這件事是怎樣發生的。

我仍看見他那痛心難過的神情，我却簡單答道：

『我不打算走出包圍。我沒有命令。』

大家都默然了。如素來指揮官宣佈決議時，應當默然的情形。

我說這句話，就把拉希莫夫未得我的同意，自己下的命令取消了，但他那削瘦而冷靜的面容，除

了注意外，沒有絲毫表情。他稍微低下頭來站着，如素來一樣準備着聽命令，打算去執行。

我繼續說道：

『我要在包圍中鬭爭……』

我已經給你說過了，紅軍的戰鬭條例上規定，指揮官講自己的部隊時，可以說是『我』。指揮官的『我』這就是代表他的兵士的。他們要在包圍中鬭爭。

布魯得內中尉，今天晚上，你要到德寇所佔的地方中間去走一趟。你同庫爾巴托夫兩個人一塊去。』

我在地圖上指出了十來個村莊，猜想團部有可能停留在這些村裏。『如果某村裏有德寇，』我向布魯得內說道，『那你就往另一村裏去。若第二個村裏也有敵人，那你就往第三個村裏去，任務是：不要去到挨子彈的地方。把團部找到，報告這裏的情況，把命令帶回來。』

『營長同志，是。』

布魯得內走了。

什洛夫很費力地走到地圖跟前。

『我的大砲在這個地方，』他說。

『在什麼地方？炸壞了麼？』

『沒有……拋在樹林裏了……在這裏……』

他用鉛筆在地圖上指出這個地方。

『大尉，你聽，』——我說道。『你不想把它們從那裏弄出來麼？你把我的馬帶去，再帶些戰士：你去好麼？』

什洛夫的嘴角上出現愁悶的微笑。

『不，我現在不能走路了：』

他一轉身，把軍大衣角掀起來。我看見了他那割開的褲腿和割開的靴筒。他一條腿腫着，綁着綑帶。綑帶上透出了血，呢子的褲腿上也有血。

『你到醫藥所去過麼？』我問道。『骨頭沒有打壞麼？』

『鬼知道：是戰士們綁的：他們把大砲丟掉了，』什洛夫這才大罵起來，『可是把我抬出來了……』

他那隻受傷的腿沒有彎曲，很費力地坐到凳子上。

『新琴科！』我叫了一聲，『把抬架拿來！趕快！』

什洛夫沉默了半响，然後說道：

『我坐着想我那一營人，却不能決定：我那一營人被打垮，究竟是否合理呢？不錯，戰士是沒有訓練好的：』

他又罵了一陣，隨後看看我，極費力地繼續道：

『你想着一營人都像綿羊一般，四散了麼？不是的，有兩連人很勇敢的鬪爭了：你看，他們並沒有把自己的營長丟掉，並且……』

他又緊緊閉上嘴唇，沒有把話說完。

他們把抬架拿到掩蔽部跟前。什洛夫扶住新琴科很費力地走出去了。

(十三)

我命令依斯拉木庫洛夫帶上自己的一排人，繞過道爾高蘆科夫卡村開走。

這一排人原不屬於我營，我認爲不能把這四五十個戰士留下，因爲我知道，此刻潘菲洛夫緊張力，要用少數兵力來阻擋突破過來的敵人的進路，此刻對於潘菲洛夫，每班人，每排人都是在計算中。

依斯拉木庫洛夫臉色一紅，想反駁，他表現願意與我們共患難的高尙意志，但我不准他反駁。

拉希莫夫問道：

『我們開到樹林裏去麼？在林邊上設防麼？』

『是的。』

拉希莫夫再沒有問什麼，就拿了一張紙，迅速畫出樹林的輪廓，着手標出佈置四面防禦時各連的防區。

我同依斯拉木庫洛夫一塊從掩蔽部裏走出去了。

四外混黑，一片寂靜。什麼地方也沒有砲聲了；近處和遠處的戰鬥聲都聽不見了。黑森森的樹枝頂上懸掛着閃閃的星辰。

「你去吧，」我說，「那裏更需要你。」

他不很堅決的說：

「巴武爾章……」

我默許他此刻這樣稱呼我。於是他更膽大的重覆道：

「巴爾武章，如果，的確是這樣；如果那裏需要一排人，那末一營人呢：你自己想想吧……」

「依斯拉木庫洛夫，我不能，我沒有權利。你去吧！」

我們沒有接吻，我們家鄉沒有這種習慣。

(十四)

拉希莫夫用幾分鐘工夫，就畫好一張略圖。上面畫着我們那個單獨的樹林，當地人叫做小島；以及附近的各村莊；附近的各樹林的邊緣；各道路。樹林的輪廓分成各連的防區。樹林中心畫着看林人的房子，那裏是醫藥所駐在地。我們知道，那所房子很寬敞，拉希莫夫得了我的同意，在那裏畫了一個小旗，我們就把營指揮所移到這個中心點了。

這個略圖一下就畫成了，用複寫紙，寫成四份，以便送給各連長。拉希莫夫把這個圖交給我簽名時，他說：

「我們夜間，悄悄地藏在地下。大概，明天早晨，敵人不會看見的。」

我很敗興。

哎，拉希莫夫！他終究缺乏什麼，只能當參謀長，而不能當指揮官呢。

『電話員，』我說，『叫砲兵連說話：』

『營長同志，是：營長同志，叫通了。砲兵連連長在說電話。』

我拿起聽筒說：

『你在觀察敵人麼？德寇在村莊裏麼？』

『營長同志，是的。遵照你的命令，把他們放過去了。』

『他們在幹什麼？』

『有些在河邊上燃着火堆，在築橋，有些在房子裏，有些在街上汽車跟前。』

『大砲瞄準了麼？』

『瞄準了。』

『直射，齊放四十顆砲彈，讓他們叫喊叫喊吧。』

『營長同志，是，——齊放四十顆砲彈。』

過了一分鐘，我們的大砲聲就經過頂上的厚土傳到地下來了。

我不願意，使敵人看不見我們。

大砲的轟隆聲猛烈震破田野上的寂靜，在黑暗中傳到遠方去，我表明說：『我們在這裏！

來向我們衝鋒吧；轉來進攻我們吧，派大砲和步兵來進攻我們吧；從空中來轟炸我們吧，我們就

在這裏！

我們雖然失了聯繫，陷到包圍中，也不顧那最後一條尚能通過的，而明天就會失去的窄狹道路的引誘，我們終於沒有退走。

我們就這樣毫不隱藏的留下了，不惟不隱藏，而且還牽制了敵人的力量，自己擔當了那預定來對付在新警戒線上防守莫斯科的部隊的打擊。

我們的大砲在七百米遠距離上，照着明顯的目標直射。每次齊放都表明說：我們沒有退走，我們就在這裏。

在我們不知道的某個地方，團部是會聽見我們動靜的。在某個地方，潘菲洛夫會抬起頭來，眉開眼笑地說一聲：『噯喲！』

我又打電話給砲兵連長：

『「干斯們」怎樣？他們叫喊了沒有？再放一排，爆炸彈！』

我說罷，就從掩蔽部裏走出去了。

大砲在近旁吼叫。在天空中閃着白色的火花。要這樣打他們，要這樣打他們！

森林中又黑暗起來，寂靜無聲了……忽然，好像是慢慢的回聲一般，從別的地方傳來了隱約的砲聲。我側耳傾聽。大砲又響了。它們是在十來公里以外，在右方，不過很難確切斷定，好像是在我營的防線上，在蘆沙河邊的警戒線上轟鳴。從後面，從深後方，遠遠的傳出了極長而宏大的響聲。好像，在那方面有人彈着無形的通到天上的低音琴絃一般。這是『卡丘沙』！在遼遠的地方，幾百顆砲

彈同時發出，傳出這種響聲，轟擊德寇的宿營。

響聲過去了……在森林裏又寂靜黑暗起來了……

在看林人的房裏

(一)

看林人的房子由木牆隔成兩間。

把所有的傷員移在一間房裏，另一間房裏安好了電話，我叫來的指揮官和政治工作人員都在那裏聚齊了。

我說道：

「聽我的命令。」

第一，我營被包圍了。我決定：在包圍中一直戰到得着退却的命令爲止。四面防禦的各防區已經通知了各連長。夜間要工作，到天亮時，每個戰士都要挖好一個立壕。

第二，要節省子彈。禁止步槍和機關槍遠射。射擊要百發百中。要把死傷者的步槍和子彈收過來。要把死者的武器毀壞，把子彈拿來使用。要射擊到最後一顆子彈。要用最後一顆子彈把自己打死。

毀。

第三、大砲祇准直射，直照着活的目標射擊。要射到最後一顆砲彈。要用最後一顆砲彈把砲炸

第四、我命令把這一切都告訴戰士們。

大家已聽過了命令。我等着是否有問題。但是沒有一個人發問題。煤油燈的微光，搖搖晃晃，照着看林人房中的木牆，此刻這裏是本營的指揮點。

各指揮官和政治指導員都歸隊去了。我叫機關槍連的政治指導員波仔沙諾夫留下了。

「波仔沙諾夫，你的好漢們在什麼地方呢？」

「營長同志，在這裏，在司令部旁邊。」

「共有幾個人？」

「八個人。」

這是幾個交通兵和布洛哈底機關槍班，在前次戰鬥中，把敵人前進的散兵線，放到跟前，用飛劍一般的火力掃射了敵人的就是他們。

「你帶着這一隊人到德寇那方去吧。」我說道。

我把自己的地圖放到桌子上，上邊有什洛夫夫大尉用鉛筆畫的記號，我指着這個記號給波仔沙諾夫看。在這裏，在附近樹林子裏，拋有什洛夫夫那營的大砲和砲彈。必須要想法把這些武器從敵人眼皮下拖出來。

「把馬，馬套和趕馬的都帶去。動作要巧妙，要靜悄……」

「阿克薩哥爾……」波仔沙諾夫微笑着說道：

「什麼？」

「阿克薩哥爾」，我想請求你，把這些人都編入到我這一隊人中。」

你已經知道，我們的機關槍都分配到各步兵連中了，實際上，波仔沙諾夫擔任政治指導員的那個機關槍連，在本營裏已不單獨存在了。

「這算是什麼隊伍呢？」

波仔沙諾夫迅速答道：

「這算是營長的預備隊……營長同志，這是你的隊伍。」

「哪好，預備隊長。」我說道，「我們到你的軍隊中去看看吧。」

(一一)

樹林裏，透過來微微的月光。

「站住！什麼人？」

「木林，是你嗎？」波仔沙諾夫這樣問道。

「政治指導員同志，是我。」

波仔沙諾夫的全部軍隊，都佈置在一棵杉樹下面。戰士們緊緊互相擠着，用雨衣蓋着頭，躺在杉葉上睡覺。

木林在值班。在槍架旁邊，有一挺黑黑的機關槍。

『木林，把人叫起來，』波仔沙諾夫說道：

高大的卡里伍林比別人睡的死。他抬起身子，坐起來，又躺到軟軟的松針上了。大家把他推起來了。

『拿起槍！站隊！』波仔沙諾夫低聲命令道：

他把這一小队人看了一下，就走到我面前報告了一遍。

『把我的命令宣佈一下，』我說道。

『同志們，』波仔沙諾夫走到隊伍面前開始說道。——『我營被包圍了。』

隨後，他仍低聲，一條一條宣佈命令：佈置四面防禦，要節省子彈，射擊要百發百中。

他彷彿斟酌輕重一般，慢慢地說道：要想活着，就要拚命撕殺。

波仔沙諾夫有時候會說出這樣的格言來。看他好像隨便說出來一句話，但其中却含有哲學味道和聰明心思……我在戰爭中不只看見過他這樣的情形。一個真正的兵士，在戰鬥中會提起心機，能說出深刻的心思。

波仔沙諾夫繼續道：

『我們有大砲，有機關槍，我們有戰鬥的友誼……讓他們試試看……』

我說道：『政治指導員同志，把這一隊人的任務宣佈出來。』

波仔沙諾夫不慌不忙地解釋道：『現在要到德寇陣地那方面去，到樹林中去，把留在那裏的大砲

找來。」

「可以散隊，」當他說完時，我這樣說道。「預備。檢查檢查槍枝，收拾收拾東西。但是，朋友們，先到這裏來一下。」

他們轉瞬間都來到了我跟前。祇有高個子木林一人留在機關槍旁邊站崗。他也想聽一聽講些什麼話，他轉過頭來，伸着頸子，在月光下，看見他的眼鏡閃閃發光。

「朋友們」，我第一次這樣稱呼自己的兵士。我向來不喜歡稱兵士們爲「戰士」或是「小朋友」。特別是不喜歡稱「小朋友」。難道我們是在玩耍不成？但是「朋友」，這是另一種話了。

「同志們，今天，你們打仗打的很好，很有見識。」
他們沒有排隊，不用齊聲回答。所以誰也沒有作聲。

「現在去打一網吧；悄悄地去把那些大砲和砲彈拖出來。能拖得來，我們就發財了。」

木拉托夫說道：

「營長同志，我們要帶香腸嗎。」

看來他是打算開玩笑，但是誰也沒有笑。木拉托夫覺得大家不歡迎，就急忙說道：

「營長同志，我說這話並不是開玩笑的。也許德寇那裏有坦克。聽說他們在坦克裏睡覺，把警犬拴到坦克上守夜。」

「不要胡說八道……」布洛哈厲聲說道。

這並不是胡說八道。關於警犬的事情，的確應當想一想，但此刻應說幾句別的話。這些話沒有想

起來。大家都默然沒有作聲。

『營長同志，我可以說句話嗎？』木林說道。

我於是傾耳細聽，但是木林却簡單問道。

『把機關槍交給誰呢？』

我想起在三個月以前，他初次來見我的情形：他穿着便衣，領帶有些歪斜，帶着眼鏡，高個子，他在指揮官面前，有些不自然，不知道怎樣站着好，不知道把纖細而沒有晒黑的手放在那裏。他來見我是訴苦的。『營長同志，他們沒有把我編入戰鬪部隊中，發給我一匹馬和一輛車。可是我完全不懂得管馬的事情。我並不是爲這個來的』。我又想起了，當他近旁忽然機關槍一響，有個人叫了一聲『德國人』的時候，他就驚慌失措，同別人一塊羞愧逃跑的情形。又想起了，當他站在一班的隊伍中，拿着步槍瞄準那個按我命令當隊伍面前槍斃的叛徒怕死鬼時，他手中的步槍戰慄的情形。也許，木林在戰爭中所經受的恐懼，比什麼人都厲害。

現在他聽了命令，知道要到敵人宿營地那裏去，他簡單的問道：『把機關槍交給誰呢？』

他怎麼樣了？他發呆了嗎？

『木林同志，你到那裏去是不會有什麼益處的。你連馬都管不好。留在這裏，看機關槍吧。』

我想着他會按兵士的回答說：『是』！可是他沒有說。木林沒有一下子說出來。

『營長同志，請你允許我……在這樣的時候……』他停了一會，喘了一口氣，更遲鈍的繼續道。

『營長同志，在這樣的時候，很想與同志們在一塊。我請求你：他們到那裏去，我也到那裏去……』

可見，他也同別人一樣，很奮激，思索過了。不是職務和軍紀，而是更高尚的情感推動了他，——這就是決心爲祖國犧牲，而決不投降，不退却，不向敵人讓步。我看出了全營人的心情，而確信一定會作殘酷鬪爭，打殺敵人，並且打到最後一顆子彈方止。

我說道：

『木林，好吧。卡里伍林，把機關槍收下。把子彈帶收下。拿到營部去。布洛哈，叫他們站隊。同志們，出發吧！』

(三)

長夜漫漫，夜思綿綿。

戰士們在整個樹林的邊沿上，砍樹根，挖冷土。只聽一片鋸聲，樹木紛紛倒下，開闢了小道，好使大砲移動。

我們沒有隱藏起來。讓敵人知道吧：我們在這裏！他不會佔領這條經過諾維梁斯克村的道路，這條路還在我們火力控制之下。從我們這個小島附近，他的戰車和大砲是通不過的。

但這又有什麼用處呢？德寇的縱隊，正從別的道路上，經過別的地點，經過西普諾沃村，經過紅山村，川流不息地前進。但要知道紅山村那邊也有我們的大砲聲響應我們。我們的人也在某地堅持着，也如同我們一樣，在堅守着我們的土地，在各地點截斷德寇的道路。

但是戰線總是被擊破了，阻塞被突破了，德寇繞過我們，向瓦洛科拉木斯克，向莫斯科推進！在

瓦洛科拉木斯克是否能擋住敵人呢？

我又急急不安的想到那裏，想到潘菲洛夫，想到自己的隊伍。

此刻布魯得內在什麼地方呢？他到天亮時，是否能轉回來呢？是否能帶來命令呢？

不是，巴武爾章，你不要等了……圍部也許被包圍了。到明天或後天，戰線就會移到我們後方三四十公里的地方。命令是送不到的，命令是不會有的。

那又怎樣辦呢？我當指揮官的，就必然要冷靜地準備着更壞的事情到來。命令是不會有的，那又怎樣辦呢？

敵人將會縮緊包圍圈，叫我們投降，而我們要開槍回擊。我相信本營的戰士。我知道他們相信我，相信自己的指揮官。他們正在向兵士的保護者大地母親折腰，挖掘戰壕。

砲彈和炸彈射不進我們小小的地窖中來。德寇必須把那要開往莫斯科去的大砲，都集中起調轉來才能把我們殲滅。我們是不怕轟炸的。我們也不怕饑餓。有的是馬，馬肉够吃很久。你來試試，摧毀我們吧！

我有六百五十名戰士。每個戰士在尚未犧牲之前，都會打死幾個德寇的。要消滅我們這一營人，就需要有一師兵力。讓德寇爲潘菲洛夫師這一營人支付這種代價吧。

我坐在看林人房內指揮所中，沉思着。這裏已按好了電話。電話線已通到各連和各大砲那裏去了。

我從這裏可以指揮抵抗，可以調動兵力迎擊敵人。如果他衝開破口，楔入樹林，那我們就在樹林

中撕殺，從樹後面，從樹樁後面射殺敵人。最後一條線，最後一條防禦的警戒線，就在這裏，就在看林人房子的附近。

崗兵和電話員在換班之後都不睡覺，他們在司令部周圍挖防線，掘深坑，挖壘壕和備用的機關槍巢，把樹木伐倒，作爲木柵。我們把大木頭搬來，擋住窗戶，在牆上挖出砲眼來，我們也要在這裏撕殺，在這座房子裏撕殺。這裏搬來了兩箱手榴彈，在門洞裏架好了一挺機關槍。

我相信自己的戰士，相信自己的指揮官：德寇絕對活捉不到我們一個人。
忽然心中一跳：傷員們怎麼辦呢？

(四)

傷員呢？怎樣安置他們呢？

我經過門洞走到另一個房間去看看他們。

煤油燈的燈心捻小了。我們的看護長吉里也夫，碧藍眼睛的老頭，在燒火爐子。爐門開着。火光映着木牆，映着灰色的毯子和傷員的臉。

有個人在說夢話。又一個人低聲說道：

『營長同志！』

我點着脚尖，走到他跟前。原來是謝維流科夫在叫我。他在倉卒釘成的板鋪邊上仰身躺着，他枕着枕頭沒有抬起頭來。他細聲喘氣，彈片擊中了他的胸部，傷勢很重，但沒有性命危險。我發生一種

奇怪的感覺：彷彿我知道他受傷已很久了，而其實，這祇是在幾個鐘頭以前的事情。

我坐在他的腿旁。謝維流科夫用兩肘支着身子，想坐起來，但是頭又歪倒了！深深的哼了一聲。吉里也夫跑過來，小心的把謝維流科夫放平，他親熱的唧噥着勸說他。

「吉里也夫，你走過去吧，」謝維流科夫簡單說道。他一直等到看護長走到火爐旁邊去，總沒作聲。然後又低聲說道：

「請你稍微彎彎身子。我想問一問你：那裏有什麼事情？」

他向着牆望一望。「營長同志，怎麼一回事？」

「什麼怎麼一回事？」

「爲什麼你不把我們送到後方去呢？」

怎麼樣回答呢？欺騙他嗎？不行。讓謝維流科夫知道吧。我答道：

「我替被包圍了。」

謝維流科夫閉上了眼睛。短短的鬚髭，斑白鬚髮，梳得很整齊，灰色面容在白枕頭上，顯得憔悴不堪。他在想什麼呢？發黑的眼皮睜開了。

「營長同志……請你給我一枝槍……」

「是的，謝維流科夫這是必須的。我叫他們辦……」

我想站起來，但謝維流科夫抓住了我的手。

「你……你不會拋下不管嗎？不會拋下我們嗎？」

他的手抓住我，用眼盯住我死不放鬆。

「謝維流科夫，不，我不會拋下你們的。」

他的手鬆開了。他向我微微一笑，他相信營長。

我心中一陣酸痛，悄悄地走到門口。但又聽見有人叫了一聲：「營長同志……」我走到他跟前。

「蘇達魯什金，是你嗎？」

頭上綁着白綑帶，顯得非常胖大。綑帶蓋着前額，但臉還露在外邊。一隻手放在毯子外邊，也綁着綑帶，顯得又粗又大，不像是他自己的手。

「你什麼時候弄成這樣了？」

「營長同志，你難道不記得嗎？你不是叫我「不要喊叫」嗎？」

原來這就是他啊……我記起了那個流滿鮮血的臉，血色殷殷的兩手，拚命的單調哼叫。

蘇達魯什金問道：

「把他趕跑了嗎？」

爲什麼過早使他難過呢？我說道：

「是的。」

「謝天謝地……營長同志，把我派回家去養養傷好了？」

「當然，」——我說道。

他微笑了。

「營長同志，以後，我再到你這裏來，當你的戰士。」

「當然啊。」

我迅速走出去了，不願意再聽問題。不願意用謊話回答他們。我轉過身來看見了什洛夫夫大尉。毯子蓋到腰際，他背靠着木牆，半坐半躺，看着我。小小的煤油燈，發出微微的光亮；憔悴的面容顯得又瘦又黑。大概他不能，也不想睡着。他的一隻腿被打壞了，人們把他抬到這裏的，在傷員中，祇有一個人知道暫時別人還不知道的事情。他雖然知道，可是沒有作聲。他現在仍然沉默着，什麼也沒有問，甚至嘴唇一動也沒有動。

長夜慢慢，夜思綿綿。

(五)

布魯得內沒有回來。波仔沙諾夫也沒有回來。

我騎馬走到樹林邊上，剗挖防禦線的地方去看看。戰士們都在挖戰壕，有的挖到腰際，有的挖到肩膊，或是更深。有些挖的已埋過頭頂了，只見從黑洞洞的深坑裏，有鐵鍬往上直飛，往外拋土。

月亮時明時暗，夜霧濛濛，冷氣降低了。

我向黑暗的遠方望着，望着布魯得內能回來的那方。我又想照着諾維梁斯克和諾沃蜀林諾村開砲轟擊。我們不睡覺，也不能讓你們睡覺！但是，要節省砲彈，要用這些砲彈來保持道路，當到危險的

時候，要用榴霰彈迎擊敵人來衝鋒的散兵線。

夜是多麼長啊。我從林邊騎着『雷桑克』馬，轉回營部去。這匹良馬，慢慢地，在樹間走着。我沒有趕它。用不着。

夜間一點鐘左右，營部裏電話響了。

『營長同志，請你說話，』電話員說道。

木拉托夫打來了電話。波仔沙諾夫派來了快使通知了我，他的隊伍帶着大砲和砲彈快來了。

『雷桑克』馬是備着鞍子的。我急忙去迎接他們。四百顆砲彈！現在可以向諾維梁斯克村，向諾沃蜀林諾村大學轟擊了。在那裏，在民房中，住滿了希特勒黨徒。得勝的先生們，眼看就會號叫着從暖和的房中跳出來！我們不睡覺，也不讓你們睡覺！

八十七個人

(一)

我騎馬帶着新琴科，在樹林附近迎見了隊伍。

我站下來，讓砲車走過去。重砲車輪在雪地上走過，轍跡上露出了黑土。波仔沙諾夫高興的報告道，誰也沒有妨礙他那小小的軍隊，他沒有碰見德寇的巡哨和崗兵。德寇夜間宿在村裏，並沒有防守。

樹林。

「雷桑克」馬認得了哲爾木漢默德，擰頭伸給他。因為他常常撫摸這匹馬，給他東西吃，此刻「雷桑克」馬嘴裏也嚼着糖。

小小的一支軍隊……見鬼，那是一小隊人呢？這是怎麼一回事啊？他從那裏找來這些人呢？在馬匹旁邊，大砲旁邊，彈藥車旁邊，都有穿着軍大衣，拿着步槍的人絡繹不絕的走着。

我問道：

「你帶來了什麼人？這是些什麼人？」

波仔沙諾夫高興的答道：

「營長同志，差不多一百人。這是什洛夫夫營中的人。兩個三個都從森林裏走出來了。高興得要同我們接吻。」

我命令道：「隊伍，立定！」

馬都站住了，砲車輪也不軋軋的響了。

「外人閃開！不要跟着大砲走！班長布洛哈！」

「有！」

「檢查執行我的命令！新琴科！」

「有！」

「把我的命令傳給附近的連長，隨後再去告訴營部的拉希莫夫：不許放一個外人到我營防區中

去……」

『營長同志，是。』

『你去吧。』

他飛跑去。

祇見一些黑黑的人影，離開了長長的砲車縱隊。有些人退到遠處站下了，另一些人向我跟前去。布洛哈報告道，在縱隊裏祇剩下自家的人了。

『縱隊，開步走！』

大砲向前移動了。我默然看着。看見木林拿着步槍在最後走着。

我把韁繩一鬆，『雷桑克』馬就跟在後邊走了。

『指揮官同志，我們呢？我們往那裏去呢？』

(二)

他們成羣的跟着我走。

『指揮官同志，把我們收下吧……』

『指揮官同志，他抄了後路，四面包圍了。指揮官同志，所以出了錯。』

我又想起了受傷的什洛夫夫大尉。想起了他如何憤恨的說道：『有兩連人鬪爭了，並沒有把受傷的指揮官丟掉』。

在戰爭前，對這些兵士太愛惜了。

有個人抓住我的馬鐙。他們逃跑了，他們害怕了。他們在這裏也是會逃跑的。不，我不能，我沒有權讓他們到我們這正在準備作戰的樹林中來。

「營長同志，」波仔沙諾夫用卡查赫話說道。

「請你派我當他們的指揮官。我既然把他們領來了，我就要同他們去作戰。請你給我們任務，給我們一個作戰的地段。」

(三)

他們雖然不懂卡查赫話，但都傾耳細聽，都向「雷桑克」馬跟前擠攏來。

我們走到一條路旁，這條路經過道爾高蘆科夫卡村，通往自家人那裏去。我們的一個騎兵偵察隊在那裏，沿着那條孔道巡察。它的任務：要不斷觀察着道路是否通行，是否截斷了。這個孔隙是否塞住了。

我把騎兵偵察隊的一個下級軍官叫到跟前問道：

「有什麼新消息？」

「一點也沒有……營長同志，沒有動靜。」

「誰知道路？」

「營長同志，我知道。」

「繞過道爾高蘆科夫卡村麼？」

「是的。」

「你去當領路的。把這些人領過去。」

我轉過身來，向着那些在周圍傾聽的人說道：

「大家都帶着步槍嗎？」

「大家都有……大家都有……」

「一個一個回答。有手榴彈嗎？」

「有！我有！我是坡爾宗諾夫。當着你的面，將軍同我講過話。你不記得了麼？」

坡爾宗諾夫……在黑暗中我沒有看清楚，但記起了那年輕的面貌，厚厚的嘴唇翹着，一對有神氣的灰色眼睛，記起了他直截了當的回答：「將軍同志，很好。」

「坡爾宗諾夫你當頭目。叫他們站隊。」

我命令道：

「看齊！坡爾宗諾夫，叫大家看齊！立正！不要講話！不要亂動！報數！」

坡爾宗諾夫報告道，隊伍中連他一共八十七個戰士。

我說道：

「我派波仔沙諾夫政治指導員擔任隊長，向右轉！跟我來，開步走！」

(四)

我把韁繩一扯，『雷桑克』馬就慢慢地走起來了。八十七個人分成兩行跟在我後面走。波仔沙諾夫走在我的旁邊。

前面一片雪地，上面佈着一層黑黑的塵土。『雷桑克』馬繞着彈窩向前走。這就是我們的舊防線。此刻這些戰壕靜悄悄地，空無人影。

在諾維梁斯克村側面，顯出了兩三個發亮的窗戶。德寇不怕我們，竟敢不掩閉燈光。你們等着吧！

我們走過了空戰壕以後，下到河邊去了。那裏的徒涉場和用木頭架成的小橋，我們都認識。

我們走到一個這樣的小橋跟前，我叫大家站下了。河水從木頭上流過，濺起白沫，潺潺的響。在那邊，離河約一百步遠，有一片黑森森的樹林。

我低聲解釋了任務：從河那邊，經過那個樹林，悄悄地鑽到諾維梁斯克村對面，離村莊近時再過河來，闖到村裏去，消滅德寇，燒燬戰車，燒燬浮橋。

隨後我問道：

『明白了嗎？』

只有少數人低聲回答！

『明白了……』

「在這裏，要一個個過河。隨後要散開一個跟一個走，」我命令道。「坡爾宗諾夫，前進！」

他提着步槍，彎着腰向前跑去了……他走到小橋跟前站了一下，就走上滑溜溜的木頭……隨後他的影子就消失在河間的黑暗中了。頃刻之間，在那岸發白的斜坡上，就顯出了他的黑影。

坡爾宗諾夫走上斜坡，在坡上邊躺了一會，隨後又站起來向樹林中走去了。

我說道：

「排頭，前進！走到樹林裏時，按號數一個跟一個走。距離：五步到八步遠。」

我把韁繩扯緊，「雷桑克」馬走到河裏去了。這裏水不很深，僅及馬腹。

我趕上坡爾宗諾夫，在他們前邊，從樹木中間穿着前進，不離開林邊。

天氣變暖了，樹枝上往下滴水。浮雲遮住了明月，只露出了朦朧的光亮。

樹林走完了。附近有一條路，通到諾維梁斯克村去。

近旁就是浮橋，浮橋那邊是一個高坡，在高坡上就是村莊。有幾個窗戶閃閃發亮。

一個一個都來到了。波仔沙諾夫走在最後。我命令他把人排列起來。

「坡爾宗諾夫，數一數有多少人！」

他從排頭走到排尾，低聲報告道：

「營長同志，八十七個！」

(五)

八十七個人！都在這裏！都來撕殺了！

祇聽得一陣汽車的摩托聲響！越來越近了。我轉過頭來向有響聲那邊一望，忽然一縷白光穿過樹木向我們一晃。汽車走上了一個小坡，它的照路燈，顯得特別亮了。轉過彎來，光亮照到這邊來了。

行列中誰也沒有動彈一下。大家臉色蒼白，抓緊閃閃發亮的步槍站着，緊張的望着前邊。一些黑黑的樹影，慢慢的向後移去了。

光亮往前馳去。白色的光線時高時低地走遠了，縮小起來，沿着道路向前跑去。

我跳下了馬。我的眼睛被眩目的光照花了，此刻連一個人也分辨不出，祇模糊不清的看到『雷桑克』的白蹄子。

『躺下！觀察！』我命令道。

我的眼睛又看清楚了……汽車上的照路燈照着河水。祇聽橋上發出了響聲。只見一個手電燈的紅光向汽車一照。汽車遇到對岸停下了。有一個崗兵走到汽車照路燈前，站在燈光下。他的手勢有些是可以看得明白的。他轉過身去，面向我營所在的那個森林指了兩次。隨後又指着到紅山村去的方向。顯然，那邊有條繞道。

汽車摩托又響起來了。汽車開上坡去，照路燈在黑暗裏照亮了一條發白的街道，住房旁邊停着一些長卡車。隨後，光亮又射到旁邊去，沿着河岸移動，走到那條繞道上了。

有一個人走到我跟前說道：「營長同志，我去幹。」
這是個熟識的聲音。

「巴什科嗎？」

「是……我去幹。」

「幹什麼？」

「把他摸掉……」

「崗兵嗎？怎樣摸掉？」

巴什科把軍大衣一掀，露出一把閃閃發光的芬蘭刀。

「請你放心吧……」他說道。「隨後我就打個口哨。」

「不行……」——我給他一個手電燈，「把這個拿去。照三下。」

他把手電燈放在帽子裏。

「我也可以用戰利品照一照……紅色的。可以嗎？」

「可以……照三下：路通了。你一個人能辦到嗎？」

「辦得到……」

「去吧……」

巴什科瞬息間就不見了。

管他怎樣……現在我是不轉回去了。就這樣成羣的衝去吧！我把波仔沙諾夫叫來，說道：

『叫他們每十人分成一小隊……你自己帶一小隊，去從背後打擊那佈置在我營對面的守衛隊。另一小隊的任務：去把橋燒燬……讓其餘各小隊都到村裏去動作，帶手榴彈的都到那裏去……』

『營長同志，是。』

他就開始分配起來。

又過來了兩輛汽車。在光亮中又顯出了那個崗兵。汽車上的路燈又照亮了那條街道。有一個住房的門敞開了，走出了一個高個子，穿着白襯衣，赤着腳，伸一伸懶腰，在台階上站了一會。混蛋東西們，他們在戰線上就是這樣睡覺呵！把衣服都脫掉，祇穿一身襯衣，宿在屋裏，又睡在牀上。

一切又在黑暗中消失了。白光線搖晃着，往旁邊一轉，又繞道走去了。

我們伏在雪地上，注視着巴什科走去不見了的那個地方。他能辦到嗎？會發出信號嗎？隨後呢？隨後，又怎樣辦呢？

信號在那裏呢？時間真過得慢呀。哎，那不是……

在橋邊的黑暗中，顯出了一個紅色圓圈……亮了一會，又消失了……一次……又亮了……兩次……又來了第三次。

我說道：

『站起來！準備！把手榴彈拿出來！同志們……兵士的命運：不是榮歸，就是陣亡！要悄悄的闖進去。波仔沙諾夫，領去吧！』

『從橋上過去嗎？』

『是的。』

他低聲命令道：『跟我來！』

於是他就向前跑去。大家都跟他跑去了。

過了一分鐘，只聽得橋上一片脚步聲響。

(六)

一切都順利……這樣容易的順利是料想不到的，

我騎馬慢慢地走過橋去，走進了村莊，火光把村裏照得通紅。

有些地方炸彈紛紛爆炸，到處都是槍聲，殺聲連天。這不是戰鬥，這簡直是屠殺。

原來，德寇起先在對着我營所在樹林的那邊派上了守衛，隨後就把衣服脫掉，只穿襯衣在床上或乾草上躺下睡覺了。他們一聽見槍聲和榴彈響，就跳起來亂竄，在床下，火爐後邊，地窖裏，木棚裏到處躲藏。把他們拖起來，他們又怕又冷，混身打戰。

我不來描寫這些情景。

倒上煤油的橋焚燒了。看見那座教堂的巨大黑影。

我派新琴科找波仔沙諾夫，命令他集合戰士，帶回營部去。

(七)

『雷桑克』馬又在樹間向看林人的房子走去。

在營部所在的一大間木房裏，燃着煤油燈。臉色疲倦的拉希莫夫站起來了。

是否要問問呢？雖然看他的臉色，就知道了回答，可是我終於問了。的確，布魯得內沒有回來，也沒有得到命令。

端來了晚飯。我不想吃……停了一會，波仔沙諾夫進來了。他給我帶來了一個禮物：德國的六倍望遠鏡。

快到早晨了。大約是三點鐘了。在天亮以前本應當睡一覺。但我覺得，是睡不着的。

早 晨

(一)

我把棉襖放下，枕着它躺下了，棉襖帶一點煙熏味。我吸着煙，看看錶，隨後又看見自己的搗耳帽子放在板凳上。帽子放的不是地方，離手邊太遠一點。必須把它拿過來綁在手槍套的皮帶上，若遇緊急集合時，不用尋找……但此刻我既不願意想到緊急集合，也不願意想將來的事情。可是，我終於起來，費了極大的氣力，走了幾步去拿帽子，因為它使我記起了實際情況。很想忘掉一切，忘掉這個房子，忘掉這個樹林。

我又躺下，閉上眼睛……眼前現出了已往的甜蜜情景。現在我記不起來了。誰知道想了些什麼。

不過有一點是很清楚的：我不只是想自己的事情，而且也是想我營的事情。這也就是想自己的事情。

想起了各種事情。大概，小的，動人的，可笑的都有。

舉個例子嗎？好，現在就來舉個例吧。

(二)

八月間的一個晴天，我營到射擊場去射擊。我營駐紮在山水急流的塔爾卡爾河邊。塔爾卡爾村附近都是蒼翠的菓園，阿爾瑪·阿塔很大的蘋果是世界上最出名的蘋果。四面都是太陽晒得乾枯的平坦草原，草原南面是天山麓。在遙遠的天際，閃耀着終年不化的雪峯。這是南卡查赫斯坦，這種美麗的風景，我是無法形容的。

草原是最好的射擊場。草原就在旁邊，簡直就在跟前，並且如平板一般，又平又滑。

到那裏去，又容易，又輕快。沿着這種平坦的地方走二三公里，射擊一陣，就可以轉回來。但我是訓練兵士去作戰的。既然容易，輕快，那就無益！我於是帶着一營人到山上去了。

我們上到第一個平坦的台地。那裏荊棘叢生，不能射擊。

到第二平坦的地方去，要上一個陡立的石頭坡。全營前進！跟我來！我們向山上攀登。只聽得沙沙聲響，兵士脚下的石子往下亂滾。

我們上去一看，真見鬼，這裏竟沒有可以射擊的地方。一片嫩綠的青草，有一人來高。究竟到那

裏去呢？再往上去，山坡上都是碧綠的橡樹林。

這就是山間極不同的風景。附帶來說一說，全卡查赫斯坦的風景就是如此。你沒有聽說過創造卡查赫斯坦的神話麼。在創造宇宙的時候，上帝創造了天地海洋，各大陸，各國家，而忘掉了卡查赫斯坦。在最後一分鐘，才記起來了，可是沒有材料了。於是急忙從各處都拿一塊來，——美洲的一邊，意大利的一角，非洲沙漠的一塊，高加索的一片，——湊合起來放到卡查赫斯坦應在的地方。在我的故鄉中，你可以找到各種各樣的地方，——也有好像被上帝所遺棄的廣闊荒涼無水的鹼地，也有最肥沃的地帶。

但究竟到什處地方去射擊呢？我將全營人排成四行，於是帶着這如牆壁般的隊形向如牆壁般的青草走去。前後走了幾次。沈重的軍人皮鞋把青草都摧折，踏平了。最後一次，用手把留下的草棵拔掉。我站在一旁，觀賞了一會。一營人是何等的力量，我這一營人，軍紀優良，準備作戰，已有鍛鍊的這一營人，很快就向敵人的寇羣衝去，也會像踏草一樣把他們踏平的。我明知道，戰爭並不是這樣，但總是這樣想像。

在青草間踏成了一個廣大的長方場。在一邊安上了靶子。全營人還整隊站着。大家都看見在木板上用木炭畫的人頭帶着帽緣上有個卍字徽的銅盔。我想再來試一試本營的力量。我命令頭一排人臥倒，第二排人跪倒，預備放，隨後又命令道：

『照準法西斯蒂齊放……全營人……』

我停了一會。幾百枝步槍，已瞄準了四個靶子。當時，戰鬥條例上沒有全營齊放的規定，但我却

要來試一試：

「開火！」

真碰到鬼！第一排槍響了之後，我們的靶子就沒有了。好像把它們掃除了一般。七百枝步槍一齊射擊，這真是可怕的力量。釘木板的棍子，也被子彈打斷了，木板都打得粉碎。我罵了一聲，又笑了：費了半天工夫，弄成了一個射擊場，結果還是不能射擊……

我們就是這樣學習的，在戰鬥以前，就這樣摧毀了敵人。而此刻呢？可是關於「此刻」我是不願意想的。

我又想起了一些過去的甜蜜情景。不是的，不僅是在回想木營的事情。也想起了別的事情。誰知道回想起了些什麼。

(三)

忽聽得布魯得內說道：

「營長同志……」

我跳起來了。拉希莫夫已經起來了。他的軍大衣拋在地板上。我這個整齊冷靜的參謀長，也不把它拾起來。他微笑了。他看着布魯得內和庫爾巴托夫。

他兩個一齊進來了。他兩個的軍大衣上都帶着光滑的污泥，還沒有乾，一定是在什麼地方爬行了。

「營長同志，請你允許我……」

現在還記得，當時想着一切都好像是夢境。不是的，這乃是真正的布魯得內，聽見他迅速的腔調，看見他那敏銳的眼光，緋紅的面頰。

「有命令嗎？」

「營長同志，是的。」

布魯得內給我一個紙條。

團長葉林少校命令退却。他在倉卒寫就的字行間通知道，道爾高蘆科夫卡村後邊，有一個司令部。的軍官迎接我們，他會指給我們到瓦洛科拉木斯克城去的道路，本團部隊往那裏集中。

到瓦洛科拉木斯克城去！退却三十公里！但是沒有工夫作難了，我一看錶。三點半鐘。

(四)

我營各連縱隊在黑暗中，踏着溶化了的泥濘前進。戰士，大砲，載機關槍的兩輪馬車，火藥車，衛生車，依次前進，車輛後邊又是戰士。

我按照老習慣，站在旁邊看着隊伍從我面前過去，隨後又騎着「雷桑克」馬，趕到隊伍前邊去；再放隊伍過去。黑暗的天空中時放出微微的月光。領着縱隊的是克拉也夫。他那一連人，走在前邊。他踏起泥水，揮着兩隻長胳膊，照例前胸稍微向前傾着，整齊脚步，數着步伐。戰士們四人一列，不敢落伍，向前行進。一連人走過去了。

在這一連人後邊，是衛生排的車輛，該排走在戰鬥隊中間。我們帶着四十個傷員。我看見我們那個胖胖的，大肚子看護長，老頭子吉里也夫。他一邊走一邊照顧傷員：他與一輛車並排走着，彎下身照料一個人，在那裏弄來弄去，大概是替那個人把頭墊好。頃刻之間，就消失在黑暗中了。

我們繞過了道爾高蘆科夫卡村，走近了一條道路，在我們這部故事中，屢次提到了這條路，它是用石頭鋪成的，一直通到瓦洛科拉木斯克城，在那裏與瓦洛科拉木斯克公路幾乎成直角相交。

幾天以前，即十月十六日，德寇集中了一個突擊的拳頭，竭力要衝上這條路，打算躍進一次，即可摧毀我們的防線，隨後就乘坦克，卡車，摩托車沿瓦洛科拉木斯克公路衝向莫斯科去。德寇雖然在布雷契夫蘇維埃農村附近已被擊退，近幾天來又在別的警戒線上被我軍擋住，但他們知道在這個地段上，與他們對敵的兵力不多，所以就不肯相信他們會遭失敗。他們覺得，再一用力，再躍進一次，就可把阻塞衝破，打開到莫斯科去的道路——瓦洛科拉木斯克柏油公路。在這條路上，撕殺的我軍部隊已經退却了。但到明天，仍是那些團，仍是那些營，又會擋住敵人的進路，又會迫使它進行持久的戰鬥。德寇總是打算着，這是最後的反抗，這是最後的戰鬥，於是他們就頑強的向前衝，不肯放棄他們選定的方向。瓦洛科拉木斯克公路，仍是他主要打擊的中心。

(五)

在道爾高蘆科夫卡村後邊，團部的副參謀長庫爾斯基中尉來迎接我們。庫爾斯基帶來了幾車食品。給我們送來了一噸白麵包，這是當夜在瓦洛科拉木斯克城裏烤好的。

車輛在樹林裏等候我們。我決定將隊伍隱藏在樹林裏，叫大家吃點東西，休息休息，喂喂馬。

但砲兵的強壯馬匹却要轉回去。我們離開的那個森林中，藏有六尊大砲和四百發砲彈，就是我們夜間拉來的那些砲和砲彈。我決定再把它們從德寇眼皮下拖走。

東方已發白了，但周圍還是霧氣濛濛。隊伍走進樹林裏了。我騎馬走到波仔沙諾夫跟前，說道：『波仔沙諾夫！叫你的人停下！向旁邊走十步。』

我命令別的部隊照直向前走以後，就看着我這額外的預備隊。我的機關槍手走在拉機關槍的兩輪車後邊。其次是我夜間新收到營中的人。

我命令波仔沙諾夫把砲兵的馬匹帶去，乘着霧氣，把大砲和砲彈拉到這裏來。

『把你的人都帶去。把大砲四面保衛起來。若遇到少數敵人，就把他們消滅。但要避免嚴重的戰鬥。若不得已，就把大砲炸燬，退走。動作要快。要記着，我們在這裏等着你們的。』

波仔沙諾夫敏捷地行個舉手禮，答道：

『營長同志，是。』

他顯得比平常更有精神了，臉上現出堅毅神情，他很高興當指揮官，很高興獨立解決極危險的任務。

(六)

戰士們燃着了火堆，燒開水，烤衣服。有很多戰士砍了些松枝，鋪在地上睡覺，覺得好像睡在綠

鵝絨褥子上一般。在行軍爐灶內煮着肉湯。一營人都在休息，四面派上了警戒部隊。

天亮了。霜消了。霧散了。陰沈沈的早晨開始了。

九點鐘的時候，我計算着，波仔沙諾夫該轉回來了。此刻，空中傳出了飛機的響聲，很快的逼近了。我們看見了它們。德國的轟炸機，就在我們旁邊上空的雲邊飛過去了。立刻，地上就傳出了機關槍聲和砲聲，可是看不見在什麼地方。飛機拋下的炸彈也轟鳴起來。飛機一隊一隊的飛過，在離我們四五公里的某個地方擲炸彈，那裏有條石頭鋪成的路通到瓦洛科拉木斯克城。

突然，射擊聲稠密起來。空中已沒有飛機了，但是剛才拋下炸彈的地方，此刻傳出了砲聲，聽着，不是十尊，也不是二十尊砲，大概，有一百或是一百五十尊大砲。我派到那裏去的騎兵報告說：德國坦克在衝鋒，我們的大砲在同坦克作戰。

頃刻之間，在我們的另一方面，也傳來了射擊聲，也離我們約有四五公里。那裏的砲火薄弱得多，但聽得有步槍和機關槍的響聲。

可是，波仔沙諾夫還沒有轉來……真見鬼，我爲什麼叫隊伍在這裏休息呢。我爲什麼派馬匹和戰士去拉那些大砲呢？把它們就地炸燬就完了！

此刻，沒有砲兵馬匹，我又怎樣開拔呢？還不只是馬的問題……我難道能够不等那隊人轉來，把他們拋掉，就開起走嗎？

按照命令，我們要趕快退走才行，可是此刻却走不動了……

我向拉希莫夫說道：

『把我的命令轉交各連長：把戰士們叫起來，佈置四面防禦。』

在交叉路口

(一)

在眼睛看不到那條公路上，稍微靜止了一會以後，又傳出了瘋狂的砲聲。只聽得一片轟隆聲響，不易分辨出單個射擊聲來。

另一方面的戰鬥也沒有靜止。

真是見鬼，波仔沙諾夫還沒有轉來！我咒罵自己，咒罵他，派了騎兵去迎接他們以後，還在咒罵自己。可是，不管你怎樣生氣，仍是不能行動。自己網住了自己……

戰士們在林邊，挖四面防禦的戰壕。暫時作這個，以備不測……波仔沙諾夫一轉回來，我們就立刻收拾動身。兵士嘟囔道：『白挖了』。若是白挖了，那就是萬幸。

我同拉希莫夫一塊到各連中走了一遍。大家稍稍休息了一會，吃了白麵包，喝了肉湯，此刻都很高興。有些人看見我，竟開起玩笑來。附近的砲聲和四外的射擊聲，對他們並沒有特別的影響。我們已不是初次遇見這種情形，恐懼已成過去的事了，已成本營歷史上的事了。我想着：不會滅亡的。

我把各連長叫到營部所在的帳棚裏，將波仔沙諾夫隊伍去拉大砲，過了預定的時間還沒有轉來的情形說了以後，就宣佈了自己的決定：在我們的人還沒有轉來以前，本營隊伍不能開拔。若有必要，我們要去援救他們。

我望着他們的眼色，看出來：他們都明白了這個命令，心中都很贊成。

我同連長們談過話後，就讓他們走了。我同他們一塊走出帳棚。

在樹木間發現了騎兵。他老遠就高興的叫道：

『開過來了！』

大家都站下了。騎兵把等候很久的消息帶來了：我們的人走近了，波仔沙諾夫的隊伍拖着大砲走近了樹邊。

現在，我終於能够下命令繼續向瓦洛科拉木斯克城開拔了。

『歸隊！』我說道。『去準備開拔。菲里莫諾夫，留下！』

菲里莫諾夫中尉是第三連連長，三十來歲，瘦子，滿有精神。他奉到我的命令：帶起自己的一連人，立刻起行，擔任先頭部隊。在戰鬥情況中，一營人行軍的排列是這樣的：先頭部隊，在基本縱隊前邊三四公里行走。

我同菲里莫諾夫一塊看一看地圖。最方便的直路是走公路。由於天氣又開始溫和，想必附近的各

條道路都泥濘難行，只有這條路還好走。但德寇的兩三個縱隊已從某幾點衝上了公路。我規定了困難而可靠的行軍路線。先穿過公路，隨後，向北一轉，再從支路上開到瓦洛科拉木斯克城去。

菲里莫諾夫應該火速按這個路線開拔，與本營基本隊伍保持相當的距離。

菲里莫諾夫往他連裏跑去了。

新琴科拉來了『雷桑克』馬。我跳上馬，向着波仔沙諾夫的隊伍跑去了。

強壯的砲兵馬，沿着無路的凹地，用力拉着大砲走。霧散了，地上的雪也化了。砲車輪深陷下去。戰士們踏着又濕又滑的草，推着砲車。

他們看見我，都皺起眉頭，有個人喪氣地罵了一句。另一個人說道：

『哎，營長同志……敵人沿各條道路向前衝進……』

又有一個人低着頭，唧噥道：

『這與他有什麼關係。他把馬一打就得了……』

我知道這是巴什科。

『巴什科！你說什麼？』

『沒有說什麼……』

本應當教訓他一頓，可是我沒有作聲，我不知道他們出了什麼事。他們不是辦完了一件艱險的事而平安轉回來了麼，不是光榮地執行了戰鬥任務麼。爲什麼他們不惟不自鳴得意，不惟不高興，反而

垂頭喪氣呢？

波仔沙諾夫來到了。他素來是歡欣活潑，常常微笑，而此刻也很愁悶。

波仔沙諾夫按軍規開始報告，但我打斷了他的話：

「你在那裏出了什麼事？爲什麼大家都敗興呢？」

波仔沙諾夫勉強低聲說道：

「他們知道了……」

「知道了什麼？」

「這裏我們的人都走了。可是我們又……」

「又怎樣。真是胡說八道。」

波仔沙諾夫瞪起兩個眼睛，看了我半天，喪氣的說道：

「營長同志，爲什麼你這樣對待我呢？難道你不知道我……」

但我又打斷了他的話：

「這就是你的『我』！我指着那些推着大砲愁眉不展的戰士們說。『你替他們想想：你應替他們

負責。你說說，『我們又』怎樣了。」

「又是單獨……」

「你從那裏知道的？」

「我們還在這裏時，就撤去了一切崗哨……大家都走了……營長同志，老早……」

原來是這樣啊！我想起謝維流科夫的話了。『兵士的無線電話起了作用』。當戰鬥順利時，這種『電話』令人何等快樂。可是現在，當退却時，它……

大砲和砲彈車慢慢向前移動。我一面沉思一面看着戰士。又看見了巴什科。他仍然低頭看着地，與別人一塊推砲車，他那強壯的身體靠着砲架，腳踏在泥裏。泥濘塗在皮靴上，可是仍能看出黃皮的長靴筒來。我向波仔沙諾夫問道：

『他穿的是什麼皮靴？』

波仔沙諾夫答道：

『在諾維梁斯克村，從德寇腳上脫下來的。打死了那個軍官，就把他的皮靴脫掉了。』

這個巴什科真是個怪人。大膽無畏，可是……可是他還沒有——我在夜間已看出來了，——軍人的初步品質，服從和遵守軍紀的品質，這種品質經過嚴厲的軍事訓練才能成爲兵士的第二天性。

我剛才沒有教訓他，這是不對的。教訓他一個人就會警誡大家……此刻，要來責斥他一頓才行，叫大家都聽聽指揮官的訓言。

但是，沒有功夫來作這個了。我務必火速檢察一下波仔沙諾夫的報告，查明情況，判定方案，採取辦法。

(三)

剛才響成一片的砲聲，此刻稀疏起來了，但聽得更清楚了。不知道是砲聲接近了，還是因爲在樹林外邊，沒樹木擋住聲音了。幾關槍聲和步槍聲離遠了，移到旁邊去了。

我們前邊仍然空無人影：一段道路上的發亮的水窪和泥濘，潮濕的凹地斜坡，灰色的天際現出高低不平的土坡的明顯輪廓；我們後邊是樹林。

處在戰鬥地帶，沒有任務，不知道一點實情，什麼也看不見，實在有些難堪。本營隊伍有騎兵哨警戒，但聽了波仔沙諾夫的報告以後，我決定到附近一個高崗上去望望周圍的情況究竟怎樣。

我向波仔沙諾夫說道：

『你把大砲拉到樹林中去。我到高崗上去望望……』

新琴科也跟我來了，但我叫他留在林邊了。

頃刻之間，我騎着『雷桑克』馬跑到一個高崗上。從那裏一望，看見了公路上有個村莊。我看見大砲的射擊刺那間一閃。拿着望遠鏡望去。

我們的砲兵退却了。拖拉機拉着大砲已退出了村莊，離開公路，在田地中走。砲兵走在大砲的旁邊。我看出來了砲兵團團長馬林寧上校的瘦長影子。在望遠鏡中看見：他站下，拿出紙煙盒，打開來取了一支煙，擦着火柴，把煙吸燃，他不慌不忙，帶着故意表示鎮靜的樣子。隨後叫他跟前走過的大砲停下來，向一方指着。拖拉機開走了，砲兵都站好了自己的位置。我把望遠鏡移向馬林寧所指的

那個方向一看，我初次看見了德國的坦克……青黑色的甲板上畫着白十字，細砲筒中射出火舌來……坦克奔馳着射擊，開進了村莊。

本想繼續觀看這次戰鬥，觀看在我面前展開的現代戰爭影片，但我却放下了望遠鏡，向周圍一看。看見了我的騎兵在與公路相接的那條路上飛馳。我猜想到：大概，他們在什麼地方遇見了向這裏攻來的德寇吧；向北方退去的我軍部隊大概是把這條支路放棄了。

現在，我們有什麼辦法，走什麼路線從這裏退出去呢？要乘這條支路還能通行，馬上把隊伍開到路那邊去，以免把我們截斷，以免把我們關在兩條路交叉的角裏。我急忙繼續向周圍望。忽然看見菲里莫諾夫那一連人已遵照我的命令出發了。

那連隊伍沿着凹地行進，沒有看見在村裏發生了什麼事，沒有看見坦克，竟向村莊開去，直向德寇的爪下鑽。他瘋了麼？真見鬼，閉着眼睛往前走！我用馬刺狠狠打着『雷桑克』馬，牠痛得飛馳起來。

我從林邊馳過營隊去追趕那連人。

(四)

我趕上了。

『全連立定！菲里莫諾夫，你往什麼地方鑽呢？』

他驚惶地說道：

「營長同志，聽命。」

「你往什麼地方走呢？」

「營長同志，我打算，從凹地走到村莊裏。隨後再按路線走。」

「爲什麼不派尖兵呢！德寇在村莊裏！」

他那微紅的面容有些慌了。後來成了本營中一個英雄的非里莫諾夫，此刻，却沒有帶反坦克武器，幾乎把自己的一連人帶到敵人的坦克上去，他在凹地上領着隊伍，看不見四外的情況。

我及時叫他停下了，全連雖然沒有損失一人，但却失掉了時間。

只見有個人騎馬沿着凹地向我們馳來，跑得飛快。我看見了新琴科的灰馬。他來到了。

「營長同志！」

「什麼事情？」

他着急得發喘，繼續說道：

「他們看見了你跑過去了……就叫起來：「營長逃跑了！」」

「誰？」

「你昨天收下的那些人……」

「營的隊伍呢？」

「我不知道……德國人已到路上來了。這些人就叫道：「營長逃跑了」，於是就亂跑起來……我就馬上跑來見你……」

我說道：

『菲里莫諾夫！把隊伍調轉去！跑步！新琴科跟我來！』
在這一天的內，我第二次用馬刺刺了『雷桑克』馬。

(五)

我向樹林飛馳。老遠看着，樹林中彷彿空無一人。難道，真沒有一個人了嗎？難道，驚慌失措了嗎？難道，我的寶劍，我的一營人就在一瞬間四散了嗎？果然如此，那就不要活着了！但是，我不信，我不信。

我騎馬跑着，看見林邊上有幾個人。他們彷彿是在等候我。我飛跑到那裏去。看見悲愁的克拉也夫，看見一排未挖成的單人塚，才挖起來的新土堆。戰士們已沒有了。

『克拉也夫！營中出了什麼事？戰士們到什麼地方去了？』

他行了個舉手禮，答道：

『營長同志，下了命令，叫準備開拔。』

『可是，連隊伍都到什麼地方去了？』

『都在樹林深處……營長同志，連中的秩序並沒有混亂。』

『這裏究竟出了什麼事呢？』

克拉也夫指着幾分鐘前我迎接那帶着大砲轉來的隊伍那個地方。皺着眉頭嚙嚙一聲：

『那裏……』

他立刻是說不清楚的。我又打起『雷桑克』馬飛馳起來。

瞬息間，看見那條小道上一隊隊的戰車行進着，帶蠶輪的大砲行進着。這是德寇！

此刻，在小崗下邊的凹地上，還有兩尊大砲沒有拖到樹林裏去。大砲旁邊站了一堆人，這就是昨天在諾維梁斯科村裏夜襲後，我收到營中來的那些人。他們沒有推大砲，沒有工作，他們亂七八糟的站在砲車輪邊，站在馬旁邊擠在一起。我看見臉色慘白的波仔沙諾夫，他的嘴唇緊緊閉着。

『波仔沙諾夫，』我叫了一聲。『這些人跑了嗎？他們喊叫過「營長逃跑了」嗎？』

他默然點一點頭。他的嘴唇仍然閉着，相識的胖胖面容變得那樣殘酷無情，竟難認出了，兩腮深陷，臉上的輪廓更明顯了。

我叫道：

『看，這不是你們的營長嗎！你們都看見了嗎？』

我看着那一堆人，說道：

『你們都看見營長了嗎？大家都聽見了嗎？波仔沙諾夫，叫他們把軍容整頓起來！把大砲拖進樹林裏去！然後到營部去見我，領防守的地段。』

我把韁繩一扯。可愛的馬，喘了一喘氣，就向林中營部所在的帳棚跑去了。

(六)

我們陷入了德軍兩個縱隊形成的角裏。我營又被截斷了。

如果將來批評我們這部故事的人，要想把此事歸咎於某人，那我可以請他不用費事：罪人就是我不冒險就沒有戰爭！我冒了險，我派人到敵人後方去拖那留下的大炮和砲彈。大炮已經拉出來了，但是我營却走不動了，被截斷了。現在，不到天黑是走不出去的。

我是否犯了錯誤呢？也許是的。是否應當更聰明，更考慮周到地動作呢？也許是的。

如果我有應得之罪，那就讓無情地來處罰我，可是我決不冒稱是毫無過失盡善盡美的指揮官。

我們陷入了德寇兩個縱隊形成的角裏。坦克沿着石頭鋪成的道路前進。在坦克後邊，有大砲，有載着步兵和軍火的卡車分成兩行向瓦洛科拉木斯克城，向莫斯科前進。德軍主攻兵團從我們營旁邊向前開動。昨天從我們附近衝過來的另一隊德軍正沿着那條支路往石頭鋪成的道路上前進。

在交叉路口，聚起了塞子。德寇調路員，在那裏調理戰車的運動，不是停住這一縱隊，就是停住那一縱隊。

我拿着望遠鏡一看，看見德寇兵士坐在長卡車上的板凳上，顛簸不已。他們差不多都是年輕的，戴着夏天的軍帽，祇穿一身軍衣，沒有穿軍大衣。很多人凍得渾身打戰，把手插在袖筒裏，十月的寒冷潮濕天氣在折磨他們。他們進攻，他們向莫斯科前進，但是在他們的姿勢上和面容上，都看不出得勝的快樂神情。在他們這些侵略者看來，這乃是家常便飯。他們想着，始終會這樣不斷地前進，前

進！

砲兵連的指揮官走來見我。

『大砲瞄好了嗎？』我問道。

『營長同志，是的。』

『裝上砲彈，就來報告！』

我們把八尊大砲推到那個向交叉路口突出的樹林角上。把一部分砲兵派到什洛夫營那六尊大砲跟前，這六尊大砲佈置在別的地方。從樹林到交叉路口約有一公里遠，在瞄準鏡裏清清楚楚看到德寇的戰車，這就叫作直射。

『準備好了！』砲兵連長報告道。

『開火！齊射！齊射！』

下了口令：

『砲連……』

停了一會。

『開火！』

轟隆一聲，震天動地。我拿着望遠鏡看着，只見木片，鐵塊紛紛亂飛。

『開火！』

德寇從汽車上跳下來了，跑到溝渠裏，跑到道旁，德軍的調路員也藏起來了。

『開火！』

不行，『勝利者』老爺，這裏你們是過不去的！你們把我們截斷了嗎？沒有。我們却用火力截斷了你們的道路，我們打斷了你們的縱隊。你們急忙要到莫斯科去嗎？你們先停一停吧。請你們先來對付我們，先來把一營紅軍摧毀吧。

(七)

在公路上一切都停止了。我們的大砲把德寇縱隊的運動擊亂了。後邊的戰車擁擠着轉回去，繞過迎頭的戰車，在塞子跟前停了一會，又回到村莊中去了。

我把兩尊大砲留在樹林角上，命令開砲擊毀德寇的戰車，然後，敵人在開始還擊時，就改換陣地。

我們把其餘的大砲，從樹林中推過去，用斧頭和鋸趕快砍出一條路，把大砲拉到樹林的另一邊去，那裏離村莊很近。

校射手們拿着望遠鏡，帶着電話聽筒爬到松樹上。他們從這些觀察點上報告地：在村莊裏擠滿了卡車，叫它們從旁邊的一條支路上開走，但是那裏有些卡車陷到泥濘中，走不出來了。

我向砲兵連長說道：

『向它們開火，向這堆卡車射擊六十發砲彈。然後再聽命令。如果他們動彈，就再來一次。』說罷以後，我就到營部去了。各連在林中佈置四面防禦。戰士們都鑽到戰壕裏。我們佔據的這個

樹林比昨天我們的那個樹林大些，但我並不以此爲滿足，而特別使防禦稀疏，以免在德寇砲火下遭受大的損失，我知道，德寇定會轟擊我們的。一個機關槍排和三個步兵排已開到樹林深處，佈置在各處，作爲預備隊。預備隊的戰士們奉到命令，爲自己挖掘防空壕。醫藥所和傷員從上邊移到拐彎的窄狹壕溝中去，藏到地下了。勤務排挖了土坑，掩藏馬匹。

本營指揮所也不在帳棚裏，而到地下去了，上邊蓋着好幾層大木料。在那裏又燃起了油燈，放着一張看慣的桌子，電話員站在牆角裏，拉希莫夫照例站起來迎接我。

我從指揮所向什洛夫夫那些大砲的陣地上打了電話。他們向那條支路瞄準了。此刻，這條路上也集滿了打壞的戰車。

我命令向附近堆集有戰車的一段路上射擊五十發砲彈。我覺得：抓住了敵人。他們被釘住了，進退兩難。此刻他要張開虎口了。那又怎樣呢，看看，他怎樣把我們吞掉吧……這樣的刺蝟不會塞住他的咽喉麼？

我不知道，你是否感覺到過這種頭腦特別清醒，身體非常輕快時，精神奮發的心情呢？我的大砲從各處轟隆射擊！我們在猛攻。我們在玩弄他們。昨天的疲憊，昨天的恐懼彷彿完全沒有過。

(八)

大家都知道，德寇還在波蘭，荷蘭，比利時和法國所已實行的閃擊戰戰術原則之一，就是這樣：在幾處突破戰線，逕直向前猛進，把打散的，切斷的，喪膽的敵人部隊留在後邊。希特勒黨徒在莫斯

科附近，却沒有達到這一點。

可是，我祇是說我自己的這一營隊伍。

我們在該區德寇能沿之疾馳的唯一的石頭路旁休息的時候（重複說一遍，由於我的罪過），被敵人截住了，可是同時我們却用火力切斷了他這條路。按軍事術語這叫作：以火力控制道路。

這就迫使德寇不惟不能『前進，前進！』反而要來消滅反抗點。迫使……這叫作牽制敵人。

於是德寇就來用砲彈和迫擊砲彈摧毀樹林。我們把自己的大砲來回調動着回擊他們。把所有十四尊大砲都調到某一點，照敵人後方射擊幾排砲彈，然後，迅速把大砲分開，兩尊或四尊一起調開，用猛射火力轟擊別的地點。從松樹頂上能看見六個村莊。這六個村莊都被德寇佔領了。因為我們有很多大砲和砲彈，我們就輪流不斷的向這些地點轟擊。

有九架轟炸機來襲擊。它們吼叫着開始向下俯衝。重炸彈炸得全林震動。這有什麼關係呢？大地母親保護了我們。倒霉的主要是馬匹，因為我們沒有來得及給牠們挖好掩蔽坑。打死了十四匹馬，擊壞了兩尊大砲，傷了六個人，這就是空襲的總結。

到晌午的時候，在遠遠的北方，在十五公里以外的地區，就是在瓦洛科拉木斯克那方面，又像早晨那樣，砲聲連連不斷。有時候，遼遠的轟擊聲響成一片：聽着聲音，可以斷定那裏射擊的不是一二十尊大砲，而是像早晨那樣，有一百尊或是一百五十尊大砲。以後我們知道了，德軍的坦克在那裏遇見了另一個砲兵團。可是我們在這裏不讓援兵從這段路上通過去，不放過砲兵，機械化部隊和軍火。

敵人步兵散兵線，曾三次向我們衝鋒。每次我們都把他們放到最近的地方，然後用步槍排射和機關槍的火劍猛擊德寇的散兵線，把留下性命的兵士壓到地上，迫使他們爬回去。有一次他們攻到了我們幾尊大砲在樹林轉動的那個地方。正好用榴霰彈來轟擊敵人步兵，這種機會正是每個真正的砲兵所窺伺的。你不知道，什麼是用榴霰彈轟擊呢？砲彈一出砲口，就在空中爆炸，發出成千的爆片，無數熾烈的鐵汁星，猛烈地打擊迎面攻來的步兵。

在這一天，我們再三給敵人證明戰爭的初步真理：如果不先把火力點擊毀，如果不先把士氣摧毀，而向陣地衝鋒，挺胸向劍一般的火力硬碰，那就是盲目的冒險。

要摧毀我們嗎？啊，這就要德寇花費多少時間，消耗多少砲彈。我們從敵人那裏所奪來的就是時間。我們還剝奪了他們的人力，剝奪了這一活的打擊力量。

不覺天色已晚。要趕快打算退走了。說也奇怪，此刻竟不願意退走了。我們的彈藥已經用盡了，不然，我很想在這裏再打一晝夜，再抓住尾巴牽制他一晝夜，再玩弄玩弄他……

恐懼已經消失了。昨天那種令人難堪的思慮已經消失而安靜下去了。
就這樣打消了受包圍的恐懼。就這樣完結了高級軍事教育的初步。

(九)

天黑了。偵察隊報告道：在附近各村中都有德寇，每個村莊都有強大的警戒部隊。本營的出路都被截斷了。但是主要的那條公路，因為我們暫時還在這裏，還不歸德寇所有。

德寇企圖乘黑暗恢復在公路上的進兵。我們沒有允許。他們派戰車繞道走。我們阻止了他們，我們照着那個叉路轟擊。我們又抓住了敵人的尾巴，不肯放鬆。

在晚上九點鐘或十點鐘時，潘菲洛夫派來的阿尼新中尉來到了，他把將軍寫的手條交給我，上邊寫着：火速退出包圍圈，把一營人帶到瓦洛科拉木斯克城來。

阿尼新是從樹林中鑽到我們這裏來的。我營離我軍部隊共有二十五公里。怎樣走過這個地段呢？可以從樹林子裏走。打開地圖一看，就可看見，有一片樹林，斷斷續續向北方蔓延，幾乎直達瓦洛科拉木斯克城邊。步兵很容易穿過樹林。可是車輛，大砲，輜重呢？丟掉嗎？

我決定：乘黑暗，潛到森林地帶，到那裏以後，按着指南針，直向瓦洛科拉木斯克城進發，斫伐樹木，替大砲和車輛開道，於是，我們給敵人舉行了辭行的音樂會，照着我們大砲能達到的德寇全部後方，發出了辭行的排射。好吧！老爺們！再見吧！我們還會見面的。

一營人就開始整裝起行。

步槍，步槍，你能救我們嗎？

(一)

我們乘黑暗從樹林裏前進。這個古老的樹林還無人砍伐過。我們用斧砍，用鋸鋸，伐倒樹木，把

它們拖開，砍出一道空隙，留作紀念。

我營裏有七十把鋸，一百五十把斧頭，都使用上了。我們不斷前進。在黑暗中，新鋸過的樹墩，微微發白。二輪車，衛生車和大砲，沿着伐出的空隙前進。我們帶着十二尊大砲。在作戰時打壞了兩尊，隨後把它們炸燬了。損失了二十來匹馬，可是也輕快多了：照敵人射出一千多發砲彈，祇留下了救急的砲彈。子彈箱留下的也不多了。在車上也沒有麵包，也沒有罐頭；雜糧，菜蔬也沒有了，祇剩下一點傷員的給養，的確，是退走的時候了。一到明天就會作難的。

我們走着，砍着，鋸着，走的非常慢，有些地方，遇到了亂樹或密林，一點鐘走不到一公里。但是我們仍按照指南針，砍伐出空隙來。留下了幾十年的紀念。

我們一直走，也不休息，也不歇腳，不過每點鐘換一班人工作。

我們在樹林中，一直走到天亮了。高大的樹幹，紛紛倒下，摧斷小樹和枯樹，一片吱吱聲響。忽然一切都停止了。鋸聲也息止了。斧聲也中斷了。只見最後一棵樹頂響着響下來，伐木的工作也就隨着停止了！

前哨報告說：隊伍來到了一個空地前邊。那裏有條支路，通到公路上。在這條路上有敵人。

(二)

我站在林邊觀察。

看見有許多卡車往前移動，陷入泥濘中，開不動了。那些帶着凳子載步兵的卡車，空着向前走，但

在車箱裏，堆着很多迫擊砲。步兵步行，在地上推卡車。有幾輛卡車。載着很沉重的軍用品，其餘的卡車拖着輕砲。在卡車的車箱裏放着機關槍，手榴彈。

我站了五分鐘，十分鐘，一面觀察，一面思索。卡車慢慢向前移動，泥水從車輪下向兩旁直濺，好像噴泉一般。步兵推着卡車，跟着往前移動。我派到林邊一帶去偵察的騎兵，回來報告道：看不到隊伍的盡頭。昨天我們在公路旁邊截回去的那些絡繹不斷的卡車縱隊，此刻都開到這裏來了。

這片林間空地，約有一公里寬。要穿過這一公里，到對面樹林中隱藏走去。

怎樣辦呢？把大砲展開嗎？從兩輪車上把機關槍取下來嗎？同他們開戰嗎？但是砲彈幾乎沒有了，子彈也不多了。

等候到天黑嗎？

不行，大概敵人已經探知，或很快就會探知我們已離開昨天那個巢穴。他們隨時都能按着我們的踪跡，按着伐出的這條林中窄道，發現我們在這裏，但是我營幾乎無法回擊他們，我們不能長久與他們對射。

或許可以退到樹林深處，在那裏藏着等到天晚。德寇是不喜歡向樹林裏鑽的，他們寧願不在樹林裏作戰。

但是我奉到了命令：把我營開到瓦洛科拉木斯克城去。潘菲洛夫叫我們開到那裏去。要我們到那裏去迎擊這些寇羣，要趕快開到那裏，要支持住我們被敵人壓彎的防線。

要衝過去，要趕快衝過去！

怎樣衝過去呢？突然用刺刀去衝鋒嗎？驚慌失措的德寇，在開始自然不會有嚴重的抵抗。當在沉靜中，忽然發出嚇人的俄國『烏拉』聲，他們是會驚慌的。我們先衝開一條寬大的過道，然後伏在兩邊，一直把這條打開的過道保持到我們的車輛，大砲和傷員都過去為止。我們用火力掩護他們，爲此子彈是足夠用的。隨後，各連隊伍再起來退走。他們退却也需要有人來掩護。用什麼掩護呢？用機關槍。這些機關槍手們，要遭受極大的超人困難，他們留到最後，要同衝過來的敵人面面相對。這些人是沒有人來掩護他們退却的，他們是走不脫的。爲這種事業，爲建立這種動功，需要最堅決，最忠實的人。他們要戰鬪到最後一口氣，他們要把兵士的神聖天職執行到底，要執行不退却的命令！多麼痛楚啊……我痛楚得自言自語：『布洛哈的機關槍班要留到最後』。他們要永遠留在這片林間空地上。還有波仔沙諾夫……不錯，波仔沙諾夫是要同機關槍手在一塊的。此刻我確信，機關槍手誰也不會戰慄。我們會有次序地退却，我們會把在戰鬥中受傷或犧牲的人都帶走。把一切都帶走，除了……除了最後的幾個英雄。

(三)

一營人悄悄開到林邊。我命令道：

『一個傳一個，通知各連，叫各連長來見我，叫政治指導員波仔沙諾夫來見我。』

我怎樣向波仔沙諾夫說呢？我怎樣說出來『哲爾木漢默德，我要叫你犧牲』呢？

我等著連長們，仍然望著慢慢移動着的源源不絕的德寇卡車縱隊。在那裏暫時還看不出絲毫驚慌

的徵兆。那裏誰也不懷疑，在旁邊的樹林裏藏有一營紅軍。

如果用別的法子呢？如果這樣辦，又怎樣呢？不行，這是最大的冒險。

我看著靜悄悄地站在樹間的戰士們，他們都目不轉睛的注視著德寇。我的每個兵士，都有一枝步槍，每個戰士，腰間都有一帶子彈，共一百二十顆。如果終於這樣幹一下，又怎樣呢？步槍，步槍，你是否能救出我們呢？鬼知道，如果按照我所想的這個辦法，去冒一次險，若失敗，我們就會死亡，也許全體陣亡。而如果成功，那我們就可以全體保存，不會把一個人拋到虎口中去。冒險，本是高尚的事情。不是，沒有計劃的冒險，是不高尚的。但此刻我却是有計劃的。

我又看一看戰士們。可以問一問每個戰士：『你說，是犧牲幾個同志而救全大家呢，或是作一次冒險：不是全體犧牲，就是都逃出去呢？』那每個都會答道：『要冒險！』

朋友們，好吧！我們一個人也不留下！

各連長繼續來到了。我親熱地看著波仔沙諾夫。他看出了這種眼色，驚訝地望了一望我，不十分有把握的向我微微一笑。

(四)

我向各連長解釋了衝過去的主意。這個主意如下。一營人排成單行，佈成菱形陣。車輛和大砲走在菱形中間，按照我的口令，全營保持著這種隊形，穩穩重重地前進。端著槍，準備射擊。按照我的口令，向前走着，一齊射擊。不是朝天空射，也不是向地上射擊，而是向著敵人射擊。

在樹林中，是不容易排列隊形的。我把拉希莫夫排在前邊的尖角上，克拉也夫和菲里莫諾夫排在兩旁的兩角上，波仔沙諾夫在後邊作殿軍。

波仔沙諾夫的隊伍，我的額外預備隊，掩護後方。我向我們收留下的，波仔沙諾夫的戰士們說道：

『同志們，我把你們派到最負責的地方。我相信你們！我們能大膽地過去，就可洗清一切罪過。』

又給他們發了一些手榴彈，其中也有大的反坦克手榴彈，準備隨後，當隊伍衝過去的時候，向德寇卡車縱隊裏投擲，大炸一陣。

我從後面那個角上，經過車輛和大砲走到了前邊。與拉希莫夫並肩站着。回頭看了一眼。低聲命令道：

『全營……開步走！』

於是我就邁步前進。帶着這個有刺的菱形陣勢前進。

德寇馬上沒有明白我們是什麼人，我們想幹什麼，不明白從樹林中走去的這個默然無聲的奇怪隊伍是怎樣一回事。有很多人還在推卡車，有些人回過頭來向我們驚愕地望着，的確，在他們看來是莫明其妙的。這些紅軍戰士們，既不跑來用刺刀衝鋒，也不高喊『烏拉』，這並不是衝鋒。是來投降的嗎？也不像……他們瘋了嗎？

他們讓我們前進了八十來米遠，沒有發出警報。隨後就用德國話傳出了命令。我本能地感覺到：

有些人已跑到卡車上，去拿武器和機關槍。正是本能地感覺到，因為此刻時間快得好像閃電一般。

『全營……』

沉寂一剎那。步槍沒有端起來。你已經知道，我下了命令，叫把槍尾靠到腰前，走着射擊。

『開火！』

排射聲打破了寂靜。

『開火！』

只聽得一陣可怕的颼颼響聲，我們又射出了幾百顆子彈。

『開火！』

我們一邊走，一邊射擊。全營人齊放，七百枝步槍接連着同時射擊，這真是嚇人的事情。我們把敵人壓到地上，不讓他們抬起頭來，不讓他們動作。

我們一面走，一面射擊，把路上的一切都擊毀了。沒有一個戰士破壞隊形，沒有一個人戰慄過。我帶着全營人走到卡車中間的空地上。在路上，在泥中躺着很多打死的德寇。我喊着口令，一直把全營帶過去了。

人馬車輛，從死屍上穿過了德寇縱隊。

全營人都走過了這條路。只聽得幾聲爆炸：這是我們的手榴彈爆發了。我們仍然走着，一排一排射擊。在一次排射後沉寂的一剎那，我命令道：

『全營人！要聽拉希莫夫中尉的命令！』

於是拉希莫夫就喊着『開火！』的命令。戰士們轉過身來射擊。我們仍不讓敵人抬起頭來，不讓他們稍動一動。

我從菱角隊形中間經過大砲和車輛，走到後邊去，在隊尾尖角上，與波仔沙諾夫站在一起。離樹林只有二百步到二百五十步遠了。我們仍沒有讓一個德寇開槍。

忽然，在遠處發現了幾輛坦克。只聽得響聲越來越高，它們開着機關槍掃射，飛馳着趕我們來了。我提高嗓子命令道：

『全營！跑步！馬匹，奔馳！大家都往樹林裏跑！』

大家都飛跑開了。只有隊尾尖角上的幾個人，什洛夫的戰士，波仔沙諾夫的戰士，仍繼續走着，看看波仔沙諾夫，又看看我。雖然在緊急萬分的時刻，我竟失笑了。鬼知道，他們竟把開跑的習慣失掉了。我向他們叫道：

『要給你們下特別的命令嗎？跟我來！跑步！』

於是我們也都飛跑起來。只聽得背後轟轟隆隆的響，機關槍噠噠射擊。

人，車輛和大砲都栽到樹林裏了。我跑到離樹林還有二三十步遠的地方倒下了。這是我故意倒下的。要回頭一望，看看有沒有受傷的，留在田野上無人救護。若是丟掉一個人，那就要擋住敵人，將他救出來。但是沒有丟掉一個人。祇見兩個戰士，抬着一個人，低低彎着身子跑過來了。

我向旁邊一看，同我一塊倒下的還有波仔沙諾夫和五個戰士。其中一個人是坡爾宗諾夫。他藏在一個樹墩後面，臉色有些發白，小心地伸着頭，兩眼炯炯觀察地勢，手裏拿着一顆反坦克的重炸彈。

當潘菲洛夫同坡爾宗諾夫談話的那一早晨，印入我腦海中的他那嘴唇微厚的青年面容，此刻却完全是另外的神情：裝精會神，堅決果斷。我叫道：

『坡爾宗諾夫，如果我看見將軍，我就把你的情形告訴他說。』

坡爾宗諾夫沒有微笑。我命令道：

『跑吧！跟着我跑！』

我們跳起來，就向樹林子裏跑。從一輛坦克上向我們射出了一排發光子彈。有一顆子彈落到了我的腳旁。

但是在樹林中我們的大砲已經展開了。轟隆！轟隆！用救急彈藥的時候已經來到了。我跑着回頭一望。看見一輛坦克的蠶輪被擊毀了，坦克轟轟隆隆地在地上打轉。其餘的都停下了。它們並不願意去衝擊這些大砲，因為這些大砲在古松樹後面，是不容易被蠶輪摧毀的。我們飛跑到樹林中去。坦克吼叫，繼續射擊着退回去了。

(五)

在這本故事中，屢次說到排射的火力。

我是有意這樣作的。我打算，把我們這部寫實小說中的幾點意見，着重描寫出來。

自然。那是笨拙的辦法。最好是讓批評者能看出這個意見，加以分析和討論。

但是我們在這裏所講的不是愛情，愛情是每個人都具有的，每個人都了解的，而我們所講的是戰

團技術，是軍事藝術問題、軍事技能問題。因此，一切問題都要我們自己來解釋的。

戰爭的經驗教導我們當指揮官的，在現代戰團中，無論是防禦，無論是進攻，左右敵人及其心理的主要工具，就是火力！並且最好是用突然的火力。要用利那間能擊昏頭腦和麻痺意志的火力。在戰團中，誰善於用火力先發制人，組成火力的優勢，於必要時，在必須的方向上，集中致命的火力，誰就可以戰勝。在戰團中，誰善於把敵人壓倒地上；把他打得頭昏眼花，不知所措，隨後無情地消滅他們，誰就可以戰勝。

我自稱是潘菲洛夫的學生，我竭力不辜負這種榮譽。你知道，潘菲洛夫堅決地教訓說：『要愛護兵士！不是用空話，而是用動作和火力愛護！』

的確，要用火力和機動愛護步兵，並且是一用火力，再用火力，還是用火力來替步兵開路！

我所說的火力並不僅是砲兵的火力。『一面指望砲兵，同時自己也不要放鬆！砲兵不會替你開步槍，砲兵不會替你指揮隊伍』。有一次潘菲洛夫分析演習結果時這樣說。

的確，步兵有充分的武器，能用自己強大火力來保證它的機動。步兵有強大火力的武器，這就是步槍排射。排射火力的力量，在於它的突然性，而這種突然性的基礎，除了選定開火的時機外，還要有軍紀。

這就是我想着重寫出的意見：用火力掩護步兵前進，這不僅是用砲兵的火力，而且也要用步兵自己的火力——步槍排射。

在瓦洛科拉木斯克會見潘菲洛夫

(一)

我們又在森林裏走起來了：砍伐着樹木，開闢道路。瓦洛科拉木斯克城已不遠了。聽見了砲聲。已來到樹林邊上了。從林邊已看見遠處的鐘樓。已看見前邊城外瓦洛科拉木斯克車站上的紅磚房。這個車站離城有幾公里遠。在車站旁邊正在打仗。

忽然，看見那裏有些塔形的鐵桶，——巨大的煤油池，——飛到天空，懸了一刹那，又沈重重地落下來粉碎了。火焰和黑煙昇騰起來。隨後，又傳來了轟隆的爆炸聲。車站還在我們手裏。但是軍隊已經把鐵路，貨棧和煤油池炸燬，不叫一滴煤油和一粒糧食落到敵人手中。

我帶着一營人進城去。崗兵問了我們。這是我團的戰士。聽他們說：團部駐紮在城裏，東北城邊上。

我們沿着石頭公路向城裏走，再往前就是直達莫斯科的柏油公路，這就是瓦洛科拉木斯克公路，德寇正向這條路猛攻。

走到離城邊第一座房屋還有一百步遠的地方，我叫隊伍停下來，稍微休息一下，抽抽煙。過了十分鐘，我們分排整隊，大砲，機關槍二輪車及輜重車列在各排中間，向城中進發。我把一

雷桑克』馬交給馬夫，自己走在隊伍前邊。

(二)

我還記得當時對於瓦洛科拉木斯克城市的印象。有些房子，主要的是城中心的房屋，被飛機炸彈炸壞了：看來，敵人的飛機屢次襲擊過城市。一個重炸彈炸毀了木頭的麵粉倉庫。一個房角炸掉了，炸斷的木料豎立着，房頂塌下了，門窗都炸掉了。麵粉也炸飛了，道旁溝緣上蓋着一層灰色的麵粉，上面還沒人跡和車印。公路中心有些碎玻璃，在腳下嘩啦亂響。

把被炸壞了的倉庫中的麵粉發給了居民。規定了發麵粉的手續和班次，但已不過稱了：用鐵桶向口袋或枕頭套裏裝，要趕快發散出去。

我們四人一排，看齊行列，整齊脚步前進。

覺得街上的人都忙來忙去，東走西竄，惶急不安，覺得居民中沒有一個人能鎮靜走路的。

往前走，又看見一座被炸彈炸毀的小木房，又看見了折斷倒下的嶄新黃色木料，在腳下碎玻璃又嘩啦嘩啦地亂響。在廢墟旁的邊道上，躺着一個打死的老太婆。冷風吹着她散亂的白髮。她頭旁的地上，有一小窪血已經凝凍了。看來是有人把死者拖到了旁邊的，此刻在屍首跟前沒有一個人，也沒有親人，也沒有路人。

有一座磚房，窗戶炸壞了，牆上有一個招牌，被氣浪打壞了，斜掛在一個鉤上，也沒有人把它扶正。

巡邏兵在街上走過；在十字街口站着一個指揮車輛的戰士，背着步槍，帶着紅色袖章，他立正給我們行禮。在城市裏，遵守着軍事的秩序，但先前平常的秩序已經沒有了。

居民們都慌慌張張跑來跑去，慌忙地問答，有些人竟搬運起東西來了；大家都惶惶不安。

我還記得，當時我想着：乘客的輪船被風暴拋到岩石上碰壞的時候，就是這樣的情形。膽戰心驚，眼看着船身就會破裂，輪船就要沉入水中了。

在一座房子門前，有個十七八歲的幼年人站着。我瞬息間和他對看了一眼。他很注意，可是側起眼睛望着我。他那青年的面容，顯出嚴厲的神情，頭稍微向前探着。在他這種姿勢和眼色中，我看出了頑強和責備的神情。走過了一百米遠，我大聲數着隊伍行走的脚步，回頭一望，又看見那個小伙子仍然站在那個門口。他一直站在那裏，彷彿街上的慌亂情形與他毫無關係。

後來，當我們知道了瓦洛科拉木斯克游擊隊員反侵略者的鬪爭，知道了在瓦洛科拉木斯克城裏被絞死的八個人時，我不覺想起了這個青年。我想着，他是那些作鬪爭中的一個。在該城中，這樣的人不僅是他一個。但當不快樂的十月間那一天，我們所看見的，祇是街上的慌張混亂情形。

大概，有許多城市受到這種會破壞一切平素生活的威脅，受到大破壞與被佔的威脅時，其中的情形，也會是這樣的。我們還沒有放棄城市，敵人還沒有把它佔領，可是彷彿已被恐懼所籠罩了。

我們依然往前走，皺着眉頭向旁邊瞧望。

居民們也看着我們。車站上着火的煙氣，已傳到了城中，我們這支戰鬥部隊，行列整齊，在指揮官領導下，帶着大砲機關槍和輜重車輛，在街市上走過。

可是，我們並不是如赴勝會，趾高氣揚，開正步走。戰士們雖然疲倦森嚴地走着，知道前面並不是節日，並不是快樂，而是更艱苦的戰鬥，但他們在居民注視之下，都挺胸，整步，看齊前進。

他們看着我們並不帶羨慕的神情，並不是觀賞我們。退却的部隊，是無人觀賞的，退却的軍隊是不令人恭敬的。婦女們帶着可憐的神情看着我們，有些竟落淚了。大概，許多人都覺得我軍就要放棄城市了。那些悲傷驚慌的眼睛彷彿問道：『難道一切都完了嗎？難道我們費心費力所創造的一切都消滅了嗎？』

這次在城中的行軍是極沈痛的。但是我們自豪的抬起頭來，挺起胸膛，更堅強的踏着脚步，來回答居民的觀望，回答慌張混亂的情形和籠罩滿城的恐懼。

我們每次整齊的踏步聲都表示道：

『不是的，蘇維埃輪船，是不會沈沒的。不是的，這不是破局，這乃是戰爭。』

我們用兵士的齊步聲，來回答恐懼，悲傷和可憐的情緒：

『不是的，我們並不是被敵人擊潰，從包圍中逃出來的一小羣可憐的人。我們是有組織的蘇聯軍隊，在戰鬥中信服了自己的力量！我們打擊了希特勒黨徒，我們踏過了敵人的屍體，請看我們吧，我們在你們面前整隊，昂頭前進，我們是自豪的戰鬥部隊，——紅軍的部隊，斯大林的威武大軍的部隊！』

(三)

我營隊伍走近了城市東北邊上，團部駐紮的地方。

在一座房子中，我還記得這座房子潔淨的綠色百葉窗，——忽然，好像猛的一推，窗戶大大敞開了。團政治委員彼得·洛克文寧科猛然從窗裏探出身來，歡喜地向我們招手。團部參謀長，頭髮斑白的索羅金少校已從台階上跑來歡迎我們。他緊緊握着我的手，他那上了歲數，閱歷豐富的眼睛，興奮地炯炯發光。洛克文寧科已經走到了街上，擁抱着我，把我拉到旁邊，接起吻來了。他流露出熱烈的情感。

但此刻我却覺得莫明其妙了。爲什麼這樣歡迎我們呢？恰恰相反，在道上我却想着，因爲遲到會受警告的。只有此刻我才明白了，我們的同志因爲我營被德寇截斷，許久沒有消息，都如何爲我營的命運擔憂。大概他們暗中屢次想到我們已經陣亡了，他們暗中也許向我們沈痛的追悼過了。

謹持而固執的團長葉林少校，默然站在台階上，看着隊伍走過去。我走到他面前作了報告。他聽了以後，簡單說道：

「好吧。隨後再來作詳細的報告。暫時先把隊伍分配到住宅裏去。可以休息休息，我團現在是師長的預備隊。」

他說出了最後這句話，他那平穩的聲調中，帶着自豪的神情。葉林不能將這種神情掩蓋起來。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還是青年軍官，後來成了紅軍的基幹軍官，他以在紅軍中服務爲榮，他以紅軍自豪。

你是否明白，在經過一切艱難困苦之後，「現在我團是師長的預備隊」這句簡單的話，有什麼意思呢？

這句話說明以下的情形：自德寇突破我軍戰線，經過危急萬分的兩三晝夜以後，本師又站在敵人前邊，準備進行防禦戰鬥，並在近後方有強大的預備隊。這句簡單的話是說明：在突破過來的希特勒黨徒前面，戰線又連接起來了，莫斯科仍然是有保障的。

我營一直前進。大砲往前開動。

潘菲洛夫的副官，面色紅潤的青年中尉走來，向我行個舉手禮，說道：

「莫梅什·烏雷同志！請你見將軍去！」

「他在什麼地方？」

「我們一塊去。就在這座房子裏。你知道嗎，將軍向窗外一望：這是怎麼一回事，這是從那裏來的軍隊？」

副官說罷，笑了。

我把拉希莫夫叫來，命令他把隊伍安置好去休息。我就跟着副官走了。

(四)

我走過穿堂，看見那裏有幾個電話員在看守電話，有師司令部幾個軍官在值班，我進去見潘菲洛夫。他帶着靈活姿勢，從桌旁站起來了，桌上也有幾個電話機，還鋪着一張軍用地圖。

我立正站着，就要報告。但潘菲洛夫沒有讓我報告。迅速走到我面前，握着我的手，緊緊握了一會，——這不是像俄國人握手的那樣，而是按我們卡查赫民族的習慣，用雙手握着我的手。

「莫梅什·烏雷同志，請坐，請坐：你想喝茶嗎？想吃東西嗎？」

他沒有等我回答，就把門打開，向一個人說道：

「開午飯，拿小菜，火壺：把應有的東西都拿來！」

隨後，又轉過身來看着我。他的微笑，他那一對好像蒙古人的眼睛，顯得異常親熱。

「請坐。請你說吧。損失了很多人嗎？」

我報告了損失。

「傷員都運來了嗎？」

「將軍同志，是的。」

「你叫戰士們去吃飯，休息，烤衣服了嗎？」

「將軍同志，是的。」

潘非洛夫走到電話跟前，拿起聽筒叫師部參謀長，命令他趕快給羅科索夫斯基集團軍司令部報告：有一營完整的隊伍，從敵人後方衝出來，開到了瓦洛科拉木斯克城裏。

潘非洛夫聽着電話中的什麼通知，彎着身子看一看地圖，又問了幾句。我聽見說：

「是從北方來的嗎？安靜嗎？你什麼時候得到那裏最後的一次通知呢？以後呢？你知道嗎，我不信這種安靜。你再去問一次，要查明白：請你派高弗曼大尉帶着一切報告的材料來見我。」

潘非洛夫放下聽筒，又看了一會地圖。他的面色有些嚴重，並且皺着眉頭。哼了幾聲。他順手拿出一紙煙盒來，取出一支紙煙，沈思着，用紙煙空的一頭向桌子上磕了幾下，隨後，猛然又想起來了，

看着我說道：

『對不起：』

於是很快把打開的紙煙盒遞到我面前。

『莫梅什·烏雷同志，請你說吧。把一切情形都說一說。』

(五)

我打算盡可能簡單的報告，以免耽誤將軍的時間。我覺得，此刻，在戰鬥緊張的情況中，他自然沒有工夫顧及到我，聽我的報告。

『十月二十三日晚上：』我開始說：

『噢，你說到那裏去了，』潘菲洛夫打斷了我的話，『暫且不要從十月二十三日說起：先說一說在道路上的戰鬥。你還記得我們的「彈簧」嗎？你說說，這種彈簧在你們那裏起了什麼作用。』

這些小小的戰鬥，這些小部隊——頓斯基的排和布魯得內的排——小規模的動作，在全營經過幾次致命的威脅以後，此刻，我已記不清楚了。奇怪的很，為什麼潘菲洛夫又問這個呢？我們開頭第一排的小小戰鬥，此刻又有什麼意義呢？

潘菲洛夫微微一笑，彷彿他猜到了我所想的。

『我的軍隊，』他說道，『就是我的研究院：莫梅什·烏雷同志，這話也是對你說的。你的一營人，就是你的研究院。你說說，你學會了些什麼？』

我聽了這些話，忽然覺得心中很舒服。不管我如何保持鎮靜，但看過恐懼籠罩的城中情景後，自然受了沈重的影響。而潘菲洛夫在這個城中，在清清楚楚聽到砲聲的房間中，竟微笑着問道：『你說，你學會了什麼？』他這種鎮靜的堅信精神，忽然使我安靜了。

潘菲洛夫傾身看着我，帶着真正有興趣的神情，等待我回答。

我究竟學會了什麼呢？橫豎都是一樣，我把最主要的說一說吧。於是就說道：

『將軍同志，我懂得了，德寇用來反對我們的閃擊戰，乃是心理戰。將軍同志，我也學會了用這種武器去打擊他們。』

『你說什麼？心理戰嗎？』

『將軍同志，是的。有所謂心理的衝鋒，這裏却是整個的心理戰爭。』

『心理戰嗎？』——潘菲洛夫又拖長聲調問道。

他帶着素有的姿勢，沉默一會，想了一想。我立等他說下去，但此刻門敞開了。有個人問道：

『可以進來嗎？』

『是，是，請進來吧。』

師司令部作戰科長高弗曼大尉拿着一個黑黑的大公文夾子走進來了。

『遵照將軍的命令來了。』

『是，是：請坐。』

我按照禮節，站起來了。

『莫梅什·烏雷同志，你往那裏去？』潘菲洛夫說道。隨後，他又開玩笑說：

『你打算看到最有興趣的地方，把書本合住嗎？這是不對的……』

他是否能夠知道，這些話將真能載入書中呢？

『你先吃吧……』

潘菲洛夫很親熱地指着桌子，桌上已經擺好了飯。

(六)

我不方便聽他們的低聲談話。但是個別的句子傳入了耳鼓。

我明白了，潘菲洛夫不相信從那遠離德寇主攻方向，直到現在還比較安靜的地段上所傳來的安慰報告，於是就要求確切，澈底，仔細加以檢查。

隨後我又聽見說：

『你明白我的話嗎？』

我們的將軍，照例是用這樣的問題來結束談話的。我屢次聽見過潘菲洛夫說這句話。這句話並不是他慣用的虛字眼，這並不是閑話，而是真正要問，並且總是看着聽他說話的人。

大尉行了舉手禮以後，已經走到門口了，但潘菲洛夫又問了他一句話。當時我聽着這句話，並沒有懂得它的意義，隨後我才知道了它的意思。

潘菲洛夫問道。

「七十八師的代表從那裏動身了嗎？」

「將軍同志，是的。快到了。」

「好。請他馬上來見我。」

他點一點頭，讓大尉走了。隨後，他走到我跟前說道：

「莫梅什·烏雷同志，吃吧，吃吧。」

我站起來道謝。

「請坐下，請坐下。」

一個大肚子的老火壺，也放到桌子上了，祇聽一陣細細的尖聲響着。潘菲洛夫給我斟上一杯濃濃的熱茶，也給自己斟上一杯，就坐下了。他用鼻孔吸着茶碗中冒出的熱氣，微微彈一彈舌頭，微笑了。我想把我關於心理戰的意見說出來，把我們沒有說完的話繼續談下去，但潘菲洛夫却按自己的意見談起來了。

「莫梅什·烏雷同志，你說吧，」他說道，請你按規矩，按次序把一切情形都說一說吧。我們用鉛筆在地圖上規定的那個計劃，成功了沒有？那幾排人在路上動作的情形怎樣？」

我開始了報告。潘菲洛夫慢慢喝着茶，很留心地聽着。他間或簡單地說出他的意見來，但暫時他還沒有說到主要的。例如，關於頓斯基的情形他問道：

「你往他家裏寫了信沒有？」

「將軍同志，沒有。」

『可惜的很。莫梅什·烏雷同志，這是不好的，這不是軍人的態度。不近人情。請你寫封信吧。也要向青年團委員會寫一封信。』

潘菲洛夫叫恢復布魯得內的原職。

『他值得享這種權利的，』將軍說道。『一般說來，莫梅什·烏雷同志，除非不得已時，是不應當調換人員的。兵士們和他們的指揮官處慣了，就好像習慣了自己的步槍一般。你往下說，往下說……』

我叙說了十月二十三日的情况，說了我營陷於包圍中的情形。

潘菲洛夫把茶杯一推，傾身注視着我，留心聽着，彷彿是在分辨我的話中所沒有包括到的意思。我的報告給潘菲洛夫說明了這次戰鬥的某些細節，這次戰鬥直繼續到現在，正在轉到下一個階段。也許，他到現在才完全明白，爲什麼在兩晝夜前，他指揮着緊張的戰鬥，有一個時間忽然覺得，敵人減輕了逼攻，忽然覺得輕快了。當時，在距瓦洛科拉木斯克城，即離自己部隊很遠的地方，在交叉路口，被截斷的我營大砲，加入了戰鬥。敵人的縱隊被切斷了，主要的道路被擋住了，於是德寇在一個時間內就無法加緊進攻，無法維持自己的部隊了。

這原是鬪爭中的偶然幸運。但是，潘菲洛夫竟把今天的偶然性當成考慮過的，自覺的戰術手段，應用於將來。過了幾天後，當潘菲洛夫在新的情況中，給我戰鬥任務時，我才信服了這一點。的確，他的軍隊，就是他的研究院。

(七)

我又感覺到戰鬥的緊張情緒，我敘說着我們用排射火力爲自己開路，穿過德寇縱隊，踏着敵人屍走過來的情形。我暗中以這次在林中道上的勝利自鳴得意，在這次短時的戰鬥中，我第一次覺得，我不僅精通了戰鬥的知識，而且也精通了戰鬥的藝術。

『照你這樣說法，』潘菲洛夫微笑着，『似乎排射的火力乃是你的發明。莫梅什·烏雷同志，我們還在沙皇軍隊中就這樣射擊過了。我們是按照「全連齊射！開火！」的口令射擊的。』

他稍微想了一會，又繼續說道：

『莫梅什·烏雷同志，請你不要見怪。好，你對於這一點很有興趣，這是很好的。將來還要這樣動作。用這種方法教育兵士。』

他說完了，親熱地望着我，等我說話。我說道：

『將軍同志，我說完了。』

潘菲洛夫站起來，來回踱了一趟……

『心理戰……』他忽然說道。『不是，莫梅什·烏雷同志，這句話，不能包括現代的戰爭。我們的戰爭，更爲寬泛。如果你所說的是以下的事情，例如「怕坦克」，「怕自動槍」，「怕包圍」等等，那你絕對是正確的。』

他走到放地圖的桌子跟前，叫我：

『莫梅什·烏雷同志，請你到這裏來。』

隨後他簡單告訴了我戰鬪情況。敵人從南北兩面夾攻瓦洛科拉木斯克城，他已闖到瓦洛科拉木斯克城東方，兩條公路中間的曠地上，威脅本師的後方，但是它還不能在任何地方進到瓦洛科拉木斯克公路上來。

『這裏我的力量也稀薄，這裏也有些危險，』潘菲洛夫指着地圖說道『我坐在這裏把司令部也留在這裏，莫梅什·烏雷同志，就是這裏。本應當把司令部往後移動一下，但如果一移動，那各團部就要向後移動一點。那營長們，也要替自己找一個較方便的地方。這都是合法的，都是合規則的。但是在戰壕裏，就會低聲傳說：「司令部在退却」。於是兵士們就會失掉鎮靜態度和堅持精神。』

潘菲洛夫又笑容可掬，聰明地微笑了。

『心理戰……』潘菲洛夫哼了一聲，繼續微笑着。顯然這一句話是他所喜愛的。『的確，原來能夠在這一帶（潘菲洛夫指着瓦洛科拉木斯克城前面，我們放棄了的那個地帶），原來能在這裏，把德寇愚弄一個多月，但是有些人上了他的當，他竟不費任何氣力就佔領了一些地方。但無論如何，如果從十五日算起，我們在這裏幾乎已經愚弄他們兩個星期了。莫梅什·烏雷同志，你看，戰勝者竟會成爲戰敗者。』

『將軍同志，這是怎樣說呢？』

『代價呢？』潘菲洛夫興奮地答道。『爲勝利所付的代價呢？』

潘菲洛夫說了敵人在瓦洛科拉木斯克城附近整個戰鬪時期中，所損失的大約數字（死傷約有二

五千人），隨後他又說道，雖然這個數目字，並不算很大，但對於衝到瓦洛科拉本斯克公路跟前的德國兵團說來，是極沈痛的。

『而現在對於我們更重要的就是時間，』潘菲洛夫繼續說道。

他聽到隱約的砲聲，轉過臉去看着那方面，隨後看着我，使了個眼色。

『轟隆的喧嘩，他們還有的是，』他說道，『但是閃擊性究竟在什麼地方呢？莫梅什·烏雷同志，你說一說，究竟在什麼地方呢？我們的軍隊，我們也在內，已把這種閃擊性從希特勒手中奪來了，把它擊破了。莫梅什·烏雷同志，我們贏得了時間，並且在繼續贏得時間。』

他沈默了一會，又重複道：

『的確，戰勝者，竟會成爲戰敗者……莫梅什·烏雷同志，你明白我的話嗎？』我們的談話快結束了。潘菲洛夫最後又問了幾個問題。

『兵士們怎樣呢？按照你的意見，兵士們在戰鬥中學會了什麼？他們是否明白了你所說的心理戰。他們是否認識了德寇？』

我忽然想起了坡爾宗諾夫。

『將軍同志，對不起。關於坡爾宗諾夫的消息，我忘記報告了。』潘菲洛夫回想了一下，眉毛微微向上一動。

『怎樣？你說，你說……』他滿有興趣的說道。

門又敞開了。副官走進來。

『將軍同志，維特弗斯基中校來見你。從第七十八步兵師司令部來的。』

潘菲洛夫馬上看一看錶。

『好，很好。』

隨後他不由的整理整理頭髮，摸了摸黑鬍鬚，伸伸微微的駝背。顯然，他是等待着很重要的會見。但是，他看一看我，向副官說道：

『請你讓他稍等一會。』

他不願意趕快結束我們的談話，我們的將軍不吝惜時間，竟能找出工夫來同營長談話。

『你說，你說……坡爾宗諾夫怎樣呢？』他說道。

我敘說了當坡爾宗諾夫在那些我稱爲『逃兵』的人中，從樹林裏走出來時的情形。

一次戰鬥中，他那敏銳的眼睛炯炯，小心地看着地勢，拿着反坦克手榴彈準備擲。

『問候問候他！』潘菲洛夫說道。『不要忘記替我問候他！莫梅什·烏雷同』

聽到誇獎他忠實靈職的話。』

還沒有分別之前，他又伸過手來，他又按照卡查赫的習慣，雙手握着我的

『莫梅什·烏雷同志，請你即刻就替有功的人請賞。請你今天就把名單吧，你可以走了……大概，我可以讓你的一營人休息到明天。祝你幸福……』

他趕到我前邊，很快走到門口，把門打開。

『中校同志，請你進來。』

中校戴着那不在前線上所戴的紅箍軍帽，走進來了。

我想走出門去，但是潘菲洛夫拉一拉我的袖子。使個眼色，叫我看進來的那個人。『向我耳旁低

聲說道：

『莫梅什·烏雷同志，這是援兵來了。是遠東的戰士。乘火車飛馳了十二天。趕上了。莫梅什·

烏雷同志，這就是在瓦洛科拉木斯克城附近防禦戰的意義。時間，我們贏得了時間！』

他的眼睛裏瞬息間現出了興奮而幸福的眼淚。

我走出門來，關門的時候，又回顧將軍一次。潘菲洛夫把用小皮帶繫着的懷錶解下來，放在桌上。他身材短小，稍微有些駝背，微黑的頸間有些皺紋，此刻他已面向裏邊站着，帶着歡迎的姿勢，指給中校坐位。另一隻手，更正確些說，祇是一個大姆指頭，不由的摸着鼓鼓的錶蒙子。

……外邊下着大雨。天空中佈滿了烏雲。車站附近響着大砲。有些煙熏的氣味。四外樹的雨絲織成的帳幔。

